沙丘 六部曲

DUNE Complete Set

沙丘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法蘭克・赫伯特—著 魏晉—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沙丘 六部曲

DUNE

Complete Set

沙丘

-1-

DUNE

FRANK HERBERT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FRANK HERBERT

沙丘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FRANK HERBERT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FRANK HERBERT

沙丘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FRANK HERBERT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譯

FRANK HERBERT

献给贝芙，
因为我们的爱是对彼此的美好奉献，
也因为我愿将她的美丽与智慧分享给世人。
本书受她启发。

1

穆阿迪布的教诲已经成为学者、盲从者和偏离正道者的辩论场。他倡导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一种哲学，让人类得以应对多变宇宙造成的问题。他说人类仍在演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他说人类演化所遵循的原则是多变的，只有永生者才能明白。寿命有限的凡夫俗子如何能思索此间精义？

—晶算师邓肯·艾达荷



洞穴地面未经雕琢的岩石上铺着深红地毯，上面有道光点。光的来源不明，就那么照在香料纤维织成的红色织品上。这个像在搜寻什么东西的光点直径大约两公分，飘忽不定—时而拖得很长，时而变成椭圆。当光点射上一张床的深绿色侧面时，倏然向上跃起，在床上一路拖开。

一名发色红褐的孩子躺在绿被下，脸上还带着婴儿肥，嘴很大，没有弗瑞曼人那种典型的瘦骨嶙峋、头发稀疏，但也不像异星球的人那样润泽。光点经过孩子紧闭的眼睛时，小小的身体动了动，光点随即消失。

现在，岩洞里只能听到均匀的呼吸声，以及岩洞上方高处的捕风蒸馏器隐约传来水滴落入盆那令人安心的嗒嗒声。

光点再次出现在穴室里—比刚才稍稍大了一些，也更亮了点。这次似乎连光源也一起现身了：一个头罩兜帽的人堵住石室边缘的拱门，光源就在那里。光点再次在石室内四处游移，摸索着、试探着，仿佛带着某种威胁、某种焦躁。光点避开了熟睡的孩子，在洞顶角落的换气口栅格上顿了一下，随后开始探查幔帐上的一道凸起。墙上覆盖着绿金两色相间的幔帐，让这间封闭的岩室显得柔和了些。

现在，光点消失了。兜帽下的人动了起来，衣物摩擦发出的声音暴露了他的行动，他停在拱门一侧的岗哨上。任何一个熟悉泰布穴地的人

都会立刻认定他是斯第尔格，这里的耐巴，那对孤儿双胞胎的保护人，两人有一天将继承父亲穆阿迪布的衣钵。斯第尔格经常在夜间巡视双胞胎的住处，总是先到珈尼玛就寝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隔壁确认雷托的安全。

我是老傻瓜，斯第尔格想。

他用手指触摸光点投影仪冰冷的表面，随后挂回腰带的铁环上。投影仪令他很烦躁，虽然他很依赖这种皇室的精密仪器──投影仪能探测出大型生物。刚才的操作显示皇家寝室中除了那对熟睡的孩子，没有其他活物。

斯第尔格知道，自己的思绪和情感就像那个光点一样飘忽。他无法抚平内心的躁动不安，某种巨大的力量控制了他，把他推到眼前的这一刻。现在，他感到威胁加剧。这里有块磁铁，将整个宇宙的宏伟梦想都吸了过来，所有人间财富、世俗权力和神秘力量，都比不上穆阿迪布的宗教遗产那么神圣真实。雷托和他妹妹珈尼玛的身体里汇聚了惊人的力量。尽管穆阿迪布已经逝去，但只要这对双胞胎活着，他就仍然活在两人体内。

两人不仅仅是九岁大的孩子，还是一股天然的力量，人民尊崇、畏惧的对象。两人的父亲是保罗·厄崔迪，也就是穆阿迪布，所有弗瑞曼人的马赫迪。穆阿迪布点燃了全人类的一场大爆炸，弗瑞曼人从沙丘星出发，借着圣战，将他们对救世主的热爱散播到宇宙各处，神权政府无所不在的权威在每颗星球上都留下了印记。

然而穆阿迪布的孩子也是血肉之躯，斯第尔格想，我拿刀轻轻捅两下，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体内的水也会回归部落。

这个想法让他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

杀死穆阿迪布的孩子！

但是，多年来的经历让他有自省的智慧。斯第尔格知道如此可怕的想法源于什么──源于受到诅咒的左手，而不是受到祝福的右手。对他来说，阿耶蒂和布尔汗已毫不神秘。他曾经以身为弗瑞曼人自豪，沙漠是他的朋友，在内心深处他的星球叫做「沙丘」，而不是所有皇家星图上标注的「厄拉科斯」。

他想，传说中的弗瑞曼救世主还只是梦想的时候，一切是多么简单

啊。我们找到自己的马赫迪之后，在整个宇宙大肆散布救世主之梦，圣战所到之处，人们纷纷祈求自己的救世主降临。

斯第尔格望向黑漆漆的石室。

如果我的刀能够解放那些民族，他们会把我当成救世主吗？

雷托在他的小床上不安地翻来覆去。

斯第尔格叹了口气。他从未见过那位厄崔迪家的祖父，雷托这名字就是继承自他。很多人都说穆阿迪布的道德力量来自那位祖父，但那股令人敬畏的正直会在这一代消失吗？斯第尔格发现自己无法回答。

他想：泰布穴地是我的，我统治这里，我是弗瑞曼的耐巴。如果不是我，也不会有穆阿迪布。现在，这对双胞胎……两人的母亲契妮是我的亲人，我的血液也流淌在两人的血管里。在那里，我与穆阿迪布、契妮以及其他人结合了起来。我们对我们的宇宙做了什么？

斯第尔格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想起这些，这些念头又为什么使他如此内疚。他缩在自己的兜帽长袍里。现实与梦想有天壤之别。友好的沙漠一度布满星球表面，但是现在已经缩减成原来的一半。四处蔓延的植物长成神话中的乐园，让他感到不安。这和梦想中的不一样。他的星球不一样了，他知道自己也变了。比起过去身为穴地首领的自己，现在他精明多了。他明白了很多事：统治的经验、小小决策带来的深远后果。然而他觉得这种知识和精明只是贴在铁芯外的一层表皮，遮盖了内部那股更简单、更宿命的意识。现在，那根古老的铁芯向他大声呼喊，恳求他回归更单纯的价值。

泰布穴地清晨的声音扰乱了他的思绪。人们开始在岩洞走动。他感到一阵微风拂过他的面颊：人们打开密封门，走入黎明前的黑暗。这阵风也说明现在人们多么粗心，拥挤的居民不再遵循节约用水的规矩。是啊，当这个星球第一次出现降雨，当天空中出现了白云，当八个弗瑞曼人在过去干涸的河床上被洪水吞没以后，他们为什么还需要节约用水呢？溺水事件发生以前，沙丘星的语言里没有「溺死」这个词汇。但这里已经不再是沙丘星了，这里是厄拉科斯……而现在是清晨，一个重要日子的清晨。

穆阿迪布的母亲，也就是这对皇室双胞胎的祖母杰西卡，今天将回到这颗行星。为什么她选择在此时结束自我放逐？为什么她要放弃卡拉

丹的安逸舒适，选择危险的厄拉科斯？

斯第尔格还有其他忧虑：她会察觉自己的动摇吗？她是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受过女修会最严格的训练，又是实至名归的圣母。这样的女人很敏锐，也很危险。她是否会下令他举刀自裁？列特 - 凯恩斯的乌玛卫士在他死于非命之后就收到了这个命令。

我会服从她的命令吗？他想。

他无法回答。他又想起了列特 - 凯恩斯，正是这位行星学家首先梦想要把这布满沙漠的沙丘星转变为宜人的绿色星球——如同眼下的情形。列特 - 凯恩斯是契妮的父亲，没有他，也就没有梦想，没有契妮，没有这对皇室双胞胎。想起这一串脆弱的因果，斯第尔格就心灰意冷。

我们是怎么在这里相遇的？他问自己，我们是怎么结合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不是去终结这一切，粉碎这种结合？

斯第尔格承认体内有骇人的渴望。他可以作出那样的决定，不顾亲情和家族，做一个耐巴有时不得不做的：为了全体部落的利益，取人性命。某种角度上，这样的谋杀是最终极的背叛和暴行。杀害这么小的孩子！然而，双胞胎不仅仅是孩子。两人吃过香料，参加过穴地狂欢，在沙漠里找过沙鳟，也玩过弗瑞曼孩子的游戏……两人也列席帝国议会。这么稚嫩的孩子，却已经具备足够的智慧参与议会了。两人的肉身还是孩子，却拥有高龄长者的经验，生来就有完整的基因记忆，和姑母厄莉娅一样，都因这种可怕的意识而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斯第尔格无数次在夜半时分发现自己的思绪纠缠在这对双胞胎和两人的姑母所共有的异常上。他屡屡被这种折磨惊醒，起身来到双胞胎的卧室，脑中还残留着刚才的噩梦。现在，他的疑虑已逐渐清晰。他知道，无法作出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这对双胞胎和两人的姑母在子宫内就已然觉醒，拥有祖先遗传给两人的所有记忆。这是香料成瘾的结果，是母辈——杰西卡女士和契妮的香料瘾。杰西卡先生下儿子穆阿迪布，上瘾后才生了厄莉娅。后见之明让一切昭然若揭：贝尼·杰瑟里特主导的无数代育种计划创造了穆阿迪布，但女修会的计划中并没有美蓝极。哦，她们知道这个可能，但是她们太害怕，称之为妖煞。最让人不安的莫过于此——妖煞。她们会这么叫，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而且如果她们认为厄莉娅是妖煞，那么这对双胞胎也是，因为契妮也同样上瘾了，

她的身体在怀孕时饱含香料，而且不知为何，她正好让穆阿迪布的基因更加完整。

斯第尔格思绪翻腾。这对双胞胎毫无疑问超越了父亲。但，是往哪个方向？男孩提到一种成为他父亲的能力，也实际证明过。雷托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展示过只有穆阿迪布才可能拥有的记忆。还有其他祖先在那一片广袤的记忆伺机而动吗？那些人的信仰和习惯可能会对世人造成难以形容的危险吗？

妖煞，神圣的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如此形容，却也对双胞胎的基因序列虎视眈眈。她们只想要精子和卵子，不想要自作主张的躯壳。这是杰西卡女士这次回来的原因吗？为了扶持她的公爵伴侣，她已经和女修会断绝关系，但是有传言说她又皈依了贝尼·杰瑟里特。

我可以结束这一切梦想，斯第尔格想，轻而易举。

然而，自己竟然会考虑这么做，这再次令他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摧毁了他人梦想的现实世界应该由穆阿迪布的双胞胎负责吗？不。两人不过是透镜，让光线流泄而过，展示宇宙的新形状。

煎熬中，他的思绪又回到弗瑞曼人的原始信仰，他想着：神的旨意已降，不必催促。神会指引方向，而有些人会偏离正道。

最令斯第尔格忧烦的是穆阿迪布的信仰。为什么他们把穆阿迪布当成神？为什么要将血肉之躯推上神坛？穆阿迪布的「黄金永生会」创造了怪兽般的统治机构，强横干涉一切人类事务。政府和宗教合而为一，犯法就是违背教规。任何渎神的迹象都难逃质疑政府法令的嫌疑，任何反叛都会引来地狱烈火及自以为公正的审判。

然而制定这些政府法令的，正是凡人。

斯第尔格悲伤地摇摇头，没有发觉仆人已经进入皇家接待室，准备开始清晨的工作。

他用手指抚摸挂在腰间的晶刃匕，想着匕首象征的往昔，想着自己不止一次同情那些反叛者，他们发起的叛乱在自己的命令下全数剿灭。困惑不停涌上，他真希望自己知道如何化解，回到这把匕首所代表的简单世界。但宇宙是不可能倒转的，只会不停朝这一片灰蒙濛的无尽虚空投映影像。即使他的匕首杀死了双胞胎，也会被虚空弹回来，徒然在人类历史中织入更多变量，制造新一波混乱，促使人类尝试其他形式的秩

序和失序。

斯第尔格叹了口气，这才意识到周围的动静。是的，这些侍从代表一种以穆阿迪布双胞胎为中心的秩序。他们不时进出，满足这里的各种需求。最好向他们效法，斯第尔格告诉自己，最好等事情发生再来看着办。

我也是仆人，他告诉自己，我的主人就是慈悲的神，宽容的神。他引用了一段话：「我们在他们的脖子套上枷锁，高齐下颏，所以他们的头高高仰起；我们还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竖起屏障，并盖住他们，所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弗瑞曼古老教诲里的一段话。

斯第尔格暗自点头。

得以看见、得以预知下一个时刻，像是穆阿迪布可畏的预象，让人类多了些筹码，有更多选择的空间。拿掉了枷锁，是的，或许这是神的一时兴起。另一个普通人无法厘清的复杂问题。

斯第尔格把手从刀上拿开。晶刃匕引发的回忆使他的手指一阵微微刺痛。但是，曾经在沙虫巨嘴中闪闪发光的刀刃现在正静静躺在刀鞘里。斯第尔格知道，他现在不会拔出刀来杀死那两个孩子。他决定了，最好还是遵从他至今仍然珍惜的传统美德：忠诚。能够理解的复杂性总比无法理解的好，当下也总比梦中的未来好。斯第尔格口中苦涩的味道告诉他，有些梦想可以多么虚无又令人作呕。

不！不需要更多的梦想了！

2

问：「你见过传道人吗？」
答：「我见过一只沙虫。」
问：「沙虫怎么了？」
答：「给了我们呼吸的空气。」
问：「那我们为什么要摧毁沙虫的领地？」
答：「因为沙胡罗（沙虫的神名）下了令。」

——哈克·阿拉达《厄拉科斯之谜》



按照弗瑞曼人的习俗，厄崔迪双胞胎在黎明前一小时起床。两人在相邻的两个穴室中，以一种神秘的和谐同时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感知着周围岩洞内的活动。两人能听到侍从在前厅准备早餐，一种简单的稀粥，椰枣和坚果混合未完全发酵的香料提取出的汁液。前厅中装有一些灯球，柔和的黄光穿过开放式拱廊照进穴室。双胞胎在柔光下迅速穿好衣服，着装的同时还能听到对方的动静。两人不约而同穿上蒸馏服以抵挡沙漠焚风。

双胞胎在前厅会合，注意到侍从立即安静下来。雷托在他光滑的灰色蒸馏服外披着镶黑边的褐色斗篷，妹妹则穿着绿色斗篷。两人斗篷的领口都用厄崔迪红鹰形的别针扣起。别针以黄金制作，上面还有代表鹰眼的红宝石。

看到这样华丽的服饰，斯第尔格的妻子之一赫若说道：「你们穿成这样是为了祖母吧。」雷托端起碗，看了看赫若那黝黑、沧桑的脸，摇头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才穿上盛装呢？」

赫若迎着他促狭的目光，面不改色地说：「我的眼睛和你一样蓝！」

珈尼玛大声笑出来。赫若是这种弗瑞曼式斗嘴的高手。她接着说

道：「不要嘲弄我，孩子。你有皇家血统没错，但我们都带着香料成瘾的印记：没有眼白的眼睛。有了这种印记，哪个弗瑞曼人需要更多华服或尊荣？」

雷托微笑着，懊悔地摇了摇头：「赫若，我亲爱的，如果你年轻一些，没有嫁给斯第尔格，我会娶你的。」

赫若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小的胜利，示意其他侍从继续整理前厅，准备好迎接今天的重要场面。「好好吃你的早餐，」她说，「你今天需要体力。」

「那你同意招待祖母时，我们这样穿没有太过盛重？」珈尼玛嘴里塞满稀粥，含混不清地问道。

「别怕她，珈尼。」赫若说道。

雷托吞下一口粥，用刺探的目光看着赫若。这女人真是鬼机灵，一眼就看穿盛装的花招。「她会觉得我们怕她吗？」雷托问道。

「应该不会。」赫若说道，「要记得，她是我们的圣母。我知道她的本事。」

「厄莉娅穿成什么样？」珈尼玛问道。

「我还没看到她。」赫若简短地回答，转身离去。

雷托和珈尼玛互换眼色，心照不宣，然后伏下身去，迅速吃完早餐，随即来到宽阔的中央通道。

珈尼玛用两人共享的基因记忆中的一种古语：「这么说，我们今天会有祖母了。」

「这让厄莉娅很烦心。」雷托说道。

「她那样的权力，谁会想放弃？」珈尼玛说。

雷托轻笑几声，以如此稚嫩的身体来说，声音成熟得很怪异。「不只这事。」

「她母亲的双眼能不能看到我们看到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呢？」雷托反问道。

「是的……厄莉娅担心的可能正是这个。」

「谁能比妖煞更了解妖煞？」雷托问道。

「你知道，我们也可能错了。」珈尼玛说。

「但是我们没有错。」他随即引用了贝尼·杰瑟里特《光明书》中的

一段话，「我们有理由和骇人事例称呼出生前就拥有记忆的人为妖煞。又有谁知道我们堕落的过去中会冒出哪个迷茫且受诅咒的人格来接管我们的躯体？」

「我知道来龙去脉，」珈尼玛说道，「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何我们没有遭受这种内部攻击？」

「可能是父母在保护我们。」雷托说。

「那么，厄莉娅为什么没有受到同样的保护？」

「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她的父母中有一位还在人世，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还年幼，还算坚强。也许当我们变老了，变得更加愤世嫉俗的时候……」

「我们跟祖母相处时，必须非常小心。」珈尼玛说道。

「而且不能提到那个在我们星球上游荡，四处散布异端的传道人？」

「你不会真的认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吧！」

「我没办法判断，但是厄莉娅怕他。」

珈尼玛使劲摇摇头：「我不相信这些关于妖煞的胡扯！」

「你的记忆和我的一样多，」雷托说，「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吧。」

「你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还不敢进入香料的入定状态，而厄莉娅已经试过了？」珈尼玛问。

「这正是我的想法。」

两人不再说话，并加入中央通道的人流中。泰布穴地有点凉意，但穿着蒸馏服很暖和，双胞胎把冷凝兜帽甩在红发后方，脸庞透露了两人拥有相同的基因：丰满的嘴唇、宽阔的眼距，还有香料上瘾后的纯蓝眼珠。

雷托率先发现两人的姑母厄莉娅正向两人走来。

「她来了。」他用厄崔迪氏族的战时密语示警。

厄莉娅停在两人面前，珈尼玛朝姑姑点了点头，说：「战利品问候她显赫的亲人。」她用契科布萨语强调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战利品。

「你看，我敬爱的姑姑，」雷托说道，「为了迎接你的母亲，我们

今天特地做好了准备。」

在皇室众人中，只有厄莉娅丝毫不觉得双胞胎的成人言行有任何奇怪之处。她瞪了瞪两个孩子，然后说：「你们两个都住嘴！」

厄莉娅的红铜色头发拢在脑后，以两只金色水环束起。鹅蛋形的脸上眉头紧锁，大大的嘴巴往下一扁，流露一丝任性，全蓝的眼睛周围有忧愁的鱼尾纹。

「我警告过你们今天应该怎样表现，」厄莉娅说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理由。」

「我们知道你的理由，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珈尼玛说道。

「珈尼！」厄莉娅怒斥。

雷托盯着姑姑，说：「跟以前一样，我们不会装成只会傻笑的婴儿。」

「没人要你们傻笑。」厄莉娅说道，「但我们认为，如果你们让我母亲生出什么危险的想法，那是不智之举。这点伊勒琅也同意。谁知道杰西卡女士决定扮演什么角色？毕竟，她是个贝尼·杰瑟里特。」

雷托摇了摇头，思索着：为什么厄莉娅没看出我们的怀疑？她是不是陷得太深了？他特别留意厄莉娅脸上细微的基因特征，那透露了她外祖父的身份。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可不是和蔼的人。想到这一点，雷托感到微微心烦意乱：他也是我的祖先。

他说：「杰西卡女士受过统治训练。」

珈尼玛点点头：「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回来？」

厄莉娅沉下脸：「她会不会只是想看望孙儿？」

珈尼玛想：我亲爱的姑姑，这只是你的希望。但这太不可能了。

「她不能统治这里，」厄莉娅说道，「她已经有卡拉丹，应该够了。」

珈尼玛安抚道：「我们的父亲在走入沙漠等待死亡之前，让你成为摄政。他……」

「你有什么意见吗？」厄莉娅质问。

「这是合理的选择，」雷托接过妹妹的话，「只有你能够了解像这样的人」

「有传言说我的母亲已经重返女修会。」厄莉娅说，「你们都知道

贝尼·杰瑟里特是怎么想的……」

「妖煞。」雷托接道。

「是的！」厄莉娅咬着牙。

「俗语说，一日女巫，终身女巫。」珈尼玛说道。

妹妹，你在玩危险的游戏，雷托想。但他还是接下妹妹的话说：「跟其他贝尼·杰瑟里特相比，我们的祖母简单多了。厄莉娅，你也有她的记忆，肯定知道她会怎么做。」

「简单！」厄莉娅摇摇头。她环顾四周，看了看拥挤的中央通道，然后转头对双胞胎说：「如果我母亲可以用简单来形容，你们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也不会。我会是她的第一个孩子，而这一切都不……」她半是耸肩，半是颤抖，「我警告你们两个，今天一定要谨言慎行。」厄莉娅抬起头，「我的侍卫来了。」

「你仍然认为我们陪你去太空港不安全？」雷托问道。

「在这里等，」厄莉娅说，「我会带她过来。」

雷托和妹妹互使眼色，说道：「你跟我们讲过好几次，在我们以自己的身体实际经历过人事之前，我们从先人继承的记忆不太实用。我们也这么认为。我们预计祖母抵达之后会有危险的改变。」

「你们要一直这么想。」厄莉娅说道。她转过身，在侍卫簇拥下沿着通道快步走向正式的大门。扑翼机在那里等着。

珈尼玛拭去一滴右眼流出的泪水。

「给死者的水？」雷托挽着妹妹的手臂，轻声说。

珈尼玛深深吸了一口气，想着刚才自己观察姑姑时，是怎么用了她从体内历代先祖的经验中找出的方法。「香料引发的入定？」她问道，心里知道雷托会怎么说。

「你有更好的解释吗？」

「只是想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父亲……甚至我们的祖母，没有被压垮？」

他仔细看了看她，说道：「你和我一样清楚问题的答案。两人在到厄拉科斯之前就有稳定的人格。至于入定，这个嘛……」他耸了耸肩，「两人在出生之前并未拥有祖先的记忆，但厄莉娅……」

「为什么她不相信贝尼·杰瑟里特的警告？」珈尼玛咬着下唇，「厄

莉娅获得的信息明明和我们一样。」

「她们叫她妖煞很久了。」雷托说道，「你不会觉得跃跃欲试，想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比他们还要强大吗……」

「不，我不觉会！」珈尼玛避开兄长探询的目光，全身颤抖。只要查一下自己的基因记忆，女修会的警告就历历在目。出生前就拥有记忆的人很容易长成邪恶的成年人，可能的原因是……她又一次战栗了。

「很遗憾，我们的祖先没几个人在出生前就有记忆。」雷托说。

「说不定有。」

「那我们早就……啊，是的，又是这个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我们真的能够获得每一位祖先的全部经验吗？」

从自己的心慌，雷托知道这场对话一定也让妹妹很不安。两人探讨这个问题很多次了，都没有结果。他说：「每次她催促我们尝试入定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拖延、拖延再拖延。对香料过量万分小心，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要让我们过量，剂量要非常高才行。」珈尼玛说道。

「我们的耐受性可能很高，」他赞同道，「看看厄莉娅吧，她服用的剂量多大。」

「我很同情她，」珈尼玛说，「那诱惑一定既幽微又阴险，神不知鬼不觉缠上她，直到……」

「是的，她是受害者，」雷托说道，「妖煞。」

「我们也可能搞错了。」

「可能。」

「我一直在想，」珈尼玛若有所思地说，「我下一次追寻的祖先记忆会不会就是……」

「历史就在你的枕边。」雷托说道。

「我们要找机会和祖母谈谈这个问题。」

「她的记忆也在我脑内这么催促着。」雷托说。

珈尼玛迎着他的目光，说道：「知道太多，永远无法带来简单的决定。」

3

沙漠边缘的穴地，
属于列特，属于凯恩斯，
属于斯第尔格，属于穆阿迪布，
然后又属于斯第尔格。
耐巴一一长眠沙中，
但是穴地依然屹立不垮。

—弗瑞曼歌谣



离开那对双胞胎时，厄莉娅感到自己心跳加速。有那么几秒钟，她差点冲动地决定留在两人身旁，请求两人帮助。多么愚蠢懦弱啊！想起那一刻，厄莉娅心中响起警钟，一言不发。这对双胞胎敢窥探未来吗？那条道路吞噬了两人的父亲，现在一定也引诱着两人—入定及入定带来的预象正在变幻莫测的风中向两人招手。

为什么我看不到未来？厄莉娅想，我这么努力尝试，预象为什么总是避开我？

一定要让这对双胞胎尝试，她告诉自己。两人仍有儿童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又与跨越数千年的记忆紧紧相连。

和我一样，厄莉娅想。

她的侍卫打开穴地正式大门的水汽密封装置，站在入口两侧，她随后走上停着扑翼机的洞口边缘。沙漠深处吹来的风挟着沙尘刮过天空，但天色仍很亮。从穴地的灯球走到日光中，厄莉娅的思绪不由得向外翻飞。

为什么杰西卡女士选择在这时候回来？风声也传到卡拉丹了吗？关于摄政女王是多么的……？

「我们得快，殿下。」一名侍卫在风声中高声说道。

旁人帮助厄莉娅登上扑翼机，并系好安全带。但是她的思绪仍不停跃出。

为什么是现在？

扑翼机的机翼向下一沉，机身腾空而起。她切切实实感受到王位带来的浮华和权力——但是这些是多么脆弱，喔！多么脆弱啊！

为什么是现在，在自己的计划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空中飘浮的沙尘渐渐消散了，她可以看到阳光照耀着大地。地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干燥的土地复上了大片植被。

如果无法预见未来，我会失败的。哦，只要我能像保罗那样看见预象，我将会完成多大的奇迹！

痛苦的渴求使她浑身战栗，她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放下权力。喔！如果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多好，在最安全的蒙昧状态中一无所知地半活着，直到呱呱坠地，来到世间。但是，不！她生来就是厄崔迪人，母亲的香料瘾将累积万年的意识强加给无辜的她。为什么母亲要回来？

哥尼·哈莱克应该和她在一起——那位忠诚的家臣，外貌丑陋的职业杀手，忠心且正直，擅长用尖针夺人性命以及演奏巴利斯九弦琴的乐师。有人说他是母亲的入幕之宾，这还有待追查，或许可以用这件事扭转全局。

她抛开了想变成普通人的愿望。

必须引诱雷托入定。

她想起以前问过雷托，他会怎样处理和哥尼·哈莱克的关系。雷托当时便察觉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说哈莱克忠诚到「过份的程度」，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他钦佩我……的父亲。」

她注意到那片刻的犹豫，雷托差点脱口说出「我」，而不是「我父亲」。是啊，有时基因记忆和自己的情绪是难分彼此的，而哥尼·哈莱克会让雷托更难分辨两者。

厄莉娅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保罗去世后，哥尼选择和杰西卡女士一起回卡拉丹，他再来到沙丘星将搅乱许多事。他效忠保罗的父亲及其继承者，从雷托一世、保罗到雷托二世。此外还有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成果：杰西卡、厄莉娅、珈尼玛。哥尼会让大家的角色更加混乱，这可能会有利用价值。

如果他发现我们身上有他最憎恶的哈克南血统，会有什么反应？

厄莉娅的微笑变成了沉思。毕竟，那对双胞胎还是孩子。两人就像有无数父母的孩子，记忆既属于别人，也属于自己。两人将站在泰布穴地的洞口，看着祖母乘坐的扑翼机在厄拉奇恩盆地降落。飞机在空中留下的拖痕清晰可见—杰西卡真的到了，她的一双孙儿看到了吗？

母亲会问我是怎么训练两人的，厄莉娅想，会问我是否明智审慎地运用普拉那 - 并度训练。而我会告诉她，两人自己训练自己，就像我以前一样。我会引用她孙子的话：「在统治者的责任中，有一项是进行必要的惩罚……但前提是受害者要求惩罚。」

厄莉娅突然想到，如果她能让杰西卡女士将心力都放在双胞胎身上，其他事情或许就能逃过她的法眼。

这有可能。雷托很像保罗。而且，有何不可？他想要的话就可以成为保罗，就连珈尼玛也具备这种骇人能力。

就像我可以成为我的母亲，或是任何一个与我们共享人生记忆的人。

她将思绪转向别处，看着大盾壁的风景，随后又想到：离开水分丰沛、温暖安全的卡拉丹，重返沙丘星球厄拉科斯，她会有什么感受？在这里，她的公爵遇害，她的儿子成了殉教者。

为什么杰西卡女士在这个时候回来？

厄莉娅找不到答案—没有明确答案。她可以和另一人共享自我意识，但两人的经历不同，动机也会变得不一样。个体的个人行动才能显示个体的决定。对于出生前就有记忆的厄崔迪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两人的降世不同于常人：当肉体离开子宫时，是两具有意识、会呼吸的肉体彻底分离，因此给小生命带来多重的痛苦。

厄莉娅对母亲又爱又恨，而她觉得这不足为奇。她必须如此，那是一种必要的平衡，不需要怪罪自己或别人。应该谴责贝尼·杰瑟里特吗？因为杰西卡女士的道路是她们设计的？当某人的记忆涵盖千年，歉疚、指责也会变得稀薄。女修会只是想繁衍出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除了是成熟圣母的男性版本，还更进一步—一个具有超常感知和意识的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多重时空。在这个计划中，杰西卡女士仅仅是育种计划的棋子，然而她居然有失体面地爱上了分派给她的生育对象。她没有按照

女修会的命令在首胎怀上女孩，反倒如她挚爱的公爵所愿，生下男孩。

而且是在染上了香料瘾之后生下我！现在，她们排斥我。现在，她们怕我！她们的确该怕……

她们的魁萨茨·哈德拉克保罗提前一代降世，这是她们长期计划中的一个小小失算。现在她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妖煞，身上带着她们累世累代寻求的宝贵基因。

厄莉娅感到眼前落下一片阴影，抬头一看，她的护卫队已排成高空警戒队形。她摇了摇头，停止胡思乱想。追忆过去，把死者的错误揉成一团有什么帮助？现在毕竟是全新的时代了。

邓肯·艾达荷已用他的晶算师意识推算「杰西卡为什么在这时候回来」，他的大脑可以像古代电脑那样运算。他说，她回来是为了帮女修会取回双胞胎，因为两人身上也有那些宝贵基因。他很可能是对的，这个目的可能足以让杰西卡女士离开她自愿隐居的卡拉丹。如果女修会命令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能让她回到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

「我们会弄清楚的。」厄莉娅喃喃道。

她感到扑翼机在她堡垒的屋顶上降落，有如一个明确又令人不快的标点符号，让她心中充满了严峻的预感。

美蓝极，字源不明（被认为源于古老地球）：词义一，香料的混合物；词义二，产于厄拉科斯（沙丘）的香料，可抗衰老，智者萨卡德统治时期的皇家化学师元修夫·尚艾许科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物质；美蓝极只存在于厄拉科斯的沙漠最深处，与第一位弗瑞曼救世主穆阿迪布（厄崔迪）的预知力密切相关，宇航公会的领航员和贝尼·杰瑟里特也使用这种香料。

——《皇家词典》（第五版）



两只大型猫科动物在曙光中跃上山嵴，悠然跑动。它们并不是在急切地寻找猎物，只是在巡视领地。它们被称作拉扎虎，是八千年前被带到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的特殊种，用基因手段消除了古老地球原生种的一些特征，同时强化了其他特点。虎牙仍然很长。脸很宽，长着机灵警觉的眼睛。脚掌加大，以适应崎岖不平的地面。带鞘的爪子伸出后大约有十公分长，在爪鞘的摩擦压迫下，爪尖像剃刀一样锋利。毛皮是均匀的褐色，几乎能在沙地上隐身。

拉扎虎和先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还是幼兽时，大脑就被植入讯号接收器，手持遥控器，就可以随意操控它们。

天气很冷，拉扎虎停下来，仔细查看地形，在空气中呼出一团白雾。它们周遭是星球上刻意不开发的干燥荒凉地带，人们从厄拉科斯偷渡来少数沙鳟，岌岌可危地养在这里，想靠沙鳟打破香料垄断。这两头大猫所站之处散落着褐色岩石，稀疏灌木在晨曦下长长的阴影中投出银亮绿意。

大猫身体微震，警觉了起来，眼睛慢慢往左，接着头才转了过来。下方远处那片崎岖的土地上，有两个孩子手牵着手，沿着一条干河床艰难往上爬。这两个孩子看起来年龄相当，大约九到十岁，一头红发，穿

着蒸馏服，外面披上乳白罩袍，罩袍边缘和额头都用珍珠光泽的丝线绣上厄崔迪氏族的鹰徽。孩子边走边高兴地说话，虎视眈眈的大猫可以清晰听到两人的声音。拉扎虎知道这个游戏，它们先前就玩过，但是仍然文风不动，等待遥控器传来追击指令。

一个男人出现在两只大猫身后的山嵴上。他停了下来，仔细研究面前的场景：大猫和孩子。他穿着铁灰色的皇家萨多卡制服，上面的徽章显示他的军阶是莱文布雷彻——霸夏的副手。一条绑带从他的颈后穿过手臂下方，胸前有一个薄口袋装着遥控器，两只手都可以轻易按下按钮。

两只老虎没有转过身来看他，它们已经很熟悉这个男人的声音和气味。他趴在大猫两步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气温很低，但这工作却让人发热。他再次用灰白的眼睛打量眼前的场景：大猫和孩子。他把一缕湿透的金发塞进黑色头盔，用手按了一下喉咙中植入的麦克风。

「大猫已经发现两人了。」

植入两耳后的接收器传来回复的声音：「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怎么办？」莱文布雷彻问道。

「没有接到追击指令，大猫也会行动吗？」接收器里的声音反问道。

「它们准备好了。」莱文布雷彻说道。

「很好。让我们看看四节训练课够不够。」

「你们准备好了就告诉我。」

「好了。」

「开始行动。」莱文布雷彻说道。

他拔开遥控器右侧红键上的安全闩，按下按键，现在那对大猫不再受任何约束了。他把手指放在红键下方的黑键上，以防老虎攻击自己。但老虎根本没有注意他，而是在地面匍匐，动作流畅地迈开宽大的脚掌，开始朝山嵴下那对孩子逼进。

莱文布雷彻蹲下来仔细观察。他知道周围某个地方有具隐蔽的传输眼，会将一切传送到堡垒的一面秘密荧幕上，让他的王子亲眼看到。

大猫先是迈着大步走，随后开始狂奔。

孩子正专心攀爬岩嵴，还没有意识已经身处险境。其中一个孩子正在大笑，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高亢。另一个孩子绊了一下，重新站

稳身子后，转过身，看到了那对大猫，指着说：「看啊！」

两个孩子都停了下来，好奇地盯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迷人动物。两只拉扎虎袭击时，两人还站着不动。孩子一下子就死了，脖子立即断裂。大猫开始张口进食。

「需要我召回它们吗？」莱文布雷彻问道。

「让它们吃吧。它们干得很漂亮，我就知道它们没问题，这两只真是厉害。」

「也是我见过最好的。」莱文布雷彻赞同道。

「很好。已经派了人去接你。通话完毕。」

莱文布雷彻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忍着不看左侧的高地，那里的闪光点暴露了传输眼的位置，他的良好表现已经传送到远方的霸夏面前。莱文布雷彻嘴角上扬：这任务将让他升官。他仿佛感受到巴图徽章正别在领子上，接着是波萨格……甚至有一天会成为霸夏。在已逝的沙德姆四世之孙法拉肯的部队里，表现优良的人都会很快晋升。有一天，当王子坐上他理应得到的皇帝宝座，前途更是无可限量。霸夏可能都不是他的人生巅峰，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男爵和伯爵……在厄崔迪双胞胎被除掉之后。

5

> 弗瑞曼人必须回归原初的信仰，重拾自己打造人类共同体的创造性。他必须回到过去，想起自己在沙丘星上求生时学到的内容。弗瑞曼人唯一该做的，就是拥抱灵魂深处的教诲。对他而言，帝国、兰兹拉德和钜贸联会的世界毫无意义，只会剥夺他的灵魂。
>
> —厄拉奇恩的讲道



杰西卡女士乘坐的航舰停靠在登陆区暗褐色的平地上，刚结束太空飞行的机身还在轰轰作响，呻吟不绝。四周人山人海。她估计大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朝圣者。他们站在那里，因敬畏而静默不语，全神贯注望向星舰的出口平台。平台舱门的阴影遮住了她和她的随从。

还有两小时才到正午，但人群上方的空气已映出灰蒙濛的微光，预示着今日的燠热。

杰西卡头戴圣母的羊毛兜帽，一头夹杂银丝的红铜色头发紧贴着鹅蛋脸。她伸手抚了抚头发，知道自己在长途旅行后脸色欠佳，而且黑色的羊毛也不适合她。但她过去在这里就是这身装扮，弗瑞曼人不会忘记羊毛长袍代表的意义。她叹了口气，星际旅行并不轻松，过去的记忆更如重担压在心头—先前她的公爵就是被迫从卡拉丹来到厄拉科斯这片领地。

她使用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出来的能力慢慢扫视眼前的人海，侦测重要细节。他们中有戴着灰色蒸馏头罩、一身沙漠深处装扮的弗瑞曼人，也有穿着白色长袍、肩膀上别着赎罪标记的朝圣者，还有零零星星的富有商人，穿着无帽的轻便常服，炫耀他们在厄拉奇恩灼热的空气中并不在乎流失水分……还有「忠信会」的代表，身穿绿色长袍，戴着厚重兜帽，站在自己虔诚的小圈子里显得与人群格格不入。

视线离开人群之后，她心头升起似曾相识之感。陪着挚爱的公爵一起抵达当地是多久的事情了？二十多年。她不喜欢回忆令人心跳失速的往事。在她心里，时间沉甸甸的，停滞不前，仿佛她离开这颗行星的那些年并不存在。

又一次踏入恶龙之口了，她想。

就在这里，在这片平原上，她的儿子从已逝的沙德姆四世手中夺下帝国，那一次的历史动乱已将这片土地刻入人类的脑中和信仰里。

听到身后随从的骚动，她又叹了口气。厄莉娅迟到了，他们必须等候。厄莉娅和她的随从正从人群边缘慢慢走向这里，皇家卫队在前方开道，在人海中引起阵阵波浪。

杰西卡再次打量四周。很多地方都和以前不同了。登陆区的塔台上新增了祈祷用的阳台。平原左方目力所及之处矗立着一排骇人的塑钢建筑，那是保罗建造的堡垒—「沙地上方的穴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建筑，容纳整座城市还绰绰有余。在那里，有着帝国中最强大的政权，厄莉娅以她兄长为基础创建的「忠信会」。

必须铲除那里，杰西卡想。

厄莉娅的代表团已经到达出口舷梯的下方，正站着等候。杰西卡认出了粗犷的斯第尔格。神呀，竟然还有伊勒琅公主！婀娜的身形掩饰了她的残暴，风向不定的微风拂动她兜帽下的金发。她丝毫没有变老，像是在对岁月示威。还有队伍最前端的厄莉娅，一脸张扬的青春，目光盯着航舰舱门的阴影。杰西卡仔细端详女儿的脸，嘴角抿成一线。一股沉重感从杰西卡的体内窜过，她听到自己的心在耳边呐喊：传言是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厄莉娅落入了邪道。稍微受过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证据。妖煞！

杰西卡用片刻工夫调整情绪，才发现自己原来多么希望那些谣言都是假的。

双胞胎呢？她问自己，双胞胎也迷失了吗？

杰西卡以神母的仪态慢慢走出阴影，来到舷梯口，她的随从则依指示留在原处。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时刻。现在，杰西卡独自站在所有人眼前。她听到哥尼·哈莱克在身后紧张地清着嗓子。哥尼多次反对她这样做：「不用屏蔽场？天啊！你疯了！」

但是，在哥尼众多可贵的品德中，最核心的就是服从。他会表达异议，然后服从命令，就像现在。

杰西卡现身时，人海涌出一阵低呼，如同巨大沙虫发出沙沙声。她依祭司团规定，举起双臂表示赐福。人们纷纷跪倒在地，尽管很多人并不情愿，但整片人海仿佛巨大的有机体，就连官方代表也不得不遵从。

杰西卡记下人海中迟疑的区域，她知道身后的眼线和她混在人群中的密探已经记下一张临时地图，可以揪出那些不甘愿下跪的人。

杰西卡仍然保持双臂上举，哥尼和他的手下向前，迅速绕过她，走下舷梯，毫不理会官方代表惊异的表情，到人群中跟打手势表明自己身份的密探会合。他们在人海中迅速散开，不时跳过一群群下跪的人，在狭窄的人缝间疾奔。少数被锁定的人意识到了危险，想要逃走，却成了最明显的猎物——一把飞刀或一道绳圈，逃跑者已然倒地。其他人则被赶出人群，双手受缚，跌跌撞撞。

整个过程中，杰西卡始终伸展双臂，用她屹立的身影赐福，让人群保持顺服。她聆听众人窃窃私语，但早就知道人们大多在说些什么，因为那是她预先安排的：圣母归来是为了扫除懒散敷衍的人。祝福天神之母！

一切落幕之后，几具死尸瘫软在地，束手就擒的人被关进塔台下的围栏内，杰西卡这才放下双臂，前后大概只过了三分钟。她知道哥尼和他的手下不太可能抓到那些最具威胁的首领，那些家伙十分敏感警觉，但会捕获几条有趣的小鱼，当然不免也有一些无足轻重的败类和笨蛋。

杰西卡放下手臂后，人们发出欢呼，站了起来。

杰西卡独自走下舷梯，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她忽略自己的女儿，只留意斯第尔格。他桀骜不驯的黑色大胡子从蒸馏服的兜帽下散出来，带着一些灰白，但炯炯有神的全蓝双眼依旧，和两人首次在沙漠相遇时一样。斯第尔格明白也认同刚才那一幕的意义。他是真正的弗瑞曼耐巴，男人的领袖，从不怯于做出见血的决定。他的第一句话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欢迎回家，女士。能看到直接有效的行动总是让人高兴。」

杰西卡露出矜持的微笑：「封锁机场，斯第尔格。在审问那些囚犯之前，不准任何人离开。」

「已经办好了，女士。」斯第尔格说道，「哥尼的人和我一起计划好了。」

「这么说来，那些出手相助的人是你的部下。」

「一部分是，女士。」她察觉到话中的保留之意，点了点头，「过去那些日子，你对我了解得很透澈，斯第尔格。」

「正如您过去费心告诉我的，女士，人们观察存活下来的人，并向他们学习。」

厄莉娅走上前来，斯第尔格站到一旁，让杰西卡直接面对她女儿。

杰西卡知道无法隐藏自己发觉了什么，所以无意掩饰。如有需要，厄利娅可以像任何女修会的高手一样观察入微，从杰西卡的行为举止就可以知道她看出、破解了什么。她们是誓不两立 的敌人，连这个词都太轻描淡写。

厄莉娅选择愤怒，这是最简单、最适当的反应。

「你竟敢不征求我的意见，就筹划这种行动？」她冲着杰西卡的脸质问。

杰西卡温和地说道：「你刚刚也听到了，哥尼根本没告诉我整个计划。我们以为……」

「还有你，斯第尔格！」厄莉娅转身面对他，「你究竟效忠谁？」

「我宣誓的对象是穆阿迪布的孩子，」斯第尔格生硬地说，「我们除去了一个对他们的威胁。」

「这个消息为什么没有让你高兴呢……女儿？」杰西卡问道。

厄莉娅眨了眨眼，朝她母亲瞟了一眼，强压下内心的波澜，勉强露齿微笑。「我很高兴……母亲。」她说。她的确高兴，这点连厄莉娅本人都感到惊讶。她心中一阵狂喜，终于和母亲敞开来谈了。曾让她无比担忧的那一刻已经过去，而权力平衡并没有改变。「我们方便时再详谈这个问题。」厄莉娅同时对母亲和斯第尔格说道。

「当然。」杰西卡说道，并示意谈话结束，转过身来看着伊勒琅公主。

在几次心跳之间，杰西卡和公主静静站着端详彼此──两个贝尼·杰瑟里特，都为同一个理由与女修会决裂：爱。两人所爱的男子都已死去。公主对保罗的爱没有得到回报，成了他的妻子，却不是爱人。现在，弗

瑞曼情人契妮为保罗所生的两个孩子是她活下去的理由。

杰西卡率先开口：「我的孙儿在哪里？」

「在泰布穴地。」

「在这里太危险了，我了解。」

伊勒琅微微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杰西卡和厄莉娅的交锋，但厄莉娅事先已让她做好心理准备：「杰西卡已经回到女修会，我们都知道她们对保罗的孩子有什么打算。」伊勒琅一直不是贝尼·杰瑟里特的高徒，她的价值主要在于她是沙德姆四世的女儿。她总是太高傲，不想费心提升自己的能力。现在，她突然选边站，辜负了自己所受的训练。

「真的，杰西卡。」伊勒琅说，「你应该事先征询皇家议会的意见。现在的做法是不对的，仅仅透过……」

「我是不是应该断定你们两人都不信任斯第尔格？」杰西卡问道。

伊勒琅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该回答，这点聪明她还是有的。她暗自庆幸失去耐性的祭司代表团正走上前来，并和厄莉娅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着：杰西卡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傲慢！一条贝尼·杰瑟里特格言在她脑海浮现：傲慢之人不过是在筑起城墙，掩盖自己的疑虑和恐惧。杰西卡就是这样吗？显然不是，那么，那就是一种姿态了。但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问题深深困扰着伊勒琅。

祭司乱哄哄地簇拥着穆阿迪布的母亲。有些只是碰了碰她的手臂，多数人深深鞠了个躬并向她问候。最后轮到代表团的两位领导者上前，如同他们被授与的角色—「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他们脸上挂着练过的笑容，告诉她正式的洁净仪式将在堡垒内举行，也就是过去保罗的要塞大本营。

杰西卡研究着眼前这两人，心生厌恶。其中一人叫贾维德，是阴鸷的圆脸年轻人，幽暗的眼睛深处有掩盖不住的猜忌。另一人叫赞巴特勒夫，他很快就提起自己是杰西卡某个弗瑞曼耐巴故友的次子。他很容易看穿：没心没肺，瘦长脸，金色胡子，一副很有见识的样子。

两人中，贾维德看来更为危险，既孤僻，又有魅力，而且—她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他—令人反感。她觉得他的腔调很怪，一口古老弗瑞曼口音，仿佛来自某个与世隔绝的小部族。

「告诉我，贾维德，」她说道，「你来自何方？」

「我只是沙漠中一名朴实的弗瑞曼人。」他说道，每个音节都显示他在撒谎。

赞巴特勒夫以近乎冒犯的语气打断两人，口气像在嘲弄：「说到过去，可谈的实在太多了，女士。您知道，我是最先意识到贵公子神圣使命的那批人之一。」

「但你不是他的敢死队员。」她说道。

「不是，女士。我更偏好哲学，为了成为祭司而潜心求学。」

好确保你的皮囊安然无恙，她想。

贾维德道：「他们在城堡内等着我们，女士。」

她再次听出他那启人疑窦的口音。「谁在等我们？」她问道。

「忠信大会，所有追随您神圣之子的名字和事迹的人。」贾维德说道。

杰西卡扫视四周，见厄莉娅朝贾维德露出了笑脸，于是问道：「他是你任命的人吗，女儿？」

厄莉娅点点头：「一个注定要成就大事的人。」

但是杰西卡发现贾维德并没有因这句赞誉而流露丝毫欣喜。她暗暗记下这人，准备让哥尼特别调查。此时，哥尼和五名亲信走了过来，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审问那些不情愿下跪的可疑分子。他迈着强健的步伐，眼睛东看西看，四处观察着，全身上下既放松又警觉。这本领是杰西卡教他的，源于贝尼·杰瑟里特的普拉那 - 并度训练。他是丑陋的大块头，身体所有反应都经过严格训练，是不折不扣的杀手，令人畏惧，但杰西卡爱他，视他为在世者中最为重要的人。一道赤棘鞭抽出的伤疤沿着他的下巴蜿蜒，看上去十分凶恶，但朝斯第尔格露出的笑容使他的脸变得柔和。

「干得好，斯第尔格。」他说道，两人像弗瑞曼人那样互相抓住对方的手臂。

「洁净仪式。」贾维德道，碰了碰杰西卡的手臂。

杰西卡回过头，讲话时字斟字酌，用上了控制他人的魅音，精心计算好语调和口气，以精准勾动贾维德和赞巴特勒夫的情绪：「我回到沙丘星，是为了看望孙子和孙女。我们非得浪费时间跟着祭司瞎闹吗？」

赞巴特勒夫的反应是震惊不已。他张大嘴巴，惊恐地瞪大眼睛，看

了看周围听到这句话的人，留意每个人的反应。跟着祭司瞎闹！这种话从救世主的母亲口中说出来，会带来什么后果？

然而，贾维德的反应证实了杰西卡对他的判断。他抿紧嘴，接着却又露出微笑，但眼睛里没有笑意。他也没有四处观望，留意别人的反应。贾维德早已对队伍里的每个人了若指掌，用听的就知道此后该特别留意哪些人。几秒钟后，贾维德骤然收起笑容，意识到刚才自己露出了马脚。贾维德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他了解杰西卡女士的观察力。他的头微微一点，承认了她的能力。

电光石火间，杰西卡权衡了情势。只要朝哥尼微微示意，就能置贾维德于死地。可以就地处决，以杀一儆百，也可以稍后悄悄找个机会，安排成一次意外。

她想：我们企图隐藏内心最深处的动机时，身体却会泄密。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能挖出蛛丝马迹，让高手看穿别人的一举一动。她认为贾维德的智力相当有价值。如果争取到他，他便能经由他深入厄拉奇恩的神职人员圈子。而且，他还是厄莉娅的手下。

杰西卡说道：「我的随行人员不能太多，不过我们可以再加一个人。贾维德，你加入我们。赞巴特勒夫，抱歉了。还有，贾维德，我会参加这个……这个仪式……如果你坚持的话。」

贾维德深深吸了口气，低声说道：「谨遵穆阿迪布之母的吩咐。」他看了看厄莉娅，然后是赞巴特勒夫，目光最后回到杰西卡身上，「我很不愿耽误您和孙儿团聚，但是，这是……是为了帝国……」

杰西卡想：好。他本质上是个商人。一旦订下合适的价码，我们就收买他。她甚至乐于见到他坚持要她参加他宝贵的仪式。这个小小的胜利会让他在同伴中树立威信，她和他都清楚这一点。接受他的洁净仪式或许就是头期款，用来买下他未来的服务。

「我想你已经准备好交通工具。」她说道。

请看沙漠变色龙，它能把自己融入环境。研究它，你就能了解生态系统的本质和个人性格的根基。

——《哲辩书》，《海特纪事》



雷托坐在那里，弹奏着一把小小的巴利斯琴。这是琴技出神入化的巴利斯琴演奏师哥尼·哈莱克在他五岁生日时寄给他的。练习了四年之后，雷托的演奏已经相当流畅，但一侧的两根低音弦仍令他感到棘手。他觉得情绪低落时弹奏巴利斯琴颇有抚慰作用——珈尼玛也发现了这一点。此刻，他坐在泰布穴地上方崎岖不平的岩架最南端，在暮色中轻轻弹奏着。

珈尼玛站在他身后，小小的身子散发出怨气。斯第尔格向两人告知祖母将在厄拉奇恩耽搁一阵子以后，她就不想待在穴地外，尤其反对在夜晚即将降临时来到这里。她尝试催促哥哥，问：「你刚刚弹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开始另一首曲子。

从接受这件礼物到现在，雷托头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这把琴出自卡拉丹的某位大师之手。他拥有的遗传记忆会引发他强烈的乡愁，让他思念厄崔迪氏族统治的那颗美丽行星。雷托只要在弹奏这段曲子时放松心防，记忆便在他的脑海中流过，例如哥尼用巴利斯琴给他的上司暨友人保罗·厄崔迪解闷的好几段记忆。随着自己手中的琴声，雷托觉得内在父亲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他仍旧继续弹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自己与这件乐器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他感受到体内有个绝对完美的集合体，知道怎么演奏巴利斯琴，只是九岁孩子的肌肉还无法适应这样的内在觉知。

珈尼玛不耐烦地点着脚尖，没有意识到正好和音乐的节拍同步。

雷托专注地抿着嘴，突然中断熟悉的旋律，开始演奏另一首非常古老的乐曲，比哥尼弹奏过的任何曲子都更加古老。当弗瑞曼人迁徙到他们的第五座星球时，这首曲子就已经很古老了。随着手指带点犹疑的演奏，雷托可以听见来自记忆深处、具有禅逊尼意味的歌词：

大自然奇妙的形态
蕴含着美好的本真
有人称之为衰亡
有了这美好的存在
新生命找到了出路
泪水默默滑落
却只是灵魂之水
使新的生命
化为痛苦的存在
脱离所见
因死亡而圆满

他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珈尼玛在身后问道：「好讨厌的歌。为什么唱这首？」

「因为合适。」

「你会为哥尼唱吗？」

「也许。」

「他会说那是无病呻吟。」

「我知道。」

雷托扭过头看着珈尼玛。他并不惊讶她知道这首曲子以及歌词，但是在一瞬间，他对自己和妹妹合而为一的程度感到敬畏！即使一人死去，仍会活在另一人的意识中，所有共同的记忆都会保留下来，两人就是如此紧密，像一张超越时间的网。他突然感到害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他知道，这张网上一直都有些缝隙，而他此刻的恐惧来自最新的缝隙—他感到两人的生命开始分离，他想：我要怎么把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诉她呢？

他眺望沙漠远处，凝视那些高大、新月状的沙丘如波浪般在厄拉科斯表面涌动。沙丘背后拖着长长的阴影。那里就是坎登，沙漠的中央。近来已经很难在那一带看到巨型沙虫的痕迹。落日为沙丘披上血红缎带，在阴影的边缘镶上一圈炽烈的光。一只翱翔在绯红天空的鹰引起了他的注意，鹰猛冲下来，攫住一只欧石鸡 。

他下方的沙漠地表草木萋萋。时而露出地表、时而钻入地下的水渠灌溉着这片植物。水来自安装在他身后岩壁最高处的巨型捕风器，厄崔迪氏族的绿旗在那里迎风飘扬。

水，还有绿色。

厄拉科斯的新象征：水和绿色。

长出植被的沙丘形成一片钻石形的绿洲，在他下方伸展。他慢慢屏气凝神，进入敏锐的弗瑞曼意识中。下方的断崖传来一只夜枭啼叫，加深了此刻他神游蛮荒过往的感受。

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他想。下意识地转换成他与珈尼玛私下使用的古语之一。「我们改变了这一切。」他叹了口气。*Oublier je ne puis*。「但我无法忘却过去。」

在绿洲尽头，他在微光中看到弗瑞曼人称之为「空地」的地方━从未有植物成长的不毛之地，水和大规模的生态计划正在改变那里。在厄拉科斯的一些地方，人们甚至看到山丘复上绿色天鹅绒般的森林。厄拉科斯上出现了森林！有些年轻一代很难想像这些起伏的蓊郁山丘之下便是荒凉的沙丘。在这些年轻人的眼中，森林和绿叶都不足为奇。但是雷托发现自己正以古老的弗瑞曼方式思考，警惕变化，忧虑新事物。

他说道：「孩子告诉我，他们已经很难在地表浅层找到沙鳟了。」

「那又怎么样？」珈尼玛不耐烦地问道。

「世界开始快速天翻地覆了。」他说道。

断崖上的鸟再次鸣叫。黑夜攫住了沙漠，正如那只鹰攫住欧石鸡一样。入夜后他常会受到记忆的攻击，潜藏在他深处的所有生命都在此刻大声叫嚣。珈尼玛并不像他那样排斥这种事，但她知道他内心的不安，同情地将一只手放在他肩头。

他愤怒地拨了一下巴利斯琴的琴弦。

他要怎么告诉她，自己是怎么了？

他脑海中浮现的是战争，无数的生命展开他们古老的记忆：暴力事件、爱情的倦怠、形形色色的地方和脸孔……人民掩藏的悲痛和欢腾。他听到挽歌在早已陨落的行星上飘荡，碧绿的舞蹈和火红的灯光，悲鸣和欢呼，无数的对话。

在夜幕笼罩下的旷野，这些记忆的攻击最难承受。

「我们该回去了吧？」她问道。

他摇摇头。她感觉到他的动作，意识到他内在的挣扎比她以为的还要深。

为什么我总是在这里迎接夜晚？他问自己。珈尼玛的手从他肩上抽走了，但他却没有察觉。

「你在折磨自己，而且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她说道。

他听出了她语气中的一丝责备。是的，他知道。答案就在他的意识里，如此明显：因为我内在的已知与未知让我像海浪一样起伏。他感到他的过去波涛汹涌，仿佛自己踏在冲浪板上。他将父亲那跨越时空的预知记忆套在一切之上，但他还是想要完整的过去。他想要，但是过去极其凶险，他心知肚明，因为自己身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得告诉珈尼玛。

一号月亮慢慢升起，月光下，沙漠开始发亮。他眺望远方，起伏的沙漠连向天际，让人误以为沙漠静止不动。侍者躺在他左方不远处，那是一大块岩石露头，被风沙磨得又低又弯，仿佛一条冲出沙丘的黑色沙虫。总有一天，他脚下的岩石也会被侵蚀成那个形状。那时泰布穴地将会消失，只留在他这类人的记忆中。他并不怀疑那时候世上仍会有他这样的人。

「为什么你一直盯着侍者看？」珈尼玛问道。

他耸了耸肩。他和珈尼玛常不顾护卫官的指示跑到侍者那里，两人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藏身处。雷托现在知道那地方为什么吸引两人了。

他脚下有个因漆黑而显得很近的地方，一段水渠映出月光霜华，掠食鱼在其中激起阵阵涟漪。弗瑞曼人向来在水中放养这种鱼，用来驱赶沙鳟。

「我站在鱼和沙虫之间。」他喃喃道。

「什么？」

他大声重复了一遍。

她一只手掩上嘴巴，开始揣测是什么令他感动。父亲也曾有类似的举动，她只需要向内观看就可以找到答案。

雷托浑身一震。他内在的记忆让他和从未到过的地方紧紧相连，如今记忆又提供了许多答案，而答案指向的问题，自己甚至还没问过。他内在似乎有一面巨大荧幕，上面显示着各种关系和事件。沙丘星的沙虫不会靠近水，水对沙虫中毒。然而在史前时期，这里是有水的，白垩盆地就是过去的湖泊和海洋。钻一道深井，就能发现沙鳟封存的水。他似乎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看到这颗行星经历的一切，并且预见了人类干预自然将带来的浩劫。

他用稍微高于耳语的音量说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珈尼玛。」

她朝他弯下腰：「什么？」

「沙鳟……」

他陷入了沉默。他一直提起巨大沙虫的单倍体阶段，她不知道原因，但不敢追问。

「沙鳟，」他重复道，「是从别的地方带来的。那时，厄拉科斯还是潮湿的行星。沙鳟大量繁殖，超出了本地生态系统的极限。它们将游离的水全部包入胞囊内，把星球变成了沙漠……它们的目的是生存。在够干燥的行星，它们才能长到沙虫的形态。」

「沙鳟？」她摇了摇头，但并不是怀疑雷托的话，只是不愿意深入自己的记忆，前往他搜集到这个信息的地方。她想：沙鳟？无论是她现在的肉身，还是她的记忆栖居过的其他肉身，都在童年玩过一种游戏：用棍子挖出沙鳟，让沙鳟形成一层手套般的薄膜，再拿到亡者蒸馏器取出水分。很难将这种傻乎乎的小动物与生态圈的巨变联系在一起。

雷托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弗瑞曼人早就知道必须在蓄水池放入驱逐沙鳟的掠食鱼。只要有沙鳟，地表附近就无法积聚够多的水。他下方的水渠内就有掠食鱼在游动。如果只是少量的水，例如人体细胞内的水，沙虫还可以处理。可是一旦接触较大的水体，沙虫体内的化学反应就会紊乱，并迸裂死去，然后制造出危险的美蓝极浓缩物，也就是弗瑞曼人

在穴地狂欢中稀释服用的终极意识药物。纯净的浓缩物则带领穆阿迪布穿越时间之墙，进入其他男性从来不敢涉足的记忆交融之井。

珈尼玛感受到兄长的颤抖。「你做了什么？」她追问道。

但他不想中断他的灵启之旅：「沙鳟减少……行星生态的改变……」

「但它们当然会反抗这种改变。」她说，开始理解他声音中的恐惧。虽然并不乐意，她还是加入了兄长的灵启。

「沙鳟一消失，沙虫也会跟着灭绝。」他说道，「必须警告各部落。」

「不会有香料了。」她说道。

两人同时看见人类干扰沙丘星的古老生物关系后，即将引发一场系统性危机，言词无法尽述的危机。

「厄莉娅知道这件事，」他说道，「所以才那么得意。」

「你怎么能肯定呢？」

「我肯定。」

现在，她知道雷托为什么烦躁了，她心头一股凉意。

「如果她不承认，部落就不会相信我们。」他说道。

他的话直指眼前的重大问题：弗瑞曼人会指望九岁儿童的智慧吗？越来越远离本心的厄莉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说服斯第尔格。」珈尼玛说道。

两人一起转过头去，凝视月光照亮的沙漠。有了刚才的灵启，眼前的世界已经全然不同。在两人眼中，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他们感到自己是整个精妙平衡的动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新观点涉及意识的真正变化，使两人的观察变得空前敏锐。列特－凯恩斯说过，宇宙是不同动物不断交流的场所，单倍体的沙鳟刚才就像人类一样向两人吐露了一些话。

「这会威胁到水，各部落会理解的。」雷托说道。

「但是威胁不仅限于水，而是……」她陷入了沉默，明白了他话中的深意。在厄拉科斯，水是终极的权力象征。归根究柢，弗瑞曼人是适应力极强的物种，压力下的治理专家，能够在沙漠生存。尽管他们仍旧明白古老的必需品，但水变得充裕以后，水所象征的意义也发生了奇异

的变化。

「你是指对权力的威胁。」她更正他的话。

「当然。」

「但他们会相信我们吗？」

「如果他们看到了危机，如果他们看到了失衡──对，他们会相信我们的。」

「平衡，」她说道，引用许久前她父亲所说的话，「让人有别于暴徒。」

她的话唤醒了他体内的父亲记忆，他说道：「经济对上美丽，这个故事比示巴女王[1]还要古老。」他叹了口气，扭头看着她，「我开始做预知梦了，珈尼。」

她倒抽一口气。[1]

他说道：「斯第尔格告诉我们，祖母有事耽搁了──但我早已知道这个时刻。现在，我怀疑其他的梦可能也是。」

「雷托……」她摇了摇头，眼睛忽然有些潮湿，「父亲比较晚才开始做这些梦。你不觉得这可能只是──」

「我梦见自己身穿铠甲，在沙丘上狂奔。」他说道，「然后我去了迦库鲁图。」

「迦库……」她清了清嗓子，「古老的神话而已！」

「不，迦库鲁图确实存在，珈尼！我必须找到他们称为『传道人』的那个人，我必须找到他，然后问他。」

「你认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问问你自己的心吧。」

「很可能是他。」她同意道，「但是……」

「有些事，我知道我必须去做，但我真的不愿意。」他说道，「我第一次理解了父亲。」

他的思绪将她拒于门外，她感觉到了，于是说道：「那个传道人也可能只是个年老的秘教徒。」

「但愿如此。但愿。」他喃喃自语道，「我真希望是这样！」他身子前倾，站了起来。巴利斯琴随着他的动作在他手中低吟，「即使他是加百列，我也希望他没有宣告末日降临的号角。」他静静眺望月光下的

沙漠。

她转过头，朝他注视的方向看过去，看到穴地周围腐烂的作物上真菌发出的萤光。那里是充满活力的世界，即使沙漠正在酣睡，仍然有东西保持清醒。她感受着那份清醒，听到动物在她下方的水渠喝水。雷托的灵启改变了这个夜晚，这是生机勃勃的瞬间，在永恒的变化中发现规律的时刻。在这一刻，她从两人在地球时代的过往中感受到久远的脉动，这一切都封藏在她的记忆之中。

「为什么是迦库鲁图？」她问道。平淡的语气和这时的气氛十分不相称。

「为什么……我不知道。当斯第尔格第一次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杀死了那里的人，并把那里列为禁地时，我就想……和你想的一样。但是现在，危机来自那里……还有那个传道人。」

她没有回话，也没有要求他分享更多预知梦，她知道沉默就足以让他知道自己是多么恐惧。拥有预知梦，就踏上了通向妖煞的道路，这一点，两人都很清楚。他转过身，带领她沿着岩石走向穴地入口时，那个没有说出口的词沉甸甸地压在两人心头：妖煞。

1

示巴女王：出现在《圣经》和《古兰经》的神秘人物，阿拉伯半岛的女王。—译注

7

宇宙属于神，是一个整体，其完满的特质让所有区隔无所遁形。短暂的生命，即便是我们称之为智慧生命、具有自我意识和理性的生物，对这个整体所掌握的任何一部分，也不过是脆弱的托管。

——宗教大同编译委员会的注解



哈莱克高声说着话，但真正的讯息是借由手势传达。他不喜欢祭司为这次报告准备的小接待室，知道里面一定布满了窃听设备。让他们试着破解细微的手势吧！厄崔迪氏族使用这种通信方式已经好几个世纪了，没有人比他们更精于此道。

屋外，天色已暗。这间屋子没有窗户，光线来自上方角落的灯球。

「我们抓的人中，很多是厄莉娅的手下。」哈莱克比画着，眼睛看着杰西卡的脸，嘴里却说着这些人的审问还未结束。

「这么说，和你预料的一样。」杰西卡用手语回答。随后点了点头，嘴里说道，「审讯完成以后，我希望你提出完整的报告，哥尼。」

「当然，女士。」他说道，继续手语表达：「还有一件事让人很不安。在浓烈药物的作用下，有些人提到了迦库鲁图。但是，一说出这个名字，他们立刻就断气了。」

「让心脏停止的制约术？」杰西卡用手势问道。随后她开口说道：「你有释放任何俘虏吗？」

「放了一些，女士——明显不重要的人。」同时他的手指也在飞快比画，「我们怀疑是强迫心跳中止的手法，但还不确定。验尸仍未完成，但我认为应该立刻让你知道迦库鲁图这件事，所以马上赶来了。」

「公爵和我一直认为迦库鲁图是有趣的传说，可能有些事实依据。」杰西卡的手指比画道。她强行压下提到逝去的爱人时心头涌起的

悲伤。

「您有什么命令吗？」哈莱克大声问道。

杰西卡同样开口回答，下令他返回登陆区，等掌握确定信息时再回报，但是手指却发出其他指令：「重新联系你的走私贩友人。如果迦库鲁图确实存在，他们只能靠出售香料维生。除了走私贩，他们找不到其他市场。」

哈莱克微微点了点头，同时用手语道：「我已经着手联系了，女士。」毕生所受的训练促使他又补充了一句：「在这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厄莉娅是你的敌人，大多数祭司都是她的人。」

「贾维德不是。」杰西卡的手指回答道，「他恨厄崔迪家的人。我想，除了高手，没人发现这一点，但我非常肯定。他另有图谋，而厄莉娅不知道。」

「我要给您增派侍卫，」哈莱克大声说道，避免与杰西卡不悦的目光相交。「我确信这里有危险。您今晚会住在这里吗？」

「我们等一下去泰布穴地。」她说道，顿了顿，本想告诉他不要再加派侍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应该要相信哥尼的直觉，不止一位厄崔迪学到了这一点，对此，哥尼有遗憾也有欣慰。「我还得见修道院的院长。」她说道，「这是最后一场会面，我很高兴快要摆脱这里了。」

我看到沙中出现另一头兽，像羔羊般长着两只角，嘴巴却像龙长满尖牙又喷火，身体荧荧发光，散发出高热，又像蝮蛇一样发出嘶声。

——修订版《奥兰治合一圣书》



他称自己为传道人，但厄拉科斯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从沙漠返回的穆阿迪布——穆阿迪布并未死去。他确实可能还活着，毕竟，有谁看到了他的尸体？但真要这么说，被沙漠吞没的尸体又有谁能看到？虽然如此，疑问仍然存在：真是穆阿迪布吗？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是的，他就是穆阿迪布，我认识他。」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拿两人来比较一番。

和穆阿迪布一样，传道人也是盲人，眼窝是两道黑洞，周围的疤痕看上去像是熔岩弹所造成。他的声音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穆阿迪布一样，能迫使你以真心回应，这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身形瘦削，发色灰白，沧桑的脸庞布满皱纹。但久居沙漠之人似乎都如此，只要看看你自己就知道此言不虚。还有一个争议之处：传道人有一个为他引路的弗瑞曼年轻人，但没人知道这小伙子来自哪个穴地。有人问他时，他总是说自己是受雇于人。人们争论说，洞悉未来的穆阿迪布不需要领路人，除了在他生命的尽头，当他痛不欲生时。众所周知，那时他的确需要领路人。

一个冬日早晨，传道人出现在厄拉奇恩的街道上，一只古铜色、青筋暴出的手搭在年轻领路人肩上。小伙子声称自己名叫阿桑·塔里格，他在穴地练就了敏捷的身手，即使清晨熙来攘往的人群激起燧石味的尘土，他依然可以带着雇主穿行其中，从未让雇主的手离开他的肩膀。

大家注意到，盲人那件传统罩袍下的蒸馏服非同寻常。过去，只有

沙漠最深处的穴地才会制造这样的蒸馏服，那跟现在的低劣货有天壤之别。用来将他鼻端的水汽送到罩袍下方回收层的集水管由某种织物裹住，那是一种近乎绝迹的黑色藤蔓织物。蒸馏服的面罩扣在脸的下半部，上面布满褐沙刻出的绿色斑纹。总而言之，这位传道人代表沙丘星的过去。

那个冬日早晨，群众中有许多人注意到他，毕竟弗瑞曼盲人相当罕见。弗瑞曼律法仍然要求将盲人交给沙胡罗。尽管在水分充足的现代社会，大家不再那么谨守律法，那些字句依然没有丝毫更动。盲人是奉献给沙胡罗的礼物，会被带到大平漠抛弃，任由沙虫吞噬。此时，人们总会选择最大的沙虫出没的地区，也就是那种被称为「沙漠长老」的沙虫。这些事城里人也知道。因此，一个弗瑞曼盲人足以引起大家的好奇，人们纷纷停下脚步，看着这奇怪的一对。

小伙子看起来大概十四岁，穿着改造过的轻便蒸馏服，脸暴露在会夺走水分的空气中。瘦削的身材，全蓝的香料眼睛和小巧的鼻子，纯真无害的表情掩盖了年轻人常有的桀骜不驯。和小伙子截然相反，盲人令人想起几乎快湮没的过去—步幅很大，但步法很飘忽，长年在沙漠行走或骑乘沙虫的人才这样走路。脖子挺得笔直，盲人常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在他侧耳倾听某些声响时，兜帽下的头才会转动。

这两个怪人穿过白天的人群，最后来到台阶前。梯田似的台阶通向峭壁般矗立的厄莉娅神殿，宏伟的程度只有保罗的堡垒可以媲美。传道人和领路人一起登上台阶，一直爬到第三道平台，朝圣者就是在这里等待上面那些巨门在晨间打开。门大得足以让古代宗教的大教堂穿过。据说，穿过巨门意味着把朝圣者的灵魂压成纤尘，小到得以穿过针眼，进入天堂。

在第三道平台边缘，传道人转过身，他空洞的眼窝仿佛在观察四周，看到了城市的居民（其中有些是弗瑞曼人，穿着装饰用的蒸馏服仿制品），看到了刚刚步下宇航星舰的心急朝圣者正等着踏出虔诚的第一步，确保自己在天堂有一席之地。平台是喧闹的地方。有穿着绿袍的忠信会信徒，随身带着受过训练的鹰，能发出「天堂之唤」。商贩大声叫卖食物。待售的商品琳琅满目，兜售声此起彼落。还有沙丘占卜师手持魃迦藤制的小册子，上面印有注解。一名小贩手持一小段奇特的布料，

保证「穆阿迪布本人亲手触摸过！」另一人拿着一瓶水，「经鉴定来自穆阿迪布住过的泰布穴地」。人们用上百种凯拉赫方言交谈，其间还穿插帝国边缘星球语言刺耳的喉音和尖声。幻脸人和侏儒（来自忒莱素星系那些可疑的技工行星）身穿鲜亮衣物，在人群中穿来蹦去。这里有干瘦的脸，也有丰润的、充满水分的脸。匆忙的脚步在粗糙的塑钢表面上移动，发出沙沙声，其间不时响起祈祷者热切的呼唤：「摩—阿—迪—巴！摩—阿—迪—巴！请聆听我灵魂的乞求！你是法力神授的救世主，请接受我的灵魂！摩—阿—迪—巴！」

朝圣人群旁，两名艺人正在表演，以赚取一些赏金。他们朗诵的是当红戏剧的台词，「阿姆斯泰得和林德格拉夫的辩论」。

传道人侧耳倾听。

表演者是声音沉闷的中年城市人。在雇主要求下，年轻领路人开始描绘两人的样子。他们穿着宽松的长袍，甚至不屑在水分充足的身体上裹件蒸馏服仿制品。阿桑·塔里格觉得这种服饰颇好玩，但马上遭传道人斥责。

背诵林德格拉夫那一段的表演者正在发表收场演说：「呸！只有意识之手才能抓住宇宙。正是这只手在操控你宝贵的大脑，因而也就操控你大脑所操控的任何事物。只有在这只手完成职责之后，你才能看见你创造了什么：你成为了有意识的人！」

他的演说赢得了几声稀疏的掌声。

传道人吸了吸鼻子，闻到这个地方丰富的气味：从不合身的蒸馏服中散发出的浓重酯味、各地的麝香、普通的沙尘燧石味、无数异星食物从嘴里散出的气体，厄莉娅神殿内点燃的稀有熏香也随着巧妙引导的气流笼罩着阶梯。传道人吸收着周围的信息，思维在他眼前形成了图像：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弗瑞曼人！

忽然间，平台上的人群纷纷转身朝向另一侧。沙舞者来到阶梯底部的广场，之中约有五十人用绳子连在一起。这群人为了进入出神狂喜状态，显然已经跳了好几天。他们随着神秘的音乐舞动，嘴角淌着白沫。有三分之一的舞者已经失去知觉，只是吊在绳子上，如同木偶被其他人拖来拽去。就在这时，一个木偶醒了过来。人群显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看—见—了！」刚醒来的舞者高声喊道，「我—看—见—了！」他抗拒着其他舞者的牵引，炯炯发亮的目光投向左右，「城市所在的地方，将会只剩沙子！我—看—见—了！」

旁观者爆发出哄堂大笑，就连新来的朝圣者都发出了笑声。

传道人再也无法忍受。他抬起双臂，用曾经命令过众沙虫驭者的声音喝道：「安静！」广场上的人群在这句沙场口号中安静了下来。

传道人用瘦骨嶙峋的手指了指舞者。真神奇，他似乎能看到面前的景象。「你们听到那个人了吗？亵渎者，偶像崇拜者！你们都是！穆阿迪布的宗教并不是穆阿迪布本人，他就像抛弃你们一样抛弃了宗教！沙尘必掩埋这里，沙尘必掩埋你们！」

说完，他放下双臂，一只手放在年轻领路人肩上，下令道：「带我离开这里。」

或许是因为传道人的措辞：他就像抛弃你们一样抛弃了宗教；或许是因为他的语气显然比普通人更加强烈，肯定受过贝尼·杰瑟里特魅音的训练，只用细微的音调变化就能指挥众人；又或许只是这片土地本身的魔力—穆阿迪布在此生活过、行走过也统治过。平台上有人冲着传道人远去的背影放声高呼，声音因敬畏而颤抖，他说：「那是穆阿迪布回到我们身边了吗？」

传道人停住脚步，手伸进罩袍下方的口袋，掏出一件东西，只有离他最近的几个人才能认出那是什么。是一只风干的人手—偶尔能在沙漠中找到，像这颗行星在嘲笑人类的渺小。这种东西通常被视为沙胡罗的讯息。手缩成紧握的拳头，被沙暴磨出斑斑白骨。

「我带来了神之手，这就是我带来的一切！」传道人高声说道，「我代表神之手讲话。我是传道人。」

有些人将他的话理解为那只手属于穆阿迪布，但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可怕的声音上。从此之后，厄拉科斯开始流传他的名字，但这并不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9

我亲爱的朋友，所有人都知道，美蓝极带来的体验无比珍贵。或许真是这样，然而，我仍然有深切的疑虑。每次服用美蓝极都会获益？我认为，某些人违逆神旨，玷污了美蓝极。用所有人类的话来说，这冒犯了灵魂。他们对香料只知一二，便自以为获得了恩典。他们嘲笑同胞，深深伤害了真正的信仰，并恶意扭曲了香料这份厚礼的真意，造成的损害是人力无法弥补的。要想真正与香料合而为一，同时心灵不受腐蚀，必须言行一致。如果你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邪恶的后果，他人只能根据这些后果来评判你，而不是根据你的解释。因此，我们应该评判穆阿迪布。

——《异端之研究》



这是间小屋子，带着些许臭氧味，灯球发出暗淡的光线，在地上投下一片灰色阴影。墙上装着一面传输眼监视器，发出金属蓝色光泽。荧幕宽约一公尺，高度大约只有三分之二公尺。画面是一座贫瘠多石的遥远山谷，两只拉扎虎正在享用刚捕获的血淋淋猎物。老虎上方的山嵴上，可以看到一名穿着萨多卡制服的瘦子，衣领上别着莱文布雷彻的徽章，胸前挂着遥控器。

荧幕前有一把悬浮椅，椅子上坐着一个年纪不明的金发女子。她长着一张鹅蛋脸，看着荧幕时，纤细的双手紧紧抓着扶手。镶着金边的白袍罩住全身，隐藏了她的曲线。她右方一步外站着一名矮壮男子，身穿传统皇家萨多卡军团金色及红铜色相间的霸夏军服，灰发理成小平头，下方是一张毫无表情的正方形脸。

女人咳嗽一声，道：「正如你的预料，泰卡尼克。」

「确实如此，公主。」霸夏用嘶哑的嗓音回答道。

她为他的紧张笑了笑，接着问道：「告诉我，泰卡尼克，我儿子会

喜欢法拉肯一世皇帝这个称号吗？」

「这个尊号很合适，公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

「他可能不会同意取得那个，嗯，称号所采取的某些做法。」

「又是这句话……」她转过身，在暗处看着他，「以前你效忠我父亲，他的皇位被厄崔迪氏族夺走，那不是你的错。但是当然，你和其他人一样，都能强烈感受到失去这一切所带来的痛——」

「温西希娅公主要指派我什么特别的任务吗？」泰卡尼克问道，嗓音一如既往的嘶哑，现在又多了一层渴望。

「你有打断我说话的坏习惯。」她说道。

他笑了，露出牙齿，在荧幕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您不时令我想起您父亲。」他说道，「在指派棘手的……嗯，任务时，总是这么宛转。」

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回到荧幕上，以掩饰她的恼怒。她问道：「你真的认为那些拉扎虎能将我的儿子推上皇位？」

「完全可能，公主。您得承认，对于那两头虎来说，保罗·厄崔迪的杂种不过是可口的佳肴。等那对双胞胎死了之后……」他耸了耸肩。

「沙德姆四世之孙将成为合法继承人。」她说道，「但还必须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取得弗瑞曼人、兰兹拉德和钜贸联会的支持，更不用说厄崔迪氏族的任何幸存者都会——」

「贾维德向我保证，他的人能轻易对付厄莉娅。在我看来，杰西卡女士不能算作厄崔迪家的人。剩下的还有谁？」

「兰兹拉德和钜贸联会不过是逐利之辈，」她说道，「但是怎么对付弗瑞曼人？」

「我们会用穆阿迪布的宗教淹没他们！」

「说比做容易，我亲爱的泰卡尼克！」

「我懂，」他说道，「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了。」

「为了争夺权力，柯瑞诺氏族干过比这更残酷的事。」她说。

「但要信奉……这个穆阿迪布的宗教！」

「别忘了，我儿子尊重你。」她说。

「公主，我一直盼望柯瑞诺氏族重掌大权，萨鲁斯的每个萨多卡都

这么想。但如果您……」

「泰卡尼克！这里是萨鲁斯·塞康达斯。不要受帝国的懒散习气影响。讲全名、完整头衔—讲究每个细节，这样才能将厄崔迪的血脉埋到厄拉科斯沙漠深处。每个细节，泰卡尼克！」

他知道她的招数。那是她从她姊姊伊勒琅那里学来的花招。但他觉得自己的立场很不利。

「你听到了吗，泰卡尼克？」

「听到了，公主。」

「我要你改信穆阿迪布的宗教。」她说道。

「公主，我会为您赴汤蹈火，但是—」

「这是命令，泰卡尼克！」

他咽了口唾液，转头盯着荧幕看。拉扎虎已用完大餐，正躺在沙地上清理自己，伸出长长的舌头舔洗爪子。

「这是命令，泰卡尼克—你明白吗？」

「谨遵所命，公主。」语调一如往常。

「不要嘲弄我，泰卡尼克。我知道你不愿这么做。但如果你能带头—」

「您的儿子不会跟从的，公主。」

「他会的。」她指了指荧幕，「还有件事，我觉得那个莱文布雷彻可能会带来麻烦。」

「麻烦？怎么会？」

「有多少人知道老虎的事？」

「那个莱文布雷彻、老虎的驯兽师……一个运输机驾驶员、您，当然还有……」他敲了敲自己的椅子。

「买家呢？」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您担心什么，公主？」

「我儿子，怎么说呢，他有点敏感。」

「萨多卡是不会泄漏秘密的。」他说道。

「死人也不会。」她的手向前伸，按下了荧幕下方的红键。

拉扎虎立刻抬起头，绷紧身体，盯着山上的莱文布雷彻。随即，两头老虎不约而同转过身，朝山嵴奔去。

一开始，莱文布雷彻显得很轻松，他在遥控器上按了一个键，但是两只大猫仍旧朝他狂奔而来。他开始慌乱，一次次重重按下那个键。随后，他一脸恍然大悟，将手猛地伸向腰间的佩刀，但太迟了。一只锋利的爪子扫中他的胸膛，将他击倒在地。当他倒下时，另一只老虎用巨大的犬齿咬住他的脖子，使劲一甩，他的颈椎断了。

「注意细节。」公主说道。她转过身，看到泰卡尼克抽出了刀，不禁愣了一下。但是他将刀递给了她，刀把朝前。

「或许您希望用我的刀来处理另一个细节。」他说道。

「把刀收回刀鞘，别像个傻瓜！」她怒喝道，「有时，泰卡尼克，你让我——」

「那是很优秀的人，公主。我手下数一数二优秀的。」

「我手下数一数二优秀的。」她纠正他。

他深深地、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将刀收入鞘中：「您准备怎么对付我的运输机驾驶员？」

「一场意外。」她说道，「你要告诫他，将这对老虎运回我们这里时要万分小心。当然，等他把老虎交给星舰上贾维德的人之后……」她看了一眼他的刀。

「这是命令吗，公主？」

「是的。」

「那么我呢？应该自杀，还是由您亲自处理，嗯，这个细节？」

她假装平静，语气凝重地说：「泰卡尼克，如果我不是完全确信你会为我赴汤蹈火，你不可能带着武器站在我的身旁。」

他咽了口唾沫，看着荧幕。老虎再次张口大嚼。

她忍住了，没有看荧幕，继续盯着泰卡尼克道：「另外，你还得告诉买家，不要再给我们送来符合要求的双胞胎孩子了。」

「遵命，公主。」

「不要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泰卡尼克。」

「是，公主。」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她开口问道：「这样的服装，我们还有多少套？」

「六套，长袍、蒸馏服和沙地靴，上头都绣有厄崔迪的家徽。」

「像那两套一样华丽？」她朝荧幕点了点头。

「特为皇家而制，公主。」

「注意细节，」她说，「将这些服装送到厄拉科斯，给我的皇室外甥作礼物。那是来自我儿子的礼物，你明白吗，泰卡尼克？」

「完全明白，公主。」

「让他起草一封适当的短信。上面应该说，他以这些薄礼宣示向厄崔迪氏族的忠诚。诸如此类的话。」

「在什么时机？」

「总有生日或圣日，或什么特殊的日子，泰卡尼克。我交给你处理。我相信你，我的朋友。」

他默默看着她。

她的脸沉了下来：「你知道我相信你，对吧？我夫婿死后，我还能相信谁？」

他耸了耸肩膀，想像着她和蜘蛛有多么相像。和她过分亲近并无好处，他现在怀疑，他的莱文布雷彻就是和她走得太近了。

「泰卡尼克，」她说道，「还有一个细节。」

「是，公主。」

「我的儿子正在接受治国的训练，总有一天他必须将宝剑抓在自己手中。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刻何时会来，到时候，我要你立即通知我。」

「遵命，公主。」

她向后一靠，眼光仿佛可以看穿他：「你不同意我的做法，我知道。但我不在乎，只要你能记住那个莱文布雷彻的教训就好。」

「他擅长训练动物，但可以舍弃。我记住了，公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吗？那么……我不明白。」

「军队，」她说道，「是由可以舍弃、可以替换的人组成的。这才是我们应该从莱文布雷彻身上学到的教训。」

「可替换的，」他说道，「包括最高统帅？」

「没有最高统帅，军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泰卡尼克。正是这个原因，你才要马上信奉穆阿迪布的宗教，同时开始改变我儿子的信仰。」

「我立即着手，公主。我猜您不会要我为此而缩减他的武术课

程？」

她从椅子里站起身，绕着他走了一圈，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直接说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忍耐的限度，泰卡尼克。」说完，她走了出去。

我们要么摒弃长久推崇的相对论，要么不再相信我们能不断精确预测未来。事实上，洞悉未来会引发一系列在传统假设下无法回答的问题，除非首先将观察者投射到时间之外，再使所有运动都变得无效。如果你接受相对论，就意味着接受时间和观察者之间是相对静止的，否则便会出现偏差。这就无异于声称无人能够精确预测未来。但是，我们怎么解释地位崇高的科学家不断追寻这个虚无的目标呢？还有，我们又怎么解释穆阿迪布呢？

——哈克·阿拉达，有关预知的演讲



「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杰西卡说道，「尽管我的话会激起很多我们共有的回忆，而且会置你于险境。」

她停下来，看看珈尼玛的反应。

两人坐在泰布穴地一间石室内的软垫上，不受外人打扰。掌控这次会面需要相当的技巧，而且杰西卡不确定是否只有自己在掌控。珈尼玛似乎能预见并推动每一步。

夜幕已降下快两小时了，见面时相认的激动已退去。杰西卡勉力缓和心跳，将心绪拉回这个挂着深色幔帐、放置着黄色坐垫的岩室。为了应付不断累积的紧张，她发现自己多年来首次默念制惊祷文：

「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恐惧是小号的死神，会彻底摧毁一个人。我要面对恐惧，让恐惧掠过我，穿过我。当这一切过去，我将睁开灵眼，凝视恐惧走过之路。恐惧消逝后，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她默默背诵完毕，平静地做了个深呼吸。

「有时会起点作用。」珈尼玛说道，「我是说祷文。」

杰西卡闭上眼睛，想掩饰心头的震撼。很久没人能这么深入她内心

了。这令人不安，尤其引发这一切的人还隐藏在孩子的面具后方。

然而，杰西卡还是压下恐惧，睁开了眼睛，找到内心骚动的源头：我害怕自己的孙儿。两个孩子还没有像厄莉娅那样显示出妖煞的特性。不过，雷托似乎有意隐瞒什么。正是如此，她才使巧计将他排除在这次会面之外。

杰西卡一阵冲动，放弃了自己一贯的不动声色。她知道，伪装在这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只会妨碍沟通。自从与公爵的柔情时刻逝去之后，她就不曾拿下情绪的面具。她发现卸下面具对她既是种解脱，也带来痛苦。面具后方是任何诅咒、祈祷或经文都无法洗去的事实，星际旅行也无法抛在身后。保罗的预象已经过重组，时间也缠上了他的孩子。双胞胎就正如虚空中的磁铁，吸引了一切邪恶，以及对权力可悲的滥用。

珈尼玛看着祖母的表情，为杰西卡放弃自制感到惊讶。

就在那一刻，她们头部动作出奇地一致—同时转过头，目光相对，互相凝视，探究对方的内心。无需语言，两人灵犀相通。

杰西卡：我希望你看到我的恐惧。

珈尼玛：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这是全然信任的时刻。

杰西卡说道：「你父亲还是孩子时，我把一位圣母带到卡拉丹去考验他。」

珈尼玛点点头。那一刻的记忆是那么栩栩如生。

「那时候，我们贝尼·杰瑟里特已经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了。我们养育的孩子应该是真正的人，而不是无法控制的动物。究竟是人还是动物，这种事不能光从外表判断。」

「你们接受的就是这种训练。」珈尼玛说道。记忆涌入她的脑海：那个年迈的贝尼·杰瑟里特，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带着淬毒的戈姆刺和灼痛之盒来到卡拉丹城堡。保罗的手（在共享的记忆中，是珈尼玛自己的手）在盒子里承受剧痛，老妇人却平静地说，他一将手从痛苦中抽出，就会立刻死去。顶在男孩脖子旁的毒针不会给他任何生还的机会，而那苍老的声音嗡嗡解释着原理：

「你听过吧，动物为了挣脱捕兽夹，会咬断一条腿。那是野兽的伎俩，人则会待在陷阱里，忍痛，装死，这样才有可能杀死设下陷阱的

人，免得自己的同类受他危害。」

珈尼玛为记忆中的痛苦摇了摇头。那种烧灼！那种烧灼！当时，保罗觉得盒子里的手痛苦不堪，皮肤都卷了起来，肌肉变得酥脆，一块块剥落，只剩下烧焦的骨头。而这一切只是骗局—手并没有受伤。然而，受到记忆的影响，珈尼玛的前额上还是冒出了汗珠。

「你显然以一种我办不到的方式记住了那一刻。」杰西卡说道。

瞬间，在记忆的带领下，珈尼玛看到了祖母的另一面：她早年在贝尼·杰瑟里特学校受训，心理已受过制约，那会驱使她做出什么事？这个问题勾起了新的疑问：杰西卡为何回到厄拉科斯？

「在你和你哥哥身上重复这项考验未免太过愚蠢，」杰西卡说道，「你已然知道试验的原理。我只好假定你们是真正的人，不会滥用你们继承的能力。」

「但你其实并不相信。」珈尼玛说道。

杰西卡眨了眨眼睛，明白两人间又悄悄出现了隔阂。她问道：「你相信我对你的爱吗？」

「相信。」没等杰西卡说话，珈尼玛抬起手，「但爱无法阻止你毁灭我们。哦，我知道背后的理由：『最好让兽人死去，不要让兽人重新创造自己。』尤其这兽人带有厄崔迪的血统时。」

「至少你是真正的人，」杰西卡脱口而出，「我相信我的直觉。」

珈尼玛看到了她的真诚，于是说道：「但你对雷托没有把握。」

「没有。」

「妖煞？」

杰西卡只得点了点头。

珈尼玛说道：「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危险。我们都看到了厄莉娅体内的妖煞是如何在作祟。」

杰西卡双手捂住眼睛，在可憎的事实面前，即便爱也无法保护我们。她知道自己仍然爱着女儿，并为命运默默哭泣：厄莉娅！哦，厄莉娅！我很抱歉你的毁灭我也有一份。

珈尼玛清了清嗓子。

杰西卡放下双手，心想我可以为我可怜的女儿悲伤，但现在还有其他事需要处理。她说：「那么，你已经看到厄莉娅身上发生的事。」

「雷托和我都亲眼看到了。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尽管我们讨论了各种方法。」

「你确信你哥哥没有受到这个诅咒？」

「我确信。」

话中的信心明确无疑，杰西卡发现自己接受了她的保证，随即问道：「你们是怎么逃脱的？」

珈尼玛解释了她和雷托的推测，即两人一直避开香料引发的入定，而厄莉娅却经常这样做。接着，她向杰西卡透露了雷托的梦和两人谈论过的计划，甚至还提到迦库鲁图。

杰西卡点点头：「但厄莉娅是厄崔迪家的人，那会是很大的问题。」

珈尼玛陷入沉默。她意识到杰西卡仍旧怀念她的公爵，仿佛他昨天才刚离世，而她会确保他的名誉和记忆不受任何玷污。公爵生前的记忆在珈尼玛的意识中浮现，让她更确信自己的判断。她因理解而心下一软。

「对了，」杰西卡用轻快的语气说，「那个传道人是怎么回事？昨天那个要命的洁净仪式之后，我收到不少有关他的报告，令人不安。」

珈尼玛耸耸肩：「他可能是——」

「保罗？」

「是的，但我们还无法验证。」

「贾维德对这个谣言嗤之以鼻。」杰西卡说道。

珈尼玛犹豫了一下，说道：「你信任贾维德吗？」

杰西卡的嘴角浮出一丝冷笑：「不会比你更信任。」

「雷托说贾维德总是在不该笑的时候发笑。」珈尼玛说道。

「别谈贾维德的笑容了。」杰西卡说道，「你真的相信我儿子还活着，易容之后又回到这里？」

「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雷托……」突然间，珈尼玛觉得自己的嘴巴好干，记忆中的恐惧让她胸口一紧。她强压下恐惧，描述雷托做过的预知梦。

杰西卡的头左右摇动，仿佛受了伤。

珈尼玛说道：「雷托说他必须找到这个传道人，确定一下。」

「是的……当然。当初我真不该离开这里。我太懦弱了。」

「你为什么责备自己呢？你已经尽了全力。我知道，雷托也知道。甚至厄莉娅也知道。」

杰西卡一只手放在脖子上，轻轻拍了拍，说道：「是的，还有厄莉娅的问题。」

「她对雷托有某种特异的吸引力，」珈尼玛说道，「这也是我要单独和你会面的原因。他也认为厄莉娅已经没有希望，但还是想方设法和她在一起……研究她。这……这非常令人担忧。每当我想要说服他别这么做时，他总是马上睡着。他……」

「她给他下药了？」

「没有，」珈尼玛摇了摇头，「他只是对她有某种古怪的怜悯。还有……在梦中，他总是喃喃念着迦库鲁图。」

「又是迦库鲁图！」杰西卡转述了哥尼的报告—关于那些在登陆区露出马脚的阴谋者。

「有时我怀疑厄莉娅想让雷托去搜寻迦库鲁图。」珈尼玛说道，「你知道，我一直认为那只是传说。」

杰西卡的身体一震：「可怕，太可怕了。」

「我们该怎么做？」珈尼玛问道，「我不敢搜寻我的所有记忆，我内在所有的生命—」

「珈尼玛！我警告你不能那么做。你千万不能冒险……」

「即使我不冒险，仍有可能发生。我们并不知道厄莉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你不会被……被附身的。」她咬牙说出了这个词，「好吧……迦库鲁图，是吗？我已经派哥尼去查这个地方—如果真有这个地方的话。」

「但他要怎么……哦！当然，利用走私贩。」

杰西卡一言不发。这句话再次证明了珈尼玛的心智如何与她体内其他的生命意识共同运作。我的意识！这真是太奇怪了，杰西卡想道，这具幼小的肉躯能承载保罗所有的记忆，至少是保罗与他的过去决裂之前的记忆。这是在侵犯隐私，而杰西卡的直觉是排斥。贝尼·杰瑟里特早有判断，而且坚定不移：妖煞！现在，杰西卡发现自己渐渐认同这个判

断。但是，这孩子身上有某种美好，愿意为她的哥哥牺牲，这一点无可否认。

我们是同一生命，一起走向黑暗的未来。杰西卡想，我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进行她和哥尼·哈莱克预先订好的计划。雷托必须与妹妹分开，必须按女修会的要求接受训练。

11

> 我听到风越过沙漠，我看到冬夜的月亮如巨船升上虚空。我对风及月起誓：我将坚定心志，统治有方。我将协调我所继承的过去，成为承载记忆的完美仓库。我将以仁慈而不是学识闻名。只要人类存在，我的脸将始终在时间的长廊内发出亮光。
>
> ——雷托的誓言，哈克·阿拉达引述



早在年幼时，厄莉娅·厄崔迪就已花费无数时间在普拉那－并度训练上，希望能强化她的自我人格，以对抗体内其他记忆的袭击。她知道问题所在——只要身在穴地，就无法摆脱美蓝极的影响。美蓝极无孔不入：食物、水、空气，甚至她夜晚依偎着哭泣的布料。她很早就意识到穴地狂欢的作用，那时部落的人会喝下沙虫的生命之水。在狂欢中，弗瑞曼人得以释放他们基因记忆库中累积的压力，否认这些记忆。她看到同伴在狂欢中短暂被附身。

但对她来说，这种解脱、否认都不存在。在出生前很久，她就有了完整的意识，周围发生的一切如洪水般涌入，而她被封在子宫里，只能与所有祖先相连，而穴地的亡者也借由香料引发的精神合一进入杰西卡女士的意识中。在厄莉娅出生之前，她已经掌握了贝尼·杰瑟里特圣母所需的一切知识，以及许许多多他人的记忆。

伴随这些知识而来的，是可怕的现实——妖煞。如此庞大的知识压垮了她。她出生前便有了记忆，无法逃脱。但厄莉娅还是努力对抗她那些更可怕的先祖。她一度取得代价惨重的胜利，熬过了童年。她有过真正的、不受侵扰的自我，但寄居在她体内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随意入侵，她永无宁日。

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那样的生命，她寻思。这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潜伏在自己后代的生命中，侵扰、抓取，企图经由意识得到更多体

验。

恐惧在她的童年滋长，蔓延到青春期。她曾与恐惧斗争，但从未祈求别人的帮助。谁能理解她的祈求？她的母亲不会，母亲从来没有摆脱对女儿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贝尼·杰瑟里特的判断：出生之前就有记忆的人是妖煞。

在过去某个夜晚，她的兄长独自一人走进沙漠，迎向死亡，将自己献给沙胡罗。每个弗瑞曼盲人都应当这么做。就在那个月，厄莉娅嫁给了保罗的剑术师父，邓肯·艾达荷，一个由忒莱素人复活的晶算师。她母亲隐居在卡拉丹，厄莉娅成了保罗双胞胎的合法监护人。

也成了摄政女王。

责任带来的压力驱散了长久的恐惧，她向内在生命敞开胸怀，向他们征求建议，在入定中寻找指引。

危机发生在某个普通的春日，穆阿迪布堡垒上空天气晴朗，极地的寒风不时刮过。厄莉娅仍然穿着吊丧的黄衣，颜色如同乏味的太阳。过去几个月，她越来越抗拒内在母亲的声音。在神殿举行的圣日典礼即将到来，人们正在准备，而母亲总是对此嗤之以鼻。

体内杰西卡的意识不断消退，消退……最终消退成没有面目的命令，要求厄莉娅遵从厄崔迪的律法。新的生命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出场。厄莉娅觉得自己打开了无底深渊，各式面孔像一群蝗虫从中涌出。最后，她开始留意一个野兽般的人：哈克南家族的老男爵。　　魂飞魄散中，她放声尖叫，用叫声压倒内心的呼喊，为自己赢得片刻安宁。

那个早晨，厄莉娅在堡垒的天台花园作早餐前的散步。为了打赢内心这场战役，她开始尝试一种新方法，专注思索禅逊尼的告诫上：

离开梯子，或许会往上跌！

但大盾壁反射的清晨阳光不停干扰她。她的目光落在长满花园小径的绒草上，发现叶子上缀满了夜晚水汽凝成的露珠，一颗颗仿佛在告诉她，摆在她面前的选择何其繁多。

多到令她眼花，每颗露珠都映着一张面孔，寄居在她体内的众多面孔。

她想全神贯注在青草引发的联想上。大量露水表明了厄拉科斯的生态改造进行得多么深入。北纬地区日益温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正

在升高。她想到明年又该有多少公顷土地会复上绿色，每公顷绿地都需要一千零三十六立方公尺的灌溉水。

尽管努力考虑这些实际事务，体内那些如鲨鱼般围着她的意识仍然挥之不去。

她将手放在前额，使劲按压。

昨天落日时分，她的神殿侍卫带来了一名人犯让她审判：艾萨斯·培曼，表面上是个门客，向从事圣物和小饰物交易的小氏族内布拉斯效力，但其实是钜贸联会的密探，任务是估计每年的香料产量。在厄莉娅下令将他关入地牢时，他大声抗议「厄崔迪氏族不公不义！」他本应立即吊死在三角架上，但他的胆大包天引起厄莉娅的注意。她在审判席上声色俱厉，想从他嘴中挖出更多情报。

「为什么钜贸联会对我们的香料产量这么感兴趣？」她逼问道，「告诉我们，说不定就可以放了你。」

「我只收集有市场价值的信息，」培曼说道，「我不知道别人买了之后会拿去做什么。」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你就胆敢扰乱皇室的计划？」厄莉娅喝道。

「皇室从来不考虑我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计划。」他反驳道。

厄莉娅被他豁出去的胆量所吸引，说道：「艾萨斯·培曼，你愿意为我工作吗？」

听到这话后，他的黑脸上浮出一丝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你都差点要挥挥手处死我了。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价值，值得你开价？」

「你有简单实用的价值。」她说道，「你很勇敢，而且你总是挑选出价最高的雇主。我的出价会比帝国的任何人还高。」

他为他的服务开了个天价，厄莉娅一笑置之，给出她认为比较合理的价钱。当然，即使是这个价钱，也比他以往收到的出价高得多。她又补充道：「别忘了，我还送了你一条命。我想你会把这份礼物视为无价之宝。」

「成交！」培曼喊道。厄莉娅手一挥，让负责祭司任免的兹亚仁库·贾维德带走他。

不到一小时，正当厄莉娅准备离开审判庭时，贾维德匆忙走了进来，报告说有人听到培曼在背诵《奥兰治合一圣书》上的经文，那是

「Maleficos non patieris vivere」。

「汝等不该容忍女巫存活。」厄莉娅翻译道。这就是他的答谢！他也是那些阴谋置她于死地的人！一阵前所未有的愤怒冲刷着她，她下令立即处死培曼，将他的尸体送入神殿的亡者蒸馏器。在那里，至少他的水能对祭司团的水库有些微贡献。

那一晚，培曼的黑脸整晚纠缠着她。

她尝试了所有手法，想驱逐这个不断控诉她的影像。她背诵弗瑞曼《克里奥斯书》上的布吉语录：「一切无事！一切无事！」但培曼缠着她不放，使她昏昏沉沉迎来了新的一天，并在如宝石般折射着阳光的露珠中又看到了他的脸。

一名女侍卫出现在低矮的含羞草丛后，在天台门旁请她用早餐。厄莉娅叹了口气。她觉得在地狱与地狱之间其实没什么选择。意识的呼喊和侍卫的呼喊—都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却都坚持发出要求。她真想用刀锋结束这些如沙漏般源源不绝的声音。

厄莉娅没有理睬侍卫，眺望着天台花园外的大盾壁。绝壁下是一片山麓冲积扇，看上去像一把由岩屑形成的扇子，早晨的阳光勾勒出沙地三角洲的轮廓。她想，不明就里的眼睛或许会将那面大扇子看成河水流过的证据，但其实那是她兄长用厄崔迪氏族的原子弹炸开了大盾壁，打开通向沙漠的缺口，让他的弗瑞曼军队能骑着沙虫，出其不意打败沙德姆四世。现在，人们在大盾壁的另一面挖了一条宽阔的水渠，以此阻挡沙虫入侵。沙虫无法穿越水面，水会使它中毒。

我的意识中也有这么一道屏障吗？她想。

这个想法让更昏沉，更恍惚。

沙虫！沙虫！

她的记忆中浮现出沙虫的一组画面：强大的沙胡罗、弗瑞曼人的创造者、沙漠深处的致命动物，却创造出众多东西，包括无价的香料。她不禁想：多么奇怪啊，平凡而强韧的沙鳟长成的庞然大物。沙鳟就像她意识中的众人，一条条在行星的岩床上相接，形成有生命的蓄水池，拦住行星上的水，使沙虫得以生存。厄莉娅感到她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她意识中的其他人有一些正在拦住足以毁灭她的危险力量。

那侍卫又喊了起来，请她去用早餐，声音中有一丝明显的不耐。

厄莉娅转过身，挥手让她离开。

侍卫照办，但离开时重重摔上了门。

摔门声传到厄莉娅耳里，她觉得自己努力拒斥的一切终究还是击中了她，体内的其他生命像巨浪般涌出，每个咄咄逼人的生命都把自己的脸推到她视野的中心位置——一大群脸。长着癣斑的脸、冷酷的脸、阴沉的脸。各式各样的脸随着浪涛冲向她，要求她一起坠落漂流。

「不，」她喃喃自语道，「不……不……不……」

她本该倒在小径上，但身下的长椅接住她瘫软的身体。她想坐起来，却发现办不到，只得摊在冰冷的塑钢椅上，嘴仍喃喃抵抗着。

内在的潮水继续上升。

她感到自己能敏锐察觉最微小的迹象，她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仍留意体内每张大声疾呼的嘴喊出的话。所有声音都在要求她的注意：「我！我！」「不，是我！」但她知道，一旦她将注意力完全放到某个声音上，她就会迷失自我。在众多面孔之中盯着某一张，被他的声音带着走，意味着她将被这张面孔单独控制。

「你会这样，是因为预知力。」一个声音低声说。

她双手捂住耳朵，想：我不能预言未来！入定对我没有用。

但那声音坚持着：「你可以的，只要你得到帮助。」

「不……不。」她喃喃自语。

其他声音在她意识内响起：「我，阿伽门农[2]，你的祖先，命令你听从我的吩咐！」

「不……不。」她双手使劲压住耳朵，耳朵旁的肉都压疼了。

一阵癫狂的笑声在她耳内响起：「奥维德[3]死了之后变成什么？简单。约翰·巴特利特[4]的引用书目。」

这些名字对困境之中的她毫无意义。她想朝着他们及脑海中的其他声音尖叫，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刚才那名侍卫又被派回天台。她站在含羞草丛后的门口，再次瞟了一眼，见厄莉娅躺在长椅上，便对她的同伴说道：「嗯，她在休息。你知道她昨晚没睡好，让她再打个盹也好。」

但厄莉娅没有听到侍卫的声音。一阵刺耳的歌声吸引了她的注意：「我们是快活的鸟儿，啊哈！」声音在她颅内回荡，她想着：我快疯

了。我快丧失神智了。

长椅上的双脚微微动弹，想要逃跑。她觉得只要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会立刻逃离。她必须逃走，以免意识内的潮流将她吞没，永远腐蚀她的灵魂，但她的身体却不听使唤。帝国内最强大的力量随时听命于她的一时兴起，而此刻的她却无法命令自己的身体。

一个声音在体内笑道：「从某方面来说，孩子，每一次创造都代表一场灾难。」嗓音低沉，朝她的眼睛隆隆作响。又是一阵笑声，仿佛是对刚才那句话的嘲弄。「我亲爱的孩子，我会帮助你，但你也得帮助我。」

厄莉娅牙齿打颤，对压下所有吵闹声的低沉嗓音说：「是谁……谁……」

一张面孔在她意识中成形。一张婴儿般笑咪咪的肥脸，但眼睛中却闪烁着贪婪的眼神。她想抽回意识，但仅能做到离那张脸稍微远一点，看到与脸相连的身体。那身体异常臃肿，裹在长袍中，长袍下端微微凸出，表示这团脂肪需要移动式悬浮器的支撑。

「看哪，」低沉的声音说道，「我是你的外祖父。你认识我，我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

「你……你是死人！」她喘息道。

「当然，我亲爱的！你体内绝大多数人都是死人。但其他人不会来帮助你，他们不了解你。」

「走开，」她恳求道，「哦，请你离开。」

「可你需要帮助呀，孩子。」男爵的声音劝诱道。

他看上去是多么厉害啊，她想，在紧闭的眼睛内看着男爵的形象。

「我愿意帮助你，」男爵花言巧语道，「而这里的其他人只会抢着控制你的全部意识，每一个人都想驱逐你的意识，但是我……我只要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

她体内的其他生命再次大声喧嚷。潮水再次威胁要淹没她，她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在尖叫。厄莉娅想：她不是死人。

「闭嘴！」男爵命令道。

厄莉娅感到自己产生了一股强烈渴望，想强化那道命令。这份渴望流过她的整体意识。

内在的平静如同凉水般淌过全身，野马狂奔般的心跳逐渐恢复正常。男爵的声音又适时响起：「看到没？我们两人联合起来，所向披靡。你帮助我，我帮助你。」

「你……你想要什么？」她低声道。

她眼帘内的肥脸露出沉思的表情。「嗯……我亲爱的外孙女，」他说道，「我只要求一些小小的乐趣。让我不时和你的意识交流，不用让其他人知道。让我能体验你生活的一小部分，例如，当你依偎在爱人的怀中时。我的要求很高吗？」

「不……不高。」

「很好，很好。」男爵得意地笑道，「作为回报，我亲爱的外孙女，我能在很多方面帮助你。我可以向你提出忠告，供你咨询。让你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都战无不胜。你将摧毁一切反对者。历史会遗忘你哥哥，记住你的名字。未来是你的。」

「你……不会让……其他人控制我吗？」

「他们无法抵挡我们！独自一人，我们会被控制，但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指挥他人。我会证明给你看，瞧！」

男爵不再说话，在她体内存在的象征━他的形象也消失了。接下来，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记忆、脸孔或声音侵入她的意识。

厄莉娅悠悠吐出一大口气。

伴随着叹息，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强行进入她的意识，仿佛那是她自己的想法，但她能感受到背后另有一个沉默的声音。

老男爵是邪恶的。他谋杀了你父亲，他还想杀了你和保罗。他试过，只不过没有成功。

男爵的声音响了起来，脸却没有出现：「我当然想杀了你。当时你难道没有挡住我的路？但是，那场争执结束了。你赢了，孩子！你是新的真理。」

她感到自己不断点头，脸庞擦过长椅粗糙的表面。

他的话有道理，她想。贝尼·杰瑟里特有句箴言：论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真理的本质。这句箴言让男爵的话显得合情合理。

是的……贝尼·杰瑟里特肯定会这么想。

「没错！」男爵说道，「我死了，你还活着。我只留下微弱的存

在，我只是你体内的记忆、你的奴仆。我提供明智的建议，要求的回报是如此微薄。」

「你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做？」她试探着问道。

「你在怀疑昨晚的判断，」他说道，「你不知道有关培曼言行的报告是否属实，或许贾维德觉得培曼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不就是这个疑虑令你寝食难安吗？」

「是……是的。」

「而且，你的疑虑是基于敏锐的观察，不是吗？贾维德一副和你越来越亲密的样子，连邓肯都察觉了，不是吗？」

「这你是知道的。」

「很好，让贾维德成为你的情人。」

「不！」

「你担心邓肯？你丈夫是晶算师也是秘教徒，肉体的活动不会刺激或伤害到他。难道你不觉得有时他很难以亲近吗？」

「但……但是他……」

「只要邓肯知道你采取的手段是为了摧毁贾维德，他晶算师的那部分会理解你的。」

「摧毁……」

「当然！危险的工具虽然也可以用，但一变得太过危险，就应该抛弃。」

「那么……我是说……为什么……」

「啊哈，你这个小傻瓜！这是很有价值的教训。」

「我不明白。」

「有无价值，我亲爱的孙女，取决于成果，以及这一成果对其他人的影响。贾维德必须无条件服从你，将完全接受你的指挥，他的——」

「但这种教训是不道德的……」

「别傻了，孩子！道德必须基于实用，『凯撒的归凯撒』什么的。只有你内心最深的欲望得到满足，才称得上真正的胜利。你难道不欣赏贾维德的男人味吗？」

厄莉娅咽了口唾沫，虽然羞于承认，但在这个内在观察者面前，她无所遁形，只得说道：「是……是。」

「好！」这声音在她脑海中听起来是多么欢快啊，「现在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你先让他感到无依无靠，然后，在你的床上，让他相信你对他无法自拔，这时就可以问他有关培曼的事了。装作是开玩笑，是两人之间的情趣。当他承认欺骗你之后，你就在他的肋骨间插入晶刃匕。啊哈，流淌的鲜血会令你心满—」

「不，」她喃喃道，嘴巴因恐惧而发干，「不……不……不……」

「那么，就让我替你做吧。」男爵坚持道，「你也承认这是必须的。你只需要做好准备，我会暂时取代……」

「不！」

「你的恐惧是如此明显，孩子。我只是暂时取代你的意识。许多人都可以完美无瑕地模仿你……但你知道的，如果是我，噢，人们能立即看出我的存在。你知道弗瑞曼律法如何对付被附身的人，你会被立即处死。是的—即便是你，也同样会被立即处死，而你也知道，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会帮你对付贾维德，一成功，我马上退开。你只需要—」

「这算什么好建议？」

「因为能帮你除去危险的工具。还有，孩子，我们之间将创建起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教你如何判断未来，而那—」

「教我？」

「当然！」

厄莉娅双手捂住眼睛，想认真思考。但她知道，任何念头都可能被她体内的这个存在察觉，而且，可能就是那个存在先想出来的，却被她当成自己的。

「你没必要这么忧虑，」男爵劝诱着道，「培曼这家伙，是—」

「我错了！我累了，决定得太仓促。我本该先确认……」

「你做得对！你的判断不该基于厄崔迪氏族那种愚蠢的抽象信念，什么公正，公正才是你失眠的原因，而不是培曼的死亡。你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也是危险的工具。你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才这么做—这才是明智的决断，关于公正什么的，都是胡扯。世上哪有什么公正？试图实现虚假的公正只会引起社会动荡。」

听了他对她的辩护之后，厄莉娅感到一丝欣喜，但这番说辞罔顾道

德，仍令她如受雷击。「公正是厄崔迪氏族……是……」她的双手从眼睛上放下，但双眼依然紧闭。

「你所作出的一切宗教裁决，都应该记取这次的错误。」男爵道，「任何决定都只能从一个点出发：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否有利。无数文明都想要创建在公正的基础上，愚不可及，那摧毁了更重要的自然阶层。任何个体的价值都应该依他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定。社会如果没有明确的阶层，就没有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管位置是高是低。来吧，来吧，孙女！你必须成为人民的严母，你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

「但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你哥哥死了，他失败了！」

「你也是！」

「没错……但对我来说，这只是计划之外的一场意外。来吧，来对付这个贾维德，用我告诉你的方法。」

这个想法让她身体一热。她快速说道：「我会考虑的。」她想：其实，只要让贾维德安分下来就行。不必为此杀了他。而且，那个傻瓜可能会情不自禁……在我床上。

「您在和谁说话，夫人？」一个声音问道。

在那一刻，厄莉娅慌乱了起来，以为这是体内喧嚣生命的又一次入侵。但她认出了这个声音。她睁开双眼，姿亚莲卡·华利弗，厄莉娅女子侍卫队的队长，站在长椅旁，那张粗糙的弗瑞曼脸上神情忧虑。

「我在和我内在的声音说话。」厄莉娅说道，在长椅上坐直身体。她感到通体舒畅，恼人的体内喧嚣消失后，她心神舒畅。

「您内在的声音，夫人。是的。」她的回答使姿亚莲卡的双眼闪闪发光。人人都知道厄莉娅能利用其他人没有的体内资源。

「把贾维德带去我的住处，」厄莉娅说道，「我要和他谈谈。」

「您的住处，夫人？」

「是的！我的私人房间。」

「遵命。」侍卫服从了命令。

「等等，」厄莉娅说道，「艾达荷大师去泰布穴地了吗？」

「是的，夫人。他按您的吩咐，天没亮就出发了。你想让我去……」

「不用，我自己处理。还有，姿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贾维德被带到我的房间。你亲自去，这件事非常重要。」

侍卫摸了摸腰间的晶刃匕：「夫人，是不是有威胁到——」

「是的，有威胁，贾维德是关键人物。」

「哦，夫人，或许我不应该带他……」

「姿亚！你认为我对付不了他吗？」

侍卫露出残酷的笑容：「原谅我，夫人。我马上带他去您的私人房间，但是……如果夫人允许，我会在门口安排几个侍卫。」

「你就够了。」厄莉娅道。

「是，夫人。我马上去办。」

厄莉娅点点头，看着姿亚远去。看来她的侍卫不喜欢贾维德，这是他的另一个不利的之处。但他仍然有价值——非常有价值。他是打开迦库鲁图的钥匙，有了那地方……

「或许你是对的，男爵。」她低语道。

「你明白了！」她体内的声音得意地笑道，「啊哈，为你效劳很愉快，孩子，这只是开始……」

2

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队的统帅。——译注

3

奥维德：古罗马时代的诗人，着有《变形记》。——译注

4

约翰·巴特利特（1820-1905）：，美国出版商暨编辑，编撰了《常用引语》和《莎士比亚作品索引》。——译注

以下是通俗史学的幻想，任何成功的宗教都必须鼓吹：恶有恶报、勇者才能夺得美人心、诚实乃上策、事实胜于雄辩、邪不胜正、为善自得其乐、坏人会改邪归正、宗教护符能祛除恶灵附身、只有女人才懂得古老的神秘事物、富人注定不幸福……

——《护使团教导手册》



「我叫穆里茨。」一名干瘦的弗瑞曼人说道。

他坐在山洞内的岩石上，洞内点着一盏香料灯，跃动的灯光照亮了潮湿的洞壁，从这里延伸出去的几条通道消失在黑暗之中，其中一条传来滴答的水声。对于弗瑞曼人来说，水意味着天堂，但是，穆里茨对面那六个被缚的人并不希望听到这规律的滴答声。石室通道深处的亡者蒸馏器散发一股腐臭味。

一名年纪约十四个标准年的少年从通道中走了出来，站在穆里茨左侧。在香料灯的照耀下，一把出鞘的晶刃匕反射着朦胧的黄光。少年举起刀，朝每个被缚的人比了比。

穆里茨指着少年道：「这是我儿子，阿桑·塔里格，快要接受成人考验了。」

穆里茨清了清喉咙，依次看向六名俘虏。他们坐在他对面，形成松散的半圆，两腿被香料纤维绳紧紧捆住，双手反绑，绳子在脖子上打成死结，脖颈处的蒸馏服被割开。

被缚的人毫不畏惧地看着穆里茨。其中两人穿着宽松的异星服饰，表明他们是厄拉奇恩的富裕市民，皮肤比同伴光滑得多，肤色也浅些。他们的同伴则外表干枯，骨架突出，一望而知出生于沙漠。

穆里茨的长相很像沙漠原住民，但双眼凹陷得更深，在香料灯的照射下也没有丝毫反光。他的儿子就像他未成年的翻版，一张扁平的脸上

掩饰不住内心的风暴。

「我们这些流亡者有特殊的成人考验。」穆里茨说道，「总有一天，我的儿子会成为舒洛克的裁决者，我们必须知道他能否善尽职责。我们的裁决者不能忘记迦库鲁图和我们的绝望日。克拉布里兹克—狂暴的台风，在我们的心中翻涌。」他用单调的诵经语调说完了这番话。

坐在穆里茨对面的一个城市人动了动：「你不能这样威胁我们、绑架我们。我们安安静静来到这里，是为了乌玛。」

穆里茨点了点头：「为了寻找个人的宗教觉醒，对吗？好，你会如愿以偿。」

城里人说道：「如果我们—」

他身旁一个肤色黝黑的弗瑞曼人打断他：「安静，傻瓜！这些人是盗水者，是我们以为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人。」

「那不过是传说。」城里人说道。

「迦库鲁图不只是传说，」穆里茨说。他再次指了指他的儿子，「我已经向你们介绍了阿桑·塔里格。我是这地方的阿理伐，你们唯一的裁决者。我的儿子也将接受训练，成为发现魔鬼的人。传统的做法总是最好的做法。」

「这正是我们来到沙漠深处的原因，」城里人抗议道，「我们选择了传统的做法，在沙漠中—」

「带着雇来的领路人，」穆里茨指指深肤色的俘虏，「你以为通向天堂的道路可以用买的？」穆里茨抬头看着他儿子，「阿桑，你准备好了吗？」

「我常常想着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他们闯入我们这里，杀死我们的人。」阿桑说，语气透着紧张，「他们欠我们水。」

「你父亲将其中六人交给你了，」穆里茨说道，「他们的水是我们的。他们的影子是你的，他们的影子将成为你的守护者，让你提防魔鬼。他们将为你效力，直到你进入形象界。你打算怎么做，我的儿子？」

「我感谢父亲。」阿桑说道，向前迈了一小步，「我接受流亡者的成人考验。这是我们的水。」

说完，这个少年走向俘虏。从最左边开始，他一一抓住俘虏的头

发，将晶刃匕从下颌向上插进大脑。他手法熟练，不多浪费一滴血。只有一个城里人在少年抓住他头发时抵抗，大声号啕。其他人都按照传统方式朝阿桑·塔里格吐口水，说：「看，当我的水被动物取走时，我毫不珍惜！」

杀戮结束后，穆里茨拍了拍手，仆人走上前来清理尸体。「现在你是成年人了，」穆里茨说道，「敌人的水只配喂给奴隶。至于你，我的儿子……」

阿桑·塔里格紧张地朝父亲看了一眼，绷得死紧的嘴唇一撇，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不能让传道人知道这件事。」穆里茨说道。

「我知道，父亲。」

「你做得很好，」穆里茨说道，「闯入舒洛克的人必须死。」

「是，父亲。」

「从此之后你可以担负重任了，」穆里茨说道，「我为你骄傲。」

世故的人可以反璞归真。这其实是指他的生活方式变了。过去的价值观改变了，开始与大地上的万物相连。这种新的生存方式能出现，是因为他理解了世界多元、环环相扣的诸般事件，而那名为自然，是因为他尊重自然这一系统内部的力量。有了这种理解和尊重，就是所谓的「反璞归真」。反之亦然：纯朴的人也可以世故，但此一转变必将伤害他的心灵。

—哈克·阿拉达《雷托传》



「我们要怎么确定？」珈尼玛问道，「这样做非常危险。」

「我们以前也试过。」雷托争辩道。

「这次可能会不一样。如果—」

「我们面前只有这条路。」雷托说道，「你也同意我们不能走香料那条路。」

珈尼玛叹了口气。她不喜欢这种唇枪舌剑，但她知道兄长是逼不得已，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忧心忡忡。只需看看厄莉娅，就能体会内在世界是多么凶险。

「怎么了？」雷托问道。

她又叹了口气。

两人在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盘腿而坐，这是一道岩缝，从山洞通向断崖。她的父母过去常常坐在那座断崖上，看着太阳普照沙漠。现在已是晚餐结束后两个小时，也是这对双胞胎进行训练的时间。在身体和心智之间，两人选择了锻炼心智。

「如果你不肯帮忙，我就一个人试。」雷托说道。

珈尼玛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封闭这道岩缝的黑色密封门。雷托仍然眺望着大平漠。这段时间以来，两人常用一种古老的语言交流，

语言的名字已经湮没了。古老的语言能让两人的思想不外泄，外人无从刺探，连厄莉娅也不行。厄莉娅摆脱了混乱不休的内在世界后，就与意识中的其他记忆切断了联系，最多只能听到只字词组。

雷托深吸一口气，闻到独特的弗瑞曼穴地气味，这种气味在无风的石室中经久不散。这里听不到穴地内部隐约的喧闹，也感觉不到潮湿和闷热，对两人来说都是解脱。

「我同意我们需要他的指引，」珈尼玛说道，「但如果我们……」

「珈尼！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引，我们需要保护。」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保护。」她盯着兄长，直视他的目光，像伺机而动的掠食动物。他的眼神证明了他温和的外表只是假象。

「我们不能被附身。」雷托说道。他使用了那种古语中的特殊不定词，语气和语调相当平和，但富含言外之意。

珈尼玛准确听出他的本意。

「Mohw'pwium d'mi hish pash moh'm ka」，她吟诵道。抓住了我的灵魂，就抓住了一千个灵魂。

「比这还要多。」他反驳道。

「明知风险，你仍坚持。」她使用的是陈述句，而非疑问句。

「Wabun'k wabunat!」他说道。起身，汝等起身！

他感觉自己的选择势在必行，最好主动踏出第一步。两人必须将过去绑上此时此刻，然后伸向未来。

「Muriyat」，她低声让步道。必须带着温情来做。

「当然。」他挥了挥手，表示完全同意，「那么，我们将像我们的父母那样，请求指引。」

珈尼玛一言不发，喉咙里像是哽了什么东西，下意识望向南方一望无际的流沙漠。残阳下，沙丘上一片浅灰色的图案。两人的父亲就是朝那个方向最后一次走进沙漠。

雷托看着断崖下方的穴地绿洲。一切都朦朦胧胧，但他知道绿洲的形状和颜色：红铜色、金色、红色、黄色、铁锈色和赤褐色的花丛一直生长到岩石旁，这片水渠灌溉出来的植栽，便由岩石围住。岩石外侧，一片厄拉奇恩本地植物因这些外来的植物和太多的水而全数死亡，正发出恶臭，并成为阻挡沙漠入侵的屏障。

珈尼玛说道：「我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好的，别管那么多了！」他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说道，「珈尼，唱那首歌吧，那会让我放松。」

珈尼玛靠向他，左臂搂住他的腰，深深吸了两口气，清了清嗓子，开始平静地唱起她母亲经常为父亲唱的那首歌：

我将此赎回你所赌的誓言；
我向你抛洒甘甜之泉。
生命将在这个无风之地茁壮。
吾爱，你必将活在宫殿，
敌人必坠入虚空。
我们一起走过这条路，
爱已经为你指明天边。
我会引领你走上那条路，
我的爱就是你的宫殿……

她的声音飘荡在宁静的沙漠上。雷托感到自己不断下沉、下沉—变成了他的父亲，父亲的记忆如同毯子一样铺展开来。

在这短暂的时空，我必须成为保罗，他告诉自己说，我身旁不是珈尼玛，而是我深爱的契妮，她明智的劝告多次拯救了我们。

而珈尼玛，则滑入她母亲的个人记忆中，一如她原先的预料，轻而易举的程度令人畏惧。女性要做到这一点更加容易—也更加危险。

珈尼玛以突然变得沙哑的嗓音说道：「看，亲爱的！」一号月亮已经升起，冷光照耀下，两人看到一条橙色火弧升入天空。载着杰西卡女士来此的星舰正载满香料，返回轨道上的基地。

就在这时，一阵最深刻的记忆击中了雷托，如同嘹亮的钟声般在他脑海内回响。在这瞬间，他变成了另一个雷托—杰西卡的公爵。他强迫自己抛开这些回忆，但已然感受到针扎般的爱和痛。

我必须成为保罗，他告诫自己。

令人惊恐的双身性出现了。雷托觉得自己成了一面黑色荧幕，而父亲则是投射在荧幕上的影像。他同时感觉到自己和父亲的肉身，两者间

忽隐忽现的差异似乎就要压倒他了。

「帮帮我，父亲。」他喃喃自语道。

混乱的阶段过去了。现在，他的意识成了另一人的意识。雷托自己的本体站在一旁，成了观察者。

「我的最后一个预象还没有实现。」他以保罗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她用右手摸了摸他的脸颊：「你走进沙漠，是为了寻求死亡吗，我亲爱的？是这样吗？」

「或许吧。但那个预象……难道那还不足以成为我活下去的理由？」

「哪怕是作为盲人活下去？」她问道。

「哪怕是作为盲人活下去。」

「你想去哪里？」

他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迦库鲁图。」

「亲爱的！」泪水滑下她的面颊。

「英雄穆阿迪布必须被彻底摧毁，」他说道，「否则，这个孩子无法带领我们走出混乱。」

「黄金之路，」她说道，「这是不祥的预象。」

「这是唯一可能的预象。」

「厄莉娅失败了，接着……」

「彻底失败。她的表现你也看到了。」

「你母亲回来得太晚了。」她点了点头，珈尼玛那张儿童的脸上有契妮的聪慧表情，「再没有其他的预象了吗？或许……」

「没有，亲爱的，时候未到。窥视未来，然后安全返回—这种事，这孩子目前还无法做到。」

他再一次颤抖着吐出一大口气，旁观的雷托能感觉到父亲多么希望再活一次，在活着时作出决定……他多么希望能够改变过去的错误决定！

「父亲！」雷托喊道，声音仿佛在自己的颅内回荡。

接着，雷托感到一股意志的深沉行动，父亲在体内缓慢退去，似乎恋恋不舍。自己的感官和肌肉逐渐被释回。

「亲爱的，」契妮的声音在他耳边低语，放慢了保罗退回的速度，「怎么了？」

「先等等。」雷托说道，这是他自己的声音，焦躁不安。他接着说：「契妮，你必须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才能……才能避免重蹈厄莉娅的覆辙？」

体内的保罗回答了他，声音直接传到他耳内，时断时续，伴随着长时间的停顿：「没有确切的方法。你……也看到了……差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但是厄莉娅……」

「该死的男爵控制了她！」

雷托感觉自己的喉咙发干，仿佛在冒烟：「他……控制……我了吗？」

「他在你体内……但是……我……我们不能……有时我们能……互相感觉到，但是你……」

「你能看出我的想法吗？」雷托问道，「你能知道他是否……」

「我有时能感觉到你的想法……但是我……我们只活在……你意识的……思索中。你的记忆创造了我们。危险……那是精确的记忆。而……我们之中……热衷于权力的人……那些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人……那些人的记忆……更精确。」

「更强大？」雷托低语道。

「更强大。」

「我知道你的预象，」雷托说道，「与其让他控制我，还不如把我变成你。」

「不！」

雷托点点头，他知道父亲需要用多么强大的意志才能回绝他的请求。他也意识到一旦父亲没能抵抗诱惑会有何等后果，任何形式的附身都会让被附身的人成为妖煞。意识到这一点，他产生了全新的力量，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异常敏锐，对过去的错误—他自己的和他祖先的错误，也有了更深层的体认。犹疑不定让他变得软弱，这一点，他现在明白了。这一刻，诱惑与恐惧在他体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具肉体能将美蓝极转化为未来景象。有了香料，他可以呼吸到未来的空气，扯碎时

间之幕。他感到自己很难摆脱这诱惑，于是双手合十，进入普拉那 - 并度意识，击退了诱惑。他的肉身带着保罗从血脉取得的知识：寻求未来的人希望在明日的竞赛中获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命泥淖。保罗的预象指出了脱离泥淖的生路，尽管险象环生，但雷托知道没有别的选择。

「生命的乐趣及美丽，都在于生活中埋藏了惊奇。」他说。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耳内低语：「我一直深知这样的美丽。」

雷托转过头，珈尼玛的双眼在皎洁的月光下闪闪发光。他看到契妮在注视他。「母亲，」他说道，「你必须退去。」

「啊，诱惑！」她说道，吻了吻他。

他推开她。「你会夺走你女儿的生命吗？」他问道。

「太简单了……简单到可笑。」她说道。

雷托只觉得恐惧在体内升起。他想起体内父亲的自我用了多么强大的意志才放弃他的肉体。他方才退到一旁观察并倾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东西，珈尼玛也在那个旁观的世界中吗，她会永远无法脱身吗？

「我会鄙视你，母亲。」他说道。

「其他人不会鄙视我，」她说道，「成为我的爱人吧。」

「如果我这么做……你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说道，「我父亲会鄙视你。」

「绝不会！」

「我会！」

这声音脱离他的意志，直接从他喉咙跳了出来，带着保罗向他的贝尼·杰瑟里特母亲学来的魅音。

「别这么说。」她呜咽道。

「我会鄙视你！」

「不……不要这么说。」

雷托摸了摸喉咙，感到那里的肌肉再次属于自己：「他会鄙视你，他将不再理睬你，他将再次走入沙漠。」

「不……不……」

她用力摇头。

「你必须走，母亲，」他说道。

「不……不……」但声音已不再像刚才那么坚定。雷托看着妹妹的

脸，上面的肌肉剧烈扭动，表情随着体内的骚乱不停变幻。

「走，」他低语道，「走吧。」

「不……」

他抓住她的手臂，感觉到她肌肉的颤抖和神经的抽搐。她挣扎着，想挣开他，但他抓得更紧，同时低声说道：「走……走……」

雷托不断责备自己说服珈尼玛进入这场双亲的游戏。两人曾多次玩过这个游戏，但近来珈尼玛一直在抗拒。他意识到女性更承受不住内在攻击。看来那便是贝尼·杰瑟里特恐惧的源头。

数小时过去了，珈尼玛的身体仍然在内部战役中颤栗、扭动着，但是现在，妹妹的声音也加入了争执。他听到她在对体内的形象说话、祈求。

「母亲……求你了——」她说道，「你看看厄莉娅！你想成为另一个厄莉娅吗？」

终于，珈尼玛倚在他身上，低声说道：「她接受了。她走了。」

他轻抚她的头：「珈尼玛，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让你这么做。我太自私了。原谅我。」

「没什么需要原谅的。」她喘息着说道，仿佛消耗了太多体力，「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必须了解的东西。」

「她对你说了很多吗？」他说道，「待会我们分享一下……」

「不！现在就分享。你是对的。」

「我的黄金之路？」

「是，你那该死的黄金之路！」

「除非配备了必要信息，否则逻辑毫无用处，」他说道，「但是我——」

「祖母回来是为了指引我们，还有，看看我们是否已经被……污染了。」

「邓肯早就这么说过。这没什么新的——」

「他借由计算得出了这个答案。」她同意道，声音逐渐变得有力。她离开他的怀抱，望向黎明前宁静的沙漠。这场战役……这些知识耗掉了两人一整夜。水汽密封门后方的侍卫有得解释了，雷托命令他不要让任何人前来打扰。

「人们常是经由岁月学会分辨微妙的差异，」雷托说道，「而我们从体内那么深远的记忆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宇宙从来都不是完全精确的物理宇宙，」她说，「所以，我们不能把祖母理解成只是个祖母。」

「那会很危险了。」他同意道，「但我的问题——」

「有些东西超越了微妙。」她说道，「我们必须在意识中留出一部分，用来体察我们无法预先体察的一切。正是为了这个……母亲才会常常和我说起杰西卡。当我和她都融入内在交流之后，她说了很多事。」珈尼玛叹了口气。

「我们知道她是我们的祖母，」他说道，「你昨天和她相处了好几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对她的认识将决定我们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只要我们愿意。」珈尼玛说道，「我母亲反复这样警告我。她引用了祖母的话，而且——」珈尼玛碰了碰他的肩膀，「我还在我体内祖母的声音中听到那些话在回响。」

「她在警告你小心！」雷托说道。这种想法让他很不舒服。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是靠得住的吗？

「最致命的错误源自过时的假定。」珈尼玛说道，「这就是母亲反复引用的话。」

「彻彻底底的贝尼·杰瑟里特。」

「如果……如果杰西卡彻底回归贝尼·杰瑟里特……」

「对我们来说就危险了，极度危险。」他说道，「我们身上流着魁萨茨·哈德拉克的血脉，他们的男性贝尼·杰瑟里特。」

「她们不会放弃寻找，」她说道，「但她们可能放弃我们，祖母可能就是她们的工具。」

「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说道。

「是的，我们两个，结成配偶。但她们也知道，这种近亲繁殖有隐性遗传的隐忧。」

「她们一定研究过有多大胜算。」

「我们的祖母一定也参与了。我讨厌这样。」

「我也不喜欢。」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皇室试过……」

「那令人作呕。」他说道，身体一阵战栗。

她感受到他的颤抖，陷入了沉默。

「力量。」他说道。

由于两人之间的神奇链接，她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魁萨茨·哈德拉克的力量必须被毁灭。」她同意道。

「如果为她们所用的话。」他说道。

就在这时，白昼降临下方的沙漠，两人感受到了热气。断崖下人工林的颜色显得分外鲜明，浅绿色的叶子沿着地面投下穗状阴影。低矮的太阳发出的银亮光线照亮了青翠的绿洲，在隐蔽的断崖边洒满金色和紫色的阴影。

雷托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那就黄金之路吧。」珈尼玛说道，既是对他，也是对自己说。她知道，父亲最后的预象已与雷托的预知梦交会，融为一体。

有东西掠过两人身后的密封门，有人声从那里传来。

雷托换了一种语言，以私下用的古语说「L'ii ani howr samis sm'kwi owr samit sut」。字面意思是：我们会携手迈向死亡，但只有一人能活着回来报告。

珈尼玛也站了起来，两人一起通过密封门，回到穴地。侍卫站了起来，跟随双胞胎前往两人的住处。穴地的人群在两人面前让开的样子与以往不同，还不断与侍卫交换眼神。在沙漠中独自过夜是弗瑞曼圣人的传统，所有乌玛都经历过这种守夜。穆阿迪布经历过……还有厄莉娅。现在轮到这对皇家双胞胎了。

雷托注意到这个不同之处，并告诉了珈尼玛。

「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他们作出了什么决定，」她说道，「他们并不真的知道。」

他仍然以私下用的古语说道：「这件事必须看来像是出于偶然。」

珈尼玛迟疑片刻，稍稍整理她的思路，随后开口道：「到那时候，就为手足哀悼吧。必须完全是真的，甚至坟墓都得造好。心必须尾随沉睡，才不会无法醒来。」

在那种古语中，这段话运用了一个与不定词分离的代词宾语，讲得

相当迂回。这种语法允许每组词组调转方向，变化出几种不同的含意，每个含意都很明确且迥然相异，但又有微妙的关联。其中一个含意是：两人冒着生命危险展开雷托的计划，不论是仿真死亡，或真正的死亡，都没有差别。由此产生的变化无异于死亡。这整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活着的人要付诸行动。任何一步差错都将毁掉整个计划，使雷托的黄金之路成为死路。

「说得好。」雷托同意道。他掀开门帘，两人走进住所的接待室。

见两人进来，室内的仆人一顿，停下手中的工作。双胞胎走进通向杰西卡女士房间的拱廊。

「记住，你并不是欧西里斯5。」珈尼玛提醒他道。

「我也不打算成为他。」

珈尼玛抓住他的手臂，让他停下。「厄莉娅darsatay haunus m'smow」，她警告道。

雷托盯着妹妹的眼睛。她说得对，厄莉娅的行为的确散发污浊的气味，而祖母一定发现了。他对妹妹发出感激的微笑。她把古语和弗瑞曼迷信结合起来，指出一个最基本的部落兆头。M'smow，也就是夏夜的臭味，被视为是死于魔鬼之手的预兆。

「我们厄崔迪氏族向来有胆大妄为的名声。」他说道。

「需要什么就一把拿来。」她说道。

「要么如此，要么向我们那位摄政女王请愿。」他说道，「厄莉娅会很乐意看到我们这么做。」

「但是我们的计划……」她咽下了后半句话。

我们的计划，他想，现在，她已经完全支持这个计划了。他说：「我们的计划就像是汲水的苦工。」

珈尼玛回头看了看两人刚刚经过的接待室，闻到了早晨模糊的味道，感受到永恒之始的气息。她喜欢雷托以这种方式运用古语：汲水的苦工。这是一句誓言，他将两人的计划看成农活：施肥、灌溉、除草、栽种、修剪—但是在弗瑞曼语境中，这样劳动也会同时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代表培养富足的灵魂。

在岩石通道内逗留时，珈尼玛打量着兄长。她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他的请求有两层：一、他和父亲关于黄金之路的预象；二、要她允许他依

计划展开极其危险的行动：创造新神话。这令她害怕。他是否还有一些预象没有跟她分享？他是否将自己视为潜在的神，将领导人类重生—就像他父亲？对穆阿迪布的崇拜已经渐渐走上了邪路，原因之一是厄莉娅的错误管理，另一个原因则是不受约束的军事化祭司团凌驾在弗瑞曼权力之上。雷托要革新这一切。

他隐瞒了一些事，她意识到。

她回想起他对她描述的梦境。梦中的现实是如此辉煌，清醒之后，他会失神游荡数小时。他说过，那些梦始终不变。

「在明亮的澄黄日光下，我站在沙地上，但天上没有太阳。随后我明白了，我自己就是太阳，我的光芒如同黄金之路，照耀四方。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从身体里走了出来。我转身，期望看到自己像颗太阳。但我不是太阳，而只是一幅涂鸦，是儿童画，眼睛歪歪扭扭，手臂和腿如同树枝。我的左手拿着一根权杖，而且是真正的权杖—细节清晰，比我那树干般的手臂还要真实。权杖在移动，吓到我了。随着权杖移动，我觉得自己在慢慢醒来，但我知道自己仍在梦中。我意识到我的皮肤被某种东西裹住了—盔甲，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我看不到盔甲，但我能感觉到。这时，恐惧离开了我，因为盔甲给了我一万人的力量。」

珈尼玛盯着雷托，他想闪避她的目光，继续前往杰西卡的房间，但珈尼玛拒绝了。

「这条黄金之路并没有比其他道路好。」她说道。

雷托盯着两人之间的岩板，感到珈尼玛的惧疑又回来了。「我必须这么做。」他说道。

「厄莉娅被附身了，」她说道，「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可能已经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不会，」他迎着她的目光，摇了摇头，「厄莉娅抵抗过，而那使她体内的生命有了力量。她被自己的力量击败了。我们则大胆探究内在，寻求古老的语言和知识。我们已经与体内的生命相融，我们没有抗拒，而是与他们共生。这就是昨晚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也是我必须学会的。」

「他在我体内没有提过这些。」

「当时你在倾听我们母亲说话，这是我们—」

「我差点就迷失了。」

「她在你体内仍旧那么强大吗？」他的脸由于恐惧而绷紧了。

「是的……但现在，我认为她在用爱保护我。你在和她对抗时做得很好。」珈尼玛回想着体内母亲的形象，说道，「我们的母亲为了我而跟其他人一起待在形象界，但她已经尝过地狱的果实。现在我可以放心聆听她说话。至于其他人……」

「是的，」他说道，「而我则聆听父亲，但我觉得，我聆听的其实是祖父的意见。或许同名使我更容易听从他的忠告。」

「那你有请教他，我们是不是要跟祖母谈论黄金之路吗？」

雷托顿了顿，等着一名仆人端着杰西卡女士的早餐盘从前方走过。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的强烈气味。

「她同时活在我们和她自己体内，」雷托说道，「所以，她的意见会被咨询两次。」

「我不行，」珈尼玛抗议道，「我不会再冒这种险了。」

「让我来吧。」

「我想，我们都承认她已经回归女修会。」

「是的。贝尼·杰瑟里特是她生命的开端，她自己则占据了生命的中段，现在贝尼·杰瑟里特又成了她生命的结尾。但是记住，她身上也有哈克南的血，比我们更接近哈克南家族，而且和我们一样经历过内在的共同生命。」

「但她的经历非常浅。」珈尼玛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我不会和她说黄金之路。」

「我可能会。」

「珈尼玛！」

「我们不需要更多厄崔迪神祇！我们需要的是人性。」

「这我向来赞成，还记得吗？」

「是的。」她深深吸了口气，别开目光。接待室的仆人在一旁偷偷窥视，从语气中听出两人在争论，只是听不懂那种古语。

「我们别无选择，」他说道，「如果我们不行动，同样会死在自己的刀口上。」他使用的是弗瑞曼语言，本意是「把我们的水洒入部落的

蓄水池。」

珈尼玛再次望向他。她只能同意，但觉得自己陷入了迷魂阵。两人都知道，不管怎么做，未来都躲不过惩罚。珈尼玛确信这一点，而经由体内无数生命搜集到的资料更强化了这个事实。然而，利用这些生命的经验，会强化他们的力量，珈尼玛为此胆战心惊。他们潜伏在她体内，犹如一群伺机而动的魔鬼。

除了她母亲。她曾经掌控珈尼玛的肉身，但最终还是放手了。直到现在，那场内在战役仍让珈尼玛惊魂未定。如果不是雷托的劝阻，她可能会就此迷失。

雷托说他的黄金之路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虽然他没有全盘说出他的预象，令珈尼玛惴惴不安，但她相信他的真诚。他的计划需要自己的丰富创造力才有机会实现。

「我们会受到考验。」他说道，他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不是用香料。」

「甚至可能会用到。当然了，在沙漠中，还有附身测试中。」

「你从来没有提过附身测试！」她责备道，「这是你梦境的一部分吗？」

他卖力咽口唾沫，润润喉咙，咒骂自己一时口快：「是的。」

「在你的梦中，我们……被附身了吗？」

「没有。」

她想像着测试—古老的弗瑞曼测试，通常以横死收场。看来这个计划还很复杂，会让两人走在钢丝上，两侧都是万丈深渊，无论倒向哪一侧，都不会有神智正常的人相扶。

雷托知道她在想什么，说道：「权力向来吸引疯狂的人。我们必须避开体内那些狂人。」

「你确信我们不会……被附身？」

「只要我们创造出黄金之路，就不会。」

她仍然怀疑，说道：「我不想怀上你的孩子，雷托。」

他摇了摇头，强压着全盘托出的冲动，用古语中的皇家正式用语说道：「吾妹，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但那并非我渴望的柔情。」

「很好。那么，和祖母见面之前，让我们回头谈谈另一件事。一把

插在厄莉娅身上的刀或许会解决我们的大半问题。」

「相信这么做可行，就等于相信在泥地走路可以不留痕迹。」他说道，「再说，厄莉娅会给任何人这种机会吗？」

「大家都在议论贾维德的事。」

「邓肯看起来像是戴了绿帽吗？」

珈尼玛耸耸肩。「毒药一号，毒药二号。」对于皇室来说，把伴侣按照威胁程度标号，是稀松平常的做法。

「我们必须按我的方法去做。」他说道。

「另一种方法可能没那么肮脏。」

听到她的回答之后，他知道她已经打消疑虑，同意了他的计划。他没有感到一丝欣喜。他发现自己正看着双手，怀疑手上沾着洗不掉的污迹。

5

欧西里斯：埃及神话中的冥王，多次死而复生。—编注

这是穆阿迪布的成就：将每个人的潜意识都视为未经开掘的记忆库，保存在其中的记忆可以追溯我们共同起源的原始细胞。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能量出与那个共同起源的距离。看到并说出这一点之后，他作出了大胆的决定。穆阿迪布承担起整合基因记忆、使之不断进化的任务。于是，他撕开了时间之幕，使过去与未来融为一体。这就是穆阿迪布传给他儿女的创造力。

——哈克·阿拉达《厄拉科斯的证言》



法拉肯大步走在祖父的皇宫花园中，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上的太阳正往中午位置攀升，他的影子也越来越短。他必须尽量迈开大步才跟得上身旁的高大霸夏。

「我有疑虑，泰卡尼克。」他说道，「哦，宝座对我有吸引力，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有许多爱好。」

刚刚与法拉肯之母激烈争辩过的泰卡尼克转头看着身边的王子。少年即将年满十八，肌肉已相当结实。时间流逝，他越来越不像温西希娅，而老沙德姆的影子却越来越明显。比起承担皇室职责，老沙德姆更钟情自己的嗜好，这使他的统治日渐软弱，最终失去了皇位。

「你必须做出决定。」泰卡尼克说道，「哦，当然，你一定有时间满足某些爱好，但是……」

法拉肯咬了咬下嘴唇。他因职责而来到这里，但觉得有些泄气。他宁愿回到那片岩石飞地上，沙鳟的实验正在进行。那是潜力无穷的计划：打破厄拉科斯的香料垄断。如果成真，以后什么都有可能。

「你确信那对双胞胎会被……除掉？」

「没有什么事能完全确定，我的王子，但是机会很高。」

法拉肯耸了耸肩。暗杀是皇室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语言充满了各

种除去重要人物的微妙表述，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让人知道毒是下在饮料中还是食物中。他猜他们会以毒杀解决那对双胞胎，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想法。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那对双胞胎都是最有趣的兄妹。

「我们一定要搬去厄拉科斯吗？」法拉肯问道。

「置身压力最大的地方，是最好的选择。」法拉肯很明显在回避某些问题，泰卡尼克想知道那是什么？

「我很困扰，泰卡尼克。」法拉肯说道。两人绕过角落里的灌木丛，走向巨大黑玫瑰包围的喷泉，灌木丛后方传来园丁修剪枝条的声音。

「什么？」泰卡尼克立即问道。

「有关，嗯，你加入的宗教……」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说道，他希望自己的声音仍然能保持镇定，「这种宗教对我意义非凡。对萨多卡战士来说，这是非常合适的宗教。」至少后面这句话是真的。

「是的……但我的母亲对此似乎很高兴。」该死的温西希娅！他想，她令她儿子起疑了。

「我并不在意你母亲的想法，」泰卡尼克说道，「一个人的信仰是他的私事。或许她从中看到了某些有助于你登上皇位的东西。」

「我也是这么想。」法拉肯说道。

哈，好个敏锐的小子！泰卡尼克想。他说道：「你亲自去了解那宗教吧，马上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可那是……穆阿迪布那一套呀。他毕竟是厄崔迪家的人。」

「我只能说，神的作为何等奥秘。」泰卡尼克说。

「我明白了。告诉我，泰卡尼克，为什么刚才你要我和你一起散步呢？马上到正午了，这个时候你通常都会奉我母亲之命出去办事。」

泰卡尼克在一张石凳前停住脚步，望向眼前的喷泉及喷泉后方的大玫瑰。水声抚慰着他。开口说话时，他仍然凝视着喷泉。「我的王子，我做了一些你母亲不喜欢的事。」他暗自想道：只要他相信了，她那该死的安排就有可能成功。泰卡尼克几乎期盼她的安排失败。把那个该死的传道人带到这里来，她疯了！而且代价高昂！

泰卡尼克不再开口，等待着。法拉肯问道：「好吧，你做了什么，

泰卡尼克？」

「我带来一名解梦人。」泰卡尼克说道。

法拉肯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有些老萨多卡原本就喜欢玩这种解梦游戏，被「无上做梦者」穆阿迪布打败之后更是愈演愈烈，认为梦中有让他们重返权力和荣耀的通道。但泰卡尼克对这种游戏向来避之唯恐不及。

「听上去不像你会做的事呀，泰卡尼克。」法拉肯说道。

「我只能说这是由于我最近信奉的宗教。」他看着喷泉说。说到宗教，当然，这就是他们冒险把传道人带到这里的原因。

「那么，就从你的新宗教说起吧。」法拉肯说道。

「遵命。」他转过身，看着这位握有所有梦境的少年，那些梦境提炼出来的道路，便是柯瑞诺氏族的未来。

「祭司团和国家，我的王子，还有科学和信仰，甚至进步与传统，甚至更多东西—所有这些，都整合在穆阿迪布的教义中。他教导说世上没有永不让步的对立，除了在人们的信仰之中，还有，有时在人们的梦里。人们从过去发掘未来，但这二者都属于同一个整体。」

虽说还有些怀疑，但法拉肯发觉自己被这番话吸引住了。他听出泰卡尼克的语气中有一丝不情愿，好像是被迫说出这番话的。

「这就是你带来这位……这位解梦人的原因？」

「是的，我的王子。或许你的梦能够穿越时空。只有当你认知到宇宙是紧密的整体时，你才能掌握潜伏在你体内的潜意识。你的那些梦……怎么说呢……」

「但我觉得我的梦没什么用，」法拉肯反驳道，「那些梦确实让人很好奇，但仅止于此。我没想到你会……」

「我的王子，你做的任何事都是重要的。」

「谢谢你的恭维，泰卡尼克。你真的相信这家伙能破解宇宙之谜？」

「是的，我的王子。」

「那就让我母亲不高兴吧。」

「你会见他吗？」

「当然—你带他来，不就是为了让我母亲不高兴吗？」

他在嘲笑我吗？泰卡尼克不禁怀疑。他说：「我必须提醒你，这位老人戴着面罩，那是伊克斯人的一种装置，使盲人能用皮肤感知外界。」

「他是盲人？」

「是的，我的王子。」

「他知道我是谁吗？」

「我告诉他了，我的王子。」

「很好，我们去他那里吧。」

「如果王子能稍候片刻，我会将那人带来这里。」

法拉肯看了看喷泉花园的四周，笑了。这个地方倒是与这种愚昧行为非常相配。「你跟他说过我做的梦吗？」

「说了个大概，我的王子。他会请你进一步说明。」

「哦，很好。我等着。带那家伙过来吧。」

法拉肯转过身，听见泰卡尼克匆忙离去。一名园丁在灌木丛那头工作，他只能看到园丁头上戴着褐帽，闪亮的剪刀在绿色植物上戳来戳去，动作颇有催眠作用。

解梦什么的都是胡扯，法拉肯想，泰卡尼克没问过我就这么做是不对的。他在这个年纪信教就已经够怪了，现在又来解梦这一套。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熟悉的泰卡尼克自信步伐，以及拖沓的脚步声。法拉肯转过身，看着渐渐走近的解梦人。所谓的伊克斯面罩是张黑色网纱，从额头遮到下巴，没有眼孔，制造这东西的伊克斯人吹嘘说整张面罩就是一只眼睛。

泰卡尼克在两步外停住脚步，但戴面罩的人继续前进，停在离他不到一步的地方。

「这位是解梦人。」泰卡尼克说道。

法拉肯点点头。

面罩老人深深咳了一声，仿佛想从胃里咳出什么。

法拉肯敏锐地闻到老人身上有股香料发酵的酸味。那是从裹着他身体的灰色长袍内散发出来的。

「面罩真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法拉肯问道，意识到自己不想要那么快谈解梦的话题。

「当我戴着时，是的。」老人说，发音带有轻微的鼻音，是弗瑞曼口音。「你的梦，说吧。」

法拉肯耸耸肩。又有何妨？这不就是泰卡尼克带老人前来的原因吗？但真是如此吗？法拉肯心下有些怀疑，问道：「你真的是解梦人？」

「我前来为你解梦，殿下。」

法拉肯再次耸肩，这个戴着面罩的家伙令他紧张。他朝泰卡尼克看了一眼，对方仍然站在刚才的位置，双臂环抱胸前，眼睛盯着喷泉。

「你的梦。」老人坚持道。

法拉肯深深吸了口气，开始回忆自己的梦。当他完全投入时，开口叙述就不再那么困难了。他描述了水在井中向上流，原子世界在他的脑中跃动，蛇变身为沙虫，然后爆炸，化为尘埃。谈到蛇的故事时，他意外发现自己需要更多心力才能说出口。有股强烈阻力堵在他口中，他大为恼怒。

法拉肯最后住口不谈了，老人无动于衷，黑色网纱面罩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飘动。法拉肯等待着，但无人打破沉默。

法拉肯问道：「你不打算解我的梦吗？」

「我解完了。」他说道，声音仿佛来自远方。

「是吗？」法拉肯听出自己的声音有多尖锐，这些梦使他忐忑难安。

老人毫不在意，仍一言不发。

「告诉我！」他语气中的愤怒已经很明显了。

「我说我解完了，」老人说道，「但我还没有同意向你解释梦境。」

连泰卡尼克都震动了，他放下双臂，双手在腰间握拳。「什么？」他咬牙切齿道。

「我没有说我会公布我的解释。」老人说道。

「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报酬？」法拉肯问道。

「我被带到这里来时，并没有要求报酬。」他回答中的某种傲慢缓解了法拉肯的愤怒。以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个勇敢的老人。他一定知道不服从的结局就是死亡。

「让我来，我的王子。」泰卡尼克抢在法拉肯开口前说，「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愿意公布你的解释吗？」

「好的，阁下。这些梦告诉我，解释梦中的事情毫无必要。」

法拉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是说我早就知道这些梦的含意？」

「或许是的，殿下，但这并不是我的重点。」

泰卡尼克走上前，站在法拉肯身旁，一起盯着老人。「讲清楚。」泰卡尼克说道。

「对。」法拉肯说道。

「如果我解释了你的梦，探究你梦中的水和沙尘、蛇和沙虫，分析在你脑中跃动的原子，我脑中也有同样的原子——哦，我尊贵的殿下，我的话只能让你更加迷惘，而且你会坚持自己错误的理解。」

「你不担心你的话惹我发怒吗？」法拉肯问道。

「殿下！你已经发怒了。」

「你不相信我们？」泰卡尼克问道。

「非常接近了，阁下。我不相信你们两人，不过那是因为你们不相信自己。」

「你太逾越了。」泰卡尼克说道，「这样以下犯上，早就可以处死了。」

法拉肯点了点头：「不要激怒我们。」

「柯瑞诺氏族愤怒的致命后果众所周知，萨鲁斯·塞康达斯的殿下。」老人说道。

泰卡尼克抓住法拉肯的手臂，问道：「你想激怒我们杀了你？」

法拉肯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说他真这么做了，意味着什么？他感到一阵寒意。这名自称传道人的老人……是否深藏不露？他的死亡会带来什么后果？殉教者可能相当危险。

「我想，不管我说了什么，你都会杀了我。」传道人说道，「我想你了解我的价值，霸夏，而你的王子却很怀疑。」

「你坚持不肯解梦吗？」泰卡尼克问道。

「我已经解过了。」

「你不肯公布你从梦境看出什么？」

「你在责怪我吗，阁下？」

「你有什么价值，让我们不能杀你？」法拉肯问道。

传道人伸出他的右手：「只要我挥一挥这只手，邓肯就会来到我面前听候差遣。」

「毫无根据的吹嘘。」法拉肯说道。

但是泰卡尼克却摇了摇头，想起他与温西希娅的争执。他说：「我的王子，这可能是真的，传道人在沙丘星有很多追随者。」

「你为什么没说他来自那个地方？」法拉肯问道。

没等泰卡尼克回答，传道人便对法拉肯说道：「殿下，你不用对厄拉科斯感到歉疚。你只不过是你这个时代的产物。」

「歉疚！」法拉肯勃然大怒。

传道人只是耸了耸肩。

奇异的是，这个动作让法拉肯转怒为喜。他放声大笑，扭过头，见泰卡尼克正惊讶地看着他。他说：「我喜欢你，传道人。」

「我很高兴，王子。」老人说。

法拉肯忍住笑意：「我们会在这里安排一个房间，你会正式成为我的解梦人——哪怕你不说你看到了什么，你还可以给我讲讲沙丘，我对那个地方非常好奇。」

「我不能答应你，王子。」

他的怒火重燃。法拉肯看着他黑色的面罩：「为什么不能，解梦人？」

「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说道，碰了碰法拉肯的手臂。

「什么事，泰卡尼克？」

「我们带他来这里时，跟宇航公会签署了协定，他会回到沙丘星。」

「我将被召回厄拉科斯。」传道人说道。

「谁在传唤你？」法拉肯问道。

「比你更强大的力量，王子。」

法拉肯不解地看了泰卡尼克一眼：「他是厄崔迪氏族的间谍吗？」

「不太可能，我的王子，厄莉娅悬赏他的命。」

「如果不是厄崔迪氏族，那么是谁在传唤你？」法拉肯转过头，看

着传道人。

「比厄崔迪氏族更强大的力量。」

法拉肯笑了出来。简直一派秘教徒的胡言。泰卡尼克怎么会上这种家伙的当？这位名传道人最可能是被一某种梦传唤。梦有这么重要吗？

「这是在浪费时间，泰卡尼克。」法拉肯说道，「你为什么要把我拉入这齣闹剧？」

「这是很划算的交易，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说道，「这名解梦人答应了我，他会让邓肯·艾达荷成为柯瑞诺氏族的间谍，只要他能见到你并给你解梦。」泰卡尼克暗自想道：解梦人对温西希娅是这么说的！但此时他心中却十分怀疑。

「为什么我的梦对你这么重要，老头？」法拉肯问道。

「你的梦告诉我，有些重大事件正朝必然的结果推进。」传道人说道，「我必须尽快回去。」

法拉肯嘲弄道：「但你仍然没有解释，不给我任何建议。」

「建议，我的王子，是危险的东西。但我会斗胆说上几句，你可以视为建议，或任何博君一粲的笑话。」

「有何不可。」法拉肯说道。

传道人戴着面罩的脸直直对着法拉肯：「政权会因看似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壮大或衰败，王子。不管是多么微小的事件！两个女人的争吵……某天的风向……一个喷嚏、一次咳嗽、衣物的长度，或沙子偶尔迷住了弄臣的眼睛。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总是依帝国大臣的雄图大略而定，也不受教皇假借神的权力发表的谈话所左右。」

法拉肯发觉自己被这番话深深触动了，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

然而泰卡尼克的思绪却锁定在其中一个单词上。为什么传道人要特别提到衣物呢？泰卡尼克想到送给厄崔迪双胞胎的皇家服装，还有受训的老虎。这个老人在迂回地提出警告吗？他知道多少？

「你的建议是什么？」法拉肯问道。

「如果希望成功，」传道人说道，「你必须缩小策略的应用范围。策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特定的地方，针对特定的人群。但再怎么无微不至，仍然会漏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王子，你的策略能缩小到地方总督的妻子身上吗？」

泰卡尼克冷冷地插话道：「为什么要抓着策略说个没完，传道人？你认为我的王子将拥有什么？」

「他被人带领着追求皇位，」传道人说道，「我祝他好运，但他需要的远不只是好运。」

「这些话很危险，」法拉肯说道，「你怎么敢这么说？」

「野心通常对现实无动于衷，」传道人说道，「我敢这么说，是因为你正站在十字路口。你可以受人爱戴。但现在，你身边围着一群罔顾道德正当性的人，向你提出建言的人，都『战略至上』。你年轻、强壮、刚硬，但你缺乏高阶的训练，无从发展性格。这很令人遗憾，因为你有弱点，而这方面，我已经描述过了。」

「什么意思？」泰卡尼克问道。

「说话小心点，」法拉肯说道，「什么弱点？」

「你没有深究过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传道人说道，「你没有考虑人民所望。即便是你正在追求的帝国，你也没有想像过应该是什么形式。」他将戴着面罩的脸转向泰卡尼克，「你的眼睛盯着权力，而不是权力的微妙运用和危害，你的未来因此充满未知。无法看到每个细节时，你怎么能创造新时代？你的刚强心志不会为你所用，这就是你的弱点。」

法拉肯久久盯着老人，思索这样的思维所暗示的深层问题。道德！社会目标！在演化的前进大势上，这些只不过是将信仰丢到一旁的神话！

泰卡尼克说道：「我们谈得够多了。我们谈好的价码呢，传道人？」

「邓肯·艾达荷是你们的了，」传道人说道，「利用他的时候要小心，他是无价之宝。」

「哦，我们有个合适的任务要给他。」泰卡尼克说道，他看了一眼法拉肯，「可以走了吗，我的王子？」

「在我改变主意之前，送他走吧。」法拉肯说道。随后，他盯着泰卡尼克：「我不喜欢你这样利用我，泰卡尼克！」

「原谅他吧，王子。」传道人说道，「你忠诚的霸夏无意间执行了神的旨意。」鞠了躬之后，传道人离开了，泰卡尼克也匆匆随他而去。

法拉肯看着远去的背影，想着：我必须研究一下泰卡尼克信奉的宗教。随后他沮丧地笑了笑，多奇怪的解梦人啊！但这又有什么？我的梦并不重要。

15

他看到了盔甲的预象。盔甲不是他自己的皮肤。盔甲比塑钢更坚固。没有东西能穿透他的盔甲—刀、毒药、沙子不行，沙漠上的沙尘或干熱也不行。他的右手握着制造大沙暴的力量，能震动大地，将万物化为乌有。他的双眼紧盯着黄金之路，左手拿着至高无上的权杖。他的眼睛看到了黄金之路另一端的永恒。

—珈尼玛《我兄长的梦》



「我最好永远不当皇帝。」雷托说道，「哦，我不是指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利用香料窥探了未来。我这么说，是出于自私。我和妹妹需要一段自由的时光，让我们真正了解自己。」

他不说了，一脸好奇地盯着杰西卡女士。他已经说出他和珈尼玛商量好要说的事，祖母会怎么回答呢？

杰西卡在朦胧的灯光下打量她的孙子，一盏灯球照亮了她在泰布穴地的房间。这是她抵达翌日的清晨，但她已经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报告，说双胞胎一整晚都在穴地外守夜。两人做了什么？她昨晚辗转难眠，浑身酸痛。这是身体在要求她放松。自从在太空港目睹那场重大行动之后，她一直绷紧神经，强撑着处理所有繁重的必要事务。这里便是出现在她噩梦中的穴地—但外面却不是她记忆中的沙漠。那些花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周围的空气太过潮湿，年轻人穿戴蒸馏服的纪律也相当散漫。

「孩子，你需要时间了解自己的什么？」她问道。

他微微摇了摇头，心里明白以儿童的身躯做出这个成人的动作其实很古怪。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让这女人难以招架。「首先，我不是孩童。哦……」他指了指自己的胸膛，「这是孩童的身体，毫无疑问。但我不是孩童。」

杰西卡咬了咬上嘴唇，这个动作会泄漏她的心情，但她并不在意。她的公爵，多年前死在这座灾星上的公爵，曾嘲笑她这个动作。「唯一不受你控制的反应。」他是这么说的，「那告诉我，你很不安。让我亲吻这对嘴唇，好让它们停止颤抖。」

现在，这个继承了她公爵名字的孙子同样笑着说了一句话，让她震惊到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说：「你很不安，我从你嘴唇的颤抖中看出来了。」

全凭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出的强大自制力，她才多少恢复了镇定，勉强开口道：「你在嘲笑我？」

「嘲笑你？我永远不会嘲笑你。但是我必须让你明白，我们和其他人很不一样。请你想想很久以前的那场穴地狂欢，当时，老圣母将她的生命和记忆给了你。她让自己的意识和你相连，给了你那条……那条长长的一珠串，上面的每一颗都是一个人，你至今仍拥有那些人。所以，你应该能够体会我和珈尼玛正在经历的事。」

「也就是厄莉娅经历过的事？」杰西卡有意试探他。

「你不是和珈尼玛讨论过她吗？」

「我希望和你谈谈。」

「那好。厄莉娅不愿接受自己，结果变成她最怕的那种人，无法将体内过去的生命移交给潜意识。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非常危险，而对我们这种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来说，则比死亡更可怕。关于厄莉娅，我只能说这么多。」

「那么，你不是孩童。」杰西卡说。

「我有数百万岁了。那需要做点调适，而普通人永远不会有这种需求。」

杰西卡点了点头，平静了些，但远比和珈尼玛在一起时还要戒慎小心。珈尼玛在哪里？为什么只有雷托一个人来？

「那么，祖母，」他说道，「我们是妖煞，还是厄崔迪家的希望？」

杰西卡没有理睬这个问题，反问道：「你妹妹在哪里？」

「她去引开厄莉娅，让我们不受她打扰，这是必要的。但珈尼玛不会比我吐露更多事，昨天你没有观察到吗？」

「我昨天的观察是我的事。你瞎扯什么妖煞？」

「瞎扯？别来贝尼·杰瑟里特那一套说教，祖母。我也可以这样对付你，从你的记忆里挖出话术，一字不差地用在你身上。我看穿的不只是你颤抖的嘴唇。」

杰西卡摇了摇头，感受到这个继承了她血脉的……人有多冷酷。他掌握的资源令她心惊。她试着配合他的语气，问道：「你知道我的目的吗？」

他哼了一声：「你不必问我是否没学到我父亲的教训，我没有窥探过我们这个时代之外的东西—至少没有主动寻求过。对于未来，每个人都可能产生幻觉，当未来变成现实时，觉得这个现实似曾相识。我知道预知未来的陷阱，我父亲的生命已经告诉了我。不，祖母，完全掌握未来，就等于完全为未来所困。那会摧毁时间，把现在变成未来，而我要的是自由。」

杰西卡哑口无言。她能说什么，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这令人毛骨悚然！他是我！也是我挚爱的雷托！这想法让她震惊。在那一刻，她想像着这副儿童面孔会不会变成她爱的那张脸，死而复生……不！

雷托低下头，斜睨着她。是的，她终究是可以操纵的。他说道：「当你想预测未来时—我希望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你和其他人几乎没有分别。大多数人会想像，如果能预知明天鲸鱼皮的报价会有多棒，或是想确定哈克南家族是否会再次统治他们的家乡羯地主星。但我们不同，我们不必预知，也能摸清哈克南家族的底细，不是吗，祖母？」

她拒绝上钩。他当然知道他的祖先身上流着哈克南家族丧心病狂的血。

「哈克南是什么人？」他煽动道，「野兽拉班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么人，嗯？我离题了。我说的是预测未来的神话：完全掌控未来！掌握一切！将带来多么巨大的财富啊—当然也有巨大的代价。乌合之众相信，只要有一点好处，知道得越多越好。多好啊！如果你将某人的生命剧本交给他，里面的对白到他死亡的那一刻都不会改变—那会是多么残酷的礼物。无限的厌倦！每一刻都不过是在重演他早就一清二楚的剧情，没有丝毫偏差。他事先便知道一切回答、一切意见—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雷托摇了摇头：「无知有其优势，充满惊奇的宇宙才是我祈求的！」

杰西卡听着这番长篇大论，惊讶地发现，他的用语与他父亲极其相似──她那失踪的儿子。甚至连想法也是，保罗完全可能说出一模一样的话。

「你让我想起你父亲。」她说道。

「你难过吗？」

「多多少少，但知道他活在你体内，我很欣慰。」

「但他是怎么活在我体内，你知道的却不多。」

杰西卡感觉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渗出丝丝苦涩。她抬起下颌，直视着他。

「还有，你的公爵是如何活在我体内。」雷托说道，「祖母，珈尼玛就是你！她跟你合而为一的程度，让你在怀上我们父亲之后的生命都毫无秘密可言。还有我！我就是部肉身记录器！有时我觉得记录已经多到我无法承受。你来这里是为了评判我们，评判厄莉娅？还不如说是我们在评判你！」

杰西卡要求自己回应，却找不到答案。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想让世人排挤他吗？他是否走到了厄莉娅那一步──妖煞？

「我的话令你不安。」他说。

「是的。」她放任自己徒劳地耸耸肩，「是的，令我不安──原因你很清楚。我相信你回顾过我所受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珈尼玛承认她这么做过，我知道厄莉娅……也做了。你的与众不同会带来什么后果，你心里有数。」

他抬头仰望她，眼光专注，让人紧张。「是的，但我们本来不想这么做。」他说道，声音里有股杰西卡自己的疲倦，「我们跟你的爱人一样知道你嘴唇颤抖的秘密，我们可以随时记起你的公爵私下在你耳畔倾诉的爱意。你已经在理智上接受了这一点，这毫无疑问，但我提醒你，只在理智上接受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成了妖煞，那可能是我们体内的你造成的！或是我的父亲……或母亲！你的公爵！控制我们的，可以是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人──情况都是一样的。」

杰西卡感到她的胸膛里阵阵烧灼，她的双眼湿润了。「雷托……」她终于强迫自己喊出他的名字，发现那并不如她想像的那么痛苦，「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想要教我的祖母。」

「教我什么？」

「昨晚，珈尼玛和我扮演了母亲和父亲，差点毁了我们，但我们学到很多。只要把意识调整到适当状态，我们就可以掌握许多情况，也能简单地预测未来。还有厄莉娅—她很可能在密谋绑架你。」

杰西卡眨了眨眼，这突如其来的指控令她如受雷击。她很清楚这一招，她自己也用过很多次：先让一个人沿着某个方向推理，然后从另一个方向丢出惊人的事实。一次深呼吸之后，她恢复平静。

「我知道厄莉娅在做什么……我知道她是什么，但是……」

「祖母，怜悯她吧。不仅用你的智慧，也用你的心。你以前就这么做过。你是个威胁，而厄莉娅想要她的帝国—至少，她变成的东西要的是这个。」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另一个妖煞在对我说话？」

他耸耸肩。「这就要用你的心去感受了。珈尼玛和我知道她是怎么坠落的，要习惯内在众人的叫喊并不容易，哪怕暂时压制下去了，但只要回忆起什么，那些人便会争先恐后涌上来。总有一天—」他咽了口唾沫，「一个强大的内在生命会觉得共享肉身的时机到了。」

「你不能做些什么吗？」她问出这个问题，但害怕听到答案。

「我们相信可以做些什么……是的，不能向香料屈服，这非常重要。还有，不能一味压制。我们必须加以利用、整合，最终将他们融入我们的自我。我们将不再是原来的自我—但我们也没有被附身。」

「你刚才说有个绑架我的阴谋。」

「这很明显。温西希娅对她儿子有很高的期待，厄莉娅则野心勃勃，还有……」

「厄莉娅和法拉肯？」

「这倒没有什么迹象。」他说道，「但是厄莉娅和温西希娅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前进。温西希娅有个姊姊在厄莉娅的宫殿里，还有比传个消息更简单的事吗……」

「你知道这则消息？」

「就像我看到并逐字读过一样。」

「但你并没有亲眼见到？」

「没有必要。我只需要知道厄崔迪家的人都聚在厄拉科斯，所有水都汇入同一座池子。」他比画出行星的形状。

「柯瑞诺氏族不敢进攻这里！」

「如果他们真的进攻，厄莉娅会从中得利。」他嘲讽的语气惹怒了她。

「我不需要我孙子庇护我！」她说道。

「哼，女人，不要再把我当成你的孙子！把我当成你的雷托公爵！」他的语气、面部表情，甚至突兀的手势，都神似她的公爵。她心一慌，沉默不语。

雷托用淡漠的语气说道：「我在帮你做好准备。你至少配合一下。」

「厄莉娅为什么要绑架我？」

「当然是为了栽赃给柯瑞诺氏族。」

「我不信，就算是她，也不可能这么荒唐！太危险了！她怎么能这么做！我没办法相信！」

「事到临头你就会相信了。嗯，祖母，珈尼玛和我只是偷听了一下我们的内心，就知道了。这不过是在保存自己，不然我们要怎么去想我们身边的各种状况？」

「我绝不相信厄莉娅会计划绑架—」

「神呀！你，一个贝尼·杰瑟里特，怎么会这么愚蠢？整个帝国都在猜测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温西希娅的宣传机构已经做好准备要让你声名扫地。厄莉娅不能坐视这种事发生，如果你的名声毁了，对厄崔迪氏族来说是致命打击。」

「整个帝国在猜测什么？」

她尽量以冰冷的口气说出这句话，知道她无法用魅音来诱骗这个并非孩童的人。

「杰西卡女士打算让双胞胎交配！」他怒喝道，「这就是女修会想要的，乱伦！」

她眨了眨眼睛。「无聊的谣言。」她吞了口唾沫，「贝尼·杰瑟里特不会允许这种谣言在帝国内随意散布。别忘了，我们仍然有影响力。」

「谣言？什么谣言？你们当然不排斥让我们交配。」他摇了摇头，示意她别说话，「别不承认。走着瞧吧，等我们度过青春期，再来看你在这个家族中的影响力会比沙虫面前挥舞的破布大上多少。」

「你觉得我们是这么愚蠢的人吗？」杰西卡问道。

「我的确这样认为。你们女修会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老女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育种计划！珈尼玛和我知道她们手中的筹码，你觉得我们是傻子吗？」

「筹码？」

「她们知道你是哈克南的后代！她们的配对纪录里写着：谭妮蒂亚·莱芮思为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生下了杰西卡。那份纪录一旦意外地公开，你就会……」

「你认为女修会堕落到勒索我？」

「我知道她们会。哦，她们会为勒索包上糖衣。她们要你去调查你女儿的谣言，用你的好奇和忧虑来引诱你上钩，她们激发了你的责任感，让你为隐居卡拉丹感到愧疚。而且，她们还给了你拯救孙儿的机会。」

杰西卡目瞪口呆。他仿佛窃听了她与女修会督察的多次激动会谈。她感到自己完全被他的话控制住了，开始相信他所说的厄莉娅绑架阴谋或许是真的。

「你看，祖母，我得要做十分艰难的决定。」他说道，「首先，要遵循厄崔迪氏族的神话吗？要为我的子民而活……并为他们而死吗？还是选择另一条道路，一条可以让我活上数千年的道路？」

杰西卡不由自主地畏缩了。对方轻易说出的这些话触及了贝尼·杰瑟里特的大忌，很多圣母本来大可以选择那条路……或者尝试如此，毕竟女修会的创始人手握操控体内化学性质的方法。一旦有人开始尝试，所有人迟早都会走上这条路，世上会有越来越多永保青春的女人，而这瞒不过世人。她们确信，这条路最终会毁了她们，因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会对付她们。不——这是大忌。

「我不喜欢你的思路。」她说道。

「你不理解我的思路。」他说道，「珈尼玛和我……」他摇了摇头，「厄莉娅本来可以做到，可惜她放弃了。」

「你确定？我已经通知女修会厄莉娅触犯禁忌了。看看她的样子吧！自从我离开这里，她一天都没变老……」

「哦，那个！」他手一挥，表示自己谈的并非女修会的肉身修练，「我说的是别的事——一种任何人都不曾达到的无懈可击。」

杰西卡一言不发，惊骇于他那么轻易就从她口中套出秘密。他当然知道这种消息等于判了厄莉娅死刑，虽说他转变了话题，但谈的同样是滔天大罪，难道他不知道这些话题有多凶险？

「解释清楚。」她终于说道。

「怎么解释？」他问道，「除非你能理解时间并不像表面那样，否则我无从解释。我父亲怀疑过，他离顿悟只有一步远，但他退缩了。现在轮到珈尼玛和我了。」

「我坚持要求你解释。」杰西卡摸了摸藏在长袍褶口的毒针，那是一根戈姆刺，轻轻一刺就能在几秒钟内取人性命。她们警告过我或许会用上。这想法使她手臂的肌肉微微颤抖，幸好还有长袍掩饰。

「好吧。」他叹了口气，「首先，关于时间，一万年和一年是没有区别的，十万年和一次心跳也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是时间的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整个宇宙的时间都在我体内。」

「一派胡言。」她说道。

「看吧，你不明白。那我尽量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他边说边举起右手比画，「我们向前，我们回来。」

「这些话什么也没解释！」

「说得对，」他说道，「有的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解释的，必须自行体会。但你还没有准备好冒这样的险，就像你虽然在看着我，却看不见我一样。」

「但是……我正看着你，我当然看见了你！」她盯着他。他的话使用了她在贝尼·杰瑟里特学过的禅逊尼法书：玩弄语言，混淆一个人对哲学的理解。

「有些事件不是你能控制的。」他说道。

「这句话怎么解释那……那种还没人达到的无懈可击？」

他点了点头：「如果有人用香料来延缓衰老和死亡，或用你们贝尼·杰瑟里特视为洪水猛兽的肉身修练，这种延缓都只是虚幻的控制。一个人不论是迅速还是缓慢地走过穴地，他终究越过了穴地。时间的旅程只是种内在经历。」

「为什么要这样玩弄口舌？甚至早在你父亲出生前，我就不再故弄玄虚了。」

「啊哈，你已经接近了！」

「哼！」

「祖母？」

「什么？」

他久久不发一言，随后道：「明白了吗？你仍然可以忠于自己。」他对她笑了笑，「但是你无法看透暗影，而我就在暗影里。」他又笑了笑，「我的父亲曾非常接近这里。当他活着时，他活着，但是当他死时，他却没有死去。」

「你在说什么？」

「他的尸体在哪里？」

「你认为是那个传道人……」

「可能，但即便如此，那也不是他的躯体。」

「你什么也没解释清楚。」她责备道。

「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明白的。」

「那为什么……」

「因为你要求我解释，我只好告诉你。现在，让我们回到厄莉娅和她的绑架计划……」

「你想触犯禁忌吗？」她问道，抓住她长袍内淬毒的戈姆刺。

「你要亲自处决她吗？」他问道，语气是虚伪的温和。他指着她藏在长袍内的手，「你认为她会让你得手吗？或是你认为我会让你得手？」

杰西卡发觉自己连吞口水都办不到了。

「至于你的问题，」他说道，「我没打算触犯你们的禁忌，我没有那么愚蠢。但你让我非常讶异，你竟敢审判厄莉娅。她当然违反了贝尼·杰瑟里特的戒律！你期待什么？你远离她，让她成为有实无名的女王，

掌握一切权力！你隐居在卡拉丹，躺在哥尼的怀抱里舔舐你的伤口。很好。但你凭什么审判厄莉娅？」

「我告诉你，我不会—」

「闭嘴！」他别开目光，一脸厌恶，但他的话却是用特殊的贝尼·杰瑟里特方式说出—能控制他人心智的魅音。她无法开口，仿佛有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她想：这恐怕是我所碰过最高明的魅音了。这想法令她觉得好过一点。她常对别人施展魅音，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受魅音影响……再也不会了……从学校时代开始……

他重新望着她：「对不起，我只是刚巧知道你的反应会有多轻率，当你……」

「轻率？我？」听到这话，她比受到魅音攻击更加恼怒。

「你，」他说道，「轻率。如果你还有一丝坦率，就应该能看清自己的反应。我叫了你，而你的回答是『什么』。我禁锢了你的舌头，唤起了你的所有贝尼·杰瑟里特迷思。用你学到的方法审视内心吧，你至少可以为自己做到—」

「大胆！你知道什么……」她咽下了后半句话。他当然知道！

「我说，审视内心！」他说，语气迫切。

他的口吻再一次镇住她。她发觉自己的感知停顿了，呼吸变得急促，除了意识，整个人只剩跳动的心脏，还有喘息……突然间，她发现自己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无法使心跳和呼吸恢复正常。她震惊地瞪大双眼，感到肉身执行的指令并非出于自己。慢慢地，她恢复了镇静，但那样的感受仍在。整场谈话中，这个不是孩童的人就像在弹奏一把上好的古琴般引导着她。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那宝贝女修会对你的心理制约有多么深。」他说道。

她只能点头。她对语言的信任被打碎了。雷托迫使她直接审视自己的肉身世界，而她离开时胆战心惊，意识焕然一新。「让我看看他的肉身！」他将她自己的肉身展示给她看，仿佛那才刚出世。除了早年在瓦拉赫学校的时光、在公爵的采购人还没来到她面前的那些可怕日子之外，她从未对自己的下一刻感到如此惶惑不安。

「你会让自己被绑架。」雷托说。

「但是……」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件事。」他说道，「你要让自己被绑架，把我的话当作公爵给你的命令。事件结束后，你会明白我的用意。你将会面对一位非常有趣的学生。」

雷托站起身，点了点头，说道：「有些行为有终无始，有些有始无终，一切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语毕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在二间前厅，雷托看见珈尼玛正匆匆往两人的私人住处走去。看到他时，她停了下来：「厄莉娅正忙着忠信会的事。」她看了看通向杰西卡房间的通道，一脸询问。

「成功了。」雷托说道。

任何人都能认出暴行，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无论距离远近。暴行没有借口，也没有减免罪责的理由。暴行从来无法平衡或矫正过去，只能武装未来，制造更多暴行。暴行能自我繁殖，是最野蛮的一种乱伦。暴行的祸首，也必须为繁殖出的更多暴行负责。

——哈克·阿拉达《穆阿迪布外典》



刚过正午，多数朝圣者都躲到荫凉处，试着提振精神。传道人手搭在年轻领路人阿桑·塔里格的肩上，来到厄莉娅神殿下方的大广场。他长袍飘动，口袋内放着他在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上用过的黑纱面罩。面罩和那名男孩的作用完全一样：伪装。一想到这个，他就忍俊不住。只要他仍然需要眼睛的替代品，疑团就会继续存在。

让神话滋长，让怀疑持续，他想。

不能让人发现那面罩只是一块布，而不是伊克斯人的制品。他的手也不能从阿桑·塔里格瘦弱的肩上挪开，一旦别人看到传道人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尽管他的双眼是两道没有眼珠的眼窝，所有疑虑仍然会消散，他所培养的小小希望就会破灭。每一天，他都在祈祷发生改变，被某个他没料到的东西绊倒，但即使是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对他而言也不过是块再熟悉不过的鹅卵石。没有改变，也发生不了改变……时候未到。

很多人注意到他经过店铺和拱廊市集时的动作：头从一侧转到另一侧，不时停在某道门或某个人身上，动作并不像盲人，这也有助于神话滋长。

厄莉娅从神殿城堞的垛口了望，看着下方远处那张布满疤痕的脸，寻找蛛丝马迹——泄漏他身份的明确特征。所有谣言都上报给了她，每一条都带来了恐惧。

她以为自己下达的逮捕令不会走漏，但那现在也成了新谣言传回她

耳中。她的侍卫并非人人都守口如瓶。她现在只希望侍卫能遵守她的新命令，不要公开场合逮捕这名穿着长袍的神秘人物，否则人们会将消息传播开来。

广场燠热难当，传道人的年轻领路人已拉起长袍上的面罩，盖过鼻梁，只露出黑色双眼及消瘦的额头，蒸馏服的集水管在面罩下鼓起，厄莉娅由此知道他们来自沙漠。他们藏身在沙漠的什么地方？

传道人没有用面罩来抵御酷暑。他甚至拿下了蒸馏服的集水管，让脸暴露在阳光下，以及从广场地砖不断往上蒸腾的无形热浪中。

神殿的阶梯上，九名朝圣者正在屈膝告别。广场上的阴影中可能还站着五十多人，多数是朝圣者，正在虔诚地遵照祭司要求进行各种告解。观众中有几名信使，一些没有赚够的商贩还不舍得关门躲开一天中最热的时刻。

厄莉娅站在垛口了望，感受令人大汗淋漓的炎热，知道自己正夹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过去，她经常看到兄长卡入其中进退不得。向体内生命求教的冲动如同不祥的嗡嗡声，在她脑中盘桓不去。男爵就在那里，随时等候她的呼唤。只要她无法作出理智的判断，不知发生在身边的事究竟属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时，他就会利用她的恐惧。

如果那下面的人是保罗呢？她问自己。

「胡扯！」她体内的声音说道。

但是，有关传道人的报告，字字句句都确凿无疑。异端！保罗想亲自推毁以她之名创建的组织？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她便惊骇难安。

真的不可能吗？

她想起今天早晨在议会的发言，当时，她对伊勒琅大发雷霆，后者坚持要接受柯瑞诺氏族送来的服装。

「有什么关系？反正和往常一样，所有送给双胞胎的礼物都会彻底检查。」伊勒琅申辩道。

「就算我们发现这份礼物很安全，又怎么样？」厄莉娅叫喊道。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才是她最担心的：发现礼物没有危险。

最终，她们接受了精美的衣物，开始讨论另一个议题：要给杰西卡女士在议会中留个位置吗？厄莉娅设法推迟了投票。

向下望着传道人时，她想的就是这些事。

另外，她治下的情势也暗潮汹涌，正如这颗行星对被迫改变的反扑。沙丘曾经象征无垠沙漠的力量。表面上，这力量确实缩小了，但关于沙丘神力的神话正在迅速蔓生。唯一不变的只有「流沙漠」，星球深处的沙漠之母，四周荆棘围绕，弗瑞曼人仍然称之为「暗夜女王」。荆棘丛的后方是绵延到沙漠上的翠绿丘陵。所有山丘都是人造的，上面的植物都是人类像爬虫一样孜孜矻矻种下。厄莉娅这种在传统暗褐色沙漠中长大的人很难接受这些山丘上的绿意，在她和所有弗瑞曼人的心中，流沙漠仍然控制着沙丘星，永不松手。一闭上眼睛，她就能看到那片沙漠。

在沙漠的边缘能看到青翠的山丘，沼泽向沙漠伸出了绿色的爪子——但另一侧的流沙漠仍然和以往一样强大。

厄莉娅摇了摇头，俯视着传道人。

他已经走上神殿前的第一级台阶，转过身，看着空旷的广场。厄莉娅按下身旁的按钮，将下方的声音放大，心头一股自艾自怜——自己孤零零守在这里，有谁是能信任的？斯第尔格算一个，但他已经被这个盲人动摇了。

「你知道他怎么计算吗？」斯第尔格问过她，「我听到他数钱付给他的领路人。对我这双弗瑞曼耳朵来说，他的声音很奇怪，让人毛骨悚然。他是这么数的：'shuc、ishcai、qimsa、chuascu、picha、sucta，等等。我只在很久以前的沙漠里听过这种数法。」

听到他这番话后，厄莉娅知道她不能派斯第尔格去完成那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哪怕是那些将摄政女王最微弱的暗示视为绝对命令的侍卫，她也必须小心。

他在下面做什么，那个传道人？

广场周围遮阳篷和街道拱廊下的市集还是那副俗丽的模样，展示台上摆着商品，只有几名男孩在看。少数几个商人没去睡午觉，嗅着偏僻地区染上香料饼味的钱，听着朝圣者钱包里的叮当声。

厄莉娅打量传道人的后背。他似乎准备开始演说，但语气有点迟疑。

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看着那具老旧残破的躯壳？她问自己，下面那个废物不可能是我哥哥的「圣躯」。

愤怒与沮丧充斥了她的心。她怎样才能摸清这个传道人的底细，在不调查的前提下打听出真相？她进退不得。对这个异端分子，她只能流露出一点点好奇，不敢表现得太过在意。

伊勒琅也感觉到了。她素以贝尼·杰瑟里特的从容闻名，如今却在议会上高声喊道：「我们的权力有稳固到可以这样自满吗？」

连斯第尔格都心头一震。

贾维德让大家回过神来：「我们没时间理这种微不足道的事。」

贾维德是对的。怎么看待自己又有何重要？他们要关心的是如何握住帝国的权力。

但是，恢复镇定的伊勒琅讲出的话更让人坐立难安：「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失去某种关键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会没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策。这段时间，我们就像有勇谋冲向敌人那样，总是凭冲动做决定。不然就是干等，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弃，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难道忘了吗？目前这股浪潮就是我们掀起的。」

而这一切都终结到是否接受柯瑞诺氏族的礼物上。

必须除掉伊勒琅，厄莉娅暗自决定。

那名老人在下面等待什么？他自称传道人，为什么不讲道？

伊勒琅的指责是错的，厄莉娅对自己说道，我仍然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必须做出生死攸关决定的人，必须作出决定，否则会进退不得。保罗过去总是说，在一切非自然的事物中，停滞是最危险的，变动才是永恒的。一切都关乎变化。

我会让他们看到变化！厄莉娅想着。

传道人举起双臂，为众人赐福。

还在广场的人走到他身旁，厄莉娅注意到他们的迟疑。是的，有传闻说传道人已经引起厄莉娅的不悦。她朝窥视孔一侧的伊克斯扬声器凑近，扬声器传来广场上人群的嘈杂声、风声，还有脚底摩擦沙子的声音。

「我给你们带来四个讯息！」传道人说道。

他的话在厄莉娅的扬声器中轰鸣，她调低了音量。

「每条讯息都送给某个特定的人。」传道人说道，「第一条送给厄莉娅，这个封地的主人。」他指了指身后神殿的窥视孔，「我给她带来

了一个警告：你把时间的秘密缝在腰带内，为了一只空钱包出售了你的未来！」

他好大的胆子。厄莉娅想。但是他的话让她动弹不得。

「我的第二条讯息，」传道人说道，「送给斯第尔格，弗瑞曼的耐巴。他相信他能将部落的力量转变为帝国的力量。我警告你，斯第尔格，在一切创造中，最危险是僵硬的道德规范。那会回头向你反扑，让你无处容身！」

他太过分了！厄莉娅想着，我必须派侍卫去，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她的手仍然垂在身侧，没有任何动作。

传道人转过身来，看着神殿，向上爬了一级台阶，随后转身面朝广场，左手始终搭在领路人肩上。他大声说道：「我的第三条讯息送给伊勒琅。公主，没人能忘记自己遭到的羞辱。我警告你，设法逃走吧！」

他在说什么？厄莉娅问自己。我们是羞辱了伊勒琅，但是……为什么他要警告她逃走？我刚刚才作出这个决定！她毛骨悚然，传道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第四条讯息送给邓肯·艾达荷，」他叫喊道，「邓肯！你接受的教育让你相信忠诚可以换来忠诚。哦，邓肯，不要相信历史，因为历史是由金钱推动的。邓肯！摘下你的绿帽，做你认为最正确的事。」

厄莉娅咬着她右手的手背。绿帽！她想伸手按下传唤侍卫的按钮，但是她的手无法动弹。

「现在我将对你们布道，」传道人说道，「这是来自沙漠的布道。我想让穆阿迪布的祭司，那些用武器传教的人听听我的布道。哦，你们这些相信天命的人！你们是否知道既定的命运也有凶暴的一面？你们只因生活在穆阿迪布的护佑下，就沾沾自喜。我说你们已经抛弃了穆阿迪布。在你们的宗教中，神圣已经取代了爱！你们会引来沙漠的报复！」

传道人低下头，仿佛在祈祷。

厄莉娅感觉自己在颤抖。神啊！那个声音！长年的炎热风沙使那声音变得沙哑，但仍旧带着保罗的痕迹。

传道人再次抬头，低沉的声音在广场回荡，更多人被这个来自旧时代的奇人吸引，聚集到广场上。

「经上是这么记载的！」传道人叫道，「那些在沙漠边缘祈求露水

的人，会招来洪水！理性的力量无法使他们逃脱命运！因为理性来自骄傲，而骄傲会让人在行恶时无从看清自己的作为。」他压低声音，「据说穆阿迪布死于预知，对未来的所知杀死了他，使他越过了现实宇宙，进入现象界。我告诉你们，这都是摩耶的幻境。这样的想法缺乏现实的支撑，无法脱离你们去做任何真实的事。穆阿迪布自己说过他没有神力，无法解开宇宙之谜。不要怀疑他。」

传道人再次举起双臂，声音洪亮：「我警告穆阿迪布的祭司！断崖上的火会焚烧你们！自我欺骗的人终将被谎言毁灭，兄弟的鲜血也无法净化。」

他放下手臂，找到他的领路人，在全身僵住的厄莉娅停止颤抖前就离开了广场。这么胆大包天的异端！一定是保罗。她必须警告她的侍卫，不能在公开场合对传道人下手。下方广场上的动静证实了她的想法。

尽管传道人满口异端邪说，但下面没人阻拦他离去。神殿的侍卫没有前去追赶他，也没有朝圣者阻止他。这个具有精神感召力的盲人！每个看到或听到他的人都感受到他的力量，他神授的天赋。

尽管天气酷热，厄莉娅还是突然一阵寒意。她觉得自己对帝国的掌握像是有了实体，而这实体一碰即碎。她想到政权已岌岌可危，不由得紧抓着窥视孔边缘，仿佛在握紧权力。政权的核心，是由兰兹拉德、钜贸联会和弗瑞曼军团三者的平衡所撑起，宇航和贝尼·杰瑟里特则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发牌。还有科技发展的渗透，哪怕那是来自人类最遥远的边疆，也会一点一滴啃噬中央的权力。允许伊克斯和忒莱素的工厂生产也无法缓解压力。此外，还有柯瑞诺氏族的法拉肯，沙德姆四世的继承人，一直在旁虎视眈眈。

失去弗瑞曼人，失去厄崔迪氏族对香料的垄断，她会握不住权力。所有力量都将消散。她能感到权力正从她手中滑落。人们很在意这个传道人。要他噤声会很危险，然而让他像今天这样在广场上继续布道也同样危险。她看到了失败的第一个征兆，也很清楚问题会以什么模式扩大。贝尼·杰瑟里特早已将问题具体成文：

「在我们的宇宙中，数量庞大的人民受制于一小股强大力量乃司空见惯。在此，我们提出广大民众起身反抗统治者的主要条件—

「一、找到一位领袖时。这是对权力最紧迫的威胁。必须将领袖握在自己手中。

「二、看出自己身上的枷锁时。让人民保持愚昧、盲目。

「三、看见从奴役中逃脱的希望时。永远不能让人民相信有可能逃脱！」

厄莉娅摇摇头，感到自己的脸颊随着摇头这个动作而颤抖。她的帝国已经出现了这些迹象，散布各处的密探给她的报告无不证实她的猜测。弗瑞曼圣战无穷无尽的战火无处不在，「宗教合一之剑」所及之处，人民出现受压迫的种种态度：戒备、隐瞒、找借口逃避。权力的所有化身，这实际上就是指宗教当局，成了众矢之的。哦，朝圣者仍然蜂拥而来，其中某些人可能真的非常虔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朝圣者都别有用心，最常见的就是寻求晋身之阶。朝圣代表顺服，以及获得真正的、有形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可以轻易地转化成财富。朝圣者从厄拉科斯返乡后，会获得新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当他借此大捞一笔时，家乡星球不敢有半句质疑。

厄莉娅知道一个流行的谜语：「从沙丘星带回家的空钱包中，你能看到什么？」答案是：「穆阿迪布的眼睛（火钻石）。」

厄莉娅脑中不由得冒出种种压制社会动荡的传统方法：必须让人民明白，与权力对抗永远会遭到惩罚，而协助统治者则会受重赏。帝国军队必须随机换防，政权的主要附庸必须隐瞒立场，摄政女王必须把握准确时机，镇压潜在的反抗者，让他们措手不及。

我失去对时机的判断力了吗？她想着。

「这是多傻的猜测啊。」她体内有个声音说。她感到自己平静了一些。是的，男爵的计划非常好。排除了杰西卡女士的威胁，同时嫁祸于柯瑞诺氏族，好主意。

传道人可以过阵子再来对付这个。她了解他的立场。他是肆无忌惮的古老投机者，在奉她为正统的沙漠中活跃、运作的异端。这是他的力量。他是不是保罗其实无关紧要……只要人们无法确定就行。厄莉娅的贝尼·杰瑟里特知识告诉她，传道人的力量中藏着钥匙，可以让她找到他的弱点。

我们会找到传道人的弱点。我要派密探盯着他，每时每刻。一旦时

机来临，我们将让他身败名裂。

17

弗瑞曼人宣称他们是在神的默示下向世人传送宗教启示，对此我不会与他们争论。我要大肆嘲笑的，是他们同时宣称的一种观念启发。当然，他们提出这两种主张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官僚体制，并在受压迫意识越来越高涨的宇宙中让自己永存。以所有受压迫者的名义，我警告弗瑞曼人：短暂的权宜之计从来无法长久。

—传道人在厄拉奇恩的讲道



夜里，雷托和斯第尔格离开穴地，来到低矮岩棱上的狭窄岩架上。泰布穴地的人称这块岩石为「侍者」，在二号月亮暗淡的月牙光线下，站在岩架能俯瞰整个沙漠—北方的大盾壁和艾达华峰、南方的大平原，还有向东朝哈巴亚山嵴绵延的滚滚沙丘。沙暴刚过，漫天黄沙遮盖了南方的地平线，月光给大盾壁罩上了一层霜华。

斯第尔格本不愿意来，但雷托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才加入这次探险。为什么非得冒险在晚上穿越沙漠？这孩子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他就找机会一个人偷溜出去。他对这场行动大惑不解，想想看，这两个大活靶在晚上没有防卫！

雷托蹲在岩架上，面朝南方的大平原。偶尔，他会捶打自己的膝盖，一副沮丧的模样。

斯第尔格站在主人身旁两步外，双臂环抱胸前，夜风轻轻拂动他的长袍。他擅长安静等待。

对于雷托来说，穿越沙漠是对内在焦虑的回应。珈尼玛无法再冒险与他一起对抗体内生命之后，他需要寻找新盟友。他费尽心机让斯第尔格加入这场行动。有些事必须让斯第尔格知道，好让他为未来的日子作好准备。

雷托再次捶打膝盖。他不知道如何开始！他常觉得自己是体内无数

生命的延伸，那些生命真实、亲密到就像是他自己的。这些生命的河流没有尽头，不会结束——只有永恒的开始。有些时候，这些生命会发起围攻，冲着他嘶喊，仿佛他是他们窥视外界的唯一窗口，而窗口外危机四伏，已经摧毁了厄莉娅。

雷托注视着沙暴残留的飞沙在月光下闪着银光。连绵不绝的沙丘散布整个大平原。风吐出硅晶岩砾，在沙漠上形成一层层波浪，有细砂、砂砾，还有小卵石。就在他融入那片静谧时，黎明降临了。时间向他步步进逼，已经是阿卡德月，而他身后是最后一刻的冗长等候：漫漫酷暑，炎热的风，像这样受阵风及无尽恶劣天候折磨的夜晚。他越过肩膀，环视星光下有如一边断裂线条的大盾壁，他种种问题的祸源就潜伏在岩壁后的北方凹地上。

他再次凝视沙漠，望入炽热的黑暗中，天亮了，朝阳在漫天沙尘中升起，形成一道道光柱，为沙尘的红色流光染上一抹橙色。他闭上双眼，想像厄拉奇恩的一天会如何展开。这座城市静静躺在他的潜意识中，像散落在光明与阴影之间的盒子。沙漠……盒子……沙漠……盒子……

睁开眼睛时，眼前仍是沙漠，整片广袤无边的黄褐风飞沙。乌溜溜的阴影从沙丘底座向外伸展，像是由刚刚退下的黑夜放射出来。这些阴影是时间与时间之间扣连的环。他想起昨晚他蹲在这里时斯第尔格焦躁不安的样子，老人很纠结他为何一言不发，而且莫名其妙来到此地。斯第尔格一定与他敬爱的穆阿迪布一起度过了很多类似的夜晚，他现在正走来走去，四下扫视。斯第尔格不喜欢暴露在阳光下，典型的弗瑞曼老人。

雷托同情斯第尔格的日光恐惧症。黑暗尽管暗藏恐怖，仍是一体的，光明却由很多事物构成。夜晚能扣留恐惧的气味和身影，只能听到窸窣的声音。夜晚割裂了三维空间，所有东西都被放大了——号角更嘹亮，匕首更锋利，但白天的恐怖其实更骇人。

斯第尔格清了清嗓子。

雷托头也不回地说：「我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斯第尔格。」

「我想也是。」斯第尔格的声音在雷托身边响起，既低沉又小心翼翼。这孩子的声音太像他父亲了，让人不安。这是种禁忌的魔法，斯第

尔格不由得一阵强烈反感。弗瑞曼人知道附身的恐怖，被附身的人都会立即被处死，体内的水被洒在沙漠上，以防污染部落的蓄水池。死人就应该死去。人们借由孩子来延续生命，这是正道，但孩子不应该长得跟祖先一模一样。

「我的问题是，我父亲留下了太多未完的事。」雷托说道，「尤其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帝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斯第尔格，现在的帝国太不重视人类生活。我讲的是生命，你明白吗？生命，而不是死亡。」

「有一次，你父亲的某个预象让他十分不安，他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斯第尔格说道。

雷托禁不住想用一种轻松的回应打消他的不解和恐惧，也许是提议中止斋戒。他发现自己饥肠辘辘，他们的上一顿是昨日的午餐，雷托坚持整晚禁食。但现在他心头有另一种渴望。

我生命中的难题，也就是这里的难题，雷托寻思，没有任何新的创造。我只是不断回溯、回溯、回溯，直到连距离都不见了。我无法看到地平线，也无法看到哈巴亚山嵴。我找不到试炼的源头。

「真的没有东西能代替预象，」雷托说道，「或许我真该冒险试试香料……」

「然后像你父亲那样被毁掉？」

「进退两难。」雷托说道。

「你父亲曾经向我坦承，对未来知道得太多，意味着将自己锁在未来，缺乏变化的自由。」

「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难题。」雷托说道，「预知的能力既微妙又强大，可以让未来变成现在。但是，在盲人的国度里，明眼人是很危险的。如果你想向盲人解释你看到什么，表示你忘了盲人自有一套内在机制去适应黑暗。他们就像一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机器，有自己的动力，自己的习性。我怕盲人，斯第尔格，我怕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可以轻易碾碎任何挡道的东西。」

斯第尔格盯着沙漠。澄黄的黎明已经变成了大白天。他问：「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想让你看看我可能的葬身之地。」

斯第尔格紧张了，随即说道：「这么说，你还是看到了预象！」

「也许只是一场梦。」

「为什么要来这么危险的地方？」斯第尔格盯着他的主人，「我们应该马上回去。」

「今天我不会死，斯第尔格。」

「不会？你的预象里有什么？」

「我看到了三条路，」雷托说着，陷入了回忆，声音于是听上去有些昏沉，「其中一条要求我杀死我的祖母。」

斯第尔格警觉地朝泰布穴地的方向看了一眼，仿佛担心杰西卡女士能隔着沙漠听到他们的谈话：「为什么？」

「以防止不再垅断香料。」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但这就是我在梦中拿出刀子时的想法。」

「哦，」斯第尔格明白拿出刀子意味着什么，他深深吸了口气，「第二条路呢？」

「珈尼和我结合，确保厄崔迪的血脉。」

「哼……！」斯第尔格厌恶地呼了口气。

「在古代，对国王或女王来说，这么做很平常。」雷托说道，「但是珈尼和我已经决定不这么做。」

「我警告你，最好坚持这个决定！」斯第尔格的声音中带着杀气。根据弗瑞曼律法，乱伦是死罪，违背者会被吊死在三角架上。他清了清嗓子，问道：「那么第三条呢？」

「将我的父亲降级成人类。」

「他是我的朋友，穆阿迪布。」斯第尔格喃喃道。

「他是你的神！我必须除去他的神格。」

斯第尔格转过身，背对沙漠，看着挚爱的泰布穴地旁的绿洲。这类谈话总让他十分不安。

雷托闻着斯第尔格身上的汗味。他多么想就此打住，不再提及这些必须在此说清楚的重大话题。他们可以就此聊上大半天，从具体说到抽象，仿佛他们不用做出真正的决定，不用面对眼前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柯瑞诺氏族对自己和珈尼玛的生命都构成真正的威胁。斯第尔格曾提议暗杀法拉肯，在他的饮料里下鸩毒。据说法拉肯嗜爱甜酒。那种做

法当然不妥当。

「如果我死在这里，斯第尔格，」雷托说道，「你必须提防厄莉娅。她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

「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一下子是死，一下子又是你姑母？」斯第尔格真的发火了。杀死杰西卡女士！提防厄莉娅！死在这里！

「人们不断迎合她的号令。」雷托说道，「统治者不必是先知，斯第尔格，不必像个神，统治者只需要做到明察。我带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帝国需要什么：优秀的统治。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律法条文或是惯例，而是统治者的素质。」

「摄政女王将帝国事务管理得不错，」斯第尔格说道，「你长大后……」

「我已经长大了！我是这里最老的人！在我旁边，你就是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我能记起五千多年前的事。哈！我甚至还记得弗瑞曼人移民到厄拉科斯之前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虚无的事？」斯第尔格厉声问道。

雷托对着自己点了点头。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讲述那几世纪的记忆呢？此时的弗瑞曼人才是他的迫切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半开化的野人，会天真地嘲笑他人的不幸。

「主人死后，晶刃匕也会消失。」雷托说道，「现在，穆阿迪布已经消失了。为什么弗瑞曼人还活着？」

这种跳跃性的思维令斯第尔格陷入迷雾。他不知该说什么，雷托的话有其深意，但是他无法理解。

「众人期望我登基为皇，但我必须是仆人。」雷托说道，扭头看着斯第尔格，「我的祖父来到沙丘星时，在他的纹章加上了这句格言：『我在此，我留存于此。』」

「他没得选择。」斯第尔格说道。

「很好，斯第尔格，我也没有。从我的身世、我对于适任的理解、汇聚在我身上的一切来看，我都应该成为皇帝。我甚至知道这个帝国需要什么：优秀的政体。」

「『耐巴』有个古老的字义，」斯第尔格说道，「『穴地的仆人』。」

「我还记得你给我的训练，斯第尔格。」雷托说道，「为了恰当的统治，部落必须有方法找出人选，而这些人选的生活会反映政府应有的治理方式。」

斯第尔格以他内心深处的弗瑞曼灵魂说道：「时机一到，你就会继承帝位。但是首先，你必须证明自己有统治者的作风。」

雷托突然笑了，随后说道：「你怀疑我的忠实吗，斯第尔格？」

「当然不。」

「我与生俱来的权利？」

「你就是你。」

「假如我能达到人们的期望，人们就会认为我是忠实的，是吗？」

「这是弗瑞曼人的做法。」

「那么，我就不能忠于内在的感受了吗？」

「我不明白这有——」

「无论我为压制欲望付出了什么代价，只要我永远表现得体，人们就会这样评价我，是吗？」

「这就是自制的本质，孩子。」

「孩子！」雷托摇了摇头，「啊，斯第尔格，你给我的，是打开政府的理性道德的钥匙。我必须始终如一，每个行动都忠于过去的传统。」

「没错。」

「但我的过去比你们还要悠远！」

「差别在——」

「我没有单一的自我，斯第尔格。我是众人的综合体，我记忆中的传统远比你所能想像的还要古老。这就是我的重担，斯第尔格，我被过去驱动着。我脑内塞满了天生的知识。这些知识拒绝新的事物，拒绝改变。然而穆阿迪布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他指指沙漠，手臂画了个半圆，将他身后的大盾壁也画了进去。

斯第尔格转身看着大盾壁。在穆阿迪布的时代，岩壁脚下建起了一座村庄，供沙漠里栽种植物的工作队居住。斯第尔格看着人造物入侵大地。改变？是的，前方的村庄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令他相当不舒服。他静静站在那里，不理会蒸馏服内侧凹凸的表面造成的骚痒。村庄侵犯了

这颗行星原有的秩序。突然间，斯第尔格希望能有狂风呼啸着越过众多沙丘，扫平这个地方。这种感受让他全身发颤。

雷托说道：「你注意到了吗，斯第尔格？新的蒸馏服品质很糟，我们的水分流失得太多了。」

斯第尔格差点脱口问道：我不是早就说过了？改口说：「我们的人民越来越依赖药物。」

雷托点点头。药物改变了人体的温度，减少水分流失。药物比蒸馏服便宜，使用起来也方便。但是服用药物有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反应变迟钝，偶尔会视线不清。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斯第尔格问道，「聊蒸馏服的工艺？」

「不行吗？」雷托问道，「既然你不愿意面对我必须讨论的话题。」

「我为什么要提防你姑母？」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怒气。

「因为她利用了老弗瑞曼人抵制变化的心态，却要带来更多、更可怕的变化，多过你的想像。」

「无中生有！她是真正的弗瑞曼人。」

「哈，真正的弗瑞曼人忠于过去，而我拥有古老的过去。斯第尔格，如果我完全迎合这种守旧的习性，我会需要一个封闭的社会，完全依赖过去种种神圣的规则。我会限制移民，向人民解释移民会带来新思想，威胁整个社会结构。这样一来，行星上的小城邦都将独立发展，各自有自己的样貌，最后造成巨大的差异，将帝国压到四分五裂。」

斯第尔格干咽了一口。这些都是穆阿迪布会说的话，他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回荡。这些描述是可怕的悖论，但如果允许任何变化……他摇了摇头。

「那么过去确实可能指引你做出正确的行动，假如你还活在过去的话，斯第尔格。但是情势变了。」

斯第尔格完全赞同，情势真的变了。人们该怎么做？他目光投向雷托身后那片他看不到的沙漠，陷入沉思。穆阿迪布曾经走在那上面。太阳已然升起，大平原一片金黄，沙砾遍布的溪流上方有灰扑扑的热浪。往日常悬浮在远方哈巴亚山嵴上的飞尘，如今清晰可见，而中间隆起一

弯弯沙丘的沙漠正逐渐消退。在热浪后方，他看到了植物正往沙漠边缘蔓延。穆阿迪布让生命在这片荒地萌芽勃发。红铜色、黄金色、火红色的鲜花，铁锈色、酒红色、灰绿色的叶子，以及灌木丛下的浓重阴影。白天的热浪使影子看上去仿佛在颤动，在空气中一抖一抖。

斯第尔格说道：「我只是弗瑞曼人的领袖，而你是公爵的儿子。」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雷托道。

斯第尔格皱了皱眉。穆阿迪布也这么说过他。

「你还记得，不是吗，斯第尔格？」雷托问道，「我们在哈巴亚山峭脚下，那个萨多卡上尉——记得他吗，阿拉夏姆？为了救自己，他杀死同伴。那天你多次警告，说留下那个萨多卡的性命非常危险，说他已经看到我们的秘密。最后你说，他一定会泄漏看到的一切，必须杀死他。我的父亲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觉得委屈，你告诉他，你只是弗瑞曼人的领袖，而公爵必须懂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斯第尔格盯着雷托。我们在哈巴亚山峭脚下！我们！这……这个孩子，那天连胎儿都还不是，却知道所有细节，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可能记得的细节。这是另一个证据，不能以普通孩子的标准来看待这对厄崔迪双胞胎。

「现在你听我说，」雷托说道，「如果我死了，或在沙漠失踪了，你必须逃离泰布穴地。这是命令。你要带着珈尼，还有……」

「你还不是我的公爵！你还是……孩子！」

「我是住在孩子体内的成年人。」雷托指着他们下方的一道岩缝说道，「如果我死在这里，那道岩缝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你会看到鲜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带着我的妹妹和——」

「我会将你的侍卫人数增加一倍，」斯第尔格说道，「你不能再出来了。我们现在就回去，你……」

「斯第尔格！你阻止不了我。再想想发生哈巴亚山峭的事，想起来了吗？采收机正在沙漠上工作，一条大沙虫来了，无法从沙虫那里救回采收机。我父亲为自己无法挽救采收机而懊悔，但哥尼只关心他在沙漠中失去的人手。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你父亲会更在意无法救回的人。』斯第尔格，我命令你去救人，他们比财富更重要。珈尼是最珍贵的，我死之后，她是厄崔迪唯一的希望。」

「我不想再听了。」斯第尔格说完转过身，沿着岩石向下走向沙漠中的绿洲。他听到雷托尾随在他身后，不久就越过他，回头望着他说：「你注意到了吗，斯第尔格？今年的少女多么漂亮啊。」

一个人的生命，正如一户家庭或一支民族一样，最终只能靠记忆延续。我的人民必须体认到这一点，这是他们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人类就像一个有机体，借由持续的记忆，在潜意识库中储存越来越多的经验，以此应对不断变化的宇宙。但是，这些储存的经验大多在偶发的意外中失落了，这些意外，我们称之为「命运」。多数经验无法整合到演化出来的人类关系中，因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会被人类列入考量或发挥作用。人类这一物种会遗忘！而这正是魁萨茨·哈德拉克的特殊价值。对此，贝尼·杰瑟里特深信不疑——魁萨茨·哈德拉克从不遗忘！

——哈克·阿拉达《雷托之书》



斯第尔格无法解释，但雷托不经意的那句话令人心神不宁。穿过沙漠回到泰布穴地的途中，雷托的话不停钻入他脑中，压过了雷托在侍者岩上说的任何话。

的确，这一年，厄拉科斯的少女分外标致，少年也是。年轻人的脸闪耀着丰润的光泽，眼睛明亮幽深，经常不戴着蒸馏面罩和蛇形集水管，大方露出五官。在户外也经常不穿蒸馏服，而宁愿穿上新式服装，走动间，衣物下青春的曲线若隐若现。

厄拉科斯全新的壮丽景观是年轻人展露身躯之美的绝佳背景。和以前相比，人们现在经常入迷地看着褐红色岩石间生长出来的一丛丛细嫩绿枝叶。代表洞穴都市文化、在所有出入口安装精巧的密封装置和捕风器的古老穴地，现在正蜕变成由泥砖建成的露天村庄。泥砖！

为什么我巴不得那些村庄毁掉？斯第尔格陷入沉思，差点绊倒。

他知道自己属于即将消失的那一群人。沙丘星上的挥霍让老弗瑞曼人瞠目结舌——水白白散入空气中，仅仅是为了压制出盖房用的砖头。盖

一户房子用的水足够整个穴地用上一年。

新式建筑竟然还有透明窗户，太阳的热能可以进入屋内，蒸发屋内人身上的水分。这些窗子还大大敞开着。

住在泥砖屋的新弗瑞曼人可以向外眺望自然风光。他们不再缩在穴地内跟别人挤成一团。当视野改变时，想像力也随之不同。斯第尔格能感觉到这一切。新视野让弗瑞曼人与帝国的其他地方相连，空间也无限开展。过去严酷的自然环境一直将他们困在水分稀缺的厄拉科斯，使他们无法像其他行星上的居民一样有开放的心胸。

斯第尔格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正与内心深处的疑虑及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以前弗瑞曼人几乎不会考虑离开厄拉科斯，到水源充足的世界去展开新生活，出走的梦想，他们无权拥有。

他看着前方少年行进中的后背。雷托刚才提到星际移民的管制。是的，对于绝大多数异星世界的人来说，管制移民是真实存在的措施，即使在某些星球，人们只能将移民当成寄托心灵的梦想。但在这方面，过去的厄拉科斯最为极端。弗瑞曼人一惯内向，身体被困在岩洞内，思想也困在自己的大脑中。

「穴地」这个词，本意是遭遇麻烦时的避难所，但在现实中，却成了巨大无比的监狱，禁锢着整个弗瑞曼民族。

雷托说的是事实──穆阿迪布改变了这一切。

斯第尔格怅然若失，他觉得自己的古老信仰正分崩离析，新的外部视野使生命渴望逃离这所监狱。

「今年的少女多么漂亮啊。」

古老的法则（我的法则！他承认）迫使他的人民忽略所有历史，除了那些指向弗瑞曼民族苦难的历史。老弗瑞曼人会阅读他们艰难的迁徙史，如何对抗一次次迫害。过去的行星政府遵循旧帝国的政策，压制创造力和任何形式的发展与演进。对于旧帝国和掌权者来说，繁荣意味着危险。

斯第尔格浑身一震，意识到厄莉娅设定的道路同样危险。

他再次绊到，落后雷托更远了。

在古老的法则和宗教中，没有未来，只有无尽的现在。在穆阿迪布之前，斯第尔格看到弗瑞曼人被训练得只相信失败，不相信他们有机会

实现什么。好吧……他们相信列特 - 凯恩斯，但是他设定的时程长达四十代，那不是什么实现，那是一个梦，而且，也是内向的梦。

穆阿迪布改变了这一切！

在圣战中，弗瑞曼人知道了很多关于老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的事，这位柯瑞诺氏族第八十一任皇帝坐上金狮宝座，控制帝国辖下的无数个星球。对他来说，厄拉科斯是试验场，用来测试种种他想用施行在整个帝国的政策。他在厄拉科斯上的行星总督利用弗瑞曼人一惯的悲观来巩固他的统治，并确定星球上的每个人，甚至包括四处为家的弗瑞曼人，都将无数的不公正和无法解决的问题视为理所当然。当地人被教导要将自己视为没有希望的人，也不会有任何人会来拯救他们。

「今年的少女多么漂亮啊。」

看着雷托远去的背影，斯第尔格想，这个少年是如何让这些想法涌现的——而且只用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就因为这句话，斯第尔格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厄莉娅和他自己在议会中的角色。

厄莉娅喜欢说古老的法则不易改变，斯第尔格承认她的话令人隐隐安心。变化是危险的，创新必须压制，个人意志必须摒弃。除了否定个人意志外，祭司团还有其他功用吗？

厄莉娅一直说，公开竞争的机会必须减少到可控制的程度，这就意味着科技的威胁只会用于限制人民。过去，科技就是这样为统治者效力的。否则……否则……

斯第尔格再次踉跄。此时他已走到水渠边，见雷托在水畔的一排杏树下等他，听到他走在未经修剪的草地上传出的唰唰声。

未经修剪的草地！

我应该相信什么？斯第尔格自问。

他这一代的弗瑞曼人相信，任何人都必须深切体认自己的极限。在封闭社会中，传统当然是最重要的控制力。人们必须了解各种限制：时代的限制、社会的限制和领地的限制。穴地成为形塑一切思想的模子，这有什么问题吗？界限感必须渗透到每个人的选择中：家庭、聚落、政府踏出的每一道，都应该落在围栏内。

斯第尔格停住脚步，目光越过果园看着雷托。少年站在那里，笑着朝他点点头。

他知道我脑中乱成一团吗？斯第尔格想着。

这个弗瑞曼老耐巴极力回归弗瑞曼人的传统教义。生活的任何方面都需要确定的型态，从神秘的内在知识—怎么做会有效、怎么做没效出发，画出一道圆。这个模子规范了生活、部落、社会中的所有元素，也规范了政府，甚至越过了政府。这个模子必须是穴地，以及沙漠中与穴地对应的—沙胡罗。巨大的沙虫无疑是最令人敬畏的生物，但一受威胁，就会躲到深不可测的地底。

变化是危险的！斯第尔格告诫自己。保持不变和稳定才是政府的正确目标。

但是，少年和少女是那么美好。

他们记得穆阿迪布推翻沙德姆四世时所说的话：「我要的不是帝王的长寿，而是帝国的永存。」

这不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吗？斯第尔格寻思。

他又开始迈步，朝雷托右方的穴地入口前进。少年走过来，拦住了他。

斯第尔格提醒自己，穆阿迪布说过：「社会、文明和政府就和个体生命一样，也会出生、成熟、生育，然后死去。」

不论危险与否，变化总是存在的。美好的年轻弗瑞曼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向外看，看到变化，并且做好准备。

斯第尔格被迫停住脚步。他要么停下，要么绕过雷托。

少年严肃地盯着他，说道：「你懂了吗，斯第尔格？传统并不是你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指引。」

19

弗瑞曼人离开沙漠太久就会死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水病」。

——斯第尔格《释经》



「开口要求你做这件事，我感到很为难。」厄莉娅说道，「但是……我必须确保保罗的孩子有帝国可以继承，这是我这个摄政女王存在的唯一理由。」

厄莉娅坐在镜前，梳洗完毕后，她转过身看着丈夫，猜测她这番话他有多相信。她需要仔细观察邓肯·艾达荷。毫无疑问，他比过去那个厄崔迪氏族的剑术大师还要敏锐，也更加危险。他的外表仍然保持原貌，黑色鬈发下是棱角分明的深色脸庞，但是多年前从苏亡人状态醒来之后，他的内在也经历一场剧变。

她揣测了无数次。他如此神秘而孤独，是不是因为那个死而复生的苏亡人仍旧潜藏在他体内。忒莱素人在他身上施展精妙科技之前，邓肯的言行带着鲜明的厄崔迪标志—忠诚，狂热地固守雇佣军先祖的道德准则，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他与哈克南家族有不共戴天之仇，在战斗中为了救保罗而死。但是忒莱素人从萨多卡手中买下他的肉身，并用再生箱培育出一个活死人：邓肯·艾达荷的肉身，却没有他的意识和记忆。他被训练成晶算师，并被当成一份礼物，一部人类电脑，一件被植入催眠指令要暗杀主人的精美工具，送给了保罗。邓肯·艾达荷的肉身抗拒催眠指令，在难以忍受的压力下，他的前身重新回到了他身上。

厄莉娅早就在心中暗暗认定，将他看成邓肯是件危险的事。最好把他当成海特，他死而复生之后的新名字。还有，绝不能让他看到她体内的哈克南男爵。

邓肯看到厄莉娅在观察他，转了个身。爱无法掩饰她身上的变化，

也不能隐藏她明显的企图。忒莱素人给他的金属复眼能冷酷地看穿所有伪装。在他的眼中，现在的她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几乎就是男性的模样，他无法忍受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转身？」厄莉娅问道。

「我必须想想这件事，」他说道，「杰西卡女士是……厄崔迪氏族的人。」

「而你是向厄崔迪氏族效忠，而不是我。」厄莉娅沉下脸说。

「不要把我看成反复无常的人。」他说。

厄莉娅抿着嘴。她逼得太急了？

邓肯走到阳台上，从这里能俯瞰神殿广场的一角。他看到朝圣者开始聚在那里，厄拉奇恩的商人围绕在他们身边，就像一群看到猎物的掠食动物。他特别注意到一小群商人，手上挽着香料纤维篮子，身后跟着几名弗瑞曼雇佣兵，神色漠然地在人群中穿行。

「他们卖蚀刻的大理石块。」他指着他们说道，「你知道吗？他们把石块放在沙漠中，让沙暴侵蚀。有时他们能在石块上发现有趣的图案，他们声称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沙丘星的沙暴蚀刻大理石真品，非常受欢迎。上星期我买了一件五穗金树，很美，很精细。」

「不要转移话题。」厄莉娅说道。

「我没有转移话题。」他说道，「它很漂亮，但不是艺术。人类创造艺术品，用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他将右手放在窗户上，「那对双胞胎厌恶这座城市，我明白两人的想法。」

「我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厄莉娅说道，「我们并不是要真的绑架我母亲。作为你的人质，她会很安全。」

「这座城市是盲人建造的。」他说道，「你知道吗？雷托和斯第尔格上星期离开泰布穴地去了沙漠，一整晚都不在。」

「我有接到报告。」她说道，「那些来自沙漠的小东西—你想让我禁止销售吗？」

「那样会打击商业。」他转过身说道，「你知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去沙漠时，斯第尔格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雷托想和穆阿迪布的灵魂沟通。」

厄莉娅突然一阵不寒而栗。她朝镜子看了一阵子，让情绪镇定下

来。雷托不可能为了这种蠢事在夜里进入沙漠。这是个阴谋吗？

艾达荷举起手遮住眼睛，不想和她四目相交，说道：「斯第尔格告诉我，他和雷托一起去，是因为他仍旧信奉穆阿迪布。」

「他当然了！」

艾达荷轻轻笑了，声音空洞，「他说他保持这种信仰，是因为穆阿迪布总是为小人物着想。」

「你怎么回答？」厄莉娅问道，她的声音暴露了她的恐惧。

艾达荷将手从眼睛上拿开：「我说，『那么你也是小人物之一。』」

「邓肯！这是危险的游戏。引诱那个弗瑞曼耐巴，你会唤醒一头野兽，毁掉我们所有人。」

「他仍然相信穆阿迪布，」艾达荷说道，「这就足以保护我们了。」

「他怎么回答？」

「他说他知道自己的想法。」

「我明白了。」

「不……我不相信你明白了。会咬人的东西，牙齿可比斯第尔格长多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邓肯。我要求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很要紧……你为什么要扯这些不相关的事？」

她听起来多么暴躁啊。他再次转身看着阳台的窗户。「当我接受晶算师的训练时……要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心智。厄莉娅，这非常难。你首先必须学会放任心智去思考。那很怪。你能运用自己的肌肉，努力锻炼、强化，但心智必须自行运作。当你学会之后，心智会让你看到你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这就是你想侮辱斯第尔格的原因？」

「斯第尔格不了解自己的心智，他没有让心智自由。」

「除了在香料狂欢时。」

「即使在那种场合下也没有，这也使他成为耐巴。要成为领袖，就必须控制和限制自己的反应，做人们期望他做的事。一旦你清楚这一点，你就摸透了斯第尔格，也能测量他牙齿的长度。」

「那就是弗瑞曼人的作风。」她说道，「好吧，邓肯，你做，还是不做？她必须被带走，还得看上去像是柯瑞诺氏族干的。」

他依然一言不发，以晶算师的方式研究她的语气和说法。这个绑架计划显示了她的冷酷无情，发现她的这一面令他震惊。仅仅为了她眼下的这个理由就拿母亲的生命来冒险？厄莉娅在撒谎。或许有关厄莉娅和贾维德的谣言是真的。这个想法使他心下一沉。

「这件事，我只能信任你。」厄莉娅说道。

「我知道。」他说。

她把这句话当成他的承诺，对镜中的自己笑了起来。

「你知道，」艾达荷说道，「晶算师看人的方法是，将每个人都看成一系列关系的组合。」

厄莉娅没有回答。她坐在那里，陷入回想，脸上顿时一片空白。艾达荷转头凝视她，看到她这样的表情，不禁一阵战栗。她仿佛在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跟人交流。

「关系。」他低声道。

他想：一个人必须摆脱过去的悲痛，就像蛇蜕皮一样—只为了长出新皮，并受新皮束缚。政府也一样，甚至摄政也是如此。过去的政府正如蜕下的旧皮，依然有迹可循。我必须实行这个计划，但不是以厄莉娅所命令的方式。

不久后，厄莉娅肩膀震了震，说道：「这段时间里，雷托不该那样随便出去。我会训斥他。」

「和斯第尔格在一起也不行？」

「和斯第尔格在一起也不行。」

她从镜子旁站起来，走到艾达荷站立的窗边，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臂。

他控制自己，不让身体颤栗。她内在有些东西令他厌恶。

她内在的东西。

厌恶使他无法看着她。他闻到她身上化妆品发出的美蓝极味，不禁清了清嗓子。

她说道：「我今天很忙，要检查法拉肯的礼物。」

「那些衣物？」

「是的。他真正想做的，绝对不只送礼。而且，我们不能忘了他手下那个霸夏泰卡尼克，他精通鸩毒、憔玛思和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宫廷暗杀。」

「权力的代价。」他说着，手臂从她手中挣脱，「但我们仍然很灵活，而法拉肯做不到。」

她打量他雕塑般的五官。有时他是那么高深莫测。他所说的灵活，只是单纯指行动自由让军方充满活力吗？不一定，厄拉科斯的生活已经安逸太久，因无处不在的危险而磨利的知觉可能会在闲置中退化。

「是的，」她说道，「我们还有弗瑞曼人。」

「灵活，」他重复道，「我们不能退化成步兵。那么做太傻了。」

他的语气惹恼了她，她说道：「法拉肯会使用任何手段摧毁我们。」

「啊，你说得对。」他说道，「这也是一种先发制人，一种我们以前没有的灵活。我们曾经有规范，厄崔迪氏族的规范。为此，我们总是尝尽苦头，让敌人大肆掠夺。当然，这个限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同样灵活，厄崔迪氏族和柯瑞诺氏族。」

「我们绑架母亲，是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厄莉娅说道，「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规范。」

他低头看着她。她知道刺激晶算师去进行运算可能很危险。她会不知道他运算出什么吗？然而……他仍然爱她。他一只手拂过眼睛。她看上去多娇嫩啊！杰西卡女士是对的，两人在一起这么多年，厄莉娅连一天都没变老。她那继承自贝尼·杰瑟里特母亲的脸蛋仍十分柔和，但她有一双厄崔迪眼睛—严厉，总是在审度，像鹰眼。而如今，这双眼睛后面更暗藏着冷酷的算计。

艾达荷为厄崔迪氏族效力多年，了解家族的优势与弱点。但是厄莉娅内在的这个东西，是他从未见过的新东西。厄崔迪氏族可能会对敌人使诈，但绝不会针对朋友和盟军，更不用说家人了。这个原则深入厄崔迪氏族的骨髓：尽最大能力来援助自己的人民，让他们看到厄崔迪氏族治下的生活更加美好，以坦荡的行为向友人展现友情。然而，厄莉娅现在的要求不符合厄崔迪的风范。他全身的细胞和神经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成了一整套装置，传感到厄莉娅的异常。

突然间，他的晶算师感觉中枢启动了，心智进入超然物外的入定，时间不复存在，只剩运算。厄莉娅能看出他在做什么，但晚了，他已投入运算。

运算：厄莉娅的意识内有个镜像的杰西卡女士，这是个准生命，就像死前的邓肯·艾达荷永远留在他的意识内一样。厄莉娅在出生前就拥有记忆，所以形成这种意识，而他则是因为忒莱素人的再生箱。但是，厄莉娅却排斥杰西卡的镜像，拿母亲的生命去冒险，这表示厄莉娅已经完全被体内另一个「准生命」附身，开始排斥其他生命。

被附身！

异化！

妖煞！

身为晶算师，他接受了这个现实，转而考虑问题的其他层面。厄崔迪家的所有人都在这颗行星上，柯瑞诺氏族会冒险从太空发动攻击吗？他的心智开始翻阅那些终结了原始形态战争的公约：

一、所有行星都承受不起太空攻击。因此，每个大氏族都在行星外侧设置了报复性装置。法拉肯当然知道，厄崔迪氏族不会遗漏这类基本防御。

二、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投射武器和炮弹都会被屏蔽场挡下，这正是徒手搏斗回归人类战场的原因。但步兵有其局限，就算柯瑞诺氏族将萨多卡恢复到厄拉奇恩战役前的战力，仍然比不上凶狠血性的弗瑞曼人。

三、为数庞大的技术人员不断威胁行星上的封建制度，但是巴特勒圣战的影响延续至今，科技无法毫无节制地发展。这类威胁只有可能来自伊克斯、忒莱素和一些边陲行星，但他们承受不起帝国其他行星的众怒。巴特勒圣战的影响不会消失。机械化战争需要庞大的技术阶级。厄崔迪帝国已经疏导这些人，让他们投入别的行业。帝国的封建体系很稳固，这再自然也不过，若要向散落宇宙各地的新边疆━新行星扩张，封建是最好的社会型态。

邓肯觉得自己的晶算师意识正在不断闪烁，塞满了本身的记忆资料，完全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他确信柯瑞诺氏族不敢进行非法的原子攻击，因为他很清楚，帝国掌握的原子弹相当于其他大氏族的总和。柯瑞诺氏族一旦违反公约，至少有一半的大氏族会想都不想就立即反击。

厄崔迪氏族无需开口，就会有排山倒海的军力涌来支持他们的报复性装置。恐惧自会吹响集结的号角，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及其盟军将在炽热的烟尘中化为乌有。柯瑞诺氏族不会冒这种灭族的风险，他们无疑会遵守协定。原子弹只能有一种用途：当人类受到「其他智慧生命体」的攻击时用来保卫自己。

这一连串运算相当清晰，没有任何模糊的中间地带。厄莉娅决定绑架她母亲，是因为她异化了，不再是厄崔迪氏族的人。柯瑞诺氏族确实是个威胁，但不是厄莉娅在议会中宣称的那种威胁。厄莉娅想除去杰西卡女士，是因为贝尼·杰瑟里特的智慧早已看到他现在才看到的东西。

艾达荷摇摇头，脱离了晶算师意识，这才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厄莉娅正在研究他，一脸冷漠。

「你难道不想直接杀掉杰西卡女士？」他问道。

他捕捉到厄莉娅脸上一闪而逝的窃喜，但她立即用佯装的怒火掩饰，斥喝道：「邓肯！」

是的，这个异化的厄莉娅更希望直接弑母。

「你是害怕你母亲，而不是为她担心。」他说道。

她继续紧盯着他，目光一瞬也不瞬。「我当然害怕。她向女修会举发了我。」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贝尼·杰瑟里特最无法抗拒的诱惑是什么吗？」她向他走近，眼睛透过睫毛看着他，诱惑道：「我只想要保持力量，随时戒备，以守护那对双胞胎。」

「你刚才说到诱惑。」他说道，保持着晶算师平静的语气。

「这是女修会隐藏得最深、最恐惧的秘密。就是因为这个秘密，她们才称我为妖煞。她们知道她们的禁令无法约束我。诱惑——她们说的时候总会用更重的语气：巨大诱惑。你知道吗，我们这些接受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人可以调整体内的酶平衡，延长青春，效果比美蓝极还要强大。如果有很多贝尼·杰瑟里特都这么做，你能想像后果吗？其他人会发现的，我相信你能计算出我话中的真实性。美蓝极使我们成了这么多阴谋的目标。我们掌握了延长生命的物质。如果大家都知道贝尼·杰瑟里特掌握了更强大的秘密，会怎么样？你当然知道！到时候，没有一个圣母

是安全的。到处都会有人绑架和折磨贝尼·杰瑟里特。」

「而你已经实现了酶平衡。」这是在陈述，而不是提问。

「我公然反抗女修会！我母亲提交给女修会的报告将使贝尼·杰瑟里特成为柯瑞诺氏族的坚定盟友。」

很有可能，他想。

他反驳道：「但是，她是你的母亲，不可能反过来对付你。」

「她先是个贝尼·杰瑟里特，才是我母亲，邓肯。她让自己的儿子，我的哥哥，进行戈姆刺试炼！她安排了试炼！而且知道他可能在试炼中死去！贝尼·杰瑟里特向来是实用主义者，不怎么在意信仰。只要她觉得这种做法对女修会最有利，她就会反过来对付我。」

他点了点头。她言之凿凿。这个想法不太妙。

「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她说道，「这是我们最锋利的武器。」

「还有哥尼·哈莱克这个问题。」他说道，「我非得杀了我的老朋友吗？」

「哥尼正在沙漠中刺探。」她说道，她知道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他远离这里，很安全。」

「太怪了，」他说道，「卡拉丹的摄政总督出任务出到厄拉科斯来。」

「有何不可呢？」厄莉娅问道，「她是他的爱人——即使现实中不是，在他的梦中也是。」

「是的，当然。」他不知道她是否听出他的言不由衷。

「你要在什么时候绑架她？」厄莉娅问道。

「你最好不要知道。」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会把她关在什么地方？」

「没人能找到的地方。相信我，她不会在这里威胁你了。」

厄莉娅眼中有错认不了的欣喜：「但是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必要时你就能在真言师面前回答你不知道她在哪里。」

「哦，很聪明，邓肯。」

现在她相信我了，相信我会杀了杰西卡女士，他想。随后他说道：「再见，亲爱的。」

她没有听出他话中的诀别，甚至还在他离开时吻了吻他。

穿越如同穴地般错综复杂的神殿走廊时，艾达荷揉了揉眼睛。原来忒莱素制造的眼睛也会流泪。

你爱着卡拉丹
悼念这颗行星的主人已不存—
但在痛苦中发现
新恋人无法抹去
那些永远的幽魂。

—《哈巴亚挽歌·副歌》



斯第尔格将双胞胎周围的侍卫增加到四倍，但他也知道这于事无补。少年很像老雷托。任何熟悉老公爵的人都会注意到，少年不但继承了祖父的名字，也有如出一辙的深沉表情及谨慎性格。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血中也潜藏着野性，容易做出危险的决定。

珈尼玛则更像母亲，有着契妮的红髮和眼型，遇到难题时也同样慎重。她经常说，她只会做必须做的事，但无论雷托走到哪里，她都会陪着他。

雷托会将两人带入险境。

斯第尔格想都没想过将他的状况告诉厄莉娅。不告诉厄莉娅，当然也就不能告诉伊勒琅，她不管什么事都会一一向厄莉娅交代。斯第尔格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接受雷托对厄莉娅的评价。

她随意、无情地利用人民，他想，她甚至用那种方式利用邓肯，她倒不至于对付我或杀了我。她会抛弃我。

加强警戒的同时，斯第尔格在他的穴地四处窥探，像穿着长袍的幽灵。他时时想着雷托在他脑中种下的怀疑：如果不能依靠传统，他的生命又将依靠什么？

杰西卡女士的欢迎大会在下午举行，在那之前，斯第尔格看到珈尼玛和她祖母站在穴地大会厅的入口。时间还早，厄莉娅还没到，但人们

已经开始涌入，并在经过这对祖孙时偷偷窥视她们。

斯第尔格在幽暗的壁龛停住脚步，避开人潮，看着两人。渐渐聚集的人群嗡嗡作响，他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许多部落今天都有人来欢迎圣母回到他们身边。但他盯着珈尼玛。她的双眼，她说话时眼睛一眨一眨的样子！那些动作吸引着他。那对深蓝色、坚定、严厉、若有所思的眼睛。还有她摇头将红髪甩离肩膀的样子──那就是契妮。那是一种死而复生，诡异的相似。

斯第尔格慢慢走近，在另一处壁龛停了下来。

珈尼玛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像他见过的任何孩子──除了她兄长。雷托在哪里？斯第尔格转眼看着拥挤的走道。一有任何差错，他的侍卫都会示警。他摇了摇头，这对双胞胎让他忧虑，不断磨耗他原本平静的内心，他几乎快要恨两人了。亲人并不能免于仇恨，但是血液（及其珍贵的水）仍让人不由自主站到亲人身旁互相扶持。现在，这对双胞胎就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褐色光线透过飞尘射入珈尼玛和杰西卡身后的岩洞会场。光线照在孩子的肩膀和她的新白袍上，当她转过头望着前方的人流时，光线从后方照亮她的发丝。

为什么雷托要用这些疑虑折磨我？他想。毫无疑问，他是有意的。或许雷托想和我分享他的心智体验。斯第尔格知道这对双胞胎何以与众不同，但理智上却总是无法接受他知道的事实。他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意识觉醒，身体却被囚禁在子宫内──据说受孕之后第二个月胎儿就有了意识。

雷托说过，他的记忆就像「体内的全像投影，从觉醒的那一刻起便不断扩张，细节也不断增加，但是形状和轮廓从未改变」。

斯第尔格看着珈尼玛和杰西卡女士，□始理解她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无穷记忆组成的巨网所包覆，无处可退，也无法找到意识的密封小屋。她们必须将无法形容的疯狂整合起来，在答案与问题瞬息万变的系统中面对无穷的提议，决定是要采纳或驳回。

她们的世界中，可能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问题也总是有两面性，找不到绝对的答案。什么能起作用？不起作用的东西。什么不起作用？会起作用的东西。他知道这样的禅机，就像是古老的弗瑞曼谜语。问：

「什么带来死亡和生命。」答：「大沙暴。」

为什么他希望我理解这些？斯第尔格自问。他小心探问，知道双胞胎对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相同的看法：这是一种折磨。他想，对这样的人来说，产道一定极其可怕。无知能减少出生的冲击，但两人出生时却什么都知道。知道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出错——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永远必须跟疑虑作战，憎恶你与伙伴的不同之处。即使只是让你的伙伴尝尝这种不同之处的滋味，也能让你高兴。你的第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

而我又在问自己什么问题？斯第尔格想。他冷笑了，为什么是我？

以这种新眼光看着这对双胞胎，他理解两人尚未长大的身体担负了什么风险。有一次，他责备珈尼玛不该爬上泰布穴地高处的绝壁，她简洁地回答他。

「我为什么要害怕死亡？我都经历过了——很多次。」

我怎么会自以为有能力教导这两个孩子呢？斯第尔格想着，又有谁能教导他们呢？

古怪的是，杰西卡和她孙女交谈时，也有相同的想法。她在想，以未成年的身体承载成熟的心智是何等困难。身体必须学会心智早已熟练的那些动作和行为，让思维与反射达成一致。她们掌握了古老的贝尼·杰瑟里特「普拉那－并度」修练，即便如此，心智仍然在肉身无法控制之处乱窜。

「斯第尔格在那边看着我们。」珈尼玛说道。

杰西卡没有回头。但珈尼玛的声音里有种东西令她疑惑。珈尼玛爱这个弗瑞曼老人，就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表面上，她和他说话时很没规矩，还不时开他玩笑，但她爱他。当杰西卡完全明白双胞胎对这位老耐巴的感情之后，不得不以全新眼光衡量他。杰西卡清楚斯第尔格并不适应这个新的厄拉科斯，就像她的孙儿不适应这个新的宇宙。

杰西卡脑中不由自主浮现贝尼·杰瑟里特的一句话：「担心死亡是恐惧的开端，接受死亡是恐惧的结束。」

是的，死亡并不是沉重的枷锁，但对斯第尔格和双胞胎来说，活着是缓慢的火刑。三人都与世界格格不入，都希望以另一种方式生存，都希望变化不再意味着威胁。他们是亚伯拉罕[6]的孩子，从沙漠上空的鹰身

上学到的东西比书本还要多。

就在今日早晨，雷托令杰西卡不知所措。两人当时站在穴地下方的水渠旁，他说：「水困住了我们，祖母。我们最好能像沙尘一样活着，因为风可以把我们吹到高处，比大盾壁最高处还要高的地方。」

尽管杰西卡已经习惯这两个孩子的深奥谈吐，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她勉强回答：「你父亲可能也说过这种话。」

雷托朝空中扔了一把沙子，看着沙子掉在地上，说：「是的，他可能说过。但当时他忽略了一点：水很快就会让任何升空的东西掉回地面。」

现在，身处穴地，站在珈尼玛身后，杰西卡再次感受到那些话的冲击。她转了个身，望向川流不息的人群，让目光扫过斯第尔格那座壁龛的阴影。斯第尔格不是温顺的弗瑞曼人，他仍然是鹰。当他看到红色时，想到的不是鲜花，而是鲜血。

「你突然沉默了，」珈尼玛说道，「出了什么事吗？」

杰西卡摇了摇头：「只不过想到雷托今早说的话，没什么。」

「你们去种植区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杰西卡想回今早雷托脸上的那种深沉的怪异表情。现在，珈尼玛脸上也有这种表情。「他回忆了哥尼从走私贩那里重新投入厄崔迪旗下的情景。」杰西卡说道。

「接着你们谈了斯第尔格。」珈尼玛说道。

杰西卡没有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这对双胞胎似乎拥有随意交换思维的能力。

「对，我们谈了。」杰西卡说道，「斯第尔格不喜欢听到哥尼以……他的公爵来称呼保罗，但是哥尼就是这么叫的，所有弗瑞曼人都听到了。哥尼总是说『我的公爵』。」

「我明白了。」珈尼玛说道，「当然，雷托注意到了，他还没有成为斯第尔格的公爵。」

「是的。」

「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些。」珈尼玛说。

「我不确定。」杰西卡坦承，她发觉这么说让她十分不自在，但她的确不知道雷托的用意。

「他想点燃你对我们父亲的回忆，」珈尼玛说道，「雷托非常想知道熟悉父亲的人怎么看待父亲。」

「但是……雷托不是有……」

「哦，是的，他可以倾听他内在的生命，但那不一样。你谈论他的时候，我是指我的父亲，你是以母亲的身份谈论儿子。」

「是的。」杰西卡咽下了后半句话。她不喜欢这种感觉，这对双胞胎能随意唤醒、打开她的记忆来观察，触发她体内任何他们关切的情感。珈尼玛可能正在这么做！

「雷托说了一些令你不安的话。」珈尼玛说道。

杰西卡意外发现自己不得不强压怒火：「是的……他说了。」

「他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了解我们的父亲，又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了解我们的母亲。你厌恶这个事实。」珈尼玛说道，「你讨厌这背后的暗示—我们了解你的程度。」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杰西卡感觉自己的声音很生硬。

「最令人不安的，是跟情欲有关的事情，」珈尼玛说道，「你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发现很难不把我们看成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在公众场合和私底下所做的一切，我们却了如指掌。」

有那么一刻，杰西卡觉得与雷托交谈时的那种感受又回来了，只不过她现在面对的是珈尼玛。

「他或许还提到了你的公爵『欲火焚身』。」珈尼玛说道，「有时真应该给雷托的嘴套上马辔。」

还有什么是这对双胞胎无法亵渎的？杰西卡想着，由震惊变得愤怒，再变成厌恶。他们怎么能妄谈她的公爵？相爱的男女当然会交欢！这是美丽而又隐秘的事，不应该大咧咧出现在成人与孩子的闲聊中。

成人与孩子！

杰西卡突然意识到，无论雷托还是珈尼玛，都不是随意提起这些事。

杰西卡缄默时，珈尼玛说道：「我们让你受惊了。我代表我们向你道歉。以我对雷托的了解，他是不会考虑道歉的。有时，当他顺着特定线索追下去时，他会忘了我们……和你们有多么不同。」

杰西卡想：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的。你们在教我！随后她又想道，

你们也在教别人吗？斯第尔格？邓肯？

「雷托想从你的角度看事情。」珈尼玛说道，「要做到这一点，光有记忆是不够的。但越是努力尝试，像刚刚那样，通常都会失败。」

杰西卡叹了口气。

珈尼玛碰了碰祖母的手臂：「你儿子有很多话都没说出口，甚至对你也没说，但那些话其实必须说。比如，他爱你。你知道吗？」

杰西卡转身，想掩饰眼中的泪光。

「他知道你的恐惧，」珈尼玛说道，「就像他知道斯第尔格的恐惧。亲爱的斯第尔格。我们的父亲是他的『兽医』，而斯第尔格却像是躲在壳内的绿色蜗牛。」她哼起了一首曲子，「兽医」和「蜗牛」便来自这首歌。曲调响起，杰西卡的意识中出现了歌词：

哦，野兽的医者，
面对绿色的蜗牛壳。
壳内有羞涩的奇迹，
躲藏着，等待死亡之戈。
你是降世的神！
就连外壳也知道，
神能毁灭透澈，
而治疗也会带来痛厄。
透过火焰之门，
能窥探到天堂之乐。
哦，野兽的医者，
我是蜗牛人，
我看到我的壳，
在你眼前毫无掩遮！
为何，穆阿迪布，为何？

珈尼玛说道：「不幸的是，我们的父亲在宇宙中留下了太多的蜗牛人。」

6

亚伯拉罕：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先祖，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便统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在圣经故事中，上主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他多子多孙，但为了试炼他，要求他以爱子献祭。—编注

21

人类生存在无常的宇宙中──世人已接受了此一假设，并奉为圭臬。该假设要求心智成为完全平衡的器官。但是，若没有整个生物体的参与，心智无法做出反应。这样的生物体能经由激烈、冲动的行为来辨认。但在此，我们碰到了一个古老惯性。社会偏好古老的、反应性的刺激，并追求永恒。任何揭露宇宙之短暂性的举动，都将激发反对、恐惧、愤怒和绝望。但与此同时，社会却能接受预知，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很简单：预知未来的人，讲述的是绝对的（永恒的）领悟，因而受到人类的欢迎，尽管先知预测的可能是最为可怕的事件。

──哈克·阿拉达《雷托之书》



「简直是摸黑作战。」厄莉娅说道。

她怒气冲冲地在帝国议会厅内来回踱步，从东侧窗户前高高垂下挡住朝阳的银色帐幔，走到对面紧靠着墙壁的长沙发。她的凉鞋依次踏过香料纤维地毯、镶木地板和巨大的石榴色地砖，接着又踏上了地毯。最终，她站在伊勒琅和艾达荷面前，两人正面对面坐在鲸鱼皮制的长沙发上。

艾达荷本来拒绝从泰布穴地返回，但是她发出不容违抗的命令。绑架杰西卡变得空前重要，但必须缓一缓。她需要艾达荷的晶算师感知力。

「这些事件都有相同模式，」厄莉娅说道，「我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或许不是。」伊勒琅大胆说道，并以眼神向艾达荷询问。

厄莉娅的脸上露出了赤裸裸的轻蔑。伊勒琅怎会如此天真？除非……厄莉娅向公主投去锋利、怀疑的一瞥。伊勒琅穿着简单的黑长

袍，和她深蓝色的香料眼睛很相配。金发以圆环紧紧束在颈后，突出了那张多年来在厄拉科斯上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坚韧的脸。她仍然保持着继承自父亲沙德姆四世的傲慢，而厄莉娅经常觉得这副高傲的表情下可能隐藏着阴谋算计。

艾达荷身上是黑配绿的厄崔迪氏族侍卫服，没有肩章，一副散漫的模样。厄莉娅的很多侍卫都厌恶这种制服，尤其是她那些佩戴军官肩章的女侍卫。她们不喜欢看到死而复生的晶算师剑客一身简朴装扮。他是她们女主人的丈夫，那更加深了这份厌恶。

「各部落希望杰西卡女士回摄政议会，」艾达荷说道，「这有什么——」

「他们一致要求！」厄莉娅指着伊勒琅身侧沙发上的一张细纹香料纸，「法拉肯是一个威胁，而这……这里头有一股勾结的臭味。」

「斯第尔格怎么想？」伊勒琅问道。

「他的签名在那张纸上！」厄莉娅说道。

「但如果他……」

「那人生下了他的神，他怎么有办法拒绝？」厄莉娅嘲弄地说。

艾达荷看着她，想：伊勒琅快要被逼到极限了！他再次怀疑厄莉娅叫他回来的原因，她知道如果要施行绑架计划，他就必须留在泰布穴地。她是不是听到了传道人给他的讯息？这想法令他心跳急促。那个托钵的秘教徒怎么会知道保罗·厄崔迪用什么秘密手势召唤他的剑客？艾达荷多么希望能离开这场毫无意义的会议，去寻找心中问题的答案。

「传道人毫无疑问离开过行星。」厄莉娅说道，「在这件事上，宇航公会不敢骗我们。我要把他——」

「要慎重！」伊勒琅说道。

「是的，必须慎重。」艾达荷说，「这颗行星上有一半人相信他是——」他耸了耸肩，「你兄长。」艾达荷希望自己能以随意的态度说出后半句话。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手势？

「但如果他是情报员，或是密探——」

「他没有接触过钜贸联会及柯瑞诺氏族，」伊勒琅说道，「我们能确定——」

「我们什么也不确定！」厄莉娅不想隐藏她的藐视，转身背对伊勒

琅，看着艾达荷。他知道为什么召唤他来！为什么他不做我要他做的事？她要他来议会，是因为伊勒琅在这里。逼得柯瑞诺氏族的公主嫁给厄崔迪的历史永不该被忘记。效忠的对象只要换过一次，就可能换第二次。邓肯的晶算师能力应该能在伊勒琅微妙的行为变化中查出蛛丝马迹。

艾达荷振作精神，看了伊勒琅一眼。他运算时全身必须定住，有时他真憎恶这一点。他知道厄莉娅在想什么，伊勒琅也应该知道，但是穆阿迪布的公主妻子已经不在意当初的决定，那些使她输给皇帝的情人契妮的决定。伊勒琅对这对双胞胎的疼爱是毋庸置疑的，为了厄崔迪氏族，她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

「我母亲是这场阴谋的一部分！」厄莉娅坚称，「否则女修会怎么会在这时候派她回到这里？」

「歇斯底里对我们没有帮助。」艾达荷说道。

厄莉娅转身背对他。他知道她会这么做。他暗自庆幸自己不用看着那张曾经挚爱但现在已被妖煞附身的脸。

「怎么说呢，」伊勒琅说道，「也不能完全信任宇航公会——」

「宇航公会！」厄莉娅嘲弄道。

「我们不能排除宇航公会或贝尼·杰瑟里特仍与我们不如，」艾达荷说道，「但我们必须把他们归为另外一类，这两者是消极的斗士。宇航会坚持基本原则：永远不当统治者。他们是寄生者，这一点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杀死他们寄生的生命体。」

「谁才能让他们活着，对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应该和我们不一样。」伊勒琅慢声慢气地说，这是她最接近嘲弄的语气，仿佛在说：「你漏算了一点，晶算师。」

厄莉娅看上去有些犹豫。她没有想到伊勒琅会这么说，心怀不轨的人不会从这点角度分析情势。

「说得对，」艾达荷说，「但是宇航不会公然反抗厄崔迪氏族。另一方面，女修会可能会冒某种撕破脸的——」

「如果她们想这么做，会透过某种掩护，某个或某群可以随时丢弃的棋子。」伊勒琅说道，「贝尼·杰瑟里特存在了这么久，不会不懂隐藏锋芒有多重要。与其坐在皇位上，她们宁愿待在皇位后方。」

隐藏锋芒？厄莉娅想着，这是伊勒琅的选择吗？

「这正是我对公会的看法。」艾达荷说道。他发现这些辩论和说明很有帮助，能使他的心智摆脱其他问题的困扰。

厄莉娅走向那扇阳光灿烂的窗户。她清楚艾达荷的盲点，每个晶算师都有的盲点。他们必须宣告自己的判断，因而依赖绝对的事实，只观察有限的范围。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这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我应该把他留在泰布穴地，厄莉娅想，直接把伊勒琅交给贾维德审问比较好。

她听到颅内有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完全正确！」

闭嘴！闭嘴！闭嘴！她想着。在这种时刻，她总觉得自己受到诱惑，即将犯下滔天大错，可是她无法看清那错误，只能感觉到危险。艾达荷必须帮助她走出困境。他是晶算师。人们少不了晶算师。人类电脑替代了巴特勒圣战摧毁的机器。汝等不应造出机器去假冒人类思维！但此时厄莉娅希望拥有顺服的机器，不会有艾达荷那种限制。机器永远可以相信。

厄莉娅听到了伊勒琅慢条斯理的声音。

「虚招中的虚招中的虚招中的虚招，」伊勒琅说道，「我们都知道攻击政权时要采用什么模式。我不会指责厄莉娅的多疑。显然她怀疑所有人，甚至是我们。我们先撇开这些，来看动机吧。帝国摄政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钜贸联会。」艾达荷以晶算师的平静口吻说道。

厄莉娅露出冷笑。钜贸联会！但厄崔迪氏族控制了钜贸联会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穆阿迪布的祭司团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五。各大氏族十分务实地以这种方式接受沙丘星控制着无价的美蓝极。香料经常被称作「秘密铸币厂」，这其来有自。没有香料，宇航公会的星舰就无法运作。香料促成了「领航灵觉」，让领航员预先看到超光速通道再带领星舰通过。没有香料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富人的平均寿命将至少缩短四年。连数量庞大的中产者也都每天喝上几滴稀释的美蓝极。

但厄莉娅听出来了，艾达荷声音中带有晶算师的诚实。她渴望听到的，正是这种声音。

钜贸联会。钜贸联会超越了厄崔迪氏族、超越了沙丘、超越了祭司

团或是香料。这个组织代表了赤棘、鲸鱼皮、魃迦藤、伊克斯的工艺品和艺人、跨越人种和地域的贸易、朝圣和忒莱素的合法科技产品，也代表成瘾的药物和医疗技术，代表运输（宇航）和整个帝国内部复杂的商业，覆盖了成千上万颗已知的行星，以及一些躲藏在边陲的世界。当艾达荷说到钜贸联会时，他所说的是一团不断发酵的东西，阴谋套着阴谋，利率波动十分之一可能就意味着行星的所有权易手。

厄莉娅回到长沙发上的两人身旁。「钜贸联会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对吗？」她问道。

「一直有特定氏族在囤积大量香料，居心叵测。」伊勒琅说道。

厄莉娅双手一拍大腿，随后指了指伊勒琅身旁的香料纸：「香料的需求并不会引起你的兴趣，直到一」

「好吧！」艾达荷吼道，「说吧。你隐瞒了什么？你很清楚，不能一方面不给资料，另一方面又期望我算出一」

「最近，四种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交易量大增。」厄莉娅说道。她不知道对于眼前这两人来说，这算不算新消息。

「什么技能？」伊勒琅问道。

「剑术大师、忒莱素制造的变异晶算师、苏克学校受过心理制约的医师，还有专攻投资交易的会计师，后者是最特殊的。为什么这种可疑的做帐需求会增加呢？」她朝艾达荷提出问题。

他开始运算。好吧，这总比思考厄莉娅变成了什么要轻松些。他聚精会神在她的话上。剑术大师？他也曾有这项称号。剑术大师当然不只是战士，他们能修复屏蔽场，制订作战计划，设计军事设施，准备作战武器。变异的晶算师？忒莱素显然还在继续搞这套把戏。身为晶算师，艾达荷很清楚变异有多脆弱、危险。购买了这些晶算师的大氏族希望能完全控制他们。不可能！甚至帮助哈克南攻打厄崔迪氏族的彼得也仍然保有必要的尊严，最终接受了死亡，而不肯放弃自我。苏克的医师？心理制约应该要确保他们不会背叛自己的病人。苏克医生相当昂贵。交易量增加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流动。

艾达荷考量这些因素与会计师需求增加的关系。

「推断是，」语气表明了他对推断极具把握，「最近小氏族的财富增加了，其中一些正悄悄变成大氏族。这些财富只能源自政治联盟的变

化。」

「我们终于谈到兰兹拉德。」厄莉娅说出自己的看法。

「兰兹拉德的下个会期在两个标准年之后。」伊勒琅提醒她。

「但是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从不停歇，」厄莉娅说道，「我敢保证，签署的部族中，有一部分—」她指了指伊勒琅身旁的纸张，「和那些另结联盟的小氏族相互勾结。」

「 有可能。」伊勒琅说道。

「兰兹拉德。」厄莉娅道，「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掩护吗？女修会中还有比我母亲更合适的间谍吗？」厄莉娅转身面对艾达荷，「是这样吗，邓肯？」

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晶算师的超然？艾达荷问自己。他看出了厄莉娅的意图。但是，邓肯·艾达荷毕竟担任过杰西卡女士多年的护卫。

「邓肯？」厄莉娅继续追问。

「你应该调查有哪些提案正在草拟，准备在下一次会期提出。」艾达荷说道，「他们可能会搬出律法，阻止摄政行使某些否决权，特别是税收调整和查缉垅断等。还有一些，但是……」

「采取这种手段，不太实际啊。」伊勒琅说道。

「我同意，」厄莉娅说道，「萨多卡已被拔掉牙齿，而我们依然掌握了弗瑞曼军团。」

「要当心，厄莉娅，」艾达荷说道，「我们的敌人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露出可怕的样子。不管你能命令多少军团，在这样分散的帝国内，权力依仗的还是大家的默许。」

「大家的默许？」伊勒琅问道。

「你是指大氏族的默许？」厄莉娅问道。

「我们面对的这个新联盟有多少大氏族？」艾达荷问道，「资金正涌入奇怪的地方。」

「边陲世界？」伊勒琅同道。

艾达荷耸了耸肩，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都怀疑总有一天，忒莱素或是边陲世界的科技工程师会克服霍兹曼效应。届时，屏蔽场将变成废物，维持帝国封建制度的脆弱平衡将会崩解。

厄莉娅拒绝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依仗我们所拥有的，」她说

道，「而我们拥有的是，钜贸联会的董事会知道我们如果被逼急了，会摧毁香料。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又回到钜贸联会了。」伊勒琅说道。

「除非有人在别的星球上试着复制沙鳟和沙虫的生命周期。」艾达荷说道。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伊勒琅，问道：「是萨鲁斯·塞康达斯行星吗？」

「我在那里的线人仍很可靠，」伊勒琅说道，「不是萨鲁斯。」

「那么我刚才的话仍然成立，」厄莉娅盯着艾达荷，「我们依仗我们所拥有的。」

换我出招了了。艾达荷想着。他说道：「既然你自己就能解决，为什么还要中断我的重要行动？」

「别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厄莉娅厉声道。

艾达荷的眼睛瞪大了。这一刻，他又看到那个异化的厄莉娅，这令他不安。他转脸看着伊勒琅，但她似乎并未发现厄莉娅的异常—或是装作没发现。

「我不需要小学教育。」厄莉娅说道，语气中仍带着异化的怒火。

艾达荷挤出懊悔的微笑，但胸口微微发疼。

「处理跟权力有关的事情时，一定会牵涉到财富，以及财富的所有伪装。」伊勒琅慢条斯理说道，「保罗造成社会突变，别忘了，是他改变了财富古老的平衡。」

「在帝国内任何富有的地方，这种突变都是可逆的。」厄莉娅说道，转身背对着两人，仿佛刚才并没有露出那种可怕的异常表情，「他们知道这一点。」

「他们也知道，」伊勒琅说道，「有三个人可以使这个突变永远保存下来：那对双胞胎，还有……」她指了指厄莉娅。

她们疯了吗，这两个人？艾达荷寻思。

「他们会尝试暗杀我！」厄莉娅以刺耳的声音说道。

艾达荷震惊了，一言不发，心智飞速运转。暗杀厄莉娅？为什么？他们大可抹黑她，这易如反掌。他们也可以让弗瑞曼人背弃她，届时便能任意追杀她。但是那对双胞胎……他知道，他没有进入晶算师状态来评估这个问题，但他得试试。他必须做到尽可能准确。同时他也知道，

精确的思考包含生硬的绝对性。大自然并不精确，而是混乱且模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必须将全部人类视为自然现象，纳入运算，而精确分析仅代表了不断前行的宇宙潮流的某道切面。他必须找出那股潮流，观察潮流的动态。

「将注意力放在钜贸联会和兰兹拉德上是正确的。」伊勒琅慢吞吞说道，「邓肯的建议提供了调查的切入点—」

「金钱是力量的外在表现，两者必须合起来看。」厄莉娅说道，「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回答三个明确的问题：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武器？」

双胞胎……双胞胎，艾达荷想着，陷入危险的是双胞胎，不是厄莉娅。

「还有『谁』和『如何』呢？你不关心？」伊勒琅问道。

「如果柯瑞诺氏族，或钜贸联会，或任何组织在这颗行星上安插了他们的人手，」厄莉娅说道，「我们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机会能在他们行动前找到他们。如果知道他们在何时何地行动，我们的优势会更大。至于『如何』，这和使用什么武器是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她们看不到我所看到的？艾达荷寻思。

「那么，」伊勒琅说道，「何时呢？」

「当大家都在留意其他人时。」厄莉娅说道。

「在欢迎大会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母亲身上，」伊勒琅说道，「但没有人对你出手。」

「因为地点不对。」厄莉娅说道。

她在干什么？艾达荷思索着。

「那么，会在哪里？」伊勒琅问道。

「就在皇宫内，」厄莉娅说道，「这是我觉得最安全，也最松懈的地方。」

「什么武器？」伊勒琅问道。

「传统武器—任何弗瑞曼人都可能随身携带的那种，浸毒的晶刃匕、毒镖枪，或者—」

「他们已经很久没用寻猎镖了。」伊勒琅说道。

「寻猎镖在人群中没有用，」厄莉娅说道，「而他们会在人群中下

手。」

「生化武器呢？」伊勒琅问道。

「传染性媒介？」厄莉娅问道，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伊勒琅会不知道传染性媒介无法突破厄崔迪的免疫防护？

「我想的是某种动物，」伊勒琅说道，「例如，训练小昆虫，让它只咬某个特定的人，并同时释放毒物。」

「护宅貂会防止类似的事。」

「如果就是用护宅貂下手呢？」伊勒琅问道。

「那也不可能。护宅貂会防备并杀死任何入侵者。这你也知道。」

「我只是研究一些可能性，希望——」

「我会警告我的侍卫。」厄莉娅说道。

在厄莉娅提及侍卫时，艾达荷用一只手蒙住忒莱素眼睛，抵挡涌向眼前的浪潮。这是圆迦亚，生命与永恒合一的状态，晶算师完全沉浸在心智意识时，便会进入这样一动也不动的蛰伏。圆迦亚将艾达荷的意识如同鱼网般撒向宇宙，包裹住物品，让物品露出形状。他看到那对双胞胎在黑暗中爬行，上方有巨大的利爪掠过。

「不。」他喃喃道。

「什么？」厄莉娅看着他，仿佛不理解他为何还在这里。

「柯瑞诺氏族送的那些衣服，」他问道，「已经送到双胞胎那里了吗？」

「当然，」伊勒琅说道，「衣服没有任何问题。」

「没人会在泰布穴地暗算那对双胞胎，」厄莉娅说道，「不会有人想对付斯第尔格训练出来的侍卫。」

艾达荷盯着她。他并没有资料来证实他运算出的结论，但他知道。他知道。他刚刚的经历与保罗预见未来的能力很相像，但无论伊勒琅还是厄莉娅都会不相信他具有这种能力。

「我想提醒太空港查禁任何外星动物进口。」他说道。

「你不会把伊勒琅说的话当真吧。」厄莉娅不赞同地说。

「何必冒险呢？」他问道。

「你忘了还有走私者？」厄莉娅说道，「我还是选择信赖护宅貂。」

艾达荷摇了摇头。护宅貂怎能对抗他看到的巨爪？但厄莉娅是对的。只要贿赂对的人，再加上宇航领航员的默许，任何空旷地方都能成为登陆区。宇航可能不愿公然与厄崔迪氏族作对，但只要出价够高……反正宇航总能找到借口，说自己只是「运输组织」，怎么可能知道某个特定货物的用途？

厄莉娅以全然的弗瑞曼姿态打破了沉寂。她举拳，大拇指与地面平行，同时发出一句传统的感叹词，意思是「我令台风吹袭」。显然她把自己当成唯一合理的暗杀目标，而手势则是在反抗这危机四伏的宇宙。她的意思是，对于任何胆敢攻击她的人，她都将以死亡之风回报。

艾达荷感到任何形式的反驳都无济于事。他看出她不再怀疑他。他将要前往泰布穴地，而她期望他能完美执行杰西卡女士的绑架计划。他从沙发上站起，愤怒使他的肾上腺素激增。他想：假使目标是厄莉娅，该有多好！要是能暗杀她就好了！一瞬间，他把手放在柄上。但他并不想杀了她，尽管对她来说，成为殉教烈士远好过穷途末路最后埋骨沙漠墓地。

「对，」厄莉娅道，她误将他的表情当成了关心，「你最好尽快回到泰布穴地。」她接着想：我太蠢了，竟然会怀疑邓肯！他是我的，不是杰西卡的！刚才的怀疑，一定是因为部落的要求使她心烦意乱。她挥了挥手，算是和艾达荷告别。

艾达荷绝望地离开大厅。厄莉娅不只被妖煞附身失去了理智，更重要的是，每次危机都使她更加疯狂。她已经不仅是危险，更是在劫难逃。但他能为双胞胎做什么？他能说服谁？斯第尔格？但是斯第尔格能做的也都做了。

那么，杰西卡女士？

是的，他研究过这种可能性，但她确实也可能勾结女修会，另有所图。他对这位厄崔迪情妇不抱任何幻想，她可能会听命于贝尼·杰瑟里特——甚至不惜对付自己的一双孙儿。

优秀的政府从来不凭恃律法，而是仰仗统治者的个人素质。政府这部机器向来服膺管理者的意志。因此，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妥善挑选领导者。

——《宇航公会守则·律法与政府》



为什么厄莉娅想要我和她一起出席早晨的觐见会？杰西卡大惑不解，他们都还没投票让我返回议会。

杰西卡站在通往堡垒议会大厅的前厅。在厄拉科斯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个前厅都堂皇到足以充当大厅。在厄崔迪氏族的领导下，权力与财富相当集中，厄拉奇恩的建筑也随之变得庞大，而这个空间是杰西卡种种疑虑的缩影。她不喜欢这间前厅，也不喜欢描绘她儿子如何战胜沙德姆四世的地砖。

通向大厅的塑钢门异常光滑，她在上面看到自己的脸。回到沙丘后，她不由自主生出今昔之感。她只在脸上看到衰老的迹象：鹅蛋脸上的细纹，眼睛在靛青色的镜像中显得更加冰冷。她记得以前她蓝色的瞳孔周围有一圈眼白。红铜发丝依然闪亮，鼻管仍然娇小，嘴巴也没变形，身材保持得不错，但即使是贝尼·杰瑟里特训练出来的肌肉也会随着时间而松弛。没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会说「你一点都没变」。但是女修会的训练是双刃剑：受过同样训练的人，眼睛不会错过这些细微变化。

所以厄莉娅丝毫没有变化，这一点也没能逃过杰西卡的眼睛。

厄莉娅的人事大臣贾维德站在大门旁，显得非常正式。他像是身着长袍的魔仆，圆脸上总带着嘲弄的笑容。贾维德使杰西卡想起一个悖论：吃饱喝足的弗瑞曼人。发现杰西卡正在打量自己后，贾维德露出会意的微笑，还耸了耸肩。那天，他陪同杰西卡的时间很短，那正如自己所料。他恨厄崔迪氏族，但如果她相信传言，那么他在双重意义上都是

「厄莉娅的人」。

杰西卡看到他在耸肩，想：这是个耸肩的时代。他知道我听到了他的故事，但他不在乎。不用等外来的入侵者，我们的文明就会先毁于内部这种麻木不仁。

在前去沙漠深处调查走私者之前，哥尼亲自给她指派了侍卫。他们不愿意她独自前往这里，她却觉得很安全。让她成为这地方的殉教者？厄莉娅是无法忍受的，她自己也心知肚明。

见杰西卡不理会他的耸肩和微笑，贾维德咳了几下，喉咙发出类似打嗝的声音，只有反复训练才能做到这一点。听上去就像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密语，仿佛在说：「我们都知道这种盛大场面的虚假。若是用这种手法就能操纵人类的信仰，岂不是太妙了！」

确实很妙！杰西卡想，但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前厅到处是人，所有获允觐见的陈情者都从贾维德的手下拿到了通行证。通向外面的大门已经关上。陈情者和随从与杰西卡保持得体的距离，大家都注意到她穿着正式的弗瑞曼圣母黑色罩袍。这身装束会引发很多问题，她身上没有任何穆阿迪布宗教的标志。人们时而盯着她，时而望向小门，留意厄莉娅何时走出来引领众人进入大厅，同时不停窃窃私语。杰西卡明显感受到厄莉娅摄政统治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我只在这里现身，就做到了这一点，她想，但我却是受厄莉娅之邀来到这里。

杰西卡观察现场的骚动，明白厄莉娅是有意延长这一刻，好让暗流现形。厄莉娅可能正站在某道窥视口后方。她的举动很难逃过杰西卡的眼睛。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越来越觉得接受女修会指派给她的任务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情势不能这样发展下去，」贝尼·杰瑟里特的代表说，「你不可能没注意到腐败的迹象。我们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我们，但我们也知道你受过什么训练。女修会在教育你的时候毫无保留。你这么清楚女修会如何运用迷信和预言，自然明白变质的强大宗教会危害我们所有人。」

杰西卡抿紧双唇，看着卡拉丹城堡窗外柔和的春意，陷入沉思。她不喜欢这么理性的思维。女修会的第一堂课就是质疑一切打着逻辑幌子的推论。但是代表团成员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天早晨的空气真是湿润，杰西卡环顾厄莉娅的前厅。多么清新，多么湿润。这里的空气也带着甘美的水汽，却令她不安。她想：我已经变回弗瑞曼人了。这个「地面上方的穴地」太潮湿了。掌管水分蒸散的人怎么了？保罗绝不会允许这种松懈。

她注意到一脸警戒、沉着的贾维德，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前厅的空气太过潮湿。就土生土长的厄拉科斯人来说，他的教育相当不足。

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的成员想知道她是否需要某种形式的证据来证实她们的指控。她用手册的一句话愤怒回敬道：「所有证据都可能导致缺乏证据的论点！我们只知道我们愿意相信的事物。」

「但我们有将这些问题提交给晶算师。」代表团的领导者反驳道。

杰西卡盯着那女人，瞠目结舌。「你晋升到现在这个地位，却还没理解晶算师的局限，真令人惊叹。」杰西卡说道。

听到这话之后，代表团松了一口气。显然这是个测试，而她通过了。她们担心她已经失去保持内心平衡的能力，而那是贝尼·杰瑟里特修练的核心。

现在，看着贾维德从大门朝自己走来，杰西卡稍稍提高了警觉。他鞠了个躬：「女士，我想你可能还没听说传道人最近的事迹。」

「我每天都能接到报告，知道这地方的一切。」杰西卡说道。让他去向厄莉娅告密吧！

贾维德笑了笑：「那么你该知道他在抨击你的家族。就在昨天晚上，他在南郊讲道，但没人敢碰他一根手指。你应该知道原因。」

「他们认为那是我儿子回来了。」杰西卡说道，语气带着厌烦。

「我们还没向晶算师艾达荷报告这个问题，」贾维德说道，「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做，以解决这件事。」

杰西卡想着：他是真的不知道晶算师的局限，尽管他胆敢给晶算师戴绿帽—即便还没发生，至少他求之不得。

「晶算师和雇主一样，都会犯错。」她说道，「正如所有动物，人类的心智是个共鸣器，会回应环境中的震动，而晶算师学会了让心智沿着无数的因果循环延展，一路追溯因果的长链。」让他去慢慢消化这串话吧！

「那么，这位传道人并没有让您不安？」贾维德问道，语气突然变

得正式，带着试探。

「我认为他的出现是正面迹象，」她说道，「我不希望他受到打扰。」

贾维德显然没料到她的回答如此直率。他想要露出微笑，却没能办到。他说道：「当然，如果您坚持的话，尊奉您的儿子为神的忠信会将谨遵所愿。不过当然有些解释——」

「或许你更想听我说明我打算怎样配合你们的计划？」她说道。

贾维德定定地看着她：「女士，您拒绝指控这名传道人，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合理的原因。他不可能是您的儿子。我向您提出合理的请求：指控他。」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杰西卡想着，是厄莉娅让他这么做的。

她说道：「不。」

「但是他玷污了您儿子的名讳！他的讲道相当可憎，而且公开呼吁抵制您的女儿。他煽动平民反抗我们。他还说连您也被邪恶的天性控制，还有您——」

「够了！」杰西卡说道，「告诉厄莉娅，我不同意。自从我回来之后，听到的都是这位传道人的故事。我很厌烦。」

「女士，在他最近一次的污蔑中，他声称您不会反对他。这很显然，您——」

「邪恶如我，也依然不会指控他。」她说道。

「这不是玩笑，女士！」

杰西卡愤怒地冲他挥挥手。「退下！」她的音量足以让前厅的所有人听到，他只得遵从。

他眼中怒火大炽，但强迫自己僵硬地鞠躬，走回门边自己的位置上。

这场争论完全印证了杰西卡的观察。当贾维德提到厄莉娅时，声音带有提到爱人时的沙哑，不会有错。谣言无疑是真的。厄莉娅已经让自己的生命堕落到可怕的地步。看出这一点之后，杰西卡甚至开始怀疑厄莉娅是自愿变成妖煞。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变态心理吗？很显然，厄莉娅正在摧毁自己，以及因她兄长的教义而壮大的权力基础。

前厅的不安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烈。虔诚的教徒意识到厄莉娅迟到太

久了，而且他们都听到杰西卡愤然斥退了厄莉娅的宠臣。

杰西卡叹了口气。这些人的动静一目了然！他们趋炎附势，就像风吹过麦秆一样。这些极具教养的人皱着眉头，务实地为自己及所有人按重要性排名。她对贾维德的呵斥显然伤害了他，现在几乎没人和他说话。但其他人呢？她训练有素的眼睛一一望向这些权力的附庸，判断他们的尊卑。

他们不来奉承我，因为我是危险人物，她想着，我散发令厄莉娅畏惧的气息，而他们闻到了。

杰西卡环顾大厅，只见无数眼睛纷纷躲避她的目光。他们是如此浑浑噩噩，她觉得自己想要大喊，驳斥他们对庸碌生活的辩解。真该让传道人见识见识此刻这间屋子里的人！

附近陆陆续续的对话吸引了她的注意。一个瘦高祭司正在对同伴说话，那些人显然都依附着他。「我常常必须言不由衷，」他说道，「这就是所谓的外交。」

那伙人轰然大笑，但很快就闭上嘴巴。有人注意到杰西卡在一旁倾听。

我的公爵肯定会把这种人发配到最遥远的地狱！杰西卡想，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她现在才知道，她居住的遥远卡拉丹就像与世隔绝的温室，厄莉娅的暴行中最露骨张扬的部分才能进入她的耳朵。是我自己制造了这样的梦境，她想。卡拉丹就像宇航旗下最顶级的平稳星舰，只有最粗鲁的操纵才会被乘客发觉，而且那也只会像是一阵轻柔的晃动。

平静的生活是多么诱人啊。她想。

她对厄莉娅的宫廷观察越深，就越认同传道人的话。是的，保罗若是看到他的帝国变成这副模样，可能会说出类似的话。她寻思哥尼在走私者那里有什么发现。

她意识到，她对厄拉奇恩的第一印象是对的。在贾维德陪同下首次进城时，她就注意到重兵防守的住宅区、戒备森严的巷弄街道、角落里从不松懈的监视者、高耸的围墙、厚实地基所暗示的深层地下空间。厄拉奇恩已经变成狭隘封闭的地方，在严酷的轮廓中露出自身的蛮横和自以为是。

前厅的小侧门蓦然开了。厄莉娅在女侍卫的簇拥下走了进来，步伐高傲，不可一世。她的表情很沉着，与杰西卡四目相交时，一脸不动声色。但两人都知道，战斗开始了。

贾维德一声令下，通向大厅的正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散发一贯的凛然难犯。

厄莉娅走到母亲身边，侍卫紧紧围住两人。

「我们进去吧，母亲。」厄莉娅说道。

「正是时候。」杰西卡说道。看着厄莉娅眼中的志得意满，心想：她竟然认为可以摧毁我而自己毫发无伤！她疯了！

杰西卡不确定她的计划是否和艾达荷有关。他送来了一封短信，但她还无法回复。那信息像道谜：「危险。必须见你。」是用契科布萨语的变体书写的，其中的危险二字还有层意思：阴谋。

回到泰布穴地后，我必须马上见他。她想。

23

这就是权力的谬论：权力终究只有在确实的、有限的宇宙中才会生效。但是相对论性宇宙中最基本的一课就是事物总在变化。任何权力都会碰到更大的权力。穆阿迪布在厄拉奇恩的平原上给萨多卡上了这一课，但他的后代却还没有学到。

——传道人在厄拉奇恩的讲道



今天第一个觐见的陈情者是来自卡戴山的吟游诗人，这名朝圣者的钱包已被厄拉奇恩佣兵洗劫一空。他站在大厅内水绿色的石板地上，不带丝毫乞讨的气质。

杰西卡很赞赏他的勇气。她与厄莉娅一起坐在七级台阶上方的平台，两人的王座一模一样。杰西卡注意到，厄莉娅坐在她右侧——象征阳刚的位置。

至于这名卡戴山的吟游诗人，显然贾维德的人正是因为他此刻展现的品格而放他入内。人们期待吟游诗人能为大厅的众臣解闷助兴，以此来换取他失去的钱财。

吟游诗人的代诉祭司报告说，这个卡戴山人只剩背上的衣物和肩上的巴利斯琴。

「他说他被灌下一种黑色饮料，」代诉人说道，勉强压下嘴角的窃笑，「那饮料让他四肢无力，头脑却很清醒，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包被拿走。」

杰西卡端详着吟游诗人，与此同时，代诉人仍在滔滔不绝，态度带着虚假的恭顺，满口义正词严，酸不可耐。卡戴山人个子很高，接近两公尺，目光四顾，显示出他的机警及诙谐。他一头及肩金发，这是卡戴山星的发型，朝圣长袍藏不住他宽阔的胸膛和上宽下窄的剽悍身形。他名叫塔吉尔·莫罕达斯，是航海工程师的后代，并以祖先及自己为傲。

厄莉娅做了个手势，打断陈情，直接说：「为了向杰西卡女士的回归致意，请她先裁决。」

「谢谢你，女儿。」杰西卡说道，向在场众人清楚表明长幼尊卑。女儿！看来这位塔吉尔·莫罕达斯是女儿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他被蒙蔽了？杰西卡意识到，她的裁决将会引发众人的攻击。厄莉娅的态度相当清楚。

「你很擅长演奏那个乐器吗？」杰西卡问道，指了指吟游诗人肩上的巴利斯琴。

「和伟大的哥尼·哈莱克一样棒！」塔吉尔·莫罕达斯用足以让大厅里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高声说道，引起朝臣一阵窃窃私语。

「你想讨取路费，」杰西卡说道，「钱会把你带到何处呢？」

「到萨鲁斯·塞康达斯，法拉肯的宫廷。」莫罕达斯说道，「我听说他在广邀吟游诗人，他支持这门艺术，想在生活中发动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杰西卡强忍着不望向厄莉娅。当然，他们早就知道莫罕达斯会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很乐于在这出戏中配合演出。他们认为她连这种攻击都无法应付吗？

「你要用演奏来换取路费吗？」杰西卡问道，「按弗瑞曼人的条件，如果我欣赏你的音乐，我可能会留下你为我解忧。如果你的音乐令我不悦，我会将你放逐到沙漠，让你在那里筹集路费。如果我认为你的音乐适合法拉肯一此人据说是厄崔迪氏族的敌人，那么，我会送你去那里，并为你祝福。你答应这三个条件吗，塔吉尔·莫罕达斯？」

他仰首大笑，从肩上解下巴利斯琴，熟练地在手里翻转一圈，以示接受挑战。金色发丝随着他的动作飘扬。

人群开始拥向中间，但被朝臣和侍卫挡住。

莫罕达斯弹了个音符，琴弦发出低沉的嗡嗡声。随后，他以圆润的男高音开始歌唱。歌词显然是即兴创作，但杰西卡被他纯熟的演奏技艺迷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了歌词：

你说你怀念卡拉丹的海洋，
你曾经的封地，厄崔迪，

思念永不停息——

却流亡到陌生之地！

你说你悲痛挫抑，这里的人粗野无礼，

为了宣扬你的沙胡罗之梦，

忍受着乏味的饮食——

流亡到陌生之地！

你使厄拉科斯变得弱疲，

使沙虫声消迹匿，

而你的结局仍是——

流放到陌生之地！

厄莉娅！他们称你为空□，

无人得见的鬼灵，

直至——

「够了！」厄莉娅厉声喝道，从王座上向前挺身：「我要将你……」

「厄莉娅！」杰西卡开口，音量刚好穿透厄莉娅的呵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又不至于和厄莉娅正面相冲。魅音的高明运用，任何听到的人都意识到话中蕴含的能量。厄莉娅坐回椅子，杰西卡注意到她脸上没有一丝狼狈。

这也在剧本里，杰西卡想，真有意思！

「第一个裁决由我来下。」杰西卡提醒她道。

「很好。」厄莉娅的声音只能勉强听到。

「我觉得这人是非常适合法拉肯的礼物。」杰西卡说道，「他的舌头跟晶刃匕一样锋利。这么一针见血的舌头对我们的宫廷有益，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向柯瑞诺氏族效力。」

大厅里泛起笑声。

厄莉娅强压怒火，从鼻子里缓缓呼了口气：「你知道他称我为什么

吗？」

「他没用任何名号来称呼你，女儿。他只是报出任何人都能从街上听到的传言。他们称你为空□……」

「不用脚走路的女厉鬼。」厄莉娅怒吼道。

「如果你赶走据实回报的人，」杰西卡温言劝说，「留下的人只会说你想听的话，让你沉湎于你的幻想，从根部烂起。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危险。」

王座下方的人群倒抽了一口气，清晰可闻。

杰西卡盯着莫罕达斯。他一直保持沉默，无畏地站着等待判决，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命运。她的公爵遇到麻烦时会愿意身边站着这种人，忠于自己的判断，但愿意承担任何后果，甚至是死亡，绝不怨天尤人。然而，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你为什么要唱那几句歌词？」杰西卡问他。

他抬起头，清楚说道：「我听说厄崔迪氏族非常开明，值得尊敬。我只想做个测试，看能不能待在你们身边，为你们效劳。这样一来，我也有时间去调查究竟是谁抢了我，我要以我的方式和他们算帐。」

「他胆敢试探我们！」厄莉娅喃喃道。

「有何不可呢？」杰西卡问道。

她朝下方的吟游诗人笑了笑，以示善意。他来这个大厅只是为了找寻机会踏上新的冒险，寻求宇宙中另一段旅程。杰西卡很想留下他当随从，但是厄莉娅的反应说明勇敢的莫罕达斯下场堪忧。还有一些迹象告诉她，留下他将正中别人下怀——这场局的用意就是让她像留下哥尼·哈莱克一样收容勇敢英俊的吟游诗人。最好还是让莫罕达斯走自己的路吧，尽管将这么出色的人让给法拉肯让她很心痛。

「他可以去法拉肯。」杰西卡说道，「给他路费，让他的舌头刺出柯瑞诺氏族的血，看他能不能存活下来。」

厄莉娅恶狠狠瞪着地板，挤出迟来的微笑说道：「杰西卡女士的智慧赢了。」她挥挥手，让莫罕达斯离开。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杰西卡想。但厄莉娅的态度表明之后还有更困难的考验。

另一个陈情者被带了上来。

杰西卡观察女儿的反应，心头一阵疑虑。向双胞胎学来的东西派上用场了。厄莉娅虽然成了妖煞，但仍然是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她对母亲的了解不下于自己，不至于在吟游诗人这件事上误判母亲的反应。为什么厄莉娅还要演这么一出戏？为了让我分心？

没有时间深思了。第二个陈情者已经在王座下方站好，代诉人站在他身旁。

这回的陈情者是弗瑞曼人，一位老者，沙漠的曝晒在他脸上留下了印记。他个子不高，但身形结实，通常罩在蒸馏服上的白袍令他看上去有某种威严。白袍很搭配他的瘦长脸和鹰勾鼻，全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有穿蒸馏服，看上去似乎不太习惯。宽阔的大厅对他来说就像危险的野外，不停从他体内夺取宝贵的水分。半敞的兜帽下是打结的方巾，典型的耐巴戴法。

「我是哈登·阿法利，」他说道，一只脚踏上通向王座的台阶，以示身份有别于底下的民众，「我是穆阿迪布敢死队成员，我来这里是为了沙漠。」

厄莉娅微微一僵，稍稍暴露了她的内心。阿法利的名字出现在要求杰西卡加入议会的名单上。

为了沙漠！杰西卡想着。

哈登·阿法利抢在他的代诉人之前开口。以正式的弗瑞曼语句表明他要说的事情涉及整颗沙丘星，语气带着一股威信，只有曾经跟随穆阿迪布出生入死的人才有的威信。杰西卡怀疑哈登·阿法利在争取觐见时，向贾维德及佐审官说的是另一套。她的猜测很快就证实了。一名祭司团官员从大厅后方冲了过来，挥舞着黑色的仲裁布。

「女士！」官员叫道，「不要听这人的！他伪造了——」

杰西卡看着祭司朝她们跑来，眼角瞥见厄莉娅比出古老的厄崔迪战语：「现在！」杰西卡无法判断手势是向谁打出，但还是本能地向左扑倒，带着王座一起倒地，触地时翻了个身，甩开王座。起身时她听到刺耳的毒镖枪声……紧接着又是一枪。但第一声枪响时她就立即反应，同时觉得有东西扯了一下她的右衣袖。她朝台下的陈情者和朝臣冲去，却发现厄莉娅没有动。

淹没在人群后，杰西卡停了下来。

她看到哈登·阿法利已躲到高台一侧，代诉人却仍然呆立在原地。

和所有伏击一样，整个过程瞬间就结束了，但大厅里所有人都作出了意外发生时应有的反应，只有厄莉娅和代诉人一动也不动。

杰西卡发现大厅中央一阵骚乱。她挤开人群，看到四名陈情者紧抓着祭司团官员。黑色的仲裁布躺在他脚下，布褶中露出一把毒镖枪。

阿法利推开人群，越过杰西卡，目光从祭司身上移到毒镖枪。接着，这个弗瑞曼人发出怒吼，拳头从腰间击出，左手的手指坚硬如铁，击中祭司的喉咙，祭司倒了下来，喉咙发出呵呵声。然后，愤怒的老耐巴转身紧盯着高台，没有向倒地的人看上第二眼。

「Dalal-il 'an-nubuww!」阿法利喊道，双掌放在额头，随后放下，「萨拉夫不让我闭嘴！如果我不杀死这些阻扰我说话的人，其他人也会下手。」

他还以为他是目标，杰西卡意识到。她低头看看衣袖，手指伸进毒镖枪留下的光滑穿孔。毫无疑问，镖上有毒。

陈情者放开祭司。他在地上抽搐着，喉管碎裂，濒临死亡。杰西卡朝左方两名吓坏的朝臣挥手，说道：「让那人活下来，我有话问他。如果他死了，你们也活不了！」他们迟疑地望向高台，她对他们用起魅音，「快去！」

两人开始行动了。

杰西卡迅速来到阿法利身边，轻轻捅了他一下：「你这傻子，耐巴！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不是你！」

周围有几个人听到了。震惊的阿法利朝台上瞟了一眼。一张王座翻倒在地，厄莉娅仍然端坐在另一张上。随后，他脸色稍变，但变化极其细微，没经验的人是发现不了的——他明白了。

「敢死队员，」杰西卡说道，提醒他对她家族的古老职责，「我们在苦难中学会了如何背靠背站立。」

「相信我，女士。」他马上理解她的意思。

杰西卡只听身后传出一阵窒息的声音，转了个身，同时感到阿法利立刻移到她后方，和她背靠背站着。一名妇女身着城市弗瑞曼女性的俗丽服饰，从躺在地下的祭司身旁直起身来。那两个朝臣不知去了哪里。妇女看也不看杰西卡女士，而以一种古老哭腔开始恸哭，召唤亡者蒸馏

师前来收集尸体的水分并注入部落的蓄水池。声音与她的穿着极不相称，令众人毛骨悚然。杰西卡当即明白了，都市妇女的装扮只是伪装。这名服饰轻浮的女人杀了祭司灭口。

她为什么这么做？杰西卡思索着。她大可以等那个人慢慢窒息而死。但她却不顾一切出手了，说明她相当害怕。

厄莉娅朝前挪了挪，坐在王座的前侧，目光炯炯地注视眼前的一切。一名穿着厄莉娅侍卫服饰的修长女子大步从杰西卡身旁走过，在尸体前弯下腰，随后又挺直了身子，望着高台方向说：「他死了。」

「搬走尸体，」厄莉娅喝道，她向台下的侍卫示意，「把杰西卡女士的王座扶起来。」

还想厚着脸皮混过去！杰西卡想着，厄莉娅认为会有人相信她吗？阿法利喊出萨拉夫之名，向这位弗瑞曼父神寻求庇佑，但没有什么超自然力量能将毒镖枪偷渡到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唯一的答案就是贾维德的人图谋不轨。厄莉娅对她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这说明了她也跟阴谋有关。

老耐巴转身对杰西卡说：「抱歉，女士。我们这些沙漠人到您这里寻求最后的希望，现在我们看到您同样需要我们。」

「我不会接受弑母的女儿。」杰西卡说道。

「所有部落都会听到这句话。」阿法利保证道。

「如果你这么急着寻求我的帮助，」杰西卡问道，「为什么不去泰布穴地的集会上找我？」

「斯第尔格不会允许。」

啊，杰西卡想着，耐巴的规矩！在泰布穴地，斯第尔格的话就是律法。

倒地的椅子扶正了。厄莉娅示意她母亲回到台上：「你们所有人都要记住那个叛徒祭司的死亡。威胁我的人必死。」她瞥了一眼阿法利，「非常感谢，耐巴。」

「感谢我犯的错误吗？」阿法利低声道，他看着杰西卡。「您是对的。我的愤怒杀死了一个该审问的人。」

杰西卡低声道：「记住那两个朝臣和那个穿花衣服的女人，敢死队员。我想抓住他们好好审问。」

「没问题。」他说道。

「假如我们能活着离开的话。」杰西卡说道，「来吧，让我们继续把戏演完。」

「谨遵所命。」

两人一起朝台上转身，杰西卡拾级而上，坐到厄莉娅身边。阿法利也回到陈情者的位置。

「继续吧。」厄莉娅说道。

「等等，女儿。」杰西卡说道。她举起衣袖，手指探入破洞，展示给大家看，「袭击的目标是我。即便我竭力闪躲，毒镖仍然差点射中我。你们都应该注意到那把毒镖枪不见了。」她指着下方说道，「谁拿了？」

没人回答。

「或许那把枪上有线索。」杰西卡说道。

「一派胡言！」厄莉娅说道，「我才是——」

杰西卡侧身看着女儿，左手指向下方：「下面的某个人藏着那把枪。你不怕——」

「枪在我的一个侍卫手里！」厄莉娅说道。

「那么叫那个侍卫把枪送来我这里。」杰西卡说道。

「她已经拿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借口真好。」杰西卡说道。

「你说什么？」厄莉娅追问道。

杰西卡冷冷一笑：「我说的是你有两个手下接受了抢救叛徒祭司的任务。我警告他们如果祭司死了，他们也得跟着死。现在我要他们死。」

「我不允许！」

杰西卡只是耸耸肩。

「我们勇敢的敢死队员还在等。」厄莉娅说道，朝阿法利指了指，「这场争执可以先搁置。」

「可以永远搁置。」杰西卡以契科布萨语说道，话里还有一层意思，她绝不会收回处死那两人的命令。

「我们等着瞧吧！」厄莉娅说道，她转向阿法利，「你为什么来这

里，哈登·阿法利？」

「来拜见穆阿迪布之母。」耐巴说道，「敢死队勇士中的幸存者，那些为她儿子效力的弟兄将微薄的财产全送给我作为路资，让我打点贪婪的侍卫，以见到被他们蒙蔽、不知厄拉科斯疾苦的厄崔迪氏族。」

厄莉娅说道：「只要是敢死队员的要求，他们不可能——」

「他是来见我的。」杰西卡打断她的话，「你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敢死队员？」

厄莉娅说道：「在这里是我代表厄崔迪氏族！这件事——」

「安静，你这凶残的妖煞！」杰西卡厉声喝道，「你想杀了我，女儿！我要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么多人，你总不能全杀了灭口，让他们像那个祭司一样沉默。没错，耐巴那一击可能会杀了那个人，但他仍有机会被救活。我们本来有机会审问他！现在你安心了，他无法开口了。你尽管抵赖吧，但你的罪全写在你的言行中。」

厄莉娅静静坐着，脸色苍白。杰西卡盯着女儿脸上的表情变化，发现她的手部动作熟悉得可怕。这是下意识的小动作，却和厄崔迪氏族某个宿敌的习惯动作一模一样。手指有节奏地敲击—小指敲两次，食指敲三次，接着无名指敲两次，小指再敲一次，无名指敲两次……然后重复。

老男爵！

杰西卡的目光引起厄莉娅的注意。她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手，随即停止敲击，然后抬起头望向母亲，看到母亲眼中的惊恐，嘴角随即浮现得意的笑容。

「看来你终于报仇了。」杰西卡低声道。

「你疯了吗，母亲？」厄莉娅问道。

「我真希望我疯了。」杰西卡说道。她暗想，她知道我会向女修会举报，她知道。她甚至怀疑我会将一切告诉弗瑞曼人，并逼她接受附身测试。她不会让我活着离开。

「我们争论的时候，勇敢的敢死队员还在苦苦等候。」厄莉娅说道。

杰西卡强迫自己望向耐巴，强自镇定下来：「你是来见我的，哈登。」

「是的，女士。我们这些沙漠人看到了，可怕的事正在发生。就像古老的预言所说的，小创造者从沙中爬出来。除了在无人沙漠最深的地方，再也见不到沙胡罗。我们抛弃了我们的朋友，沙漠！」

杰西卡瞟了厄莉娅一眼，后者仅向她示意继续。杰西卡望向大厅的人群，只见每人都一脸战战兢兢。人们显然意识到这场母女斗争兹事体大，并疑惑觐见会为何还能继续举行。她再次望向阿法利。

「哈登，你专程来这里说小创造者和沙胡罗越来越少见，目的是什么？」

「水汽圣母啊，」他说道，用她的弗瑞曼尊号来称呼她，「经文早已警告我们。我们恳求您。从穆阿迪布死去那一天起，厄拉科斯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抛弃沙漠。」

「哈！」厄莉娅嗤笑道，「沙漠深处的迷信者害怕生态改造。他们——」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哈登。」杰西卡说道，「沙虫没了，就不会有香料。没了香料，我们将来依靠什么？」

大厅内一阵骚动，吸气声和受惊的低语响遍大厅，在高高的空间中回荡。

厄莉娅耸了耸肩：「迷信！」

阿法利举起右手，指着厄莉娅：「我在向水汽圣母说话，而不是女妖空□！」

厄莉娅的双手紧握王座扶手，但仍然坐着不动。

阿法利看着杰西卡：「这里曾是不毛之地，现在却长满了植物，像伤口上的蛆虫一样蔓延。沙丘上竟然出现了云和雨！雨，我的女士！哦，穆阿迪布高贵的母亲，沙丘的雨是死亡的兄弟，和睡眠一样。死亡之剑悬在每个人的上方。」

「我们的一切举动都遵循列特 - 凯恩斯和穆阿迪布的设计。」厄莉娅道，「说这些迷信的废话有什么用？我们遵照列特 - 凯恩斯的教导，而他告诉我们：『我希望能看到这颗星球覆满绿色植物。』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那么，沙虫和香料怎么办？」杰西卡问道。

「总会有剩下的沙漠，」厄莉娅道，「沙虫会活下来的。」

她在撒谎，杰西卡想着，但她为什么要撒谎？

「帮助我们吧，水汽圣母。」阿法利恳求道。

突然间，杰西卡眼前仿佛出现了双重视野，意识随着耐巴的话而晃动。这毫无疑问是阿达卜记忆，凭自己的意志自行涌现，令她的感官停止运作，脑中只剩过去无数世代累积的教训。她完全沉没在这种记忆中，就像网中的鱼。然而她能感到记忆的恳求，仿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时刻，每个都是对创造的提醒。教诲及记忆的每个元素都是真实的，但又不完全，因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她知道，这是自己最接近儿子预知力的极限了。

厄莉娅在撒谎。她被想要摧毁厄崔迪氏族的人控制住了。她本人就是第一个牺牲者。阿法利说出了真相：除非扭转生态改造的走向，否则沙虫必将灭绝。

在灵启的强大作用下，杰西卡只觉得觐见会的人仿佛都放慢了动作，一一向她招认自己的角色。她能看出现场哪些人接到了不能让她活着离开的命令！意识中出现了一条摆脱这些人的通道，像在阳光下清晰可辨—众人一片□乱，其中一人佯装撞到另一人，整群人随之倒下。她还看到她或许能离开大厅，却会落入另一人手中。厄莉娅不会在意有人因她而殉道。不—那个控制住她的东西不会在意。

此时，在时间暂停的这一刻，杰西卡选择了一个能救出老耐巴并让他为自己带话的方法。逃离大厅的通道仍一目了然。多么简单啊！在场的人全是盲目的丑角，肩膀绷成僵死的防御姿态。地板上的每个位置都可能爆发冲突，让血肉四溅，露出白骨。每具身体、每件服饰、每张脸庞，都描绘出魂飞魄散—隐藏的恐惧被吸入胸膛，嘴巴惊恐地大张。

杰西卡感受到生态改造的力量正在溶解厄拉科斯。阿法利的声音就像她灵魂中的密波器，唤醒了她内心最深处的野性。

一眨眼间，杰西卡从阿达卜记忆回到了运转中的宇宙，但这个宇宙已经不是几秒前她心心念念的宇宙。

厄莉娅正准备开口，但杰西卡抢先说道：「安静！有人担心我已经毫无保留地回归女修会。但是，自从那天弗瑞曼人在沙漠中给了我和我儿子第二次生命，我就是弗瑞曼人了！」随后，她开始使用一种古老语言，屋内只有某些人能听懂。

「Onsar akhaka zeliman aw maslumen!」在兄弟有难时伸出援手，不论他是否正直！

她的话产生了她想要的效果，大厅内的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杰西卡继续煽动：「这位哈登·阿法利，一位诚实的弗瑞曼人，来这里告诉我本应由其他人向我通报的事。那么谁都无法否认！生态改造已经成了失控的风暴。」

大厅里四处有人默默点了头。

「我女儿乐意见到这一切！」杰西卡说，「Mektub al- mellah！你在我肌肤上割出伤口，用盐在上面写字！厄崔迪氏族为何在此找到归处？因为默赫拉忒对我们来说自然而然。对厄崔迪来说，统治一直都是互相保护的伙伴关系，是默赫拉忒，如同弗瑞曼人始终知道的。你们看看她！」杰西卡指着厄莉娅，「她在夜晚暗笑，盘算着自己的阴谋！香料产量将可能化为乌有，最多只有过去的几分之一！当外界知道这个消息时——

「我们将独占宇宙中最昂贵的产品！」厄莉娅喊道。

「我们将独占地狱！」杰西卡怒斥道。

厄莉娅改用最古老的契科布萨语，这是厄崔迪家人在私下使用的语言，带有极难发出的喉塞音和啧音。她对杰西卡说道：「你知道吗，母亲！你难道认为哈克南男爵的外孙女会感谢你将那么多生命记忆塞入我的意识中？还是在我出生之前？当我为你所做的一切感到愤怒时，我只能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男爵会怎么做？他回答我了！他理解我，厄崔迪贱货！他回答我了！」

杰西卡听到她话中的怨毒，证实了她的猜测。妖煞！厄莉娅被内在生命击垮了，被恶灵哈克南男爵附身了。男爵正在用她的嘴巴说话，并不在乎真相曝光。他要让她看到他的复仇，让她明白他不可能被驱赶出去。

他以为，即使我知道了，也束手无策。杰西卡边想边扑向阿达卜记忆指出的通道，同时大声喊道：「敢死队员，跟我来！」

大厅里有六名敢死队员，其中的五人冲过人群，尾随在她身后。

当我比你弱小时，我向你祈求自由，因为这取决于你的原则；当我比你强大时，我拿走你的自由，因为这取决于我的原则。

——古哲人之言，哈克·阿拉达认为出自路易·维尤（Louis Veuillot）。



雷托从穴地的隐蔽入口探出身去，了望上方极远处明亮的断崖。午后的阳光在断崖垂直的壁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一只蝴蝶时而在阴影中飞进飞出，网状花纹的翅膀在阳光下变得透明。在这地方，蝴蝶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啊，他心中想着。

他正前方有片杏树林，孩童在林间捡拾地上的果实。林子外有一条水渠。他和珈尼玛利用忙进忙出的穴地工人作掩护，摆脱了侍卫，轻而易举沿着通气管道爬到穴地入口。现在只需要混入那群孩童中，设法到达水渠，然后钻入地道。到那里以后，两人可以待在用来阻止沙鳟吸干穴地灌溉用水的掠食鱼旁边，从那里出去。弗瑞曼人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有人愿意甘冒失足没顶的风险。

他迈步走出防护通道，断崖在他身体两侧向外伸展。珈尼玛紧随在他身后。两人都带着香料纤维织成的果篮，里面藏着装备：弗瑞曼求生包、毒镖枪、晶刃匕……还有法拉肯送的新长袍。

珈尼玛跟着兄长进入果园，与工作中的孩童混在一起。蒸馏服面罩掩盖了每一张脸，两人只是新加入的童工，但她觉得这场行动已经使她远离了保护和熟悉的生活方式。简单的一步，却将她从一种危险带到另一种危险。

篮子里的新衣物。两人的都很清楚法拉肯送上新衣物的用意。为了强调这一点，珈尼玛在两件衣服胸前的厄崔迪鹰徽上方绣下「我们共享」，这是两人的契科布萨语座右铭。

黄昏将至。越过围绕着穴地种植园的水渠后，沙漠上的夜色会披上某种特质，美到世所罕见。柔和的月光将微微照亮这片沙漠，亘古的孤独让所有置身这片新世界的生物都显得形单影只。

「我们被发现了。」珈尼玛低声说道。她弯着腰，在兄长身边工作着。

「侍卫？」

「不是—其他人。」

「好。」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她说道。

雷托接纳了她的建议，从悬崖下出发，穿过果园。他想：沙漠中的每样东西都必须维持灵活，否则就会死亡。他的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他看到远处沙地上耸立的侍者岩，那再次提醒他灵活的必要。岩石谜般静静矗立，像在戒备什么，年复一年消瘦，直至某天在风沙的猛攻中倒下。总有一天，侍者岩会变成沙子。

接近水渠时，两人听到穴地高处的入口传来乐声。是老式的弗瑞曼合奏曲—两孔笛、小手鼓，以及香料塑胶制成的鼓，鼓面是一整张绷紧的皮。没人问过这么大的皮究竟是取自星球上的哪种动物。

斯第尔格会记起我跟他说过侍者岩上的那道岩缝，雷托想，等一切都太迟的时候，他会离开穴地，走入黑暗—然后，他就知道了。

两人来到水渠边，钻入地道入口，顺着维修梯向下爬到维修台。水渠内昏暗、潮湿又阴冷，两人还能听到掠食鱼溅起的水声。任何想从这里偷水的沙鳟都逃不过掠食鱼的攻击。人类同样必须提防。

「小心。」雷托沿着滑溜溜的维修台向下爬，将记忆锁在他肉身从未去过的时空。珈尼玛跟在他身后。

到了水渠尽头，两人除去全身衣物，只剩下蒸馏服，套上新长袍后丢下了弗瑞曼长袍，沿着另一条检查通道爬了出去，随后翻过一座沙丘，在沙丘的另一面坐了下来，绑好毒镖枪和晶刃匕，将弗瑞曼求生包背在肩上。沙丘把穴地挡在身后，两人再也听不到那音乐了。

雷托站起身来，朝沙丘间的谷地走去。

珈尼玛跟在他身后，以训练过、不成节奏的脚步，安静走在沙地上。

在每座沙丘下，两人都会弯下腰走入沙丘的阴影中，稍停片刻，观察后方，看看是否有人追赶。到达岩石地带时，沙漠上还没有出现追踪者。

两人走在岩石的阴影中，绕着侍者岩转了转，之后爬上一道平台，观察整片沙漠。远方大平漠流光溢彩，天色渐暗，围住那片易碎纤美的水晶。前方的沙漠无尽延伸，不见其他地貌。两人扫视着这片大地，目光不在任何特定的东西上停留。

这是永恒的地平线，雷托想着。

珈尼玛趴在兄长身侧，想：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凝神倾听任何最微弱的声音，整个身体变成绷紧的绳子。雷托以同样的警惕静静坐着。在野外，人学会坚定地仰赖感官，所有感官。生命不过是一堆感觉，来自不同的感官，每个感觉都攸关生死。

珈尼玛爬上岩石，从一道裂口观察来时的路。穴地内安全的生活恍如隔世，褐紫色的远方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绝壁，阳光在绝壁边缘风化的岩面上投下最后的银带。沙漠上仍然没有追踪者的痕迹，她转头看着雷托。

「应该是一头掠食动物。」雷托说道，「这是我第三次计算的结果。」

「你的计算结束得太早。」珈尼玛说道，「应该不止一只。柯瑞诺氏族不会将所有希望放在一个篮子里。」

雷托点头表示同意。

他心头突然一沉，他内在有太多生命，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塞满他的肉身。他想要逃离自己的意识。他的内在是一头沉重的巨兽，随时就能将他吞噬。

他烦躁地站了起来，爬到珈尼玛刚刚窥视过的裂口，朝穴地的断崖望去。在那里，断崖下方，他看到了水渠在生与死之间划出的界线。在绿洲的边缘，他能看到骆驼刺、臭草、戈壁羽毛草，还有野生的苜蓿。在最后一道日光下，他能看到鸟在苜蓿丛中卖力啄食，远处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风吹来的云朵将果园笼罩在阴影中。

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呢？他问自己。

他知道，会发生死亡，或与死亡擦肩而过，而目标则是他。珈尼玛

将活着回去，深信自己亲眼目睹的死亡，或在深度催眠中相信她的兄长确实已经遇害，并将消息告诉大家。

这地方的未知因素让他烦躁不安。他想，人是多么渴望预知，多么愿意将自己的意识投入不变的、绝对的未来中。然而，他在梦中所见的那一小部分未来已经够糟的了，他知道，他不敢冒险将意识伸入更远的未来。

他回到珈尼玛身边。

「还没有追踪者。」他说道。

「他们派来对付我们的野兽是大型动物。」珈尼玛说道，「我们应该有时间看到它们过来。」

「入夜就看不到了。」

「已经快要入夜了。」她说道。

「是啊，该去我们自己的地方了。」他指了指左下方的岩石，风沙在那里的玄武岩上刻出一道裂缝，宽到足以容纳两人，但大型动物进不去。雷托不想去那里，却很清楚他必须去。那就是他指给斯第尔格看的地方。

「他们也许真的会杀死我们。」他说道。

「我们必须冒这个险，」她说道，「这是我们欠父亲的。」

「我不是在争论。」

他想：这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在做正确的事。但他也知道在这个宇宙中做正确的事是多么危险。此时，两人的生死就寄托在精力、体能还有随时掌握自己的极限上。两人最佳的盔甲是弗瑞曼人的训练，后备是两人所掌握的贝尼·杰瑟里特知识。现在，两人的思维都像厄崔迪氏族最老练的战士，唯一的防卫则是弗瑞曼式的顽强，而这从两人幼小的躯体和正式着装上丝毫无从窥见。

雷托摸索着腰间的晶刃匕柄，珈尼玛也下意识地照做。

「我们现在就下去吗？」珈尼玛问道，同时发现了下方远处有动静。由于距离遥远，这动静似乎不那么危险，但她还没开口示警，雷托已因她的噤声而警觉了起来。

「老虎。」他说道。

「拉扎虎。」她纠正道。

「它们看见我们了。」他说道。

「我们最好赶快行动。」她说道，「毒镖枪绝不可能对付这种野兽。它们为了今天一定受训很久了。」

「这附近应该有人在指挥它们。」他说，率先大步朝左方的岩石跑去。

珈尼玛同意他的说法，但为了保存体力，她没有说出来。附近肯定有个人，在时机来临之前，他不会放任老虎随意奔跑。

在最后一抹日光下，老虎飞快跑动着，从一块岩石跳向另一块。它们是视觉型动物，但夜幕很快就要降临，那时就是听觉型动物的天下了。侍者岩上，一只夜鸟的啼叫宣告了情势逆转。夜行动物已经在风化的岩缝阴影中喧闹起来。

奔跑中的双胞胎仍然能看到老虎的身影。野兽浑身流淌着力量，每个动作都散发着势在必得。

雷托奔跑着，确信两人能及时跑到那道狭窄的缺口，但他却入迷地不停回头望向逼近的野兽。

跌一跤，我们就输了。他想着。

这个想法使他不再那么有把握，他跑得更快了。

你们这些贝尼·杰瑟里特以「宗教的科学」来描述自己的预言。很好。我，另外一种科学家的追寻者，认为这定义很恰当。你们的确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但是所有社会不都是这么做的吗？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们，你们的行事就像很多误入歧途的科学家。你们的行为表示，你们想从生命那里取走某些东西。该用你们常用的一句话提醒你们了：事物都是一体两面，而人不可能只取其中一面。

—传道人在厄拉奇恩给女修会的讯息



破晓前一小时，杰西卡静静坐在旧香料地毯上。她置身于一处古老、贫穷的穴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岩石。这是数一数二古老的聚落，位于红裂谷边缘的下方，沙漠的西风被阻绝在外。阿法利和他的弟兄将她带到这里，此时他们正在等待斯第尔格的回音。然而敢死队员在通讯时非常谨慎，斯第尔格并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敢死队员知道通缉令已下，自己成了帝国的敌人。厄莉娅的说法是她母亲受到了帝国敌人的唆使，但她并未提及女修会。厄莉娅政权中的专制及残暴本质在这一举中暴露无遗。她一向认为，控制祭司团就是控制了弗瑞曼人。现在，这种信念即将受到考验。

杰西卡送给斯第尔格的消息简短而直接：我女儿被附身了，她必须接受测试。

然而，恐惧会摧毁价值观。有些弗瑞曼人不愿相信她的指控，反而想用这个机会图利，并在夜间挑起了两场战斗。不过阿法利的人偷来了扑翼机，将逃亡者带到这个极为安全的地方：红裂谷穴地。他们从这里发出消息，传信给所有敢死队员，但厄拉科斯的敢死队员总数已不及两百人。其他的敢死队员全分散在帝国各处。

杰西卡几度思索这些事实，不禁怀疑自己是否陷入了绝境。某些敢

死队员也有同感，但浑不在意地接受了。当一些年轻队员说出自己的恐惧时，阿法利只是朝她笑了笑。

「当神有意让某个生命死在某地时，他会指引那生物前往那里。」老耐巴说。

她门上破烂的布帘掀开了，阿法利走了进来。老人那张瘦长、沧桑的脸显得很憔悴，眼中却冒着火，显然夙夜未眠。

「有人来了。」他说道。

「斯第尔格的人？」

「也许。」他垂下双眼，向左侧瞟去，弗瑞曼人带来坏消息时，总是这副神情。

「出了什么事？」她问道。

「泰布穴地传话过来，你的孙儿不在那里。」他眼睛望向别处，说道。

「厄莉娅……」

「她下令将双胞胎关押起来，但泰布穴地回报双胞胎已经不见了。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

「斯第尔格让两人进入沙漠了。」杰西卡说道。

「可能，有人报告说他整晚都在寻找双胞胎，或许他在耍诈……」

「那不是斯第尔格的风格。」她边说边寻思，除非是那对双胞胎让他这么做。但她仍觉得不对劲，只能开解自己先别惊慌。先前珈尼玛的一番话已经消解她对双胞胎的许多忧虑。她抬头看着阿法利，后者正在打量她，眼中布满怜悯。她说道：「他们是自己走入沙漠的。」

「自己走？他们还是孩子！」

她并没有费劲去解释「这两个孩子」可能比任何活着的弗瑞曼人更懂得如何在沙漠中生存，而是专注思索雷托奇特的言行。他坚持要她配合绑架行动。她原本已抛下那段记忆，但现在必须好好回想了。他还说过，她会知道何时该听从他的指令。

「信使应该已经到达穴地了。」阿法利说道，「我会带他来你这里。」他转身掀开破门帘。

杰西卡盯着门帘。那是块红色的香料织物，但补丁是蓝色的。据说这个穴地拒绝利用穆阿迪布宗教图利，因而被厄莉娅的祭司团当成眼中

钉。这里的人都将资产投到养狗上，培育出的狗有小马那么大，并且够聪明，能保护孩童。这些狗都死了，有人说是死于中毒，而下毒者就是祭司。

她摇了摇头，想驱散脑内这些如牛虻般令人心烦意乱的思绪。

那两个孩子去哪里了？迦库鲁图？两人有个计划。他想在我的极限内尽可能点醒我。她想起来了，当到达极限时，雷托向她下达了命令，要求她遵守。

他命令她！

显然雷托已经看清厄莉娅的作为。两个孩子都提及姑母的「痛苦」，甚至为她辩护。厄莉娅赌上了她身为摄政的正当性，下令关押双胞胎就是最佳明证。杰西卡禁不住冷笑。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很喜欢向自己的学生杰西卡解释这其中的谬误。「如果你眼中只有自己的正当性，那就是在邀请敌手来击溃你。这是常见的错误。即便是我，你的老师，也曾经犯过。」

「即便是我，你的学生，也犯了这个错误。」杰西卡喃喃自语。

门帘外传来低语。两名年轻的弗瑞曼人走了进来，都是昨晚挑选出来的随从。在穆阿迪布的母亲面前，这两人明显有些畏缩。杰西卡一眼就看穿两人：没有思想，只能依附权力组织，以获得认同。如果杰西卡不重视他们，他们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是危险的。

「阿法利派我们来帮你做好准备。」其中一人说道。

杰西卡只觉得胸口一紧，但语气仍然保持镇定：「准备什么？」

「斯第尔格派邓肯·艾达荷来传话。」闻言杰西卡下意识将长袍的兜帽罩在头上。邓肯？但他是厄莉娅的工具。

说话的那名弗瑞曼人向前走了一小步：「艾达荷说他是来带你前往安全的地方，但阿法利却认为这中间有问题。」

「确实奇怪，」杰西卡说道，「但我们的宇宙总会发生奇怪的事。带他进来。」

两人互看一眼，接下命令，匆匆转身离去，以至于又在旧地毯上刮开了两道破口。

艾达荷掀开门帘走了进来，身后跟着那两名弗瑞曼年轻人。阿法利走在一行人的最后方，手按在晶刃匕上。艾达荷显得相当沉着。他穿着

厄崔迪氏族侍卫的便装，这套制服十四个世纪以来都没怎么变过。到了厄拉科斯时代，金柄的塑钢剑换成了晶刃匕，但这只是微小的改变。

「有人说你想帮助我。」杰西卡说道。

「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他说道。

「厄莉娅不是派你来绑架我吗？」她问道。

他黑色的眉毛微扬，此外一脸平静。那双忒莱素复眼仍然盯着她，目光如炬。「那是她的命令。」他说道。

阿法利的指节在晶刃匕上渐渐发白，但并没有拔出刀来。

「我这大半夜都在回想我在女儿身上犯的错。」她说道。

「是有很多错，」艾达荷同意道，「其中大部分我也责无旁贷。」

她看到他下巴上的肌肉在颤动。

「我们很容易听从引领我们走入歧途的言论。」杰西卡说道，「过去，我想离开厄拉科斯。而你……你想看到一个年轻版的我。」

他默认了她的话。

「我的孙儿在什么地方？」她问道，语气变得严厉。

他眨了眨眼，随后说道：「斯第尔格认为他们进了沙漠—躲了起来。或许他们预先见到了危机。」

杰西卡瞥了阿法利一眼。后者点点头，表示她猜对了。「厄莉娅在干什么？」杰西卡问道。

「掀起内战。」他说道。

「你真的认为会走到那一步？」

艾达荷耸了耸肩膀：「或许不会。现在是安逸的时代，人们比较想用温和的方式解决争端。」

「我同意。」她说道，「好吧，我的孙儿该怎么办？」

「斯第尔格会找到他们的—如果……」

「是的，我明白。」看来一切得看哥尼·哈莱克了。她转过身看着左方墙上的岩石，「厄莉娅牢牢控制了权力。」她转头看着艾达荷，「你明白吗？使用权力的方法应该是轻轻握住。抓得太紧，将受制于权力，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就像我的公爵一贯的教导。」艾达荷说道。

不知何故，杰西卡知道他指的是老雷托，而不是保罗。她问道：

「我将被……绑架到什么地方？」

艾达荷盯着她，仿佛要看穿兜帽下的阴影。

阿法利走上前来：「我的女士，你不会真的想……」

「我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吗？」杰西卡问道。

「但是这……」阿法利朝艾达荷扬了扬下巴。

「厄莉娅出生之前，他就是我忠诚的侍卫。」杰西卡说道，「他死之前还救了我和我儿子的命。我们厄崔迪永远敬重这些情义。」

「那么，你会跟我走吗？」艾达荷问道。

「你要带她去哪里？」阿法利问道。

「你不要知道比较好。」杰西卡说道。阿法利阴沉着脸，但不再说话。他的表情泄漏了他的犹豫：他理解杰西卡话中的智慧，但仍然怀疑艾达荷是否可靠。

「帮助我的敢死队员该怎么办？」杰西卡问道。

「如果能去泰布穴地，斯第尔格会接纳他们。」艾达荷说道。

杰西卡看着阿法利：「我命令你去那里，我的朋友。斯第尔格会派敢死队员搜寻我的孙儿。」

老耐巴垂下眼睛：「谨遵穆阿迪布母亲之命。」

他服从的仍然是保罗，她想。

「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艾达荷说道，「他们一定会搜到这里来，而且很快。」

杰西卡身体向前一倾，以贝尼·杰瑟里特一贯的优雅姿态站了起来。经历了昨晚的夜间飞行之后，她越发感到自己老了。她开始迈步，但仍挂念与孙子的那场谈话。他究竟在做什么？她摇了摇头，随即以整理兜帽来掩饰这个动作。人们太容易低估雷托，与普通孩子一起生活会令人不由自主小看这对双胞胎继承的生命记忆。

她注意到艾达荷的站姿。他放松地站在那里，一脚在前一脚在后，随时准备好迎战。这姿势还是她教的。她飞快地朝那两名年轻的弗瑞曼人瞟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阿法利。老耐巴和两名年轻人的脸上依然充满怀疑。

「我可以将生命托付给这个人，」她指着自己对阿法利说道，「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女士，」阿法利反驳道，「但是……」他盯着艾达荷，「他是空□的丈夫。」

「他是公爵和我训练的。」她说。

「但他是苏亡人！」阿法利声嘶力竭地说。

「我儿子的苏亡人。」她提醒道。

对于发血誓将生命献给穆阿迪布的敢死队员来说，这个回答就够了。他叹了口气，让开身体，并示意两名年轻人掀开门帘。

杰西卡走了出去，艾达荷跟在她身后。她转过身，对门廊里的阿法利说道：「你去斯第尔格那里。他可以信赖。」

「是的……」但老人声音中仍有疑虑。

艾达荷碰了碰她的手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只需带上我的判断力。」她说道。

「为什么？你担心你正在犯错？」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永远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扑翼机驾驶员，邓肯。」

他并没有被逗笑，只越过她，沿着来时的路匆匆离开。阿法利走到杰西卡身边：「你怎么知道他是开扑翼机来的？」

「他没有穿蒸馏服。」杰西卡说道。

阿法利似乎为自己明显的视而不见感到窘迫，然而他不会因此闭嘴：「我们的信使直接把他从斯第尔格那里带来这里。他们可能被盯上了。」

「你们被盯上了吗，邓肯？」杰西卡朝艾达荷的后背问道。

「你应该很清楚，」他说道，「我们飞得比沙丘低。」

他们转入一条小径，螺旋形的梯子通往下方，尽头是空旷的洞穴，褐岩高处的灯球将空间照得透亮。一架扑翼机面朝墙壁停靠，像等待冬去春回的昆虫一样蛰伏着。墙面想必是伪造的岩石——上面有扇门，门外就是沙漠。尽管这个穴地很穷，但仍然保存了一些秘密、机动的设施。

艾达荷为她打开扑翼机舱门，扶她坐上右侧座椅。她越过他时，发现他头上正在冒汗，那头黑羊毛般的头发都打结了。杰西卡不由得想起这颗头颅曾在喧嚣洞窟内鲜血直喷。最后是忒莱素的金属眼珠带她回到

现实。一切都不像表面上那样了。她系上安全带。

「你很久没有带我飞行了，邓肯。」她说道。

「很久很久了。」他说道，边检查仪表板。

阿法利和两名年轻人站在机器旁，准备打开整面墙。

「你觉得我在怀疑你吗？」杰西卡轻声问道。

艾达荷全神贯注操作发动机，启动了推进器，看着指针转动，嘴角的笑容在五官鲜明的脸上一闪即逝。

「我仍然是厄崔迪氏族的人，」杰西卡说道，「而厄莉娅不是了。」

「别担心，」他咬着牙说道，「我仍然效忠厄崔迪。」

「厄莉娅已经不是厄崔迪的人了。」杰西卡重复道。

「不必提醒我！」他吼道，「现在闭嘴，让我好好驾驶这家伙。」

他话中的绝望出乎杰西卡意料，这不像她熟悉的艾达荷。她压下心头再次升起的恐惧，问道：「我们要去哪里，邓肯？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他朝阿法利点了点头，假岩门向外打开，银白的明亮日光流泻而下。扑翼机向前跃升，机翼有力地拍动着，喷射发动机轰轰作响，随后冲入空荡荡的天空。艾达荷设定了一条西南方向的航线，朝着撒哈亚山嵴飞去。从此处远望，那地方就像沙漠上的一条黑线。

他说道：「别把我想得太糟，女士。」

「从你喝多了香料啤酒，冲入厄拉奇恩大厅吼叫的那晚起，我就不会把你想得太糟了。」她说道。但事实上，他的话确实令她起疑。她放松身体，进入普拉那-并度的防御状态。

「我也记得那一晚，」他说道，「我那时太年轻……太青涩了。」

「但已经是公爵手下最出色的剑客。」

「算不上，女士。哥尼十次有六次能击败我。」他看了她一眼，「哥尼在哪里？」

「在为我办事。」

他摇了摇头。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她问道。

「是的，女士。」

「告诉我。」

「好。我承诺要策画一场瞒天过海的阴谋对付厄崔迪氏族。只有一个方法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他按下仪表板上的一个按钮，一个束缚器从杰西卡的椅子上弹出来，像柔软的茧般裹住她全身，只露出头部，「我要带你去萨鲁斯·塞康达斯星，」他说道，「去法拉肯那里。」

杰西卡一阵罕见的慌乱，挣扎着想松开束缚，带子却越捆越紧，只有在她放松时才稍稍减缓。挣扎过程中，她感觉到护套上藏有致命的�迦藤。

「魆迦藤的触发装置已经解除了。」他的眼睛看着别处，「还有，别对我用魅音。你能用声音控制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他看着她，「忒莱素给我配备了这类把戏的防护机制。」

「你听命于厄莉娅，」杰西卡说道，「她—」

「不是厄莉娅，」他说道，「我们在为传道人做事。他想让你像过去教导保罗一样教导法拉肯。」

杰西卡身体一僵，瞠目结舌。她记起雷托的话，原来那就是她将拥有的有趣学生。她说道：「那个传道人—他是我儿子吗？」

艾达荷的声音仿佛来自远方：「我也想知道。」

宇宙就在那里—敢死队员只能这样看待宇宙，这种世界观让他们仍能主宰自己的意识。宇宙既不是威胁，也不带来希望。宇宙中有许多事物我们完全无法控制：流星陨落、香料喷发、衰老与消逝……这些都是宇宙中的现实，不论你有何感受，都得面对。你不可能用言语将现实阻绝在外。它们能以自身那种沉默的方式向你袭来，之后你便能领悟「生与死」的意义。明白这一点，你会盈满喜悦。

—穆阿迪布对敢死队员的谈话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温西希娅说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法拉肯仍安静不动。他和母亲分坐在晨间起居室两侧，金色阳光从他身后射入，在白色地毯投下他的影子。光线从他母亲身后的墙壁上反照，为她的发丝镀上光晕。她一身家常镶金白袍，令人想起昔日的皇室生活。那张鹅蛋脸十分平静，但他知道她正在观察他的反应。他觉得胃里空荡荡的，尽管刚刚才用过早餐。

「你不同意？」温西希娅问道。

「有什么好不同意的？」他问道。

「我是说……我们一直瞒着你，直到现在？」

「哦，那个啊。」他观察着母亲，想借此看清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复杂立场，却只能想到近来他注意到的一件事：泰卡尼克不再称呼她为「公主」。他现在怎么称呼她？皇太后？

为什么我会有失落感？他想，我究竟失去了什么？答案显而易见：他失去了无忧无虑的日子，不再能随心所欲投入热爱的事务。如果他母亲的计划实现了，那些时光就一去不复返了。新的责任需要他投入所有心力。他发现自己痛恨这一切。他们怎么能这样随意摆布他的时间，甚

至都没和他商量？

「说出来，」他母亲说道，「你有点不对劲。」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他问道。这是他脑子中跳出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会失败？」

「我不知道……任何计划都可能失败。你要怎么利用艾达荷？」

「艾达荷？有什么关系？哦，是的—那个泰卡尼克没和我商量就带到这里来的秘教徒，他提过艾达荷，是吗？」

她撒了一个拙劣的谎，法拉肯惊奇地盯着自己的母亲。原来她一直都知道那位传道人。

「是啊，我从来没见过苏亡人。」他说道。

她接受了他的解释：「我们要留着艾达荷做件大事。」

法拉肯默默咬着上嘴唇。

温西希娅想起了他已故的父亲。德拉克经常做这个动作，他非常内向、复杂，难以捉摸。德拉克，她回忆着，与哈西米尔·芬伦伯爵有亲戚关系，身上也都有某种纨绔、激烈的气质。法拉肯也会这样吗？她开始后悔让泰卡带领这小子改信厄拉奇恩的宗教。谁知道那个鬼宗教会将带他往何方？

「现在泰卡怎么称呼你？」法拉肯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话题突然转变，她吃了一惊。

「我注意到他不再称你为『公主殿下』。」

他真是观察入微，她想。不知为何，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不安。他认为我把泰卡当成了情人？胡扯，他怎么称呼我并不重要。那他为什么要问？

「他称呼我为『尊贵的女士』。」她说道。

「为什么？」

「这是所有大氏族的习惯。」

包括厄崔迪，他想。

「如果有人听到了，现在的称呼比较不令人多心。」她解释道，「有人可能会因此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渴望复辟。」

「谁会那么蠢？」他问道。

她抿紧嘴唇，决定让这件事过去。那不过是件小事，但伟大志业是由无数小事推动的。

「杰西卡女士不该离开卡拉丹。」他说道。

她使劲摇了摇头。怎么回事？他的思绪像失控的东西一样横冲直撞。她问道：「你想说什么？」

「她不该回到厄拉科斯。」他说道，「这是很糟的策略，令人起疑。应当让她的孙儿去卡拉丹拜访她。」

他是对的，她想，并很惊愕自己从未想到这一点。如果泰卡在场，他会立即调查，看杰西卡女士为何不这么做。她再次摇了摇头。不！法拉肯是怎么想的？他理当知道，祭司团绝不可能冒险让那两个孩子进入太空。

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祭司团不让他们冒险，还是厄莉娅夫人？」他问道，并注意到她的思路被他牵着走。他变得重要了，这让他大为振奋——他也能玩这种政治权谋中的心理战。她母亲的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引起他的兴趣。她太容易受操控。

「你认为厄莉娅想独掌大权？」温西希娅问道。

他的目光别开。厄莉娅当然想要独掌大权。来自那颗邪恶星球的所有报告都同意这一点。他的思绪飞上另一条新航线了。

「我一直在读厄拉科斯行星生态学家的著作。」他说道，「书中一定会有关于沙虫和单倍体的线索，只要——」

「这些事留给别人去做吧！」她说道，开始感到不耐，「在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你只想说这个？」

「你不是为了我。」他说道。

「什……什么？」

「你是为了柯瑞诺氏族，」他说道，「而你代表着柯瑞诺氏族。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

「你有责任！」她说道，「那些指望你的人该怎么办？」

她的话有如往他肩膀放上重物，他瞬间感受到柯瑞诺氏族追随者的沉重希望和梦想。

「是的，」他说道，「我理解他们。但是有些以我的名义去办的事

让人作呕。」

「作呕……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做了所有大氏族在确保优渥未来时都会做的事。」

「是吗？我觉得你做得有点拙劣。不！不要打断我。如果我要成为皇帝，你最好学会听我说话。你以为我看不懂你们的把戏？那些老虎是怎么训练的？」

他不留情面地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她哑口无言。

「我明白了。」他说。「好吧，我会留下泰卡，因为我知道是你把他扯进去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优秀的军官，但只在有利的场合才会为自己的原则而战。」

「他的……原则？」

「军官的良莠，差别在于性格强不强大，沉不沉着。」他说，「无论在何处受到挑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

「老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她终于说道。

「如果计划成功，我就相信这一点。」他说道，「但是我不会接受你们的训练方式。不要反驳。这太明显了，它们受到制约了。你自己说的。」

「你准备怎么做？」她问道。

「我会等待、观察。」他说道，「也许我会当上皇帝。」

她一只手放在胸口，叹了口气。有那么一刻，她被他吓到了，几乎相信他会出面揭发她。原则！而现在他下定决心了。她看得出来。

法拉肯起身，朝门口走去，并按铃呼叫母亲的侍从。他转头说道：「谈话结束了，是吗？」

「是的。」她在他起步离开时抬起一只手，「你去哪里？」

「去藏书室。最近我迷上了柯瑞诺的家族史。」他转身离去，因刚刚下定的决心而满腔热忱。

她真该死！

但他知道自己的信念很坚定。他意识到魃迦藤记载的史实与消闲的历史读物在情感上截然不同，后者与他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历史有天壤之别。此刻，活生生的新历史正往他四周汇聚，并冲入不可逆转的未来。法拉肯感受到所有将荣华寄托在他身上的人正在背后推动他。奇怪的

是，他自己对此却兴致索然。

27

> 穆阿迪布曾说，某次他看到一株野草想从两块岩石间长出。他挪开了其中一块。之后，当野草似乎正要欣欣向荣时，他用另一块岩石盖住了。「这株草命中如此。」他说明道。
>
> ——《释经》



「快！」珈尼玛叫道。跑在她前方两步外的雷托已到达岩石的裂缝旁。他没有犹豫，立刻跃入裂口，向前爬去，直到黑暗完全包围他。他听到珈尼玛在身后也跳了下来，但突然一阵安静，之后声音传来，既不急躁也不害怕。

「我卡住了。」

他站了起来，知道这么做可能会将脑袋送到乱刨的兽爪下。他先在窄道中转身，又伏低往回匍匐，直到触及珈尼玛伸出的手。

「是我的长袍，」她说道，「勾住了。」

他听到后方有石块滑落的声音，抓住珈尼玛的手拉了拉，但成效甚微。

下方传来吭哧吭哧的吐气声，伴随着阵阵低吼。

雷托绷紧身体，髋部紧紧卡着岩石，使劲拉扯珈尼玛的手臂。一阵布料撕裂的声音，他感到她正向他挤来。她倒吸了几口气，他知道那一定是因为疼痛，但他仍用力再拉了一次。她又朝洞内前进了一些，接着整具身体都进来了，摔在他身旁。此时两人离裂缝的开口还是太近。他转了个身，四肢着地，飞快往深处爬。珈尼玛紧随在后。爬行时，她的喘息声越来越重。他知道她受伤了。他爬到岩缝尽头，翻过身，从这个狭窄的避难所向上望去。裂口在他上方约两公尺处，满天繁星，但有个庞大的家伙遮住了部分星空。

隆隆的咆哮声充斥两人耳膜。这是一种低沉、凶狠又古老的声音，

是猎食者在对猎物说话。

「你伤得重吗？」雷托问道，尽量保持语气平静。

她顺着他的语调回答：「其中一只抓了我一下，把我的蒸馏服沿着左腿撕开了。我在流血。」

「有多严重？」

「是静脉。我能止住血。」

「压住，」他说道，「不要动。我来对付我们的朋友。」

「小心，」她说道，「它们比我意料中还大。」

雷托拔出晶刃匕，向上举着。他知道老虎的爪子会往下探。裂缝的宽度只能容纳爪子，它们的身体进不来。

慢慢地，慢慢地，他将刀子刺向上方。突然间，有东西碰到了刀尖。他只觉得整条手臂猛地震了一下，刀子几乎脱手。有血沿着手流了下来，溅在他脸上，一声吼叫立即响起，几乎将他震聋。星星全露了出来。在凄厉的吼叫声中，有东西从岩石上滚落，摔在沙漠上。

星星再次被遮住，他又听到猎食者的低吼。第二只老虎过来了，并不在意同伴的下场。

「真是锲而不舍。」雷托道。

「你肯定伤了一只，」珈尼玛说道，「听！」

下方的吼声和翻滚声渐渐沉寂，但是第二只老虎仍然挡着星星。

雷托收回匕首，碰了碰珈尼玛的肩膀：「把你的刀给我。我想用全新的刀锋来对付这一只。」

「你觉得会有第三只老虎吗？」她问道。

「不太可能。拉扎虎习惯成对猎食。」

「像我们一样。」她说道。

「是的。」他同意，手掌感受到她将刀柄递了过来，于是用力握紧。他再次小心翼翼地向上刺。刀锋只接触到空气。他冒险抬起身体，仍一无所获。他收回刀，琢磨着情势。

「你找不到它？」

「它不像上一只那样攻击。」

「它还在，闻到没？」

他咽了口唾沫润润嗓子。一阵恶臭夹杂着老虎分泌的气息直冲鼻

端。星星仍然被遮住。第一只老虎已不再有动静。晶刃匕上的毒已经发挥效果。

「我想我得站起来。」他说。

「不！」

「我得引诱它过来，否则刺不中它。」

「是没错，但我们商量好了，如果我们中有谁可以避免受伤……」

「你受伤了，所以你是要回去的人。」他说。

「但如果你受了重伤，我不可能离开你。」她说。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把刀还我。」

「可是你的腿！」

「我可以单脚站着。」

「那东西只要一挥爪就能撕掉你的头。或许毒镖枪……」

「如果有人听到枪声，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有做好准备——」

「我不想让你去冒这个险！」他说道。

「不管是谁在这里，都不能让他知道我们有毒镖枪——时候还没到。」她碰了碰他的手臂，「我会小心的，把头低下。」

他一言不发。她继续说道：「你知道必须由我来。把我的刀给我。」

他勉强伸出手，找到她的手之后，把刀子交给她。这么做很合理，但他所有情感都在抵抗。

他感到珈尼玛爬开了，听到她的长袍擦过岩石上。她喘了口气，他知道她一定已经站了起来。千万小心！他想，差点想将她拉回来，再次提议使用毒镖枪。但是那么做会让附近的人知道两人拥有这种武器。更糟糕的是可能会将老虎赶离裂口，然后两人就会困在这里，旁边不知道哪块岩石后方还躲着一只受伤的老虎，随时准备要两人的命。

珈尼玛深深吸了口气，后背靠在裂缝的岩壁上。我必须快，她想着，向上举起刀尖。左腿被老虎抓伤的地方一阵阵刺痛。她感到血正在结痂，新的血流暖暖淌过皮肤表面。必须非常快！她全神贯注，摆好贝尼·杰瑟里特应付危机时的备战姿势，将疼痛和所有不相关的事逐出意识。老虎一定正在向下伸爪！她举起刀慢慢沿着岩缝裂口刺探。该死的

老虎在什么地方？她再次比画一下。什么也没有。老虎本该上当向前扑来的。

她小心嗅闻四周。左方传来温暖的呼气。她保持平衡，深吸一口气，嘶喊一声：「Taqwa！」这是弗瑞曼人昔日的战吼，在最远古的传说中还能找到语义：「自由的代价！」她边喊边将刀锋往岩缝黑暗的裂口刺去，刺入猛虎的皮肤之前，虎爪先扫到她的手肘。在这千钧一发，她手腕使劲往前一送，感受到刀尖刺入老虎体内，同时剧痛也传到了手腕。刀柄在她麻木的手指间扭了一下。岩缝裂口的星辰再次露了出来，猛虎垂死的哀号响彻夜空，随后一阵挣扎翻滚的声音。最后，一切恢复死寂。

「它打中我的手臂。」珈尼玛说道，艰难地用长袍在伤口打了道结。

「严重吗？」

「我想是的。我感觉不到我的手。」

「我点盏灯——」

「我们躲好之前先别点！」

「我很快。」

她听到他转身去抓他的弗瑞曼求生包，感到夜间遮护罩盖在她上方并在她身后塞好时光滑的触感。他没有时间架好遮护罩以防止水汽逸出了。

「我的刀在这边，」她说道，「我膝盖能感觉到刀柄。」

「先别管刀。」

他点亮一盏小灯球，耀眼的光亮刺得她直眨眼睛。雷托把灯放在沙地上，盯着她的手臂时倒抽了一口气。那一爪撕开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从手肘开始，沿着下臂后侧几乎绕到手腕。伤口也说明了当时她是怎么翻转刀锋去刺杀那头猛虎。

珈尼玛看了一眼伤口，随后闭上眼睛，开始默念贝尼·杰瑟里特的制惊祷文。

两人心有灵犀，雷托也感受到颂念祷文的需要，但他将翻腾的情绪放在一边，开始包扎珈尼玛的伤口。他必须小心，既要止血，又要看起来很拙劣，像是珈尼玛自己包扎的。最后他让她用另一只手和牙齿打了

个结。

「现在看看你的腿。」他说道。

她扭身，露出另一处伤口。不像手臂那么糟—小腿上有两道浅浅的爪痕，血正往蒸馏服漫流。他尽所能清洗了伤口，包扎好，最后用蒸馏服盖住绷带。

「伤口里有沙子，」他说道，「回去后马上找人看一下。」

「我们的伤口里总少不了沙子，」她说道，「毕竟是弗瑞曼人嘛。」

他挤出笑容，坐了下来。

珈尼玛深深吸了口气：「我们成功了。」

「还没。」

她咽了口唾沫，竭力想从惊吓中恢复。灯球光下，她的脸色苍白。是的，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管是谁在控制那两头野兽，都可能就在附近。

雷托凝视妹妹，突然一阵椎心刺骨的失落。他和珈尼玛必须分开了。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是一体形影不离。但为了完成计划，两人需要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并从此分道扬镳，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分享一切生活，亲密无间。

他让自己的思绪回到躲不过的俗务中：「这是我的求生包。我从里面拿了绷带，可能会有人检查。」

「对。」她和他交换了求生包。

「躲在这里的某个人有指挥老虎的遥控器，」他说道，「他很可能会在水渠附近等，确定我们是生还是死。」

她摸了摸弗瑞曼求生包上的毒镖枪，拿起来，塞进长袍下方的腰带中：「我的长袍破了。」

「是的。」

「搜救队可能会很快抵达这里，」他说道，「里面可能有叛徒。你最好自己溜回去，让赫若把你藏起来。」

「我……我一回去就开始追查叛徒。」她说道，朝兄长脸上望一眼，和他心意相通地体认到，从这一刻起，两人将各奔东西，再也不可能不分彼此，分享别人无从了解的知识。

「我去迦库鲁图。」他说道。

「丰鞑珂。」她说。

他点头表示认可。迦库鲁图和丰鞑珂——那一定是同一个地方。要隐藏那个传说中的地方，唯有用这种方法。当然了，这是走私者的手笔。这群人始终在宇宙众星心照不宣的默许下行动，对他们而言，将地名换成另一个简直易如反掌。行星上的统治家族永远必须准备好紧急逃生后门，更何况，他们还能从走私中分到一小杯羹。走私者在丰鞑珂／迦库鲁图窃占一座功能完备的穴地，利用宗教禁忌让弗瑞曼人敬而远之，堂而皇之将迦库鲁图隐藏起来。

「没有哪个弗瑞曼人会想到那个地方来搜寻我。」他说道，「当然，他们会询问那些走私者，但是……」

「我们按说好的计划行动，」她说道，「只是……」

「我知道。」听着自己的声音，雷托意识到两人其实是在拖延二位一体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嘴角浮现一丝苦笑，神情比外在年龄要成熟许多。珈尼玛猛然省悟自己正透过时间之幕看着年长的雷托，不禁热泪盈眶。

「还不用将水献给死人。」他说道，轻抚她的脸颊，「我会走得很远，到没人能听到的地方，然后呼唤沙虫。」他指了指挂在求生包外折叠起来的创造者矛钩，「两天后的黎明，我会抵达迦库鲁图。」

「一路顺风，我的老友。」她低声说道。

「我会回来找你的，我唯一的朋友。」他说道，「记住过水渠时要小心。」

「挑一条好沙虫。」她以弗瑞曼人的告别语说道，左手熄灭了灯球，将夜间遮护罩拉开，折叠起来放入她的求生包。她感觉到他离开了，只听到他爬下岩石，回到沙漠上。轻柔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她坚毅地站在那里，思索着自己的下一步。对她而言，雷托已经死了，她必须让自己相信这一点。她脑海中不能有迦库鲁图，兄长也没有出发去寻找这个湮没在弗瑞曼神话中的地方。从这刻起，她不能想着雷托仍在世。她必须制约自己，必须衷心相信兄长已被拉扎虎咬死，一切反应都必须符合这项事实。没多少人能骗过真言师，但她知道自己可以……可能必须做到。她和雷托共有的无数生命教会了她如何做到：古

老示巴[7]时代的洗脑法，而她可能是在世者中唯一还记得示巴曾真实存在的人。雷托离开后，珈尼玛花了很长时间小心翼翼设计深层的强制性反应。她修改她的自我意识，将自己塑造成孤独的妹妹，双胞胎中的幸存者，直到一切都浑然天成。结束后，她发现自己的内在一片沉寂——将那些侵入她意识的生命阻绝在外。她没料到这方法还有这一层作用。

如果雷托还活着，并知道这件事，该有多好。她想。她并不觉得这样想有违事实。她静静站着，看着老虎袭击雷托的那片沙漠。那里传来了一阵声音，愈来愈响。这是弗瑞曼人非常熟悉的声音：沙虫正从那里经过。尽管它们的数量在沙漠中日益稀少，还是有一条来了。可能是第一头老虎临死前的挣扎吸引了它……是的，在雷托被第二头老虎咬死之前，他杀死了第一头。沙虫来了，这是奇异的象征。她的自我洗脑如此彻底，甚至看到了下方远处沙漠上有三道黑点：两头老虎和雷托。随后沙虫来了，然后沙漠上什么都没了，除了沙胡罗经过后留下的波纹。沙虫不算大……但够了，而且，她的假想不允许她看到骑在沙虫背上的小小身影。

她强抑悲痛，封好弗瑞曼求生包，从藏身处战战兢兢爬出来，手持毒镖枪扫视远方。没发现携带遥控器的人。她攀上岩石高处，下到另一侧，爬过月光投下的阴影，静静等待着，确保她回家的路上没有暗杀者埋伏。

她的目光越过面前这片旷野，看到泰布穴地方向有火把在动。人们正在寻找她和雷托。空中有片阴影正越过沙漠，朝侍者岩而来。她爬下岩石，选定方向，朝远离搜寻队伍的北方前进，步入沙丘的阴影中，走向夹在雷托死亡之地与泰布之间的僻静角落。行进时她小心翼翼维持不成节奏的步伐，以免引来沙虫。她知道过水渠时必须小心。没有什么能阻挡她，她会告诉大家，兄长是如何在拯救她时命丧虎口。

7

示巴：古国名，在阿拉伯南部，即今日的也门，以香料、宝石贸易而闻名。—译注

历时久远的政府总是会逐渐倾向特权形式。历史上从未有政府摆脱此一型态。随着特权阶级的发展，政府会日益倾向于只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统治阶级是世袭皇族、金融帝国的寡头，抑或稳固的官僚机构。

—〈重复的政治现象〉，《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手册》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提议？」法拉肯问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和霸夏泰卡尼克站在他私人宅邸的会客厅中。温西希娅站在蓝色矮榻的一侧，看上去更像是旁听者，而不是与会者。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为此愤愤不平，但那天清晨她招认阴谋后，法拉肯出现了骇人的改变。

已是向晚时分，柯瑞诺城堡内昏黄的光线使会客厅更加宜人。屋内陈列着以特殊材料制成的真正书籍、魑迦藤卷轴和记忆强化器。屋子四处是长期使用的痕迹—书本上的破损、强化器上磨亮的金属和资料块磨损的棱角。厅内只有一张矮榻，但有很多椅子，都是会自动顺应体形调整的悬浮椅，低调而舒适。

法拉肯背朝窗户站立，一身普通的铁灰色萨多卡军服，唯一的装饰是领口上的金色狮爪标志。他选择在这屋子而不是正式场所接待霸夏和母亲，是希望能创造出轻松闲聊的气氛。但泰卡尼克不断冒出的「阁下」和「夫人」还是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阁下，我认为，如果他做不到，就不会这样提议。」泰卡尼克说道。

「当然！」温西希娅插嘴道。

法拉肯瞟了母亲一眼，示意她别说话，随后开口问道：「我们没有

向艾达荷施压吗？」

「没有。」泰卡尼克说道。

「那为什么邓肯·艾达荷，一个对厄崔迪氏族鞠躬尽瘁的人，现在却主动提议将杰西卡女士交给我们？」

「有传言说厄拉科斯出现动乱了……」温西希娅大着胆子说道。

「还没证实。」法拉肯说道，「有可能是传道人操纵了这一切吗？」

「可能，」泰卡尼克说道，「但是我看不出动机。」

「他曾提到要为她寻找避难所，」法拉肯说道，「如果那些传言是真的，他就有动机了……」

「没错。」他母亲说道。

「或者，这也可能是场阴谋。」泰卡尼克说道。

「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假设，然后深究下去。」法拉肯说道，「要是艾达荷失去了厄莉娅夫人的欢心，会怎么样？」

「这可能是个原因，」温西希娅说道，「但是他—」

「走私者那里还没有消息吗？」法拉肯打断道，「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个季节，消息总是传得比较慢，再说还有安全考量……」

「是的，当然，但是……」法拉肯摇了摇头，「我不喜欢我们的假设。」

「不要这么快就否定。」温西希娅说道，「厄莉娅和那个祭司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不管他的名字叫什么……」

「贾维德，」法拉肯说道，「但那人显然是—」

「他一直是我们宝贵的线人。」温西希娅说道。

「我刚才想说的是，他显然是双面间谍。」法拉肯说道，「我们不能信任他，可疑的迹象太多了……」

「我没看到。」她说。

他突然对她的愚蠢感到愤怒：「记住我的话，母亲！迹象就在你眼前，我稍后再跟你解释。」

「恐怕我不得不同意阁下的见解。」泰卡尼克说道。

温西希娅委屈得一言不发。他们怎么敢如此对待她，仿佛她是轻浮

的女人，没有——

「我们不能忘记，艾达荷死过一次。」法拉肯说道，「忒莱素人……」他朝身旁的泰卡尼克瞥了一眼。

「这值得追查。」泰卡尼克说道。他发现自己很钦佩法拉肯的思考方式：机警、敏锐、追根究柢。是的，忒莱素在复活艾达荷时，很可能在他体内设置了强大的机制，以为他们日后所用。

「但是我想不出忒莱素人有什么目的。」法拉肯说。

「一项在我们这里的投资？」泰卡尼克说道，「为未来买个小小的保险？」

「我得说，这是很大的投资。」法拉肯说道。

「危险的投资。」温西希娅说道。

法拉肯不得不同意她的观点。杰西卡女士的能力在帝国家喻户晓，毕竟穆阿迪布是她一手训练的。

「如果让人知道我们留下她，就很危险。」法拉肯说道。

「是的，一旦别人知道，她就成了双面刃。」泰卡尼克说道，「但别人不一定会知道她在我们手里。」

「假设一下，」法拉肯说道，「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她有多大价值？我们能用她交换更重要的东西吗？」

「不能公开进行。」温西希娅说道。

「当然！」他期待地看着泰卡尼克。

「我还没想到。」泰卡尼克说道。

法拉肯点了点头：「是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必须把杰西卡女士当成用途不明的存款。毕竟，财富不尽然得用来买什么特定的东西，而只是……有潜在的用途。」

「她是非常危险的俘虏。」泰卡尼克说道。

「这一点确实要考虑，」法拉肯说道，「我听说她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能让她用声音控制他人。」

「或她自己的身体。」温西希娅说道，「伊勒琅向我透露过一点她学到的东西，只是炫耀，并没有实际展示。但是，贝尼·杰瑟里特确实有些手段，能让她们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你是说，」法拉肯问道，「她有可能引诱我？」

温西希娅只是耸了耸肩。

「我得说，做这种事，她的年纪大了些，不是吗？」

「只要涉及贝尼·杰瑟里特，就没有什么是肯定的。」泰卡尼克道。

法拉肯一阵激动，其中又掺杂了一丝恐惧。进行这个游戏，将柯瑞诺氏族重新扶上权力的宝座，这既吸引他，又令他厌恶。他真希望终止这个游戏，回到他的嗜好中：研究历史、学习如何管理萨鲁斯·塞康达斯。重整萨多卡军队本身就是一个任务……对于这个工作来说，泰卡尼克仍是很好的工具。掌管一颗星球是非同小可的责任，但整个星际帝国是更加重大的责任，也是更令人垂涎的权力工具。读到越多穆阿迪布／保罗·厄崔迪的故事，他对权力的运用就越感兴趣。身为柯瑞诺氏族的后代、沙德姆四世的继承人，如果能让他的家族重戴皇冠，将是何等成就。他需要这种感觉。法拉肯发现，只要连续对自己念颂几遍这个魔咒，他就能暂时消解疑虑。

泰卡尼克正在说话：「……当然，贝尼·杰瑟里特教导说和平会助长攻击，然后就会爆发战争。这个悖论——」

「怎么又转到这个话题？」法拉肯问道，让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

「怎么了？」温西希娅看着儿子心不在焉的表情，慢慢说道，「我只是问问泰卡尼克熟不熟女修会背后的哲理是什么。」

「我们用不着对哲理太认真。」法拉肯转身面朝泰卡尼克道，「至于艾达荷的提议，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当我们自以为了解某样东西时，正是需要继续深入了解的时候。」

「没问题。」泰卡尼克说道。他喜欢法拉肯谨慎的性格，只希望这不会阻碍他的军事决断。军事决断通常需要迅速和果决。

法拉肯又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关于厄拉科斯的历史上，你知道什么是最有趣的吗？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原始时期的传统，当时，弗瑞曼人一看到没有穿着蒸馏服的人，就会出手杀死。」

「你为什么对蒸馏服感兴趣？」泰卡尼克问道。

「你注意到了，嗯？」

「我们怎么可能没注意到？」温西希娅问道。

法拉肯不耐烦地看了他母亲一眼。她为何不停插嘴？随后，他又看

着泰卡尼克。

「要理解那颗星球的性格，关键在于蒸馏服，泰卡，蒸馏服是沙丘星的标记。人们大多关注蒸馏服的物理细节：保存身体的水汽，循环利用，使人类可以在那样的星球上生存。你知道，弗瑞曼人的规矩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有一件蒸馏服，采集食物的人还有一件备用。但是请注意，你们两个——」他示意母亲也要认真聆听，「看起来很像蒸馏服的仿制品正成为整个帝国的时尚。人类总是想模仿自己的征服者！」

「你真的觉得这种信息很有用吗？」泰卡尼克疑惑地问道。

「泰卡，泰卡——没有这种信息，是当不好统治者的。我说过蒸馏服是解开他们性格的关键，确实如此！蒸馏服是传统的东西，他们所犯的错误也将是传统的错误。」

泰卡尼克瞥了温西希娅一眼，后者正一脸忧虑地看着她儿子。法拉肯的性格既吸引霸夏，又令他忧虑。他和沙德姆四世太不一样了。过去帝国一直有支萨多卡精兵，那都是肆无忌惮的战场杀手。但是沙德姆败在该死的保罗手下。他读到的资料显示，保罗·厄崔迪的性格正如法拉肯此时的描述。的确，在最冷酷的紧要关头，法拉肯可能比厄崔迪家的人更果断，但那是他接受的萨多卡训练使然。

「很多人在统治时都不会用到这种信息。」泰卡尼克说道。

法拉肯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下，随后说道：「统治，然后失败。」

泰卡尼克的嘴抿成一条直线，他显然在暗示沙德姆四世的失败。这也是萨多卡的失败，任何一个萨多卡都无法轻易面对。

说完自己的看法之后，法拉肯接着说道：「你明白了吗，泰卡？还没人彻底理解星球对居民集体潜意识的巨大影响。要打败厄崔迪氏族，我们不仅要了解卡拉丹，还要了解厄拉科斯。其中一颗星球很安逸，另一个却是坚强意志的训练场。厄崔迪氏族与弗瑞曼人的结合是独特的现象，除非我们能理解，否则无法与之抗衡，更不要说打败他们了。」

「这和艾达荷的提议有什么关系？」温西希娅问道。

法拉肯怜悯地看着他母亲：「我们要向他们的社会施压，这是打败厄崔迪的起点。压力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对我们来说，判断哪里缺乏压力也同样重要。你没注意到厄崔迪让那里的一切都变得安逸、软弱了吗？」

泰卡尼克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个想法非常好。绝不能允许萨多卡变得软弱。但艾达荷的提议仍然困扰着他。他开口道：「或许我们最好该回绝他的提议。」

「时候未到。」温西希娅说道，「眼前的选择很多，而我们的任务将选择一一找出来，越多越多。我儿子是对的：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法拉肯盯着她，揣测她的意图和她话中的含意：「但是，当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时，我们会知道吗？」

泰卡尼克发出苦笑：「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我们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法拉肯仰头大笑道：「但我们还有其他选择，泰卡。当我们被逼急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会看出来的。」

在这个时代，人类的运输包括能在太空深处进行时空跳跃的装置，有的还能搭载乘客快速穿越无法通行的行星表面，徒步进行长途旅行的想法显得相当怪异，然而这仍是厄拉科斯最主要的移动方式，部分是由于人们的偏好，部分是由于这颗行星会毫不留情破坏所有机械装置。在厄拉科斯的严苛环境中，人类的肉体依然是朝圣最耐用和最可靠的资源。或许正因如此，使得厄拉科斯成为终极的灵魂之镜。

——《朝圣手册》



珈尼玛小心翼翼慢慢走回泰布穴地，一路上都躲在沙丘最浓重的阴影下。当搜寻队伍从她南方走过时，她静静趴在地上。她痛彻心腑——沙虫带走了老虎和雷托的尸体，前方危机重重。他死了，她的双胞胎兄长死了。她擦干眼泪，愤怒在她体内蒸腾。在这一点，她是纯粹的弗瑞曼人。她了解自己，并让愤怒弥漫开来。

她知道人们怎么议论弗瑞曼人：他们不分善恶，良知已泯灭在熊熊怒火中，一心只想报复那些将他们从一颗行星赶到另一颗行星的宿敌。这种看法当然愚不可及。只有最原始的野蛮人才不具良知。弗瑞曼人的道德观相当先进，其核心就是身而为人的安康。他们只在外人眼中才显得残暴，正如外人在弗瑞曼人眼中也很残暴。每个弗瑞曼人都知道自己可以做出暴虐的事情，并且不为此愧疚。弗瑞曼人并不像外人那样为这种事愧疚，他们有宗教仪式能免于罪恶感，以防自己崩溃。他们最深层的意识知道，任何罪过都能归结于——或至少是部分归结于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当局的无能」，或是「人性本恶」，或是「运气很差」等。任何智慧生物都会发现，这些事情只是肉体与外部宇宙的混乱相遇后产生的碰撞。

于是，珈尼玛感到自己成了纯粹的弗瑞曼人，正小心翼翼将弗瑞曼民族的凶残释放出来。现在她只需要一个目标—显然就是柯瑞诺氏族。她渴望看到法拉肯的鲜血在她脚下流淌。

水渠旁并没有敌人埋伏，连搜寻队伍都已经去了别处。她走上土桥，越过水面，悄悄溜过穴地前方高耸的野草，来到隐蔽的入口。前方闪过一道光，她趴倒在地，从巨大苜蓿的缝隙向外窥探，只见一名女子正从外面进入隐蔽的小径，穴地内的人显然没忘记以该有的处置来应对—时局动乱时，弗瑞曼人会用强光迎接任何进入穴地的人，使对方暂时失明，如此侍卫就有时间判断来者是敌是友。但是，这种迎接方式从不照亮穴地外的沙漠。珈尼玛能看到亮光，只有一个可能：外侧的密封装置已推开。

珈尼玛为穴地守卫的失职感到痛心。外泄的光线，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穿着花边上衣的弗瑞曼人！

光线不断在断崖底部的地面投出一道扇形。一名少女从果园的暗处跑进光亮中，动作里有某种令人恐惧的气息。珈尼玛看到小径上有灯球的光晕，光晕外围着一群昆虫。光线照亮了小径上的两道黑色身影：一名男子和刚才那女孩。两人手拉手，互视着对方。

珈尼玛觉得这对男女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两人不只是趁机在此幽会的恋人。灯球悬在上方的岩壁上，两人就站在照亮的拱门前说话，身影投落在夜幕下，让任何人都能看到他们的动静。男人不时会松开手，在灯光下做些简短的手势，显得鬼鬼祟祟。做完后，手又缩回阴影中。

夜行动物发出的孤凄鸣叫在珈尼玛四周此起彼落，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分心。

这两人在做什么？

男人的动作太呆板，也太小心。

他转了个身。女子身上长袍反射的光线照上他的脸庞。他长着一张粗犷的红脸，高大的鼻子有点点斑瘢。珈尼玛倒吸一口气。她认识他。帕雷穆巴萨！某位耐巴的孙子，父亲也投入厄崔迪氏族麾下。这张脸，还有他转身时长袍翻飞露出的某件东西，让珈尼玛看出了全局。他在长袍下系了条皮带，上面挂着盒子，盒上的按键和拨盘反射着灯光。那肯定是忒莱素或伊克斯的产品，而且就是用来控制老虎的遥控器。帕雷穆

巴萨！这表示又一个耐巴家族倒向了柯瑞诺。

这个女孩又是谁？不重要。她是被帕雷穆巴萨利用的人。

珈尼玛脑中突然浮现贝尼·杰瑟里特的一句话：每颗行星都有自己的终点，人也是。

看着帕雷穆巴萨和那女孩站在那里，看着他的遥控器和鬼祟举止，珈尼玛清楚回想起这个人。他在穴地学校教书，教数学。这人对数学的理解很粗糙，他尝试用数学解释穆阿迪布的思想，遭到祭司团谴责。他想要奴役别人的心灵，方法很简单：只传授技术知识，而不传授价值。

我早就该怀疑他了，她想，迹象是这么明显。

紧接着，她的心又一阵抽痛：他杀死了我哥哥！

她强迫自己恢复冷静。如果她被发现，他同样会杀了她。现在她总算明白他为什么要用非弗瑞曼的方式打开灯光，从而泄漏这道秘密入口。他们在利用灯光查看是否有受害人逃回穴地。由于结果还未定，他们在等待时肯定忐忑不安。现在，珈尼玛在看到遥控器之后，总算明白他的手势。帕雷穆巴萨频频按着遥控器上的某个按钮，那显示了他的愤怒。

这两人出现在此地，让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每条通往穴地的路，尽头可能都有人在监看。

鼻子上的尘土令她发痒，她用手擦了擦。腿伤仍在一阵阵抽痛，握刀的手时而灼烧时而刺痛。手指仍然麻木，如果必须用刀，就只能用左手了。

珈尼玛也想过用毒镖枪，但这种短枪的特有声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必须想其他方法才行。

帕雷穆巴萨再次转过身，背对着灯光，看上去变成了灯光下的黑色物体。那女孩边说话边留意外面的夜色。她身上有某种训练有素的警觉，也知道怎么利用眼角馀光来观察黑暗。她不仅仅是有用的棋子，还是整场阴谋的一部分。

珈尼玛想起帕雷穆巴萨曾渴望成为凯马坎，直接听命于摄政的总督。他背后显然还有更大的计划，身旁也有大量同谋，甚至在泰布穴地内也有。珈尼玛陷入了沉思。如果她能活捉其中一人，很多人就会被供出来。

一只小动物在水渠边喝水，水波轻晃，引起珈尼玛的注意。天籁和万物。她在记忆中搜寻着，越过脑中一道奇异而安静的屏障，遇上了被辛那赫里布掳到亚述的女祭司乔芙，透过女祭司的记忆找出解围的方法。对乔芙而言，帕雷穆巴萨和他的女人不过是孩子，任性且危险。两人不知道乔芙和辛那赫里布埋骨的那颗行星叫什么名字。对于即将发生在这两名谋反者身上的事，假如要向他们解释的话，只能从实际行动开始。

并以实际行动结束。

珈尼玛翻身侧卧，解下弗瑞曼求生包，从压条上抽出通气管，打开通气管的盖子，取出长长的滤芯。现在她手上有了一根空管子。接着，她从针线包内拿出一根针，从刀鞘中拔出晶刃匕，把针插入刀尖上曾经装满沙虫神经剧毒的洞内。手臂上的伤使这些动作变得很困难。最后，她从求生包内袋拿出一段香料纤维，小心翼翼将淬过毒的针裹在纤维中，做成飞镖，紧紧插在通气管内。

珈尼玛将武器拿平，匍匐着朝灯光前进。她移动得极慢，尽量不在苜蓿间发出动静。她边爬边研究围在灯光旁的虫子。有了，其中就有吸血蝇，以吸食人血闻名。毒镖或许可以悄悄射出，当事人会以为只是被叮了一下。只剩最后一个决定：要射哪一个——男人还是女子？

穆莉孜，珈尼玛的意识中突然冒出这个名字。那女孩的名字。她想起曾听人议论过她。她就像围着灯光的虫子一样整天围着帕雷穆巴萨。她很软弱，容易动摇。

很好。帕雷穆巴萨今晚选错了同伴。

珈尼玛把管子放入口中，边回想乔芙女祭司的记忆。她仔细瞄准，猛地呼出胸腔内的空气。

帕雷穆巴萨拍了拍自己的脸，拿开后发现手上有些微血迹。针已不见踪影，看来是被他自己挥手拍掉了。

女孩说了句安抚的话，帕雷穆巴萨笑了。笑容还未消失，他的腿就开始发软。他瘫倒在女孩身上，女孩只好使力扶着他。当珈尼玛来到她身旁，用出鞘的晶刃匕刀尖指着她的腰时，她还在摇摇晃晃地撑着男人沉重的身体。

珈尼玛以闲聊的语气说道：「别乱动，穆莉孜。我的刀有毒。你可

以放下帕雷穆巴萨，他已经死了。」

你会发现，所有主要社会势力都暗藏运用语言来获取并保持权力的活动，从巫医、祭司到官僚，无不如此。民众必须学会将权力语言当成真实事物，以为符号体系便是实质的宇宙。在维护此类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必须让特定符号显得高深莫测—例如那些用来操控经济或是用于定义健全心智的符号。这些秘而不宣的符号导致各种破碎的语言分支，每个分支都意味着使用者正在累积了某种型式的权力。了解这一点之后，帝国的保安部队必须格外留意任何新形成的语言分支。

—伊勒琅公主在厄拉奇恩战争学院的演讲



「或许不需要提醒你们，」法拉肯说道，「但为了防止意外，我还是说明一下，屋里有个聋子，他奉命一旦有任何迹象显示我被巫术控制住，就会杀死你们。」

他并不期望这番话能产生什么作用，杰西卡和艾达荷的反应也令他很满意。

法拉肯精心挑选了这个地方来审问两人—沙德姆的老会客厅，来自异星的陈设使这地方看上去不那么庄严。户外正值冬日午后，但完全封闭的屋内仿真出永远的夏日，以伊克斯最纯的水晶制成的灯球错落有致，整个屋子都洋溢着金色光芒。

法拉肯不动声色，内心却为厄拉科斯传来的消息而暗喜。双胞胎中的男孩雷托已死于拉扎虎之口，幸存的女孩珈尼玛被她姑母关了起来，据说成了人质。这个报告充分说明了艾达荷和杰西卡为何前来此地—两人需要政治庇护。柯瑞诺氏族的密探报告说，厄拉科斯的局势很不稳定。厄莉娅同意接受名唤「附身审判」的测试，但并未进一步解释为何这么做。而且，测试的时间仍然待定，柯瑞诺氏族的那两名密探甚至认

为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但可以确定的是，沙漠上的弗瑞曼与皇家军队里的弗瑞曼人打了起来，差点爆发内战，政府因而暂停运作。斯第尔格的穴地目前是中立地带，双方就指定在那里交换人质。珈尼玛显然是人质之一，但如何交换？目前仍不得而知。

杰西卡和艾达荷被牢牢绑在悬浮椅上，身上缠着致命的�迦藤，任何轻微的挣扎都会见血见肉。两名萨多卡将两人带入会客厅，检查捆绑是否结实后安静离开了。

法拉肯的警告的确是多余的。杰西卡看到了那名全副武装的聋子，他靠在她右方的墙上，手握老式但高效的枪枝。她打量着室内那些异星装饰。在拱顶的中央，罕见的铁树叶与猫眼石交错排成新月状。她脚下的地板有帕萨凯的骨骼围出的一道道矩形，矩形内钻石木和贝壳交错排列，一切都以雷射切割并磨亮。墙上的装饰是由某种坚硬的材料紧密拼成的图案，这些图案围绕着四种姿态的狮子—已逝的沙德姆四世继承者的标志。狮子是以一种古怪的金子制成。

法拉肯决定站着迎接他的俘虏。他下身穿着短裤，上身是浅金色外衣，领口绣着真丝，唯一的装饰是左胸处象征亲王地位的星爆家徽。陪同他出席的霸夏泰卡尼克身着萨多卡军服，腿上套着厚重的靴子，腰扣上的枪套里放着一把装饰华丽的雷射枪。杰西卡早就从贝尼·杰瑟里特的报告中看过泰卡尼克那张不苟言笑的脸，此时他正站在法拉肯左后方几步外，身后的墙边有一张黑色的木质王座。

「现在，」法拉肯对着杰西卡说道，「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问，为什么把我们绑成这样？」杰西卡示意缠在她身上的魃迦藤。

「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厄拉科斯的报告，内容解释了你们来这里的原因。」法拉肯道，「或许我现在就应该给你们松绑。」他笑了笑，「如果你—」他见到母亲从俘虏身后的大门走了进来，顿时不说话了。

温西希娅匆匆经过杰西卡和艾达荷，没有看两人一眼，向法拉肯递上一只小小的讯息块，并启动了它。他研究着讯息块莹亮的表面，不时抬头看看杰西卡。讯息块的光泽变暗了，他还给母亲，示意她递给泰卡尼克，然后皱眉盯着杰西卡。

温西希娅站在法拉肯右侧，手上握着的讯息块在白袍的衣褶中半隐

半露。

杰西卡向右瞟了一眼艾达荷，但他拒绝与她对视。

「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对我很不满意。」法拉肯道，「她们认为你孙子的死是我的责任。」

杰西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想：我应该相信珈尼玛的话，除非……她不愿继续想下去。

艾达荷闭上眼睛，随后睁开，瞥了杰西卡一眼。她仍然盯着法拉肯。艾达荷先前向她透露自己在圆迦亚中看过眼前这一幕，但她似乎浑不在意。他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她的冷静。她显然知道某些他不知道的事。

「情况是这样的……」法拉肯开始说明他所掌握的厄拉科斯情势，毫无隐瞒。他总结道：「你的孙女逃过一劫，但据报告说，她被厄莉娅夫人关了起来。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好消息。」

「是你杀了我的孙子吗？」杰西卡问道。

法拉肯的回答十分真诚：「不是我，最近我才知道有这场阴谋，那不是我的主意。」

杰西卡望向温西希娅，那张心形脸明显正洋洋得意。她想：是她做的！是母狮为了幼兽设计的阴谋！母狮日后可能会悔不当初。

杰西卡重新看着法拉肯，说道：「但女修会认为是你杀了他。」

法拉肯转向他母亲：「给她看看那封文件。」

温西希娅有些迟疑。他带着怒意再次开口：「我说了，给她看看。」杰西卡暗暗记下他会为此发火，日后可能可以利用。

温西希娅脸色苍白，将讯息块的正面对准杰西卡，将之打开。上面的文字配合杰西卡的视线一行行流动：「贝尼·杰瑟里特在瓦拉赫九号行星上的委员会就柯瑞诺氏族暗杀雷托·厄崔迪二世正式提出抗议。相关证据和意见现已提交兰兹拉德内部安全委员会。我们将选出中立区，并提名各方都能认可的法官。我们要求你尽快回复。萨比特·瑞库西，兰兹拉德会。」

温西希娅回到儿子身侧。

「你会怎么答复？」杰西卡问道。

温西希娅说道：「我儿子还没正式成为柯瑞诺氏族的领袖，我会一

你去哪里？」后半句话是对法拉肯说的，他正转身朝聋子身旁的小门走去。

法拉肯停住脚步，半侧着身子说道：「我要回到我的书本和我更感兴趣的东西旁边。」

「你敢？」温西希娅质问道，她的脖子和脸上泛起一层暗红。

「我敢以我自己的名义做很多事。」法拉肯说道，「你以我的名义作出了决定，而我觉得这些决定很不光彩。从现在起，若不让我用自己的名义作决定，你就找其他人继承柯瑞诺氏族吧。」

杰西卡飞快扫了一眼冲突的双方，看出法拉肯真实的愤怒。霸夏笔挺地站着，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温西希娅在狂怒的边缘举棋不定，法拉肯则一副任何结果都能接受的模样。杰西卡相当赞赏他的姿态，她看出这场对抗中有很多能为她所用的东西。用拉扎虎对付她孙儿的决定似乎未经法拉肯的同意。他刚才说过，他知道这场阴谋，但没有参与，那时他的神情非常真诚，并无可疑之处。此时法拉肯眼中的怒火也货真价实—他已准备好接受一切后果。

温西希娅浑身颤抖，深深吸了口气，说道：「很好。正式授地仪式将在明天举行，你现在就可以提前使用你的权力。」她看着泰卡尼克，但后者拒绝和她对视。

她和儿子一走出这里，就会有一场激烈争吵，杰西卡想，但我相信，他已经赢了。她开始全神回想兰兹拉德会的那封文件。女修会动了点手脚，在正式的抗议文中隐藏了只有杰西卡才能破解的讯息。这则讯息本身便说明了女修会的间谍知道杰西卡的处境，对法拉肯的掌握也非常精准，知道他会让他的俘虏看这封文件。

「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法拉肯转过身之后，杰西卡说道。

「我会告诉兰兹拉德，我和这次暗杀没有丝毫关系。」法拉肯说道，「我还会说，我和女修会一样反对这种行为—尽管我确实从事件的结果中获利。对于暗杀对你造成的任何痛苦，我表示抱歉。财富碾压一切。」

财富碾压一切！杰西卡想。那是她的公爵最喜欢的口头禅，而且法拉肯的神态表明他也知道。她强迫自己不去想他们可能真的杀害了雷托。她必须假设珈尼玛告诉她的计划已经贯彻到底。走私者会安排哥尼

与雷托相会，然后完成女修会的部署。雷托必须接受测试，他别无选择。若非如此，他会像厄莉娅那样被认定已遭妖煞附身。还有珈尼玛……珈尼玛的事可以缓一缓。现在没办法将这个出生之前就有记忆的人送到圣母面前。

杰西卡深深叹了口气。「迟早会有人想到你和我孙女可以联姻，愈合两大氏族的伤口。」

「已经有人向我提出这个可能性，」法拉肯瞥了一眼母亲，「我的回答是等厄拉科斯的局势明朗后再谈。没必要匆忙作出决定。」

「你可能已经落入我女儿的圈套，被她控制了。」杰西卡说道。

法拉肯挺直了身体：「说清楚。」

「厄拉科斯的情形并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杰西卡说道，「厄莉娅有自己的盘算，妖煞的盘算。我的孙女如果对厄莉娅没有利用价值，可能有生命危险。」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和你女儿在内讧，厄崔迪氏族在自相残杀吗？」

杰西卡看了一眼温西希娅，随后看着法拉肯：「柯瑞诺氏族的人不也在内讧？」

法拉肯冷笑道：「说得好。那么，我是怎么落入你女儿的圈套？」

「被扯入我孙子的死亡中，还有绑架了我。」

「绑架……」

「不要相信这个女巫。」温西希娅提醒道。

「要相信谁由我自己决定，母亲。」法拉肯道，「请原谅，杰西卡女士，但我不清楚绑架的事，我只知道你和你忠诚的随从—」

「谁是厄莉娅的丈夫？」杰西卡道。

法拉肯打量着艾达荷，随后望向霸夏：「你怎么看，泰卡？」

霸夏的想法显然与杰西卡相似。他说道：「她言之成理。我们要当心！」

「他是苏亡人，也是晶算师。」法拉肯说道，「我们即使把他折磨死，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假设我们已经中了厄莉娅的计，但对我们而言比较安全。」泰卡尼克说道。

杰西卡知道，她该出招了。但愿艾达荷不至于出尔反尔。她不喜欢这样利用他，但她必须以大局为重。

「首先，」杰西卡说道，「我得当众宣布我是自愿来这里的。」

「有意思。」法拉肯说道。

「你必须相信我，让我在塞康达斯行星上自由行动，」杰西卡说道，「不能让我看起来像是被逼宣布的。」

「不行！」温西希娅反对道。

法拉肯没有理睬她：「你以什么理由来这里呢？」

「我是女修会的全权代表，被派来接管你的教育。」

「但是女修会指控我……」

「所以你更需要尽快决定。」杰西卡说道。

「不要相信她！」温西希娅说道。

法拉肯看着她，极其客气地说道：「如果你再打断我，我会让泰卡把你带走。他听到你同意把权力移交给我，现在他是我的人了。」

「我告诉你，她是女巫！」温西希娅看了一眼墙边的聋子。

法拉肯迟疑了一下，随后道：「泰卡，你怎么看？我被人控制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她——」

「你们两个都被控制了！」

「母亲。」他的语气平淡，不容反驳。

温西希娅握紧双拳，但终究没有开口，转身离开了房间。

法拉肯再次转身面对杰西卡：「贝尼·杰瑟里特会同意吗？」

「她们会的。」

法拉肯琢磨了一番，冷笑道：「女修会想从中得到什么？」

「你和我的孙女结婚。」

艾达荷惊讶地看了杰西卡一眼，仿佛想开口，但最终放弃了。

杰西卡说道：「你想说什么，邓肯？」

「我本想说，贝尼·杰瑟里特想要的，是她们一直追求的东西：一个不会干涉她们的宇宙。」

「这很明显。」法拉肯说道，「但是，我看不出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由于身上还绑着魃迦藤，艾达荷只好用扬起眉毛代替耸肩，然后笑了笑。

法拉肯看到后，转身正对着艾达荷说道：「我让你觉得好笑吗？」

「整件事都让我觉得好笑。你家族中有人买通了宇航，让他们带着暗杀武器到厄拉科斯—目的是什么，谁都看得出来。然后你们又得罪了贝尼·杰瑟里特，因为你们杀了她们育种计划的男—」

「你在说我是骗子吗，苏亡人？」

「没有。我相信你不知道这个阴谋，但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

「不要忘了他是晶算师。」杰西卡提醒道。

「我也这么想。」法拉肯说道，转身看着杰西卡，「让我们假设一下，我放了你，然后你发出声明。但你孙子死亡的事仍然没有解决。晶算师说得对。」

「是你母亲干的吗？」杰西卡问道。

「大人！」泰卡尼克警告道。

「没关系，泰卡，」法拉肯随意挥了挥手，「如果我说是我母亲呢？」

为了测试柯瑞诺氏族是否已经分裂，杰西卡豁出去了：「你必须告发她，流放她。」

「大人，」泰卡尼克说道，「小心这可能是计中计。」

艾达荷说道：「而杰西卡女士和我则是被设计的人。」

法拉肯收紧下颔。

杰西卡想：别介入，邓肯！现在不要！但是艾达荷的话是当头棒喝，她忍不住沙盘推演出来，思索自己是否可能不知不觉落入了别人的圈套。珈尼玛和雷托……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可以借镜体内无数的经验，获得的建议也远远多于任何活着的贝尼·杰瑟里特。还有一个问题是：女修会是否对她开诚布公？她们可能仍然不信任她。毕竟，她背叛过她们……为了她的公爵。

法拉肯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看着艾达荷：「晶算师，我想知道，在你眼中，传道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安排我们到这里来。我……我们的交谈不超过十个字。他很少

直接出面。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保罗·厄崔迪，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能确定的是，我应该离开了，而他能安排我离开。」

「你说过，你被骗了。」法拉肯提醒他。

「厄莉娅希望你能悄悄杀了我们，然后销毁一切证据。」艾达荷说道，「除掉杰西卡女士之后，我就没用了。还有，杰西卡女士在完成女修会的任务之后，对她们也没有用了。厄莉娅会向女修会究责，但她们最终会赢。」

杰西卡闭上眼睛，全神贯注。他是对的！她能听出他语气中晶算师式的笃定，以及他话中的真诚。整场计谋天衣无缝。她深吸两口气，开始入定，在头脑中翻开各种资料，随后回过神来，睁开双眼。

此时法拉肯已经从她身边走开，站到艾达荷面前半步外—移动了三步。

「别再说了，邓肯。」杰西卡说道，她悲哀地想，雷托曾警告她，贝尼·杰瑟里特可能制约过她。

刚想再次开口的艾达荷闭上了嘴巴。

「只有我才能发号施令。」法拉肯说道，「继续，晶算师。」

艾达荷依旧沉默。

法拉肯转过身，看着杰西卡。

她盯着另一端的墙壁，回顾艾达荷的推断和入定时的发现。贝尼·杰瑟里特当然不会放弃厄崔迪的血脉，但她们想要控制魁萨茨·哈德拉克。她们在育种计划中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厄崔迪和柯瑞诺氏族公开起冲突，她们才能插手仲裁。邓肯是对的。她们会同时控制珈尼玛和法拉肯。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奇怪的是，厄莉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杰西卡费力咽了口唾沫。厄莉娅……妖煞！珈尼玛说要怜悯她是对的。但谁又会怜悯珈尼玛呢？

「女修会承诺会将你推上皇位，并让珈尼玛嫁给你。」杰西卡说道。

法拉肯向后退了一步。这个女巫能看透我的心思吗？

「她们跟你秘密联系，避开了你母亲。」杰西卡说道，「她们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个计划。」

杰西卡观察法拉肯的表情，一眼就看穿了他。就是这个计划。艾达

荷展示了他惊人的推理能力，透过有限的资料就拆解了整场计谋。

「看来她们在玩两面手法，将这些事告诉了你。」法拉肯说道。

「她们什么也没说。」杰西卡说道，「邓肯是对的，她们耍了我。」她对自己点了点头。这是缓兵之计，女修会的典型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故事，完全迎合人们所认定的女修会动机，这样大家就会轻易接受。但是，她们希望除掉杰西卡——一个曾经背叛她们的女修。

泰卡尼克走到法拉肯身边：「大人，这两个人太危险，不能和—」

「等等，泰卡，」法拉肯说道，「还有谜团没有解开。」他看着杰西卡，「我们有理由相信，厄莉娅提议的新娘可能是她本人。」

艾达荷浑身一震，随后控制住自己。左腕上魃迦藤割开的伤口鲜血直流。

杰西卡装出瞠目结舌的模样。雷托公爵是她的爱人、她孩子的爸、她的知己，如今她正眼睁睁看着他那冷酷的理性竟扭曲地由妖煞继承下来。

「你会答应吗？」艾达荷问道。

「我在考虑。」

「邓肯，我说过了，别开口。」杰西卡说道。她转脸对着法拉肯：「她的条件是两条微不足道的人命—我和邓肯？」

「我们不信任所有叛徒。」法拉肯说道，「你儿子不是说过吗？『背叛会孕育背叛。』」

「女修会的意图很明显，」杰西卡说道，「她们希望同时控制厄崔迪和柯瑞诺。」

「我们正在考虑接受你的提议，杰西卡女士，但那样一来，邓肯·艾达荷就必须回到他可爱的妻子身边。」

痛苦只是神经放出的讯息，艾达荷提醒自己，和光线进入眼睛是同样的原理。力量来自肌肉，而不是神经。这是一项古老的晶算师修练，他在一次呼吸间就完成了。随后他弯起右腕，将动脉对准魃迦藤。

泰卡尼克一下子跳到椅子边，按下锁扣去除束缚，同时大声召唤医生。一群副手立刻从密门涌上。

邓肯总是这么傻气，杰西卡想。

医生在抢救艾达荷，法拉肯则盯着杰西卡，片刻后说：「我没有说

我要接受厄莉娅。」

「那并不是他割腕的原因。」杰西卡说道。

「哦？我还以为他想让出位置。」

「你没有那么笨，」杰西卡说道，「在我面前别装了。」

他笑了笑：「我非常清楚厄莉娅能毁了我。连贝尼·杰瑟里特都不希望我接受她。」

杰西卡若有所思地打量他。这个柯瑞诺氏族的年轻后裔是什么样的人？他并不擅长装傻。她又想起，雷托曾说她将遇到有趣的学生。而艾达荷说传道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她真希望自己能会会这位传道人。

「你会流放温西希娅吗？」杰西卡说道。

「这似乎是不错的交易。」法拉肯说道。

杰西卡瞥了艾达荷一眼。急救已经结束，现在他身上捆着危险性较低的带子。

「晶算师不应该这么决绝。」她说道。

「我累了，」艾达荷说道，「你不知道我有多累。」

「用得太狠的话，忠诚也会耗尽。」法拉肯说道。

杰西卡再次打量了他一眼。

看到杰西卡的目光，法拉肯想：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了解我，而这对我非常有价值。一个把我当自己人的贝尼·杰瑟里特叛徒！这是他儿子所拥有而我却没有的。现在让她看到一小部分的我，之后她会看到全部。

「这个交易很公平。」法拉肯说道，「我接受你的条件。」他朝墙边的聋子做了一套复杂的手势，发出命令。聋子点点头。法拉肯弯腰按下锁扣，放开了杰西卡。

泰卡尼克问道：「大人，这么做，你有把握吗？」

「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法拉肯反问道。

「是的，但是……」

法拉肯笑了一声，对杰西卡说道：「泰卡怀疑我判断的依据。但是，从书本和卷轴上只能学到部分知识，真正的知识源于实践。」

杰西卡从椅子上站起来，陷入沉思。她回想法拉肯刚才的手势，他使用的是厄崔迪家的战时用语！这大有玄机，这里有人在刻意仿效厄崔

迪。

「当然，」杰西卡说道，「你想让我教导你，让你接受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

法拉肯笑容满面。「我无法拒绝这个提议。」他说道。

31

> 暗号是一个死在厄拉奇恩地牢的人给我的。知道吗，我就是从那里得到这枚龟形戒指的。之后，反叛者把我藏在城外的露天市场。暗号？哦，从那时起已经改过很多次了。当时的暗号是「坚持」，回答「乌龟」。我就靠这暗号从那里活着出来了。这就是我戴这枚戒指的原因：为了纪念。
>
> —塔吉尔·莫罕达斯：与友人的对话



雷托听到身后有沙虫朝他放在老虎尸体旁的沙锤和撒在那四周的香料扑去，此时他已走入沙漠深处。计划才刚开始就出现好预兆：在这一带的沙漠，沙虫已经快要销声匿迹了。尽管并非必要，但沙虫出现还是很有帮助：珈尼玛无需编理由解释尸体为何失踪了。

此刻，他知道珈尼玛已经完成自我洗脑，相信他已经死了。在珈尼玛的记忆中，只留下一团小小的、隔离的意识。想唤醒这密封的记忆，只能用整个宇宙中只有两人会的语言，喊出两个单词：「Secher Nbiw」。当她听到了这两个单词：黄金之路……她才会记起他。在此之前，他是死者。

雷托感受到真正的孤独。

他胡乱移动脚步，发出的声音如同沙漠本身的自然声响。他沿途的任何动作都不会让身后的那条沙虫察觉这里还有人类在活动。这种步伐已深植他脑海，他可以做到不假思索。两只脚会自行移动，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每一步发出的声音都会被当成风声或沙石自然滚落，而不是人类在行走。

沙虫进食完之后，雷托趴在沙丘的阴影中，回头望向侍者岩。是的，够远了。他再一次插下沙锤，召唤他的坐骑。沙虫风驰电掣而来，没给他留下太多准备时间就一口吞掉沙锤。他利用创造者矛钩爬了上

去，掀开虫第一道体节环，露出下方的敏感部位，驾驭着这头无意识的野兽朝东南方前进。这是一条小型沙虫，但体力不错。在它飞快穿越沙丘时，他能感觉到它的力量。风从他身旁掠过，他可以感受摩擦发出的热。

沙虫爬动时，他的思绪也在翻腾。他第一次骑乘沙虫是在斯第尔格带领下完成的。只要稍微回想，他就能听到斯第尔格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冷静又明确，带着旧时代的文雅。不是那个训斥弗瑞曼人发酒疯的斯第尔格，也不是那个高声咆哮的斯第尔格。不——斯第尔格有自己的职责。他是皇室的导师。「在古代，人们以小鸟的叫声来为它们命名。同样，每种风也都有自己的名字。每小时六响的风被称为帕斯忒飒，二十响的叫库嘘马，达到一百响的叫黑那利——推人风。还有在空旷沙漠中的恶魔：胡剌斯卡利·瓦剌，噬人风。」

这一切雷托早已知道，但还是连连点头，感谢他传授智慧。

斯第尔格的话声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在古代，有些部落以盗水闻名。他们被称为伊督利，意思是『水虫』，这些人会毫不手软偷取其他弗瑞曼人的水。如果你独自走在沙漠，他们连你皮肤里的水都不会放过。他们住的地方叫迦库鲁图穴地。其他部落的人联手在那里消灭了他们。那是很久远的事了，甚至在凯恩斯来之前——在我曾曾祖父的年代。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弗瑞曼人去迦库鲁图。那里成了禁地。」

这些话使雷托想起深埋在记忆中的知识，也让他上了重要的一课：他从此知道自己的记忆是如何运作。徒有记忆是不够的，即便拥有无数过去的人也是如此，除非他知道如何运用记忆中的知识。迦库鲁图应该有水，有捕风器，还有弗瑞曼穴地应有的一切，再加上独一无二的价值：没有弗瑞曼人会去那里。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哦，当然，他们知道丰鞑珂，但在他们心目中，丰鞑珂只是走私者的据点。

这是躲过世人耳目最完美的地点——混入走私者和其他年代的亡者之间。

谢谢你，斯第尔格。

拂晓前，沙虫体力不支了。雷托从它的体侧滑下，看着它钻入沙丘，以熟悉的模式慢慢离开，回到地底深处生闷气。

我必须等白天结束，他想。

他站在沙丘顶端，环视四周：空旷，空旷，还是空旷。只有消失的沙虫留下的痕迹打破这里的单调。

一只夜鸟正朝东方地平线升起的第一缕绿光叫战。雷托在沙中挖出一道坑，将蒸馏营帐充好气，把沙地通气管的末端伸入空气中。

在睡意来临前的漫长等待中，他躺在黑暗中，思索着他和珈尼玛做的决定。这不是容易的决定，对珈尼玛而言更是如此。他并没有全盘托出自己的预象，也没有说出自己根据预象所做的推断。那是预知的幻象，而不是梦。奇特之处在于，他觉得那是关于预象的预象。如果说有什么能让他相信他父亲仍活着，那就是这场预象的预象。

先知将我们禁锢在他的预象中，雷托想，对先知来说，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打破预象：在预象的重要转折中了结自己的生命。雷托那场双重预象所揭示的真相，他为此陷入沉思，因为这与他的决定息息相关。可怜的施洗约翰，他想，如果他有勇气选择另一种死法，历史的发展将完全不同……但也可能他做了最勇敢的选择。我如何知道他是否有别的选择？但我知道父亲有别的路可走。

雷托叹了口气。背弃父亲就正同背弃神。但厄崔迪帝国需要被摇醒。它已经沦落到保罗所预见的最糟境地。它就这么轻易地抹杀了人类。毫不犹豫。宗教狂热已经上紧发条，正滴答作响。

我们被禁锢在父亲的预象之中。

雷托知道，走出宗教狂热的路就在黄金之路。他父亲也看到了这一点。从黄金之路走出的人类可能会回望穆阿迪布时代，认为那个时代更加理想。尽管如此，人类必须去经历与穆阿迪布不同的道路，否则将无法理解自身的迷思。

安定……和平……繁荣……

只要有选择，帝国的大多数公民会作出何种选择几无悬念。

尽管他们会恨我，他想，尽管珈尼玛会恨我。

他的右手突然发痒，令他想起双重预象中那可怕的手套。是这样，他想，是的，就该这样。

厄拉科斯，请赐予我力量，他祈祷着。他的行星仍顽强地活在他的下方和四周。沙子紧紧压在蒸馏营帐上。沙丘是巨人，数算着手上的钜

额财富，蛊惑着人心，既美丽又丑陋不堪。行星上的商人只认一种货币：权力的脉动，无论这种权力是用什么堆积出来。他们支配这颗星球，就像男人占有掳来的情妇，或者贝尼·杰瑟里特掌控她们的女修。

难怪斯第尔格会痛恨从商的祭司。

谢谢你，斯第尔格。

雷托想起了古老穴地优美的法则，想起皇室统治之前的生活。他回忆着，他知道这就是斯第尔格的梦想。在灯球和雷射出现之前，在扑翼机和香料开采设备出现之前，还有另一种生活：褐肤的瘦削母亲，大腿上坐着婴儿，油灯燃烧香料油，散发浓浓的肉桂香，知道自己无权强迫人们接受调解的耐巴耐心说服冲突的双方。那些在岩洞中黑暗的生活……

一只可怕的手套能重新创建平衡，雷托想。

他终于入睡了。

我看到他的鲜血，还有一条被利爪撕下的长袍破布。他的妹妹生动描述了老虎，以及老虎明确的攻击。我们审问了一名阴谋分子，其他人或死或入狱。所有证据都指向柯瑞诺氏族。真言师已核实这些证词。

—斯第尔格向兰兹拉德呈交的报告



法拉肯研究着监视器里的邓肯·艾达荷，想找到线索，解开他的古怪举动。刚过正午，艾达荷站在杰西卡女士分配到的住所门外，等待她接见。她会见他吗？她自然知道有人在监视。但，她会见他吗？

法拉肯待在指挥室中，屋内处处违法，装满了忒莱素和伊克斯制作的违禁品。泰卡尼克就是在这里指挥手下训练老虎。只要用右手移动操纵杆，法拉肯就可以从六个角度观察艾达荷，或是转而观察杰西卡女士的房间，那里的监视装备同样精良。

艾达荷的眼睛令法拉肯相当不安。忒莱素人在再生箱中为苏亡人配备的金属球与人类的眼睛迥然不同。法拉肯碰了碰自己的眼睑，感受到永久型隐形眼镜坚硬的表面，那掩盖了他染上香料瘾之后的全蓝眼睛。艾达荷的眼睛看到的肯定是不同层面的万物。否则，还有其他可能吗？法拉肯几乎忍不住想要问问忒莱素的外科医生，让他亲自回答这个问题。

艾达荷为何要自尽？

他真的想这么做吗？他明知道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艾达荷仍是危险的未知数。

泰卡尼克想将艾达荷留在萨鲁斯，或杀了他。或许那才是最佳选择。

法拉肯转而察看正面影像。艾达荷坐在杰西卡女士寓所外的一张硬

长凳上。那是没有窗户的门厅，木墙上装饰着三角旗。艾达荷在长凳上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一副会等到地老天荒的模样。法拉肯朝荧幕俯身。身为厄崔迪氏族忠心耿耿的剑客、穆阿迪布的师长，这些年来，这人在厄拉科斯上一直备受礼遇。他的步伐仍像年轻人那么灵活，那可能是得益于香料饮食，当然了！而忒莱素的再生箱也赋予他精妙的代谢平衡。艾达荷真记得再生箱以前的事吗？其他在忒莱素上重生的人都办不到。他真是道谜！

他战亡的报告就放在他的藏书室里。手刃他的萨多卡报告了他的英勇：倒下之前，他了结掉他们小队中的十九人。十九名萨多卡！他的肉身太值得送入再生箱了。但忒莱素却让他变成晶算师。那个重生的肉体内究竟住着怎样的灵魂？除了原有的才能，他也是人类电脑，那是何等感受？

为什么他要自尽？

法拉肯知道自己的天分，对自己也没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是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擅长判断人。情势迫使他深入了解那些可能为他效力的人，也深入研究厄崔迪氏族。他把这种身不由己视为贵族的代价。对于将挥舞他的旗帜运用权力的人，统治者需要下精准而敏锐的判断。因下属犯的错和滥用职权而下台的统治者大有人在。对厄崔迪氏族的深入研究揭露了这个氏族在选择下属方面的天分。他们知道如何让下属维持忠诚，如何保持战士的热诚。

艾达荷的表现不符合他的个性。

为什么？

法拉肯眯起双眼，想穿透皮肤看到那个人的内在。艾达荷仍好整以暇，似乎有无穷的耐心，全身都散发着自制及坚定。忒莱素的再生箱创造了某种超越人类的东西。法拉肯感觉到了，这人能自我修复，仿佛遵循某种永恒的法则，在每次结束时打开下一轮更新。他像行星绕着恒星公转般，周而复始地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转。这人不会向压力屈服，最多只稍稍调整轨道，却本质不会改变。

为什么他要割腕？

不论动机是什么，他这么做是为了厄崔迪，为了他的主人。厄崔迪是他围绕的恒星。

不知何故，他认为将杰西卡女士安置在这里对厄崔迪氏族有好处。

法拉肯提醒自己：这是晶算师的想法。

他想得更深了：晶算师虽然也会犯错误，但不常发生。

得出这个结论后，法拉肯几乎就要下令驱逐杰西卡女士和艾达荷，但他在下令的瞬间犹豫了。

这两人，苏亡人晶算师和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仍是这场权力游戏中重要的棋子。艾达荷必须送回厄拉科斯，因为他在那里势必会兴风作浪。杰西卡必须留在这里，用她那些奇异的知识为柯瑞诺氏族出谋献策。

法拉肯知道自己在玩难以捉摸而危险的游戏，但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准备，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比周围的人更聪明、更敏锐之后，就为这一刻做了多年准备。对儿童来说，那是可怕的领悟，于是藏书室既成了他的避难所，也成了他的教师。

疑虑啃咬着他，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准备好投入这场游戏。他背弃了母亲，失去她的辅助，但她的决定对他来说总是危机重重。拉扎虎！训练它们的过程就是一场屠杀，运用它们暗杀厄崔迪更是愚蠢。那太容易追查了！她应该庆幸自己只遭到流放。杰西卡女士的建议完美切中他的需要。必须诱导她，让她泄漏厄崔迪家的思考方式。

他的疑虑开始消解。他想，生活不再优渥且经历严苛训练之后，他的萨多卡已经再次变得剽悍、强韧。军团规模不大，若是一对一作战，已足以和弗瑞曼人抗衡。然而，只要厄拉奇恩公约订定的军力限制仍然有效，这一切的意义就不大。弗瑞曼人在数量上仍占绝对优势──除非他们在内战中消耗了战力。

若要向弗瑞曼宣战，一切还言之过早。他需要时间。他需要跟心怀不满的大氏族重新结盟，也需要拉拢那些新兴的小氏族。他需要钜贸联会的资金。他需要时间让萨多卡更强大，让弗瑞曼人更疲弱。

法拉肯再次望向监视器上那个不屈不挠的晶算师。艾达荷为何在此时求见杰西卡女士？他应该知道两人受到了监视，每句话、每个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为什么？

法拉肯的目光别开，看着控制台旁的文件架。在微弱的荧幕光线

下，他一眼就认出那几份报告厄拉科斯最新情势的卷轴。他的间谍无孔不入，值得表扬。这些报告让他充满喜悦和希望。他闭上双眼，报告的摘要以奇异的编排出现在他脑中，方便他记忆。

行星变得富饶，弗瑞曼人摆脱土地压力后，新聚落也失去传统穴地的要塞特性。在古老的穴地文化中，弗瑞曼人从一出生就接受反复教导。「穴地就像你自己的身体，有了穴地，你才能走向世界，走向宇宙。」

传统的弗瑞曼人会说：「去看看高原吧。」意思是，戒律是最重要的科学。但新的社会结构正在侵蚀古老的戒律，纪律逐渐松弛。新的弗瑞曼首领只知道祖先的要理问答和隐藏在神话歌谣中的历史。居住在新社区的人民更反复无常，更开放，更容易争吵，对权威也更冷漠。老穴地的人更有纪律，更愿意投入团队活动，工作通常也更加卖力。他们会小心保护自己的资源。老穴地的人仍然相信井井有条的社会能实现自我。年轻人则不相信这种说法。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会看着年轻人说：「他们的过去已经被死亡之风侵蚀。」

法拉肯喜欢自己做的摘要，尖锐指出：厄拉科斯文化的多样性只会带来混乱。他把关键概念深深刻在卷轴上：

穆阿迪布的宗教以弗瑞曼传统的穴地文化为基础，然而新文化越来越偏离传统纪律。

法拉肯再次问自己，为什么泰卡尼克要皈依那个宗教。信奉新宗教的泰卡尼克表现得很古怪，似乎非常虔诚，但又像身不由己。他就像踏进风暴试炼自己却被吹得晕头转向的人。泰卡尼克的转变很彻底，缺乏骨气，让法拉肯很恼火。这是回归到古老的萨多卡。他警告说，年轻的弗瑞曼人也可能经历类似的回归，与生俱来、深入血脉的传统可能会卷土重来。

法拉肯又想起那些卷轴，里面提到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从最久远的时代顽强残留下来的弗瑞曼习俗：「孕生之水」。新生儿的羊水会保留下来，蒸馏成喂给婴儿的第一滴水。传统的仪式需要教母在场主持，并说：「这是你的孕生之水。」即使年轻的弗瑞曼人也为孩子举行这种仪式。

你的孕生之水。

喝下孕育他的羊水蒸馏而成的水——法拉肯一想到就反胃。他还想起那名活下来的双胞胎，珈尼玛。她喝下了那种水之时，她母亲已经死了。长大之后，她曾经反省那种古怪的行为吗？或许不会。她由弗瑞曼人养大。弗瑞曼人认为自然而然的事，她也会理所当然接受。

一时间，法拉肯为雷托二世的死感到痛惜。和他谈论这些一定很有趣。或许有机会可以跟珈尼玛谈谈。

为什么艾达荷要割腕？

每次看着监视器，法拉肯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再次大惑不解。他一直渴望像保罗·厄崔迪那样深深沉入香料带来的入定中，去寻找未来和他问题的答案。然而，无论他摄入多少香料，他的意识依然如常，看到的仍旧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

监视器上有名女仆打开了杰西卡女士的房门，伸手招呼艾达荷。他离开长凳，进入屋内。女仆之后会送来详细的报告，但法拉肯好奇心大发，不禁按下控制台上的另一个按钮，看着艾达荷走进杰西卡女士的起居室。

这个晶算师表现得多么平静、自制啊。他的金属眼睛多么深不可测。

最重要的是，晶算师必须是通才，而非专才。让通才来监督重大决策才是明智的做法。专家及专才会迅速将你带入混乱。他们只会求毛求疵，在标点符号上发起猛攻。反之，晶算师式的通才能为决策提供符合常理的建议。他绝不能将自己与宇宙中正在发生的一切隔绝开来。他必须有能力保证：「这件事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是我们此时需要做的。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做错了，但届时我们就能纠正。」晶算师式的通才必须理解，在我们这个宇宙中，任何可辨识的事物都只是更大现象的一部分。但专家朝内看，看到的只是自身专业的狭隘标准；通才向外望，寻找的是活的原理，而且清楚这种原理会改变，会发展。晶算师式的通才需要留意的是变化本身的特性。这些变化没有永远不变的分类，也没有手册或指南。在研究变化时，你必须尽可能去除成见，经常自问：「现在这事物怎么了？」

——《晶算师手册》



今天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日，穆阿迪布追随者的第一个圣日。圣日承认神化的保罗·厄崔迪是那位能同时出现在多重时空的人，是融合男女祖先之力的男性贝尼·杰瑟里特，是无所不能的人。信徒称这一天为阿伊尔，即牺牲日，以纪念他借由死亡实现了「真正的无所不在」。

传道人选择在这天清晨再次出现在厄莉娅神殿的广场上，公然蔑视逮捕令。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厄莉娅下达了逮捕令。厄莉娅的祭司团和沙漠上的反叛部落已全面停战，但停战协议岌岌可危，厄拉奇恩的所有人都惴惴不安。传道人的出现并没有驱散这种气氛。

今天是官方悼念穆阿迪布之子的第二十八天，也是悼念仪式的第六天。部落的叛变耽搁了仪式的进行。然而，即使是战争也没能阻止人们

前来朝圣。传道人知道今天的广场一定会人山人海。大多数朝圣者都会尽所能安排行程，在阿伊尔日待在厄拉奇恩——「在属于魁萨茨·哈德拉克的日子感受他神圣的存在」。

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射出，传道人来到广场，发现这里已挤满朝圣者。他将一只手轻轻搭在年轻领路人肩上，感受年轻人脚步中的桀骜不驯。传道人越走越近，人们留心他的一举一动。年轻领路人对这种注目不无得意，而传道人只是默默接受。

传道人站在神殿的第三级台阶上，等待众人安静下来。寂静如同波浪在人群中涌开，广场远端传来匆匆赶赴听讲的脚步声。他清了清喉咙。早晨的空气仍然冷冽，阳光还未越过屋顶射上广场。开口说话时，他感到巨大的广场上弥漫着压抑的寂静。

「我来是向雷托·厄崔迪表示敬意，这次讲道便是为了纪念他。」他说道，雄浑的嗓音让人想起沙漠中的沙虫驭者，「我说这些，是对世上所有苦人的怜悯。我要告诉你们死去的雷托领悟的事，那就是，明天还没有到，也许永远不会到。此时此地才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唯一拥有的。我告诉你们，要感受这一刻，要理解这一夜的教诲。我要告诉你们，政府的发展与死亡，就表现在人民的发展与死亡上。」

众人不安地窃窃私语。他是在嘲弄死去的雷托二世吗？人们怀疑祭司团的侍卫可能会冲出来，逮捕这位传道人。

但厄莉娅知道不会有人打断讲道。那是她下的令。她乔装成平民，穿上精良的蒸馏服，面罩复住鼻子和嘴巴，常见的长袍头罩掩盖了她的头发。她就站在传道人下方人群中的第二排，仔细端详他。是保罗吗？时光流逝可能会将他变成这个样子，而他又那么擅长变幻嗓音，单凭声音很难认出他来。不过，这名传道人光凭声音便能蛊惑人心，保罗也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在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她一定要先弄清楚他的身份。他的话听得她心荡神驰！

她觉得传道人的话中没有暗讽。他的声音很真诚，用一个个铿锵的句子逐渐将人们引诱到他四周。人们可能一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含意，但下一刻就省悟他是有意如此。这是他教导的方式。传道人接收到人群的回应，说道：「暗讽通常会掩盖一个人思考时无能跨越自己的假设。我不会暗讽别人。珈尼玛对你们说她兄长的鲜血无法洗刷干净，这一点

我同意。

「有人说雷托去了他父亲去的地方，做了他父亲做过的事。穆阿迪布的教会说他听从己意，选择了一条荒唐鲁莽的道路，但是历史会作出评判。从这一刻起，历史已经重写。

「我要告诉你们，从这些生命与生命的终结之中，我们还能学到另一课。」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厄莉娅不禁自问，传道人为什么要用终结来替代死亡。他是指保罗与雷托并没有真的死去吗？怎么可能？真言师已经证实珈尼玛的说词。传道人的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是事实还是传说？

「请牢记这个教训！」传道人举起双手大声喝道，「如果你想留住你的人性，就放开世间一切吧！」

他放下双臂，空洞的眼窝直接对着厄莉娅，似乎要对她单独说些什么。他的动作如此明显，厄莉娅四周的人都转身疑惑地看着她。厄莉娅在他的力量下颤抖着。他可能是保罗。有可能！

「但是我明白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现实，」他说道，「大多数生命都是一艘从利己出发的航舰，大多偏好马棚里的事实。你把头伸进饲料槽，满意地咀嚼着，直到死去的那天。你从来不曾离开马棚，抬起头，做你自己。穆阿迪布来了，把这些事实告诉你们。要是无法听懂他的讯息，你就不能崇拜他。」

人群中的某个人，可能是伪装成民众的祭司，再也听不下去，发出刺耳的叫声：「你不是穆阿迪布本人！你怎么敢告诉别人该怎么崇拜他！」

「因为他死了！」传道人喝斥道。

厄莉娅转过身，看是谁在挑战传道人。他躲在人群中，看不出是哪一个，但叫声却再次响起：「如果你相信他死了，那么从此刻起，就不要再以他的名义说话。」

应该是祭司，厄莉娅想着，但她听不出那是谁。

「我来，只是提出一道简单的问题，」传道人说道，「难道穆阿迪布一死去，所有人的道德就跟着自尽了吗？难道这就是救世主无法避免的影响吗？」

「那么你承认他是救世主？」人群中的声音叫道。

「为什么不？我是他那个时代的先知。」传道人说道。

他的语气和态度是那么沉着笃定，就连挑战者也陷入了沉默。人群发出不安的窃窃私语，仿佛动物的低鸣。

「是的，」传道人重复道，「我是这些时代的先知。」

紧紧盯着他的厄莉娅发现他用上了隐约的魅音。显然他在控制人群。他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这又是护使团的计划？他会不会根本不是保罗，而是无尽的权力游戏中的另一盘棋？

「我吐露了神话和梦想！」传道人叫道，「我是接生、宣布婴儿降世的医生。但我却偏偏在死亡时刻来到你们身边。这不令你们惶恐吗？你们的灵魂应该要发抖。」

他的话让厄莉娅怒火中烧，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听出他话中的深意。她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不知不觉朝台阶靠近，簇拥着这位一身沙漠装扮的高个男子。他的年轻领路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小伙子的眼睛真亮、真莽撞！穆阿迪布会雇用这么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吗？

「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不安！」传道人吼道，「这就是我的目的！我来这里，是为了打击你们这个保守的、僵化的宗教中的缺陷和幻想。和其他宗教一样，你们的宗教正变得懦弱，变得平庸、迟钝和自满。」

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私语。

厄莉娅察觉到现场的紧绷，感到幸灾乐祸。传道人能应付吗？如果不能，他可能会血溅当场。

「那个挑战我的祭司！」传道人指着人群喝道。

他知道！厄莉娅想。一阵颤栗窜过她全身，几乎如同性兴奋。传道人在玩危险的游戏，但玩得很精彩。

「你，穿着便服的祭司，」传道人喝道，「你是为自满者服务的祭司。我来不是为了挑战穆阿迪布，而是要挑战你！当你无需付出代价、无需承担任何风险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当你依靠宗教发财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当你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罪行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你是如何从最初的灵启堕落到这个样子？回答我，祭司！」

但那人一言不发。厄莉娅发现人群再次渴望听清楚传道人的每句话。借由攻击那个祭司，他获得了同情！而且，如果她的密探可信，那

么厄拉科斯的大多数朝圣者和弗瑞曼人都相信他就是穆阿迪布。

「穆阿迪布的儿子承担了风险！」传道人叫道，厄莉娅听出他带着泣音，「穆阿迪布也承担了风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穆阿迪布造就了什么？一个离他而去的宗教！」

这些话如果从保罗的嘴里说出来，会有多么不同？厄莉娅问自己，我必须调查清楚！她向台阶靠近，其他人随着她一起移动。她穿过人群，来到一伸手就能摸到这位神秘先知的地方。她闻到他身上沙漠的味道，香料和燧石混合的味道。传道人和年轻领路人风尘仆仆，仿佛才从沙漠深处过来。她能看到传道人那两只露在蒸馏服外的手青筋毕露，她还能看到他左手一根手指上的戒痕。保罗就将戒指戴在那根手指上—现在保存于泰布穴地的厄崔迪之鹰。如果雷托活着，有一天他会戴上那枚戒指……如果她允许他登上宝座的话。

传道人再次将空洞的眼窝对准厄莉娅，低声说着，但声音仍旧传遍人群。

「穆阿迪布给了你们两样东西：确定的未来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以意志对抗大宇宙终极的不确定。他失去双眼，转身走出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他让我们看到人必须永远这样选择不确定，而非确定。」厄莉娅发现，他最后的宣告竟带上祈求的声调。

厄莉娅环顾四周，偷偷将手放在晶刃匕的刀柄上。如果我现在杀了他，他们会怎么样？她再次感到一阵颤栗传遍全身。如果我杀了他，然后揭露自己的身份，再宣布这传道人是骗子，是异端，会怎么样？

但如果他们证明了他是保罗呢？

有人推着厄莉娅，她离传道人更近了。尽管她愤怒难遏，却发现自己目不转睛看着他。他是保罗吗？她该怎么办？

「为什么又一个雷托离开了我们？」传道人质问道，声音中有不折不扣的痛苦，「回答我，如果你有答案！啊，他们的讯息很明确：抛开确定！这是生命最深处的呼喊。这是生命的一切意义。我们是伸向未知、不确定的探针。为什么你们听不到穆阿迪布？如果未来的一切都绝对确定，那么这世界不过是伪装的死亡！这样的未来已经变成了现在！他展现给你们看了！」

传道人伸出手来，直直抓住厄莉娅的手臂，精准得骇人，没有任何

摸索或迟疑。她想挣脱，但他死死抓着她，在四周众人都疑惑地后退时，冲着她的脸说道：

「保罗·厄崔迪是怎么对你说的，女人？」

他怎么知道我是女的？她问自己。她想退回内在的生命中，寻求他们的保护，但她的内在沉寂得可怕，受这个来自过去的人物蛊惑了。

「他告诉你，完美等于死亡！」传道人喝道，「绝对的预象就是完美……就是死亡！」

她想掰开他的手指。她想拔出刀，将他砍倒。但她不敢。她这一生还没这么畏缩过。

传道人抬起头，朝她身后的人群喊道：「我给你们穆阿迪布的话！他说：『我要用你们想要逃避的东西来触怒你们。你们只想相信那些能使你们安心的东西，我毫不讶异。否则，人类要怎么发明陷阱来让自己陷入平庸？否则，我们要如何定义怯懦？』这就是穆阿迪布要对你们说的话！」

他突然放开厄莉娅，把她推向人群。她差点摔倒，幸好身后的人撑住了她。

「生存，就是站出来，离开人群。」传道人说道，「除非你愿意冒着丧失心智的危险来评判自己的存在，否则你就不是在思考，也不算真正活着。」

传道人往下走了一步，再次抓住厄莉娅的手臂—没有摸索，也没有犹豫。这次他温柔了些，向前俯身，以只有她才能听到的音量说：「不要试图再次把我拖回人群中，妹妹。」

随后，他将手放在年轻领路人肩上，走入人群。人们让路给这对奇人，并纷纷伸手去触摸传道人，动作轻柔，唯恐手指从那件沾满风沙的弗瑞曼长袍下方摸出什么东西。

厄莉娅独自站在那里，极度震惊。人潮已随传道人散去。

她很确定，他是保罗。再无疑问，他是她兄长。她的感受正如众人：她刚才站在圣者面前。现在，她的宇宙崩裂了。她想跟在他身后，求他将自己从内在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但她无法移动。

当其他人跟随着传道人和他的领路人远去之后，她只能站在那里，如痴如狂，无比绝望。她悲不可抑，全身颤栗，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她问自己。

现在连邓肯都不在她身边，也没有母亲可以依靠。体内的生命仍沉默不语。还有珈尼玛，被关押在重重把守的堡垒，但她没有勇气去向那个幸存者坦承自己的悲痛。

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我该怎么办？

有一种狭隘的宇宙观认为：你不应该眺望远方的问题，那些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你身边。你应该留意围栏内的恶狼，围栏外的狼群也许根本不存在。

—《光明书》萨玛第一章第四节



杰西卡在起居室的窗边等候艾达荷。这是间舒适的屋子，屋内有柔软的长榻和老式的座椅。她的寓所内没有悬浮椅，灯球是旧时代的水晶制品，透过窗户可俯瞰下方的庭院。

她听见女仆打开房门，然后是艾达荷走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她侧耳倾听，却没有转身，而是盯着下方庭院绿色草地上斑驳的光影。她必须先压制内心的天人交战。她深深吸了口气，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平静渐渐涌现。

高挂的太阳向庭院射下一束束光线，照亮了一张挂在菩提树枝椏间的银色蜘蛛网，那枝椏几乎触碰到窗户。房内很凉快，但是密闭的窗户外热气蒸腾。柯瑞诺城堡坐落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与她窗外的绿荫格格不入。

艾达荷在她身后停下了脚步。

她没有转身，径自说道：「语言带来的东西与欺骗和幻觉无异。为什么你想和我谈话？」

「我们两人中可能只有一个能存活下来。」他说道。

「而你希望我能为你的努力说点好话？」她转过身，看到他平静地站在那里，用那对没有焦距的灰色金属眼睛看着她。多么空洞的眼睛啊！

「邓肯，你担心自己的历史定位吗？」

她略带控诉地说出这句话，并想起她和这个男人的另一场针锋相

对。那时他受命暗中监视她，内在冲突让他饱受煎熬，因而喝醉了。但那是重生之前的邓肯。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这个人的内心不会因任务而分裂，不会受到折磨。

他的笑容证明了她的结论。「历史自会有裁决，」他说道，「但我怀疑自己会对历史的裁决感兴趣。」

「你为什么来这里？」她问道。

「和你的目的一样，夫人。」

她一脸无动于衷，内心却因这几个简单的字而大起波澜：他真的知道我来这里的原因吗？只有珈尼玛知道。他有足够的资料进行晶算师运算？有可能。若他将她供出来，该怎么办？如果她把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他，他会去告发吗？他肯定知道两人的所有谈话、一举一动，都躲不过法拉肯或他侍从的监视。

「厄崔迪氏族走到了痛苦的十字路口，」她说道，「家人自相残杀。你是公爵最忠诚的手下，邓肯。当哈克南男爵—」

「我们不谈哈克南，」他说道，「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你的公爵也去世了。」他暗自思索：难道她没猜到保罗已经发现厄崔迪家有哈克南的血？对保罗来说，那是一场大危机，但邓肯·艾达荷与他的链接却因此更加紧密。保罗对他坦诚相告，这之中的信任是无法想像的—保罗知道男爵的人对艾达荷做了什么。

「厄崔迪氏族还没灭亡。」杰西卡说道。

「厄崔迪氏族是什么？」他问道，「是你吗？是厄莉娅吗？是珈尼玛吗？是为这个氏族效力的人吗？我看着这些人，他们每个人的痛苦都写在脸上！他们是厄崔迪吗？你儿子说得对：『我的追随者将无法摆脱痛苦与迫害。』我想摆脱这一切，女士。」

「你真的投靠法拉肯了？」

「你不也是吗，女士？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说服他娶珈尼玛，然后解决所有问题？」

他真这么想吗？她怀疑，还是说给那些监视者听的？

「厄崔迪氏族一直有个核心精神，」她说道，「你是知道的，邓肯。我们以忠诚交换忠诚。」

「向人民效力。」艾达荷冷笑一声，「哈，我多次听到你的公爵这

么说。他在坟墓中肯定躺得不安心，女士。」

「你真的认为我们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女士，你知道有弗瑞曼反叛者吗？他们自称『沙漠深处的游击军』，他们诅咒厄崔迪氏族，甚至穆阿迪布。这你知道吗？」

「我听过法拉肯的报告。」她说道，寻思他究竟要将谈话引向何方，想说什么问题。

「比那更糟，女士。比法拉肯那些报告还要糟。我亲耳听过他们的诅咒。他们是这么说的：『受烈火焚身吧，厄崔迪人！你们不再有灵，不再有魄，不再有肉体，不再有影子、法力和骨头，不再有头发、话语和文字。你们没有葬身之处，不会有家、洞穴和墓冢。你们不再有花园，不再有乔木和灌木。你们不再有水，不再有面包、灯光和火。你们不再有孩子，不再有家族、继承人和部落。你们不再有头，不再有手臂、腿和脚。你们在任何行星都无处容身。你们的灵魂将困在地底，永无回到地面的一天。你们再也无法瞻仰沙胡罗。你们永生永世都是妖煞，被捆、被锁在地狱底层，你们的灵魂永生永世都无法接受荣光的照射。』这就是诅咒，女士。你能想像弗瑞曼人有多恨吗？他们将所有厄崔迪人留给受诅咒的左手，要让他们饱受烈火的煎熬。」

杰西卡一阵战栗。艾达荷无疑原封不动复述了他听到的诅咒，语气也维妙维肖。为什么他要向柯瑞诺氏族揭露这些？她能想像愤怒的弗瑞曼人如何一脸狰狞站在部落前，咬牙切齿地念完那些古老的诅咒。为什么艾达荷要让法拉肯听到？

「这样听来，珈尼玛是很该跟法拉肯结婚。」她说。

「你看问题时，总是一厢情愿。」他说道，「珈尼玛是弗瑞曼人，只能嫁给不用缴水贡的人。而法拉肯呢，他的家族将钜贸联会的所有股份都转给了你的儿子和他的继承人。法拉肯是因为厄崔迪的容忍才能活下来。还记得你的公爵在厄拉科斯插下厄崔迪鹰旗时说的话吗？他说：『我在这里，我属于这里。』直到现在，他的骸骨仍留在那里。如果法拉肯和珈尼玛结婚，他就得定居厄拉科斯，带着他的萨多卡。」

这样的结盟，艾达荷一想到就连连摇头。

「有个古老谚语说，解决问题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来。」她冷冷地说。他怎么敢一副慷慨指点我迷津的样子？除非他是演给法拉肯

看……

「反正，我无法想像弗瑞曼和萨多卡住在同一颗行星。」艾达荷说道，「这层洋葱皮剥不下来。」

艾达荷的话可能会震醒法拉肯和他的幕僚。一想到这里，她厉词说道：「厄崔迪氏族仍然是这个帝国的律法！」说完，她暗想：难道艾达荷是想让法拉肯相信，没有厄崔迪的帮助，他同样能登上宝座？

「哦，是的，」艾达荷说道，「我差点忘了。厄崔迪的律法！当然了，在黄金永生会祭司的巧言转化下。我只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你的公爵告诉我，土地总是借由暴力或恐吓取得。财富碾压一切嘛，哥尼过去不就是这样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是我搞混了谚语？也许无论公开挥舞铁拳的是弗瑞曼军团还是萨多卡都无关紧要，将铁拳隐藏在厄崔迪的律法中也行──但铁拳就是铁拳。那层洋葱皮还是剥不下来，女士。你知道吗，我在想，法拉肯会需要什么样的铁拳？」

他在干什么？杰西卡想，柯瑞诺氏族会吸收他的推演，并加以利用。

「所以你认为祭司不会允许珈尼玛嫁给法拉肯？」杰西卡放手一搏，想试探艾达荷的话会导向何方。

「允许她？神明在下！祭司团会允许厄莉娅的任何命令，她自己可以嫁给法拉肯！」

他在下饵了吗？杰西卡暗忖。

「不，女士，」艾达荷说道，「问题不在那里。这个帝国的人民已经无法区分厄崔迪政府和野兽拉班。厄拉奇恩的地牢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我离开是因为我无法再用剑为厄崔迪氏族战斗了，一小时都不行！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为什么来找你这个厄崔迪氏族的代表？厄崔迪帝国已经背叛你的公爵和你的儿子。我爱你女儿，但我俩踏上了相反的道路。如果真要联盟，我会建议法拉肯接受珈尼玛的手──或是厄莉娅的，但一定要满足他提出的条件！」

哈，他在搬下台阶，准备光明正大退出厄崔迪氏族，她想。但他还谈到其他事，他有可能知道他们为她做了多少缜密的安排吗？她怒视着他：「你知道有密探在监听我们的每一句话，对吧？」

「密探？」他笑了起来，「我当然知道。你知道我的忠诚是怎么变

心的吗？有很多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沙漠中。弗瑞曼人是对的，在沙漠中，尤其是在夜晚，你会体会到深思带来的危险。」

「你就是这样听到弗瑞曼人的诅咒？」

「是的。在阿奥罗巴部落。在传道人的邀请下，我加入了他们，女士。我们称自己为扎尔·萨度斯，也就是拒绝服从祭司团的人。我来这里是向厄崔迪氏族的代表正式宣布，我退出你的家族，加入了你们的敌营。」

杰西卡打量着他，想寻找一丝破绽，但完全看不出他在说谎或别有用心。他真的投靠法拉肯了吗？她想起女修会的格言：在人类事务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所有人类事务都呈螺旋演化，有分有合。如果艾达荷真的脱离了厄崔迪氏族，他最近的行为就找到解释了。他也有分有合。她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

但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受了传道人的邀请？

杰西卡的思绪翻腾。考虑了各种选项后，她意识到自己或许该杀了艾达荷。她寄予重望的计划是如此精细，不允许任何妨碍。丝毫不能。艾达荷的话透露了他知道她的计划。她估量两人在房里的相对位置，将自己调整到能发出致命一击的方向。

「我一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阶级制度是我们力量的支柱。」她说道。他寻思她为何将话题转移到社会阶层。「大氏族的兰兹拉德会、地方上的希瑟拉德会，都值得我们——」

「别让我分心！」他说。

艾达荷暗忖她的行动为什么变得那么容易看穿。是因为她在隐居期间懈怠了吗？或是他终于打破她贝尼·杰瑟里特用训练筑起的墙？他感到后者是主要的原因，但她也有问题——随着年龄增大，她变了。新生的弗瑞曼人也在发生变化，与老一代有了细微的差别，令他心痛。随着沙漠消失，人类某些值得珍视的东西也随之绝迹。他无法描述这种感受，就像此时他无法描述杰西卡女士的变化。

杰西卡盯着艾达荷，一脸惊愕，也不打算隐藏自己的反应。他这么轻易就看透她了？

「你不会杀我，」他用弗瑞曼人的说法警告道，「不要把鲜血溅到我的刀上。」说完后他暗自思索着：我几乎变成了弗瑞曼人。这给了他

一种怪异的领悟，明白自己打从心里接受了这颗给他第二次生命的行星。

「我想你最好离开这里。」她说道。

「在你接受我离开厄崔迪氏族之后。」

「我接受！」她恶狠狠地一字字说道。说完后她才意识到这场谈话中有多少纯粹的本能反应。她需要时间来思考、斟酌。艾达荷怎么会知道她的计划？她不相信他能借助香料穿越时空。

艾达荷向后退，直到感觉门就在身后，鞠了个躬：「我再称呼您一次尊贵的女士吧，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叫了。我给法拉肯的建议是悄悄将你送回瓦拉赫星系，越快越好。你是十分危险的玩具，尽管我不认为他会把你当成玩具。你为女修会工作，而不是厄崔迪氏族。我现在怀疑你是否为厄崔迪氏族出过力。你们这些女巫隐藏得太深，凡人是无法信任你们的。」

「一个苏亡人竟然认为自己是凡人。」她嘲笑他。

「和你相比，我是。」他说道。

「马上离开！」她命令道。

「求之不得。」他闪身出了门口，经过一名满脸好奇的女仆，显然她刚才一直在偷听。

结束了，他想，他们对我只会有一种解读。

只有在数学领域，你才能看出穆阿迪布的未来预象有多精确。首先，我们随便假定一个数字，代表时空中的维度（这是经典假定，n折就代表原本被压缩在某个点之后释放出来的n个维度），在这个框架下，正如我们通常的理解，时间也成了单一维度的集合体。将这应用到穆阿迪布的现象中，我们要么发现自己面临时间的新属性，要么认定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包含n体系属性的各别系统。以穆阿迪布的情况，我们假设后者是正确的。如同计算所展示的，n重维度只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单独存在。由此，我们得知时间的各别维度是存在的。穆阿迪布的预象要求他能看到n重，不是解压缩之后的集合体，而是在同一框架内的作用。事实上，他将自己的宇宙冻在其中一个框架中，这个框架就是他眼中的时间。

—帕雷穆巴萨在泰布穴地的讲课



雷托躺在沙丘顶部，凝视空旷沙漠对面那块蜿蜒的岩石露头。那看上去就像一条躺在沙地上的巨大沙虫，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无聊又危险。那地方一片死寂。天空没有飞鸟盘旋，岩石上没有动物在蹦跳。他看到了「沙虫」背部靠近中间的地方有捕风器的凹槽，那里应该有水。岩石「沙虫」的外形与泰布穴地的屏蔽很相似，但这个地方却了无生机。他静静躺在那里，与沙子混为一体，继续观察着。

哥尼·哈莱克弹奏的某支曲子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山丘下狐狸在轻快奔跑，
斑斓太阳明亮耀眼，
我的爱依旧。
山丘下的茴香丛中，

我发现爱人无法醒来，
他藏身墓地中，
在山丘的脚下。

那地方的入口在哪？雷托寻思。

他确定那地方就是迦库鲁图/丰鞑珂，但除了没有动物的踪迹之外，这里还有不对劲的地方。他的意识边缘有东西在闪动，向他示警。

山丘下藏着什么？

没有动物是个不祥之兆。这引起了他的弗瑞曼警觉心：想在沙漠中生存，没有动静透露的讯息往往比有动静还多。但那里有一部捕风器，所以应该有水，还有喝水的人。那里是躲在丰鞑珂这个名字背后的禁地，另一个名称已被大多数弗瑞曼人遗忘。而且，这里看不到任何鸟或动物。

没有人类—却是黄金之路的起点。

他父亲说过：「未知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我们，我们的知识便来自未知。」

雷托朝右望向一座座沙丘的顶部。这里最近刮过一场母亲级的风暴，吹散了阿兹拉卡湖表面的沙子，露出下方的白垩平原。弗瑞曼人有个迷信：无论谁看到这种被称为比皑的白色土地，都能实现一个愿望，但也可能被愿望吞噬。雷托看到的仅仅是白垩平原，这片平原告诉他，厄拉科斯曾经有露天水泽。

而且可能再度出现。

他昂首四望，想寻找任何动静。风暴过后的天空十分开透，阳光穿过大气，天地都染上一层奶白。银色太阳躲在灰尘之幕上方的某个高处。

雷托再次将注意力放在蜿蜒的岩石上。他从弗瑞曼求生包中拿出双筒望远镜，调好焦距，观察裸露的灰岩，迦库鲁图人就曾经住在那片露头上。望远镜中出现了一丛荆棘，人们称这种荆棘为「夜之女王」。荆棘生长在一道岩缝中，那里可能就是穴地的入口。他观察整道岩石露头。银色阳光将红色岩壁照成灰色，仿佛为岩石蒙上一层薄雾。

他翻了个身，背对迦库鲁图，用望远镜观察四周。沙漠中完全不见

人类活动的踪迹，风抹去了他的足印，只剩一道依稀可见的圆弧，那是他昨晚从沙虫背上跳下后所留的痕迹。

他再次看着迦库鲁图。除了捕风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而且，除了这道蜿蜒的巨岩，沙漠上没有任何景物，只有连向天际的荒芜。

雷托突然觉得自己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拒绝被困在祖先遗留下来的系统中。他想起人们是如何看待他，除了珈尼玛，每个人的眼光都带着误解。

这个「孩子」从来都不是孩子，除了对体内那帮「记忆」而言。

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必须负起责任。他想。

他再次观察整道岩石。从各种描述来看，这地方肯定就是丰鞑珂，而且迦库鲁图也不可能藏在别处。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禁地起了奇怪的感应。他丢开一切所知，以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向迦库鲁图敞开意识。知识会阻碍学习。他给了自己一些时间来感应，没有要求，也没有疑问。

那里没有活物，这个问题令他格外警觉。接着他意识到那里没有食腐鸟—没有鹰，没有秃鹰，也没有隼。即便其他生命都躲了起来，这些鸟还是会出来活动。沙漠中的每个水源都有一条食物链，末端就是这些无所不在的食腐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物前来侦察他。他对这些「穴地的监守者」非常熟悉，守在泰布穴地断崖边的鸟是最古老的殡葬业者，随时在等候血肉。弗瑞曼人说它们是「我们的敌手」。但他们语气不带反感—侦察的鸟通常能预告陌生人的到来。

要是连走私者都放弃了丰鞑珂呢？

雷托从身上的水管中喝了口水。

如果这地方真的没有水呢？

他回顾自己的处境。他通宵骑了两条沙虫才来到此处，过程中不断抽打，跳下时它们已去了半条命。这里是沙漠深处，走私者的天堂。生命要在此处生存，就必须待在水源附近。

要是这里没有水呢？要是这里不是丰鞑珂／迦库鲁图呢？

他再次将望远镜对准捕风器。捕风器的外缘已经风化了，需要维护，但大部分装置还是好的，应该有水。

万一没有呢？

在荒废的穴地，水可能会散逸到空气中，也可能毁于天灾。为什么这里没有食腐鸟？被杀了？为了掠夺它们体内的水？是谁杀的？怎么做到一只都不留？下毒？

有毒的水。

迦库鲁图的传说从未提及含毒的蓄水池，但这不无可能。如果原来的那群鸟被杀了，现在不是该出现一群新鸟了吗？传说盗水者伊督利早在几代前就灭绝了，但传说中并没有提到毒药。他再次用望远镜检查岩石。怎么可能除掉整个穴地？一定有人逃了出来。穴地很少会全员到齐，总有人在沙漠中或城市中游荡。

雷托放下望远镜，叹口气，放弃了。他沿着沙丘隐蔽的一侧往下滑，小心翼翼将蒸馏营帐埋在沙地里，隐藏他的所有痕迹，准备好在此地度过最炽热的时光。躲入黑暗之后，疲倦感慢慢袭来。在帐篷潮湿的密闭空间内，他整个白天都昏昏欲睡，想像着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他吃了点香料点心，小睡一会，醒来后补充点食物与水，然后再睡。他刚完成一段漫长的旅途，对孩童的肌肉是项严酷的考验。

傍晚时分，他醒了，感觉休息够了。他侧耳倾听生命的动静。他爬出帐篷。高空中风沙弥漫，都吹往同一方向。他能感到沙子全打在他的半边脸上，显然要变天了，沙暴正蠢蠢欲动。

他小心翼翼爬上沙丘顶部，再次眺望那座谜般的巨岩。空气是黄色的，这是科里奥利沙暴挟裹着死亡逼近的迹象。届时狂风将卷起漫天黄沙，范围能覆盖四个纬度。荒凉的白垩映出澄黄云层，成了一片金黄。傍晚虚假的宁静笼罩着他。随后，白日陷落了，夜幕降临，沙漠深处的夜晚总是降得这么快。在一号月亮的照耀下，那道巨岩成了一连串嶙峋的山巅。他感到沙棘刺入他的皮肤。一声旱雷响起，仿佛远方鼓声的回音。在月光与黑暗的交界，他突然发现了一点动静：蝙蝠。他能听到翅膀扇动的声音，还有细细的吱叫。

蝙蝠。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那地方散发一种全然的荒凉感。那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走私据点：丰鞑珂。但如果不是呢？如果禁忌仍然有效，那地方只是个空壳，只有迦库鲁图的鬼魂出没？他怎么办？

雷托趴在沙丘的背风处，看着夜色一步步降临。耐心和谨慎——谨慎

和耐心。他想了些消磨时间的方法，例如回顾乔叟从伦敦到坎特伯雷的见闻，并由北向南列出他途经的城镇：两英里外的圣托马斯水池、五英里外的德特福德、六英里外的格林尼治、三十英里外的罗彻斯特、四十英里外的锡廷伯恩、五十五英里外的伯布莱恩下的鲍顿、五十八英里外的哈伯道恩，然后是六十英里外的坎特伯雷。他知道这个宇宙中几乎没有人记得乔叟，或是知道除了在甘斯德星上的那座小村庄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叫伦敦。想到这点，他不禁有点得意。圣托马斯还保存在《奥兰治合一圣书》及《光明书》中，但是坎特伯雷已彻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他所在的那颗行星一样。这就是记忆的沉重负担，体内每个生命都是一种威胁，随时可能吞没他。他也曾经那样前往坎特伯雷。

然而，他现在的旅行更长，也更加危险。

他开始行动，翻越沙丘，朝月光下的岩壁前进。他躲在阴影里，从沙丘顶部滑下，没有发出任何暴露踪迹的声音。

和每次风暴来临前一样，空中的沙尘已经消失，只剩晴朗的夜空。白天这地方没有动静，但是在黑暗中，他能听到小动物在飞快奔跑。

在两座沙丘之间的谷地，他碰到一窝跳鼠。跳鼠一看到他便四散逃命。他在第二座沙丘顶部休息片刻，内心焦灼难安。那条岩缝是通道的入口吗？他还有其他顾虑，古老的穴地四周通常设有陷阱：插着毒钩的土坑、植物上的毒刺等。他觉得有条弗瑞曼谚语非常贴合他现在的处境：耳朵是夜间的大脑。他倾听着最细微的声音。

现在，他上方就是灰色岩壁，近看显得十分巨大。他倾听着，听到鸟儿在断崖上鸣叫，尽管眼睛看不到。那是在日间活动的鸟儿，却在夜间鸣叫。是什么倒转了它们的世界？人类的驯化？

雷托蓦地趴到沙地上，一动不动。断崖上有火，火光和神秘的萤光在夜晚的黑幕上跃动，看样子是穴地的人正朝沙漠对面的巡逻者发出的信号。谁占据了这个地方？他往前爬进断崖底部阴影的最深处，一路上用手摸索着岩石，寻找白天看到的岩缝。在爬出第八步的时候，他找到了，随后从求生包拿出沙地通气管往前探测。突然，一团紧实的东西落在他肩膀和手臂上，他动弹不得。

藤网！

他放弃挣扎，那只会使藤条缠得更死。他松开右手手指，扔下通气

管，想去拔腰间的刀。他觉得自己太天真了，竟然没有在远处先朝岩缝扔点东西试探，而只顾着留意断崖上的火。

每个轻微的动作都使藤网束得更紧，但他的手指最终还是摸到了刀柄。他握紧刀柄，慢慢将刀抽出。

一阵闪光包围了他。他蓦地停下一切动作。

「哈，我们抓住了好东西。」雷托身后响起浑厚的嗓音，不知何故，那声音听来相当耳熟。雷托想扭过头去，但明白如果他真这么做，藤条能轻易挤碎他的骨头。

没等他看清楚，一只手便伸了过来取走他的刀，随后熟练地在他身上搜索，搜出他和珈尼玛准备的各种逃生小工具，一件不漏，甚至没错过他藏在头发里的魃迦藤绞环。

雷托还是没能看到那个人。

那只手在藤网上摆弄几下，雷托感到呼吸顺畅了许多，但对方警告道：「不要挣扎，雷托·厄崔迪。你的水在我的杯子里。」

雷托极力控制情绪，问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当然！人们不会平白无故设下陷阱，而是先锁定猎物，不是吗？」

雷托一言不发，大脑却在激烈翻腾。

「你觉得有人出卖了你！」那个浑厚的嗓音说道。一双手扶着雷托转了个身，动作虽轻，但显然充满力量——这个成年人正在告诉孩子，他逃跑的概率不高。

雷托抬起头，看到一张戴着蒸馏服面罩的脸衬着火光形成的剪影。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他看到那人脸上露出的深色皮肤，还有一双香料重度上瘾的眼睛。

「你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那人说道。声音从面罩下方的脸传来，腔调很怪，仿佛在刻意隐藏口音。

「我早就不怀疑有多少人想要杀死厄崔迪双胞胎了，」雷托说道，「他们的理由很明显。」

说话的同时，雷托的脑子不断飞快运转，搜索答案。这是诱饵？但除了珈尼玛还有谁知道他的计划？珈尼玛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兄长。那么会不会有人对他了若指掌，足以猜中他的行动？是谁？他的祖母？她怎

么能这样？

「你不能再过以往的生活，」那人说道，「那很糟。在登上皇座之前，你必须先接受教育。」没有眼白的眼睛盯着他，「你在想，谁有资格教育你？你在记忆中储存了几乎无限的知识。但问题就在这里，你明白吗？你认为自己受到了教育，但你不过是亡者的贮藏库。你没有自己的生命，内在却塞满太多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寻求死亡。寻求死亡的人不会成为好领袖。你的统治将尸横遍野。就像你的父亲，他就不懂得—」

「你胆敢这样议论他？」

「我已经这样做了太多次了。说到底，他不过是保罗·厄崔迪。好了，孩子，欢迎来到你的学校。」

那人从长袍下伸出一只手，碰了碰雷托的脸颊。雷托感受到一阵拍打的震动，发现自己渐渐沉入黑暗中，有面绿旗在黑暗中挥舞着，上面有厄崔迪氏族的昼夜标志，旗杆内藏着一根水管。在失去知觉之前，他听到了汩汩水声。或者是有人在咯咯笑？

我们仍然记得海森堡之前的美好时光。正是海森堡向人类指明了一道墙，围住我们关于命定的论据。我内在的生命觉得这很有趣。你想想，知识若无目的，便失去了用途，但筑起这道高墙的，正是目的。

—雷托·厄崔迪二世：他的声音



厄莉娅回过神，正在神殿休息室斥喝面前的侍卫。侍卫共有九人，身穿野外巡逻队的绿色军服，风尘仆仆，还在喘着粗气，浑身臭汗。午后阳光从他们身后的门外射入，这地方已经没有朝圣者了。

「我的命令，你们不当一回事？」她问道。

她沉浸在自己的愤怒中，丝毫不压制，而是大肆散发。她的身体由于无从宣泄的紧张而颤抖。艾达荷离开了……杰西卡女士……没有报告……只有传言说两人在萨鲁斯。为什么艾达荷不传消息回来？他在做什么？他终究发现贾维德的事了吗？

厄莉娅穿着厄拉奇恩的黄色丧服，黄色在弗瑞曼人中代表燃烧的太阳。不久后，她将带领送丧队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古裂谷，去完成她死去侄子的纪念碑。工程将于今晚结束，以向原本要成为弗瑞曼领袖的雷托致敬。

教会的侍卫对她的愤怒似乎无动于衷。他们站在她面前，背后的光线勾出他们的剪影，身上的汗味明显有别于城市居民身穿轻便、效能低劣的蒸馏服所闷出的气味。队长一头金发，身材高大，长袍上绣着卡德拉姆家族的标志。为了清楚说话，他摘下了蒸馏服面罩，语气中带着阿布穴地昔日首领之家的傲慢。

「我们当然试过逮捕他！」

这人显然对她的指责很恼火，「他满口渎神！我们知道你的命令，

但我们亲耳听到他怎么渎神！」

「但是你们没抓到他。」厄莉娅低声指责道。

另一个侍卫，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子，想为自己辩护：「那里人太多了！我敢发誓，群众在阻扰我们。」

厄莉娅沉下脸：「为什么你们不能服从我的命令？」

「夫人，我们—」

「卡德拉姆的子孙，如果你抓住他，发现他真的是我兄长，你会怎么办？」

虽然没受过教育、没一点判断力的人不可能当上祭司团侍卫，但他显然并没有注意到厄莉娅在念出他的名字时加重了语气。他想牺牲自己吗？

队长吞了口唾沫，说道：「我们必须杀死他，他是混乱的根源。」其他人吓了一跳，但仍气焰嚣张。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听到了什么。

「他号召部落联合起来反对你。」卡德拉姆说道。

厄莉娅已经明白该如何对付他。她实事求是地轻声说道：「我懂了。你想要堂而皇之地当众逮捕他—说明你必须这样牺牲自己，也一定会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他话说到一半，瞥了同伴一眼。身为队长，他有权像刚才那样代表大家说话。但从他的表情看，他宁愿刚才没有开口。其他侍卫开始焦躁不安了。在先前的逮捕行动中，他们公然挑战厄莉娅的权威。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蔑视「天堂之源」的后果。众侍卫显然惶恐了，与队长拉开一小段距离。

「为了教会着想，我们官方的反应势必得相当谨慎。」厄莉娅说道，「你明白吧？」

「但是他—」

「我亲耳听到他的讲道，」她说道，「但这是特殊情况。」

「他不可能是穆阿迪布，夫人！」

你知道什么！她想。随后她开口说道：「我们不能冒险当众逮捕他，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们伤害他。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近来他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

「那么你恐怕得耐心等候了。当然，如果你坚持违抗我的命

令……」她没有说出后果，但他们自然能明白。这个卡德拉姆人野心勃勃，而此时他面前就有一条飞黄腾达之路。

「我们无意冒犯您的权威，夫人。」这人终于控制住自己，「现在我懂了，我们当时太冲动。请原谅我们，但是他一」

「什么也没发生，也没什么需要原谅。」她用常用的弗瑞曼客套语说道。这是部落用来维持相安无事的众多方法之一，而从这位卡德拉姆人的年龄来看，他应该能心领神会。他的家族有悠久的领导传统。愧疚是鞭笞耐巴的鞭子，应当审慎使用。为了免除愧疚，弗瑞曼人会竭力效劳。

他低下头表示理解，然后说道：「为了部落的大局着想，我懂。」

「下去休息一下，」她说道，「送葬游行将在几分钟后开始。」

「遵命，夫人。」他们匆匆离开，显然很庆幸能全身而退。

厄莉娅的脑海中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哈，你处理得十分高明。他们中有一两人仍然认为你想除掉传道人。他们会找到机会的。」

「闭嘴！」她嘘了一声，「闭嘴！我真不应该听你的！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让你走上永垂不朽的路。」低沉的声音说道。

她感觉到声音在她颅内回响，像隐隐传来的疼痛。她想：我能躲在什么地方？无处可藏！

「珈尼玛的刀很锋利，」男爵说道，「记住这一点。」

厄莉娅眨了眨眼睛。是的，是该记住。珈尼玛的刀很锋利。那把刀或许能劈开一条路，让她摆脱眼下的困境。

37

> 如果你相信某句话，那么你就相信了话中的观点。当你相信某个观点是对或是错，是真或是伪，那么你就相信了观点背后的假设。这些假设通常漏洞百出，但是对相信的人来说，仍然弥足珍贵。
>
> ——〈开放式证明〉，《女修会文件》



雷托的意识在一团刺鼻的气味中飘浮。他闻出了美蓝极浓郁的肉桂味、劳动的身体散发的汗味、亡者蒸馏器敞开传出的酸味、扬尘的燧石味。气味在梦境中留下了线索，在死亡之地形成幢幢浓雾。他知道这些气味能告诉自己一些东西，但他朦胧的意识却无法分辨。

各式想法如同鬼魅掠过他的脑海：此时此刻，我没有最终形貌。我是我所有的祖先。坠入沙漠的落日就是我的灵魂。我内在的众人曾经那么强大，但一切已结束。我是弗瑞曼人，我将走向弗瑞曼的终点。黄金之路还未开始就已结束。那条路什么都不是，只是风吹过的痕迹。我们弗瑞曼人知道隐藏自己的一切诀窍。我们不留下脸，不留下水，不留下痕迹……现在，看着我的痕迹消失吧。

浑厚嗓音在他耳边响起：「我能杀了你，厄崔迪。我能杀了你，厄崔迪。」声音不断重复，直到丧失意义，只剩下声音本身在雷托的梦中重复，仿佛冗长的祷词：「我能杀了你，厄崔迪。」

雷托清了清嗓子，感到这简单的声音摇醒了自己的意识。他勉强用干渴的喉咙问道：「谁……」

他身后有个声音说：「我是受过教育的弗瑞曼人。你们抢走了我们的神，厄崔迪。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发臭的穆阿迪布？你们的神死了！」

是真的声音，还是他梦中的幻想？雷托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已经被松绑，正躺在坚硬的折叠床上。他抬眼看到了岩石、朦胧的灯球，还有

一张没有戴面罩的脸。那张脸离他如此之近，他甚至能闻到对方嘴里呼出熟悉的穴地食物气味。那是一张弗瑞曼人的脸，深色的皮肤、轮廓鲜明、缺乏水分的肌肉。这不是丰润的城市居民，而是沙漠中的弗瑞曼人。

「我是纳穆瑞，贾维德的父亲。」弗瑞曼人说道，「你现在认识我了吗，厄崔迪？」

「我认识贾维德。」雷托声音沙哑地说道。

「是的，你的家族知道我儿子。我为他骄傲。很快，你们厄崔迪人将更进一步认识他。」

「什么……」

「我是你的师父之一，厄崔迪。我只有一项职责：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我会很高兴这么做。在这所学校，毕业就是活着，失败就意味着落在我的手里。」

雷托听出他话中斩钉截铁的直率，打了个寒颤。这是个人类戈姆刺，一个毫不留情的敌人，前来考验他是否够格进入人类阵营。雷托从中察觉他祖母的手笔，以及她身后无数的贝尼·杰瑟里特。这想法令他大为不安。

「你的教育从我开始，」纳穆瑞说道，「这很公平，而且很合适。因为你很可能过不了我这一关。现在，听好了。我的每句话都攸关你的性命，我的一切都与你的死亡有关。」

雷托环顾屋子四周的岩壁，单调——只有一张折叠床、朦胧的灯球和纳穆瑞身后黑暗的走道。

「你逃不掉的。」纳穆瑞说道。雷托相信他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雷托问道。

「我已经解释过了。想想你自己的盘算！你在这里，无法预知现在的情势。现在和未来，这两者无法相交。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的过去，而且回顾自己去过的地方，或许就会再度找到原因。如果找不到，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雷托注意到纳穆瑞的语气并不凶恶，却非常坚定，而且的确带着杀气。

纳穆瑞仰望上方岩壁，说道：「以前，弗瑞曼人在黎明时脸朝着东

方。伊悠斯，知道这个词吗？在某种古语中是黎明的意思。」

雷托带着苦涩的自豪说道：「我会说那种语言。」

「你没有在听我说话。」纳穆瑞不容反驳地说道，「夜晚是混乱，白天意味着秩序。你能说的那种语言是这么说的：黑暗等于混乱，光明等于秩序。我们弗瑞曼人改变了这一点。伊悠斯是不受我们信任的光明。我们喜欢月光，或是星光。光明代表太多秩序，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你看到厄崔迪氏族都干了哪些伊悠斯了吗？人类只能活在保护他们的光线下，太阳是我们在沙丘星上的敌人。」纳穆瑞直视雷托，「你喜欢什么光线，厄崔迪？」

纳穆瑞的姿态透露出这个问题大有深意。如果他答错了，这人会杀了他吗？有可能。雷托看到纳穆瑞的手静静放在光滑的晶刃匕鞘上，手上戴有龟形戒指，反射着灯球的光芒。他放松下来，用手肘撑住身体，思索着弗瑞曼的信仰。那些老弗瑞曼人，他们相信戒律，喜欢用比喻的手法阐释戒律。月光？

「我喜欢……真理的光明。」雷托道，并观察着纳穆瑞的细微表情。那人显得很失望，但手离开了晶刃匕。「这是最完美的光明，」雷托继续道，「人类还会喜欢其他光明吗？」

「你说话的样子像在背诵，而不是真的相信这些话。」纳穆瑞说道。

雷托想，我的确是在背诵。但此刻，他已经开始掌握纳穆瑞的思路，以及纳穆瑞如何用古老的猜谜游戏来过滤他的话。弗瑞曼人的训练就包含了数以千计的谜题，雷托不得不全神贯注在这种习俗上，想出了一些谜题：问：安静是什么？答：猎物的朋友。

纳穆瑞点了点头，仿佛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有个岩洞，对弗瑞曼人来说，那是生命之穴。那是真实存在的岩洞，藏在沙漠里。沙胡罗，所有弗瑞曼人的祖先，封死了那个洞。我的叔父齐迈德把这一切告诉了我，他从不对我撒谎。那个岩洞确实存在。」

纳穆瑞说完后，雷托感受到沉默的质问。生命之穴？「我叔父斯第尔格也跟我说过那岩洞，」雷托说道，「洞被封住，是为了防止懦夫躲在里头。」

纳穆瑞全蓝的双眼映出闪烁的灯光。他说道：「你们厄崔迪会去打

开那个岩洞吗？你们想用祭司团来控制生命，用你们的中央情报部、圣战士和朝圣者，负责的教长叫考扎尔，从他家族在涅兹的盐矿发迹，一路高升。告诉我，厄崔迪，你们的祭司团有什么问题？」

雷托坐了起来，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加入纳穆瑞的猜谜游戏，赌注就是他的生命。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只要一听到错误答案，就会拔出晶刃匕。

纳穆瑞仿佛看穿雷托的想法：「相信我，厄崔迪，我是碎土机。我是铁锤。」

雷托明白了。纳穆瑞将自己视为迈兹巴，手拿铁锤，击打那些无法回答提问，因而无法进入天堂的人。

厄莉娅和她的祭司所创造的中央祭司团有什么问题？

雷托想起自己为什么会进入沙漠，内心顿时燃起希望。黄金之路仍有可能出现在他的宇宙中。纳穆瑞的问题不正是驱使他进入沙漠的动机吗？

「只有神才能指明方向。」雷托说道。

纳穆瑞盯着雷托。「你真的相信你说的话吗？」他问道。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雷托说道。

「寻找道路？」

「为了我自己。」雷托将脚放在折叠床边的地上。岩地没有铺地毯，触脚冰冷。

「你说起话来倒像个真正的叛军，」纳穆瑞说道，摩挲着手指上的龟形戒指，「我们走着瞧。再次听好了。你知道贾拉尔乌德丁那地方的大盾壁吗？那岩壁上刻有我祖先在最初几天刻下的记号。贾维德，我的儿子，看过这些记号。阿贝迪·贾拉，我侄子，也看过。在沙暴季，我和我的朋友雅库普·阿巴德从那座大盾壁上下来。风又干又热，就像我们跳舞时模仿的旋风。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看那个记号，因为沙暴挡住了我们的路。但是，沙暴平息后，我们看到褐沙上出现了塔塔城的幻象。沙基尔·阿里的脸也出现了，俯瞰着他的陵冢之城。幻象很快就消失，但我们的确看见了。告诉我，厄崔迪，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那个陵冢之城？」

我们跳舞时模仿的旋风，雷托思索着，塔塔和沙基尔·阿里的幻象。只有禅逊尼流浪者才用这些词汇，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沙漠

人。

还有，弗瑞曼人是禁止墓葬的。

「有一条通道是所有人必须走过的，陵冢之城就在终点。」雷托说道。随后，他借用一段禅逊尼的祝词：「那位于一千步见方的庭园内。庭园里有条长两百三十三步、宽一百步的走廊，走廊上铺着斋浦尔古城的大理石。庭园里住著名叫阿拉扎克的人，他为所有乞食者备好食物。当审判日降临，那些动身寻找陵冢之城的人将一无所获。一切已然写下：『你在这个世界经历的东西，不应到另一个世界寻求。』」

「你又在背诵你不相信的东西了。」纳穆瑞讥笑道，「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认为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又露出一丝冷笑，「我给你一个暂定的未来，厄崔迪。」

雷托仔细端详这人。这是另一个有诈的问题吗？

「很好！」纳穆瑞说道，「你的意识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一件事，你听说过远方卡德里什的城市在使用蒸馏服仿制品吗？」

雷托在脑中苦思他的言外之意。仿真蒸馏服？很多行星都有人在穿。

他说道：「卡德里什浮夸的习气早已远近驰名。聪明的动物知道要融入环境。」

纳穆瑞缓缓点了点头，说道：「把你抓来这里来的人，马上就要来见你。别想从这地方逃走，你会因此送命。」说完，他转身走入黑暗的走道。

他离开后，雷托久久盯着那条走道。他能听到那里有声音，是当值侍卫在低声说话。他不断思索纳穆瑞所说的幻象故事。他跋涉了这么远，终于来到这里。现在，这里是不是迦库鲁图／丰鞑珂已经不重要了。纳穆瑞不是走私者，他显然更有权势，而且他玩的这场游戏有杰西卡的气息，散发出贝尼·杰瑟里特的臭味。但纳穆瑞走的那条黢黑走道是这间屋子唯一的出口，屋外是陌生的穴地──还有穴地外的沙漠。沙漠中的严酷环境、迷乱人心的海市蜃楼和无尽沙丘构成了陷阱，困住了雷托。他可以再次穿越沙漠，但要逃去哪里？这个想法如同污浊的死水，无法解救他的干渴。

在传统思维中，时间是单向的。因此，人类会在连续的、语文导向的框架中思考一切事物。由于这个心智缺陷，人类相当短视近利，在应对危机时，总是措手不及，毫无准备。

——列特－凯恩斯《厄拉科斯工作日志》



知与行必须合一，杰西卡提醒自己。她聚精会神，为即将到来的交锋做好准备。

早餐时间刚过，她从窗户远眺，萨鲁斯·塞康达斯上的金色太阳才升到花园的围墙边。她全身盛装：带有兜帽的圣母黑色斗篷，但长袍下摆和两道袖口都滚上厄崔迪氏族的金色纹饰。打扮好后，她背对窗户站好，仔细理了理褶裥，左臂横放在小腹上，突出袖口的纹饰。

法拉肯注意到了厄崔迪的标志，踏进屋子时还品评一番，但并未表现出愤怒或惊讶。她发现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幽默，令她玩味。他身穿黑色的紧身连衣裤，这是杰西卡的建议。他按照她的指引，在绿色长榻上坐下，右臂随意搭在靠背上。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信任她？他问自己，她毕竟是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啊！

杰西卡打量着他放松的身体和神情，笑了笑，说道：「你信任我，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交易很不错，而且你想学习我能传授的东西。」

她看到他不快地皱了皱眉头，便挥挥左手，解释道：「不，我不会读心术。我只观察脸、身体、习性、语气，还有手臂的摆放。一旦学会了贝尼·杰瑟里特的方法，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你会教我？」

「我相信你研读过关于我们的报告。」她说道，「有报告提到我们会言而无信吗？」

「没有，但是……」

「我们能够生存下来，部分原因是人们毫不怀疑我们的诚信。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

「听上去很有道理，」他说道，「我很期待。」

「我很意外，你从未向贝尼·杰瑟里特申请教师。」她说道，「只要你提出，她们会立即抓住机会，让你欠她们一个人情。」

「我向母亲提过，但她向来不听。」他说道，「不过现在……」他耸了耸肩，这一耸大有深意，对温西希娅遭流放的评论尽在不言中，「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如果你能提早几年开始，就更好了。」杰西卡说道，「以你现在的年纪，学起来会更辛苦，也更久。首先，你必须学习忍耐，非常有耐心。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种代价太高了。」

「只要得到你承诺的成果，就不会。」

他的话中有真诚，有期待，也有敬畏，她听出来了。他准备好了。她说道：「耐心的艺术—那么，就从基本的普拉那 - 并度训练开始，锻炼腿部、手臂和呼吸。以后我们再来注意手掌和手指。准备好了吗？」

她在凳子上坐下，与他正面相对。

法拉肯点了点头，一脸期待，以掩盖内心突如其来的恐惧。泰卡尼克警告过他，说杰西卡女士的提议一定暗藏女修会蓄谋已久的诡计。「她再次背弃她们或她们抛弃了她之类的，你绝不能相信。」法拉肯勃然大怒，结束了那场争执。但他刚发火，就立即后悔了。他的情绪反应让他更下意识偏向泰卡尼克的话。法拉肯瞥了一眼屋内，看到穹顶一角的宝石发着莹莹柔光。但发光的不一定是宝石。屋子内发生的一切都会被录下来，让心细如发的人分析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句话、每个动作。

看到他的视线后，杰西卡笑了，但并未说出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道：「要学习贝尼·杰瑟里特式的耐心，你必须首先明白我们这个宇宙的本质是无常。我们称自然为『终极的不确定』，这里的自然是指这个整体的表现形式。为了打开你的视眼，让你体会到自然的变化方式，你必须伸直双臂。看着你的双手，首先是手心，然后是手背。然后观察手指，前面和后面。开始做。」

法拉肯照着做了，但是觉得很愚蠢。这两只都是他自己的手，他很熟悉。

「想像你的手变老了，」杰西卡说道，「必须在你眼前变得非常老，非常非常老。注意皮肤有多干燥……」

「我的手不会变。」他说道，上臂的肌肉已经开始微抖。

「继续盯着你的手。把手变老，尽可能的老。当你看到手变老之后，倒转整个过程，让手恢复年轻。要努力做到能随意变成婴儿或老人的手，变过来，再变过去。」

「手不会变！」他抗议道，肩膀开始疼了。

「向意识下达命令，你的手会变的。」她说道，「专注，想像时间的流逝：从婴儿到老人，从老人到婴儿。这可能会花上几小时、几天、几个月。但你能做到。只要能反转这种变化，你就会看到所有系统都是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转动……只是相对稳定。」

「我还以为我要学的是耐心。」她听出了他话中的不平，还有一丝沮丧。

「回到相对稳定性，」她说道，「你用自己的信念来创造这种观察力，而信念可以用想像力来操控。你观察宇宙的方法非常有限。现在你必须把宇宙当成你自己的作品。这样一来，你就能掌控任何相对稳定性，用在所有你想像得到的地方。」

「你刚才说这要花多久时间？」

「要有耐心。」她提醒他。

他的嘴角浮出苦笑，目光转到她身上。

「看着你的双手。」她厉声道。

苦笑消失了。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手上，全神贯注。

「要是我手臂累了，怎么办？」他问道。

「不要说话，专心。」她说道，「如果你觉得很累，停下来休息几分钟，然后重新开始练习。你必须坚持，直到成功为止。现在这个阶段远比你想像的还要重要。学会这一课，否则其他课程无法开始。」

法拉肯深深吸了口气，咬牙盯着双手，慢慢翻转：正面、背面、正面、背面……什么也没改变。

杰西卡站起身，走向唯一的房门。

他眼睛仍紧盯着双手，开口问道：「你要去哪？」

「你自己练习，效果会更好。我大概会在一小时后回来。要有耐心。」

「我知道！」

她观察了他片刻。他看上去是那么专注，她不禁心头一痛，想起自己失去的儿子。她叹了口气，说道：「等我回来后，我会教你一些放松肌肉的练习。要有耐心。你会很惊讶自己的身体和感官竟有这么大的潜力。」

她离开了房间。

侍卫立即出现，在她走入大厅时尾随在她后方，离她三步远。他们一脸敬畏和恐惧。这些人都是萨多卡，在弗瑞曼人打败父辈的传奇中长大，不断被耳提面目她的本领有多出神入化。这个女巫是弗瑞曼圣母、贝尼·杰瑟里特，还是厄崔迪人。

杰西卡朝后瞟了一眼，将他们肃穆的表情当成生平事迹的里程碑。她走到楼梯口，下楼，穿过另一条走道，来到她窗户下的庭园中。

现在就看邓肯和哥尼能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她感受着脚下的碎石路，望着绿叶筛落的点点金黄阳光，内心思索着。

完成下一步的晶算师教育之后，你就会开始学整合性的传讯方式。这种功能将会覆满你意识中的信息通路，并以你早已掌握的晶算师分类检索技能处理复杂、庞大的输入资料。你一开始的问题将会是解决各个特定主题庞杂的细节和资料所引发的焦虑。要警惕！如果没有晶算师的叠加整合方法，你会陷入巴别塔困境中。我们用这个词汇来表示无处不在的风险：用正确信息做出错误组合。

——《晶算师手册》



布料摩擦的声音像火花在雷托的意识中闪现。他很意外自己竟将感觉磨得如此敏锐，凭声音就认出那是弗瑞曼长袍和粗糙的门帘相互摩擦所发出。他转身朝向声音传来的地方：一条黑暗的走道，几分钟前纳穆瑞就是从那里离开。转身的同时，他看到有人走了进来。是俘掳他的人，蒸馏服面罩上方露出同样的深色肌肤、同样灼亮的眼睛。那人一只手伸进面罩，从鼻孔中拔出集水管，然后拉下面罩，同时也掀开兜帽。早在发现他下颔的赤棘鞭印之前，雷托就认出了他。那是脑海中的整体印象，之后眼睛才开始确认面貌细节。没错，这位大个子，这位吟游诗人，正是哥尼·哈莱克！

雷托双手握拳，压下认出对方带来的震惊。厄崔迪的家臣中，没有人比哥尼更忠诚，没有人比他更擅长屏蔽场格斗。他是保罗信任的良师益友。

他是杰西卡女士的助手。

哥尼是抓捕他的人，雷托一时千头万绪。哥尼和纳穆瑞同在这场阴谋中，这背后想必有杰西卡的手。「我知道你已经见过我们的纳穆瑞。」哈莱克说道，「请相信我，他有一个职责，只有一个：如果有必要，他是唯一有能力杀死你的人。」

雷托不假思索地用他父亲的语调回答：「你加入我的敌人，哥尼！我从未想过—」

「不要在我身上耍这种把戏，年轻人，」哈莱克说道，「那对我没有作用。我听从你祖母的命令。你的教育计划制订得非常详尽。是我挑选了纳穆瑞，但得到了她的同意。接下来的事可能很痛苦，但都是她安排的。」

「她安排了什么？」

哈莱克从长袍衣褶里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弗瑞曼注射器，原始却很有效。透明管子里装着蓝色液体。

雷托在折叠床上向后挪，直到后背碰上岩壁。纳穆瑞走了进来，站在哈莱克身旁，两人一起堵住唯一的出口。

「我看你已经认出这是香料萃取物了。」哈莱克说道，「你必须经历香料灵游。你父亲有胆量经历了，你却没有，这件事将会纠缠你一辈子。」

雷托无言地摇了摇头。就是这东西，珈尼玛和他都知道这东西可能会毁了两人。哥尼是无知的笨蛋！但杰西卡怎么能……雷托感受到父亲正涌入他的意识，试图摧毁他的反抗。雷托想大声尖叫，双唇却无法动弹。这是他最害怕的东西，害怕到他无法言语。这是入定，能预知无法变动的未来，也能读到未来的不容撼动及恐怖。杰西卡当然不可能下令让亲生孙子经历这种折磨，但她却隐约浮现在他的意识中，对他百般说服。就连制惊祷文也成了唠叨不停的劝说：「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恐惧是小号的死神，会彻底摧毁一个人。我要面对恐惧，让恐惧掠过我，穿过我。当这一切过去，我将睁开灵眼，凝视恐惧走过之路。恐惧消逝后，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新巴比伦王国新兴之时，这段祷文就已十分古老，雷托试图移动，朝眼前的两人扑去，但他的肌肉拒绝执行命令。恍惚中，雷托只见哈莱克的手移动着，注射器正向他逼近。灯球光照在蓝色液体上，形成一道亮点。注射器碰到雷托的左手臂。疼痛在他体内急窜，冲入他的头部肌肉。

忽然间，雷托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坐在晨光中的原始茅屋外。就在那里，她坐在他面前，将咖啡豆烤成红褐色，又往里面添了些豆蔻和美蓝

极。他身后的某个地方响起了拉巴巴琴音。乐声回荡再回荡，钻入他的脑海后，仍在回荡。音乐开始在他体内胀开，让他觉得自己变大了，非常庞大，不再像是儿童。他的皮肤也不再属于自己。暖流涌遍他的全身。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站在黑暗中。入夜了。星辰像一阵余烬的细雨，洒落在璀璨天穹吹出的阵阵狂风中。

他知道自己无路可逃，但仍奋力反抗，直到他父亲的身影闯入他的意识。「我会在你入定时保护你，你体内的其他人不会带走你。」

风吹倒了雷托，推着他在地上翻滚，发出嘶嘶声，卷起沙尘打在他身上，割入他的手臂、他的脸，撕裂他的衣物，将剩下的无用破布吹得猎猎作响。但他感觉不到疼痛，眼看着身上的伤口遽然出现，又在须臾间愈合。他继续在风中翻滚，皮肤仍旧不是自己的。

快出现了！他想。

但这个想法非常遥远，仿佛不是出自他脑中，并不真的属于他，就像皮肤也不属于他自己。

预象吞没了他，并一步步开展，成为立体的记忆，分隔了过去和现在、未来和现在、未来和过去。每个隔绝的部分都汇入同一个焦点中，他能感受到那里有一幅多维度的浮雕地图，指出他未来的存在。

他想：时间是空间的测量工具，正如测距仪是长度的测量工具，但是测量这个动作却把我们困在我们要测量的地方。

他感觉到入定在加深，那是内在意识的放大，他的自我将之吸收之后，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变化。时间在流动，他无法停住任何一刻。过去和未来的记忆碎片冲垮了他。但那就像一段段蒙太奇影像，彼此的关系不断幻化。他的记忆像一个镜头、一束探照光，照亮了一个个碎片，却永远无法使他眼前那无休无止的运动和变化停止下来。

他和珈尼玛的计划出现在这束探照光中，高高在上，但现在却令他害怕。预象让他痛苦不堪，带着不容分说的必然性，让他畏缩了。

他的皮肤不是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体内冲撞，越过恐惧设下的屏障。他无法分辨两者。有时，他觉得自己正在参加巴特勒圣战，竭力摧毁任何仿真人类意识的机器。这是过去的事—已经发生而且早已结束。但他的意识却仍然在过去的经验中来回碰撞，吸收一切最细微的信息。他听到一位教长友人在讲台上说道：「我们必须关闭能思考的机

器。人类必须引导自己。这不是机器能做的事情。推理依靠的是程序，不是硬件。而人类正是最终极的程序！」

他听得一清二楚，而且知道他所处的环境：巨大的木厅，阴暗的窗户。光线来自劈啪作响的火把。他的教长友人继续说道：「我们的圣战就是『清除程序』。我们要将摧毁人类的东西彻底清除。」

在雷托的记忆中，那个演讲者曾经献身给电脑，一个了解电脑并为电脑效力的人。之后，这幅场景消失了，换成珈尼玛站在他面前：「哥尼知道。他告诉我了。邓肯在晶算师状态下说，『为善要避免恶名，为恶要去除自觉。』」

这肯定是未来一很久以后的未来。但相当逼真，强烈到如同体内无数生命的过去。他喃喃自语道：「那岂不是真的吗，父亲？」

父亲的身影用警告的口吻说道：「不要引发灾祸！你现在要学习观测闪现的意识。做不到这一点，你会淹没自己，失去你在时间中的座标。」

浮雕影像仍挥之不去。未来朝他扑面而来。过去 - 现在 - 未来，没有真正的界线。他知道自己必须随着这些流动，但汹涌的水流令他畏惧。他还有办法回到熟悉的世界吗？然而，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停止抗拒。这是全新的宇宙，他无法用静止、已归类的片段来了解。在这里，没有任何片段会静止不动。事物再也没有顺序，也毫无规律可言。他不得不观察变化，寻找变化本身的规律，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置身巨大的极致安乐，看到了未来中的过去、过去中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中的此时此刻。在两次心跳间，就经历了好几世纪。

雷托的意识自由飘浮着。他不再力持客观，也不再有挂碍。纳穆瑞口中「暂时的未来」仍淡淡出现在他记忆中，与无数个未来共享他的意识。在这个破碎的意识中，他所有的过去、内在生命，都融入了他，成为他自己。在最强大的那个内在生命的帮助下，他成了主导。他们都成为他的。

他想：研究某个东西时，只有隔着一段距离才可能看出原理。他拉开了距离，终于看见自己的生命了：他内在庞杂的生命及记忆是他的负担，是他的喜乐，也是他的必然。但这趟香料灵游使他多了一道维度，而他父亲也不再守护他了，因为已经没有必要。拉开距离后，雷托将过

去未来看得一清二楚。在过去，有位终极祖先—哈伦现身了，没有他，遥远的未来不可能实现。距离带来了新法则、新维度。不论选择什么人生，他都能在庞大经验的独立国度中发挥自己。这条生命轨迹含纳了无数世代的生命，如此百转千折，任何单一生命都无法与之相比。被唤醒之后，这片庞大经验便发挥威力，降服了他的自我。它足以撼动个体、民族、社会及整个文明。所以哥尼才被告诫要提防他，所以纳穆瑞的利刃才要守在一旁。他们不被允许目睹他体内的力量。没人能看见它的整体—连珈尼玛也不行。

雷托起身，发现只有纳穆瑞还等在这里，注视着他。

雷托用老年人的嗓音说道：「每个人的极限各有不同。预知所有人的未来只是空洞的神话。只有当下最强大的浪潮才有可能事先窥见。但是，在无限的宇宙中，『当下』这个概念太过庞大，你的意识会望之生怯。」

纳穆瑞摇了摇头，表示不懂。

「哥尼在哪里？」雷托问道。

「他离开了。他不想看着我杀你。」

「你会杀我吗，纳穆瑞？」雷托听上去像在恳求这人快点下手。

纳穆瑞的手离开刀柄：「你求我，我就不杀了。但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无所谓这种病症毁了很多东西。」雷托说道，自顾自点了点头，「是的……即使是文明，也毁于无所谓。达到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或意识之后，似乎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他抬头看着纳穆瑞，「所以，他们要你来看我是不是无所谓？」他眼中的纳穆瑞不仅是杀手—他比杀手更狡猾。

「无所谓意味着难以控制的力量。」纳穆瑞说道，但这是句谎言。

「无所谓的力量，是的。」雷托站起来，深深叹了口气，「其实，我父亲的生命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纳穆瑞，他为自己设下陷阱，把自己困在当下。」

哦，保罗，你就是穆阿迪布，
众生的马赫迪，
你一吐气，
便引发飓风。

—穆阿迪布歌谣



「绝不！」珈尼玛说道，「我会在新婚之夜杀了他。」语气斩钉截铁。厄莉娅和她的说客已经劝了她大半夜，这间寓所一直不得安宁，说客、食物和饮品川流不息。整座神殿和附近的堡垒像炸了锅一样，全在等候最后决定。

珈尼玛坐在寓所内的绿色悬浮椅上，一派从容。屋子很大，粗糙的褐墙仿真穴地的岩壁，天花板却以水晶砌成，闪现绿色光泽。地上铺有黑色地砖。屋内没多少家具：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五把悬浮椅和一张放在壁龛的弗瑞曼式折叠床。珈尼玛身穿黄色丧服。

「你不是自由的人，无权决定你所有的生活。」厄莉娅重复了大约一百遍。这个小傻瓜迟早要明白这一点！她必须与法拉肯结婚！她必须！她大可在之后干掉他，但根据弗瑞曼人的婚俗，她必须当众承认婚约。

「他杀了我哥哥，」珈尼玛说道，坚持这唯一支持她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许下婚约，每个弗瑞曼人都会在提到我名字是吐口水。」

所以，你必须同意联姻，厄莉娅想。她开口道：「是他母亲干的。他已经为此放逐她了。你还要求他什么呢？」

「他的血，」珈尼玛说道，「他是柯瑞诺人。」

「他公开谴责了他母亲。」厄莉娅反驳道，「至于弗瑞曼平民，你

有什么好在意的。不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接受。珈尼，帝国的和平需要你——」

「我不会同意，」珈尼玛说道，「没有我出席，你无法宣布婚约。」

珈尼玛说话时，伊勒琅走进了屋子，询问地看了看厄莉娅和她身边那两名垂头丧气的女说客。她看到厄莉娅厌烦地举起双手，整个人都瘫在珈尼玛对面的椅子中。

「你来跟她说，伊勒琅。」厄莉娅说道。

伊勒琅拖过悬浮椅，坐在厄莉娅身旁。

「你是柯瑞诺人，伊勒琅，」珈尼玛说道，「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她站起身，走到折叠床旁，盘腿坐在上面，目光炯炯地盯着眼前的两个女人。伊勒琅和厄莉娅一样穿着黑色长袍，兜帽甩在脑后，露出一头金发。

伊勒琅瞥了厄莉娅一眼，站起身，走到珈尼玛对面：「珈尼，如果杀人能解决问题，我会亲自杀了他。你说得不错，法拉肯和我有相同的血脉。但是，除了忠于弗瑞曼人，你还有更重要的责任……」

「你的话比我敬爱的姑母好不了多少。」珈尼玛说道，「『兄弟的血是无法洗刷的』，这句弗瑞曼誓言并不是说说而已。」

伊勒琅紧抿双唇，随后开口说道：「法拉肯扣留了你祖母，他也扣留了邓肯，如果我们不——」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你们的说法无法说服我。」珈尼玛看着厄莉娅和伊勒琅，「邓肯曾经为保护我的父亲献出了生命。或许这个苏亡人不再是——」

「邓肯的任务是保护你祖母！」厄莉娅越过伊勒琅看着她，「我相信他是别无选择才这么做。」她暗自想着：邓肯！邓肯！你不该这么做的。

珈尼玛琢磨着厄莉娅话中的叵测居心，盯着她说：「你在撒谎，噢，天堂之源，我听说了你和我祖母的争执。关于我祖母和邓肯，你隐瞒了什么？」

「我都告诉你了。」厄莉娅说道，但在如此赤裸裸的指控面前，她还是不由得发凉。她明白自己由于疲累而变得松懈，便站起身来说：

「我知道的事情，你全都知道。」她转身面对伊勒琅，「你来劝劝她。一定要让她—」

珈尼玛用刺耳的弗瑞曼咒骂打断了她，从稚嫩的嘴唇冒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震惊。骂完后，她接着说：「你认为我只是孩子，你有很多年时间可以劝我，我最终会听话的。谢啦，伟大的摄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内在的年龄。我会听从他们，而不是你。」

厄莉娅差点失控大骂，恨恨盯着珈尼玛。是妖煞吗？这孩子是谁？她对珈尼玛的恐惧又多了一层。她也向内在生命妥协了吗？厄莉娅说道：「过段时间，你会明白的。」

「过段时间，我也许会看到法拉肯的鲜血溅满我的刀刃。」珈尼玛说道，「赌赌看吧。只要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其中一人就会死去。」

「你以为你对你哥哥的感情在我之上？」伊勒琅问道，「别傻了！我是他母亲，也是你母亲。我是—」

「你从来不了解他，」珈尼玛说道，「你们所有人，除了我敬爱的姑母，继续把我们当小孩吧。你们是傻瓜！厄莉娅知道！你看她是怎么逃避……」

「我什么也没逃避。」厄莉娅说道，却转身背对伊勒琅和珈尼玛，盯着那两名女说客。那两人一副什么也没听见的模样，显然已放弃说服珈尼玛，或许还有些同情她。厄莉娅大怒，将她们轰出屋子。两人离开时，满脸解脱的表情。

「你逃避了。」珈尼玛坚持道。

「我只是选了一条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厄莉娅说道，转身看着盘腿坐在折叠床上的珈尼玛。她难道已经向内在生命屈服了？厄莉娅想从珈尼玛的眼睛中看到线索，但没有任何发现。接着，厄莉娅想：她看出我妥协了吗？但她是怎么发现的？

「你害怕成为内在生命的窗口。」珈尼玛指控道，「但我们都是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我们知道会这样。你会成为他们的窗口，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无法拒绝他们。」她暗自想道：是的，我知道你—妖煞。或许我会步上你的后尘，但现在的我只会可怜你、鄙视你。

珈尼玛和厄莉娅陷入了沉默，那沉默几乎具有实质，令伊勒琅心中警铃大作。她看了看两人，问道：「你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安静？」

「我刚好想到一件事，需要专心。」厄莉娅说道。

「等你有空时再想吧，亲爱的姑母。」珈尼玛嘲笑道。

厄莉娅强压下疲惫引发的怒火，说道：「够了！让她自己想想吧。或许她会恢复理智。」

伊勒琅站起身说道：「天快亮了。珈尼，在我们离开前，你愿意听听法拉肯发来的最新消息吗？他……」

「我不听，」珈尼玛说道，「而且，从现在起，也不要用那可笑的昵称来叫我。珈尼！以为我还是孩子，可以任凭你……」

「你和厄莉娅怎么突然间不说话了？」伊勒琅问道，回到她刚才的问题。但这一次，她悄悄用上了魅音。

珈尼玛仰头大笑：「伊勒琅！你对我用魅音？」

「什么？」伊勒琅吓了一跳。

「你在教你的祖母吃蛋。」珈尼玛说道。

「什么意思？」

「这句俗语我知道，而你却从没听过。想想这个事实吧。」珈尼玛说道，「这是一句表示蔑视的俗语，流传开来的时候，你们的贝尼·杰瑟里特还很年轻。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清醒，问问你的父皇母后为什么要给你起名伊勒琅，是指伊若狼吗，带来灾祸的人？」

尽管受过训练，伊勒琅的脸还是涨得通红：「你想要激怒我吗，珈尼玛？」

「而你想要对我用魅音。对我！我还记得第一个掌握这项技巧的人。我记得那一刻，带来灾祸的伊勒琅。现在，你们俩，出去。」

但厄莉娅却兴致大发，内在的建议使她忘了疲劳。她说道：「我有个提议，或许能改变你的想法，珈尼。」

「还叫我珈尼！」珈尼玛冷笑道，「想想吧，如果我想杀死法拉肯，只需按你的计划办就行。我猜这一点你已经想到了。要提防突然听话的珈尼！你看，我一直都对你很坦率。」

「我就是这么希望的，」厄莉娅说道，「如果你……」

「兄弟的血是洗刷不掉的，」珈尼玛说道，「我也不会背叛我的弗瑞曼亲人。永不饶恕，永不遗忘。这不是我们的信条吗？我在此警告你们，而且我还会当众宣布：你们不能把我许配法拉肯。有哪个认识我的

人会相信？法拉肯自己都不会相信。听到这个婚约的弗瑞曼人只会在暗中偷笑说：『看到了吗，她把他诱进了陷阱。』如果你们……」

「我知道。」厄莉娅道，走到伊勒琅身旁。她注意到伊勒琅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她终于明白这场对话的走向。

「如果我答应，我就是在诱他中计。」珈尼玛说道，「如果那就是你们要的，我会同意，但他可能不会上当。如果你希望这项假婚约能值些钱，帮你买回我的祖母和你心爱的邓肯，那也行。这都是你们的盘算，但法拉肯是我的，我要杀了他。」

伊勒琅转头看着厄莉娅：「厄莉娅！如果我们真这么做……」她有意顿了顿，让厄莉娅想像各大氏族的怒火、厄崔迪氏族将名誉扫地、信徒的怀疑，还有随之动摇的大大小小组织。

「……对我们将大为不利。」伊勒琅继续道，「所有对保罗预知力的信仰都将毁灭。这……帝国……」

「有谁胆敢挑战我们的权力？我们有权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厄莉娅平静地说道，「我们是善与恶的调停者。我只需宣布……」

「你不能这么做！」伊勒琅反对道，「保罗的记忆……」

「那不过是教会和国家的另一种工具。」珈尼玛说道，「不要再说傻话了，伊勒琅。」珈尼玛摸了摸腰间的晶刃匕，抬头看着厄莉娅，「我错看了我英明的姑母、穆阿迪布帝国内一切神圣之物的摄政王。我真的错看你了。把法拉肯骗到我们的客厅来吧，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

「太鲁莽了。」伊勒琅恳求道。

「你同意婚约了吗，珈尼玛？」厄莉娅没有理睬伊勒琅，直接问道。

「前提是满足我的条件。」珈尼玛说道，手仍然没有离开晶刃匕。

「我退出这件事，」伊勒琅说道，她的手出汗了，「我原本想促成真正的婚约，以愈合……」

「厄莉娅和我，我们会给你一道更难愈合的伤口。」珈尼玛说道，「尽快带他到这里来，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许他会同意。他怎么会怀疑我这么一个孩子呢？让我们准备正式的订婚仪式，需要他亲自出席。再

制造机会让我和他独处……只要一两分钟……」

珈尼玛是不折不扣的弗瑞曼人，伊勒琅战栗了。现实不就是这样？在可怕的血腥斗争中，弗瑞曼孩子与成人没有两样。弗瑞曼孩子通会在战场上杀死受伤的敌人，省下女人的麻烦，让她们直接收集战场上的尸体，然后送往亡者蒸馏器。珈尼玛，以弗瑞曼孩子的嗓音，用深思熟虑过的成熟言辞，用笼罩着她的古老仇杀气势，堆起一层又一层恐惧。

「成交。」厄莉娅说道，勉力控制表情和声音，不泄漏自己的狂喜，「我们会准备正式的婚约诏令，让大氏族的代表见证签名仪式。法拉肯不可能怀疑——」

「他会怀疑，但他还是会来。」珈尼玛说道，「他会带侍卫，但是他们能阻止我接近他吗？」

「念在保罗所有心血的分上，」伊勒琅抗议道，「至少我们该让法拉肯的死看上去像是场意外，或者是某个外人的怨恨——」

「我乐于向我的同胞展示沾满鲜血的利刃。」珈尼玛说道。

「厄莉娅，我求你了，」伊勒琅说道，「放弃这草率的疯狂决定。你可以宣布要法拉肯血债血偿，或任何——」

「我们无需正式宣布要他偿还血债，」珈尼玛说道，「整个帝国都知道我们的感受。」她指了指她长袍的袖子，「我们穿着黄色丧服。即使我换上黑色的弗瑞曼订婚服，难道会有人以为我真的想订婚？」

「希望能瞒过法拉肯，」厄莉娅说道，「还有那些我们邀请来当见证人的大氏族代表……」

「每个代表都会反对你，」伊勒琅说道，「这一点你也清楚。」

「有道理。」珈尼玛说道，「所以要小心挑选代表，必须选我们未来可以舍弃的人。」

伊勒琅绝望地放弃了，转身离开。

「严密监视她，以防她警告她侄子。」珈尼玛说道。

「不用教我怎么进行秘密行动。」厄莉娅说道。她转身跟着伊勒琅，但走得比她慢。门外的侍卫和待命的副手迅速跟在她身后，就像沙虫钻出沙漠后，沙砾随即流入带出的旋涡。

门关上后，珈尼玛悲伤地摇摇头，想：就像可怜的雷托和我想到的一样。神明在下！我希望被老虎杀死的是我，而不是他。

41

很多势力都想控制厄崔迪双胞胎。雷托的死讯公布后，密谋与反密谋的交锋就更为激烈了。请注意各方的动机：女修会害怕厄莉娅这名成年妖煞，但仍然希望得到厄崔迪氏族的基因特性，教会的领导阶层眼中只有控制穆阿迪布继承人可能带来的权力，钜贸联会需要一扇通向沙丘财富的大门，法拉肯和他的萨多卡想再现柯瑞诺氏族的辉煌。宇航担心的是一个等式：厄拉科斯 = 美蓝极，失去香料，他们就无法导航。杰西卡希望能修复她违抗贝尼·杰瑟里特所造成的裂痕。几乎没有人问过这对双胞胎有何计划，直到一切为时已晚。

—《克里奥斯书》



晚餐后不久，雷托看到有个人穿过拱门，向他的屋子走来。他开始留意这人。房门开着，雷托看到外面的一些动静：香料推车的滚轮声，还有三名女人身着精美的外星服饰，很明显是走私者。雷托注意的那个人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只是他走起路来很像斯第尔格，年轻得多的斯第尔格。

现在，雷托的思绪已大异于常人。他脑中的时间像座恒星仪，他能看到其间的无穷时空，但他只有奋力推入自己的未来，才能知道肉身此时位于何处。体内无数记忆时而涌上，时而退下，但他们现在都属于他。他们就像海滩上的潮水，如果涨得太高，他会下令，然后他们就会撤退，只留下庄严的哈伦。

他不时会倾听这些记忆。他们之中有人会探出头来督促他，给他一些提示。他父亲会在这场心灵游荡中现身说道：「你现在是试图成为男人的孩子。但当你成为男人后，你又会想变回孩子。」

自从来到这座年久失修的古老穴地后，他的身体一直饱受跳蚤和虱

子的折磨。为他送来香料食物的侍从似乎丝毫不将这些小生物放在心上。他们已有免疫力？或只是因为住在一起太久，以至于并不觉得难受？

围在哥尼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这里是迦库鲁图吗？他体内的记忆给出一个答案，但他并不喜欢。这些人都相貌丑陋，而哥尼是最丑的一个。然而，这里却弥漫着一股完美，在丑陋的表面下静静潜伏、等候。

他知道自己仍旧摆脱不了香料，每餐中添加的大量美蓝极对他有强烈影响。他的儿童之躯想要反抗，但他挟带着上万年记忆的自我却激昂到语无伦次。

游荡的心灵回来了，但他不敢确定自己的身体是否有跟上。香料令他感官大乱。他感觉到自我禁锢的压力在不断累积，就像大平漠上连绵的沙丘在断崖下缓缓推出斜坡。总有一天，少许细沙会淹过断崖顶，然后越来越多……到最后，天地间只剩沙子。

但是现在，那座断崖仍然屹立在沙漠上。

我还在入定，他想。

他知道自己很快会来到生与死的分岔。掳获他的这些人不满意他每次返回带来的答案，于是一次次将他送回香料之手。狡诈的纳穆瑞总是持刀等着他。雷托知道无数的过去和未来，但他不知道什么才能让纳穆瑞满意……或是让哥尼·哈莱克满意。他们想要的东西不在预象里。生与死的分岔诱惑着雷托。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某种内在意义要实现，那超越了预象。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他的内在觉知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外在形体却只是入定的工具。他很害怕。他不想回到有跳蚤、有纳穆瑞、有哥尼的穴地。

我是懦夫，他想。

但即便是懦夫，也可以用英勇的姿态死去。可是，怎样的姿态才能让他再度完整？他要怎么从入定中醒来，预知哥尼需要的未来？如果没有转变，如果不从漫无边际的预象中醒来，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在他自己选择的监狱中。他是否终究得和俘虏他的人合作。他必须在某个地方找到智慧，找到体内的平衡。唯有如此，他才能开始寻求黄金之路，与不属于他的肉身和平相处。

有人在穴地内弹奏巴利斯琴。雷托觉得自己的身体大概听到了琴声。他感受到身下的折叠床。他能听到音乐了。是哥尼在弹奏。在驾驭这种最艰涩的乐器上，没有谁的手指能比得上哥尼。他正在弹奏一首弗瑞曼古歌谣，名为圣训，因为歌谣的叙事体及声调令人想起弗瑞曼的各种生存模式。歌曲讲述了穴地内各种职业的故事。

雷托感到音乐将他引入一座奇妙的古代岩洞。他看到女人在压榨香料的残渣来作为燃料，把香料堆在一起发酵，以及编织香料织物。穴地内到处都是香料。

雷托已无法分辨歌谣和岩洞幻象。织布机的呻吟、敲打声与巴利斯琴的呻吟、敲打声难分彼此。但他的内在灵眼看到了人类的发丝、变异鼠的柔软长毛、沙漠棉花的纤维，以及小鸟绒毛织成的布匹。他看到一所穴地学校。沙丘星的生态语言挥动音乐的翅膀，在他脑中左冲右突。他看到太阳能厨房、制作和维护蒸馏服的狭长穴室，看到气象预报员在观察他们插在沙漠里的柱子。

在他旅途中的某地，有人给他带来了食物，用勺子喂进他嘴里，并用一只强壮的手臂扶着他的脑袋。他知道这是现实中的感觉，但那些不可思议的画面仍在他脑中流动。

仿佛就在他吃下香料餐的下一刻，他看到疾驰的沙虫。沙尘中的流动影像变成了飞蛾眼中的黄金倒影，自己的生命也沦为昆虫爬行留下的粘稠痕迹。

护使团的预言在他脑中呼啸：「据说，宇宙中没有任何稳固、平衡、持久的事物—没有事物会维持原貌。每一天、每一刻，变化都在发生。」

古老的护使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想着，她们知道可怕的使命，知道如何操纵人民和宗教。甚至我的父亲在死前都没能逃脱。

那里，他要的线索就在那里。雷托研究着。他感觉到力量又回到他的肉体。由无数记忆组成的他转身眺望宇宙。他坐了起来，发现自己单独待在昏暗的囚房中，唯一的光线是室外走道上的灯光。一个人正穿过走道，将他从亿万年前带回现在。

「祝我们好运！」他以传统的弗瑞曼方式问候。

哥尼·哈莱克出现在拱门前。在身后灯光的照射下，他的头成了黑色

圆球。

「灯拿过来。」雷托说道。

「你还想再接受测试吗？」

雷托笑了笑：「不，轮到我来考验你了。」

「看看再说。」哈莱克转身离开，没多久就回来了，左肘夹着蓝色灯球，然后放开，让灯球自行浮在囚室上方。

「纳穆瑞在哪里？」雷托问道。

「就在外面，听得到我叫声的地方。」

「哈，永恒之父总是在耐心等待。」雷托说道。他有一种奇异的放松感。他就快要发现了。「你用沙胡罗专属的名字来称呼纳穆瑞？」哈莱克问道。

「他的刀是沙虫的牙齿，」雷托说道，「因此，他是永恒之父。」

哈莱克冷冷笑了笑，不置可否。

「你仍然在等着对我作出裁决。」雷托说道，「我承认，在那之前，你不可能和我交换信息。不过，你不可能要求精准的宇宙。」

哈莱克身后响起一阵声音—纳穆瑞来了。他在哈莱克左方半步外停住脚步。

「拿无限和绝对来开玩笑，并不明智。」纳穆瑞吼道。他斜睨了哈莱克一眼。

「你是神吗，纳穆瑞，竟敢妄言绝对？」雷托问道。但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哈莱克身上。裁决是由他来下。

两人都只是盯着雷托，一言不发。

「每个裁决都是在错误的边缘岌岌可危。」雷托解释道，「如果有人妄言绝对的知识，那是在骇人听闻。知识是在不确定的边缘展开的无尽冒险。」

「你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哈莱克问道。

「让他说。」纳穆瑞说道。

「这个游戏是纳穆瑞起的头。」雷托说道。老弗瑞曼人点头认可，他当然认出了这是猜谜游戏。

「我们的感知总有两个层面。」雷托说道。

「琐事和讯息。」纳穆瑞道。

「非常好！」雷托说道，「你给我琐事，我给你讯息。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闻到了，我碰到了。我感受到温度和味道的变化，我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也可以举情绪为例。啊！我很快乐。你明白了吗，哥尼？纳穆瑞？人的生命其实并不神秘。生命不应该是有待解开的问题，而是我们体验的现实。」

「你在测试我们的耐心，年轻人！」纳穆瑞说道，「你想死在这里吗？」

但哈莱克做了个制止的手势。「首先，我不是年轻人。」雷托说道，「而你也不会杀了我，因为我已经让你欠下了水债。」

纳穆瑞拔出晶刃匕：「我什么也不欠你。」

「但神为了磨练信念而创造了厄拉科斯，」雷托说道，「我不只向你展现我的信念，我还让你意识到你的存在。生命需要质疑。借由我，你知道你的现实不同于其他人的现实，由此，你知道自己还活着。」

「在我面前说这些不敬的话是危险的。」纳穆瑞说道，扬起了晶刃匕。

「不敬是宗教最不可少的成分，」雷托说道，「更别说在哲学中有多么重要了。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考验我们这个宇宙，那就是不敬。」

「你认为你了解这个宇宙？」哈莱克问道，在自己和纳穆瑞之间拉开了一点距离。

「问得好。」纳穆瑞说道，声音带着杀气。

「只有风才了解这个宇宙，」雷托说道，「我们脑中没有足够强大的理性。创造就是发现。神在虚无中发现了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熟悉的背景前移动，那堵墙本来是一片空白，然后出现了动作。」

「你在跟死亡玩捉迷藏。」哈莱克警告道。

「但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雷托看着纳穆瑞说道，「当你引荐某人给穴地，提议和他结交时，你不杀一只鹰、一只隼作为供品吗？而他则以下面的话作答：神派每个人前往他的终点，无论是鹰、是隼，还是朋友。难道不是这样吗？」

纳穆瑞的手在刀上滑动着，刀锋重新入鞘。他瞪大眼睛盯着雷托。每个穴地都把结交朋友的仪式视为秘密，但他竟能举出来作例子。

哈莱克问道：「你的终点是这里吗？」

「我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哥尼。」雷托说道，看着那张丑脸上又是期盼又是怀疑。雷托拍了拍胸口：「这个孩子从来就不是孩子。我的父亲在我体内活着，但他不是我。你爱他，他是英勇的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他试图结束战争的循环，但他没有考虑到生命永无休止的运行！那是圆迦亚！纳穆瑞明白。凡有气息的都可以看见生命的运行。要小心那些缩减未来可能性的道路，那些道路会让你偏离无限，踏入致命的陷阱。」

「我需要从你这里听到什么？」哈莱克问道。

「他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纳穆瑞说道，但语气迟疑不定。

「我要和纳穆瑞联手推翻我的父亲。」雷托说道，「而我的父亲也加入这个同盟，一起推翻关于他的神话。」

「为什么？」哈莱克问道。

「因为这是我带给人类的『无悔』8，是极致的自我审问。在这个宇宙中，我选择跟自己联手，对抗一切诋毁人性的力量。哥尼！哥尼！你不是在沙漠中出生长大，你不能理解我所说的真理。但是纳穆瑞知道。在空旷地带，选择哪个方向都没有差别。」

「我还是没有听到我必须听到的东西。」哈莱克喝道。

「他在鼓吹战争，毁坏和平。」纳穆瑞说道。

「不，」雷托说道，「我父亲也反对战争，但是看看他被塑造成了什么吧。在这个帝国，和平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维持单一的生活方式。你们受命要安于现状。所有星球的生活必须与帝国政府所规定的一致。祭司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适当的言行，他们为此一头钻入穆阿迪布的言论中！告诉我，纳穆瑞，你对现状满意吗？」

「不。」纳穆瑞下意识直截了当地否认。

「那么，你会渎神吗？」

「当然不会！」

「但你不是才说你不满意？看到了吗，哥尼？纳穆瑞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任何问题都不止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允许多样性。单块巨石并不稳固。那你为什么要向我要求唯一正确的描述呢？」

「你在逼我杀了你吗？」哈莱克问道，从语气能听出他情绪快爆发

了。

「不，我是在同情你。」雷托说道，「告诉我祖母，我将和她合作。女修会可能会后悔跟我合作，但我，厄崔迪氏族的一员，已许下承诺。」

「真言师可以试验他，」纳穆瑞说道，「这些厄崔迪人……」

「那些他必须说的话，让他在他的祖母面前说吧。」哈莱克说道，朝走道方向点头示意。

离开之前，纳穆瑞特意停了一下，看着雷托说道：「我们让他活下来——但愿这是正确的决定。」

「去吧，朋友，」雷托说道，「去吧，好好想想。」

那两人离开了，雷托仰面躺下，感到冰凉的折叠床紧贴着他的嵴椎。这个动作让他的头在深受香料影响的意识边缘旋转。就在那一刻，他看到整颗行星——每个村庄、每个小镇、每个城市、沙漠地带和绿地。他看到帝国的社会结构如何反映在行星及其社区的物理结构上。他体内仿佛有个巨大物体展开，他明白了那是什么——一扇通向社会隐秘部分的窗户。见此，雷托意识到每个系统都有这么一扇窗户，甚至他自己这个系统以及他的宇宙也有。他开始朝窗户内看去，成了宇宙的偷窥者。

这就是他的祖母和女修会追求的东西！他知道。他的意识在全新、更高的层次上游动。他感到自己的细胞、记忆、纠缠着他的假定不放的原型、包围着他的神话，他的语言及其史前碎屑，都承载着过去。他人类和非人类过去的所有形体、他现在指挥的所有生命，最终都与他融为一体。他感觉自己漂流在核苷酸的潮起潮落中。在无尽的背景前，他是个原生生物，出生后随即死亡，但他既原生，也无边无际，还具备了分子的记忆。

我们人类是一种群体生物！他想着。

他们要他配合。只要许诺合作，就可以从纳穆瑞的刀下取得缓刑。

他想：但我不会以他们期望的方式带来新的社会秩序。

雷托嘴边浮现苦笑。他知道自己不会像父亲那样不知不觉造成伤害，将社会划分为统治者和受奴役的人民。但这个宇宙可能会祈求「美好的旧时光」。

内在的父亲想跟他说话，他小心地试探，却无法引起雷托的注意，

只能发出恳求。

雷托回答道：「不。我们要让复杂性占据他们的思维。逃离危险的方式有很多种，除非跟我交手几千年，他们不会知道我很危险。是的，父亲，我们会给他们问号。

8

原文amor fati，直译为「命运之爱」，语出尼采哲学，指人应拥抱、热爱自己的命运，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编注

你们不再有罪，也不再清白。一切都已过去。罪疚会痛笞死者，而我不是铁锤。你们这些亡者不过是做过某些事的人，这些事件的记忆照亮了我的道路。

——哈克·阿拉达，雷托二世对内在生命记忆的讲话



「手自己动了。」法拉肯轻轻说道，近乎耳语。

他站在杰西卡床前，一队侍卫站在他身后。杰西卡女士从床上起身。她一身莹白的真丝睡衣，领口的颜色与她红铜色的头发极为相衬。法拉肯刚刚才沿着宫殿走廊一路跑来，闯入这卧室，身上还是那套灰色连衣裤，激动得满脸是汗。

「现在几点？」杰西卡问道。

「几点？」法拉肯好像没听明白。

一名侍卫道：「现在是凌晨三点，女士。」他小心地看了法拉肯一眼。年轻的王子在点着夜灯的走廊疾驰时，侍卫大惊失色，急忙追在他身后。

「手动了。」法拉肯说道。他举起自己的左手，随后又是右手。「我看到自己的手缩成胖嘟嘟的拳头。我记起来了，那是我婴儿时期的手！我记起我婴儿时的样子，而且……记得很清楚。我重组了过去的记忆！」

「很好。」杰西卡说道，他的兴奋很有感染力，「当你的手逐渐变老时，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思维……变得缓慢。」他说道，「我感觉到背部有个地方很痛。就在这里。」他碰了碰他的左腰。

「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杰西卡说道，「你知道是哪一课吗？」

他放下双手，看着她道：「我的思维可以控制我的现实。」他的眼睛闪着光，又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我的思维可以控制我的现实！」

「这是普拉那 - 并度平衡的开始，」杰西卡说道，「但只是开始。」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问道。

「女士，」刚才回答她问题的侍卫大胆插嘴道，「已经很晚了。」

他们的监视器现在没人在操纵吗？杰西卡想，接着道：「退下。我们有事要做。」

「女士。」侍卫坚持道，眼睛忧虑地在法拉肯和杰西卡之间来回张望。

「你以为我会勾引他吗？」杰西卡问道。

侍卫身子一僵。

法拉肯大笑，喜悦溢于言表。他向侍卫挥挥手，打发他们：「你们都听见了，走吧。」

侍卫们面面相觑，但还是听令行事。

法拉肯坐在她床边。「接下来是什么？」他摇了摇头，「之前我想相信你，但做不到。然后……我的头脑就像融化了，不再抗拒你。接着，事情发生了。就这么简单！」他打了个响指。

「你的头脑抗拒的并不是我。」杰西卡说道。

「当然不是，」他承认道，「我是在抗拒自己，和我过去学到的垃圾对抗。接下来要做什么？」

杰西卡笑了：「我承认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成功了。才过了八天……」

「我有耐心。」他笑着说道。

「而且你也开始学着耐下心来了。」她说道。

「开始？」

「你刚刚越过了学习的第一个关口。」她说道，「现在，你算是真正的婴儿了。这以前……你只是有潜力，甚至都还没有出生。」

他嘴角往下一垂。

「别这么沮丧，」她说道，「你成功了，这很重要。有几个人能重

获新生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坚持道。

「你要继续练习你学到的，」她说道，「我要你能随意做到这一点，这能打开你的意识，让你的意识出现新空间去发展新能力，也就是检验现实的能力。」

「我要做的只有这样？练习这个——」

「不。现在你可以开始肌肉训练了。告诉我，你能移动你左脚的小趾，同时其他部位都保持不动吗？」

「我的……」他开始尝试移动小趾，一脸专注，额头上渐渐沁出汗珠。最后，他低下头，死死盯着自己的左脚，长叹一声：「我做不到。」

「你可以，」她说道，「只是需要学习。你要学习控制身上的每一条肌肉。你要熟悉所有肌肉，就像你熟悉自己的手一样。」

这番前景让他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法拉肯道：「你要对我做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要你挣脱这个宇宙，」她说道，「你会成为你最渴望成为的人。」

他思索了一阵子：「无论我渴望什么？」

「是的。」

「不可能！」

「你已经学会控制现实，等你进一步学会控制渴望时，不可能就会成为可能。」她说道。她暗想：就这样！让他的分析师去检查吧。他们会建议要谨慎，但法拉肯会继续深入，好弄明白我真正的打算。

他的话证实了她的猜测：「告诉一个人可以实现心中所愿是一回事，真正实现则是另一回事。」

「你的进展比我想像得还快。」杰西卡说道，「很好，我向你保证，完成整个学习计划之后，你将成为真正的你。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因为你想那么做。」

让真言师来分析我这句话吧，她想。

他站了起来，但一脸由衷的温暖友好：「你知道吗，我相信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相信。但我脑中的另一件事，我不会透露。」

他走出她的卧房时，杰西卡看着他的背影。她关闭灯球，躺到床上。法拉肯的城府很深。刚才的话表明他已经开始看出她的计划，但他决定参与这场阴谋—凭他自己的意志。

等他学会认清自己的情绪，再说吧。她想。这个想法让她平静下来，准备入睡。明天，宫廷会有络绎不绝的人意外碰上她，向她问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

43

人类不时会有一段加速期，新生的生命力与难以抗拒的腐败堕落激烈交锋。在这种不定期的竞赛中，站在原地不动成了奢侈。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一切都是可以的，一切皆有可能。

——《穆阿迪布外典》



触摸沙子很重要，雷托告诉自己。

他坐在蔚蓝的天空下，感受身下的沙粒。他们又一次强迫雷托服下高剂量的香料，现在他的意识如同旋涡般转个不停。旋涡中央有个迟迟未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坚持要我说出来？哥尼很固执，这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他还接到杰西卡女士的命令。

为了上好这一「课」，他们把他从穴地带到户外的日光下。在这趟短短的路上，他产生了某种怪异的感受，觉得他的内在正在调解雷托公爵一世和老哈克南男爵的战争。两人正在他体内对抗，透过他对抗，因为他不让两人直接交锋。这场战争让他明白了厄莉娅的遭遇。可怜的厄莉娅。

我对香料灵游的恐惧是对的，他想。

他对杰西卡女士的愤恨如泉水喷涌。她那该死的戈姆刺！反抗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她虽然无法把毒针顶在他脖子旁，但可以将他送入夺走她女儿的危险深渊。

一阵喘息侵入了他的意识。声音起伏不定，时而洪亮，时而轻柔，然后又变得洪亮……轻柔。他无法分辨这是来自现实还是香料创造的幻觉。

雷托的身体摊在交叠的双手上。他感觉到身下的热沙。虽然前方有块垫子，他还是直接坐在沙地上。一道影子落在垫子上，那是纳穆瑞。

雷托盯着垫子上模糊的图案，觉得那上面有波纹在荡漾。他的意识随着自身的浪潮漂流到另一个地方，看到无边无际令人惊骇的绿意。

他的脑子咚咚咚一阵阵胀痛。他觉得自己在发烧，很热。肉体的高热挤走了感官，他只能隐约感觉到有危险的影子在移动。纳穆瑞和他的刀。热……热……终于，雷托飘浮在天空与沙漠之间，除了燃烧般的高热，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在等待一件事情，并认为这件事将是宇宙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炽热的阳光壮烈地在他四周重重撞碎，既不宁静，也无法修复。我的黄金之路在何方？在虫子爬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我的皮肤不是我自己的。他沿着神经送出这个讯息，等候内在拖拖拉拉的其他人回应。

抬起头，他命令自己的神经。

有颗头正慢慢往上抬，望着明亮阳光中的一块黑斑。可能是他自己的头。

有人在低语：「他已经朝未来走得很深。」

没有回答。

火辣辣的太阳继续释放着热浪。

渐渐地，他的意识潮流带着他漂过最后一大片绿色虚无，在那里，低矮的沙丘后方，离断崖一路连绵的白垩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绿色的未来正在萌芽，茁壮，要长成无边的绿意、膨胀的绿意、绿意外的绿意，直至天际。

所有绿意中，一条沙虫也没有。

野生植物恣意生长，但没有沙胡罗。

雷托感到自己越过了古老边界，迈入只在想像中见过的新天地。现在的他正透过纱幕看着这个世界，世人称这道纱幕为未知。

纱幕现在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他感到红色的生命之果在他手上轻晃。汁液正从他的体内流走，而这汁液正是他血管中流淌的香料萃取物。

没有沙胡罗，也就没有香料。

他看到了未来，没有巨大灰色沙虫的未来。他知道，但他无法挣脱入定，将那条通道围起来。

突然间，他的意识开始后退—后退，后退，远离了如此致命的未来。他的思维回到体内，开始变得原始，只有激烈的情绪能驱动。他发现自己无法专注盯着视野中的任何细节，但内在传出一阵声音。那声音是一种古老的语言，而他完全能听懂。声音既悦耳又轻快，却是在恫吓他。

「并不是现在影响了未来，你这傻瓜。是未来形成了现在。你弄反了。未来是确定的，一连串开展的事件只不过是在确保未来不会变动，必然会发生。」

这些话让他瞠目结舌。他感到恐惧在他体内重重扎了根。他因而知道自己的身体仍然存在，但预象蛮横的本质和巨大的力量让他动弹不得，孤立无援，无法号令肌肉。他知道自己越来越抵御不住内在生命的猛攻。他陷入了恐慌，心里想着自己即将失去内在的控制权，终究会沦成为妖煞。

雷托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惊骇中扭动着。

他以为自己已经战胜内在的记忆，让他们好好跟他合作，但他们现在却背叛了他，全部，甚至包括他信赖的伟大哈伦。他躺在一道飘浮的表面上，身体闪闪发光。他试着专心盯着自己的一幅心像，迎面而来的却是一幅幅互叠的画面，每幅画面代表不同的年纪：从婴儿直到老态龙钟。他想起父亲早期的训练：让手先变年轻，再变老。但现在，他已经丧失现实感，影像渐渐混入其他脸孔中，也就是那些将自己的记忆给了他的人。

一道闪亮的雷电击碎了他。

雷托感到自己的意识迸成碎片，四散开来。但在生存与消亡之间，他仍然保有一丝自我意识。希望复苏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呼吸。吸气……呼气。他深深吸一口气：阴。呼出这口气：阳。

在他无法触及的地方，有片凛然难犯的领域，高高在上，战胜了内在众生命所带来的混乱。没有任何虚假，而是真真实实的战胜。他知道他以前犯了什么错了：他在入定中寻求力量，而不是去面对他和珈尼玛不敢面对的恐惧。那恐惧因两人的相濡以沫而日益茁壮。

恐惧击垮了厄莉娅！

他追求力量，但却因而误蹈另一个陷阱，走入幻想之境。他看到了

幻象。整个幻象转了半圈，现在他知道里面有个中心，他可以从那里随意观看自己来来去去的预象及各个内在生命。

他充满喜悦。他想笑出声，但他不愿放纵自己，他知道只要一放纵，记忆的大门就会关上。

啊，我的记忆，他想，我看到了你的幻象。你不再为我创造下一刻了。你只需要让我知道如何创造新的时刻。我不会将自己困在旧路径上。

这个想法流过他的意识，仿佛在将一道表面擦拭干净。之后，他感觉到自己的整具身体，感觉到每个细胞、每条神经。他进入一种强烈的安宁状态，在安宁中，他听到了声音，他知道声音来自远方，但他听得真切，仿佛在听山谷的回音。

其中一个声音是哈莱克的：「或许我们灌太多了。」

纳穆瑞回答道：「我们完全遵照她的要求。」

「或许我们该回去那里，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哈莱克说道。

「莎巴赫对这种事很在行。一有状况，她会立即通知我们。」纳穆瑞说道。

「我不喜欢莎巴赫做的事。」哈莱克说道。

「这个计划少不了她。」纳穆瑞说道。

雷托感受到体外的亮光，内在则一片黑暗，但这黑暗是亲密的、温暖的，能保护他。亮光开始变熊熊燃烧，他感觉到那亮光来自体内的黑暗，像团灿烂火云朝外旋飞。他的身体变得透明，牵着他站起来，然而他的意念仍与每个细胞、每条神经紧密相接。体内的生命排成一列，有条不紊。他们变得非常安静，就跟他的内心一样。所有记忆生命既各自独立，又同为一具不可分的无形整体。

雷托对他们说道：「我是你们的灵。我是你们唯一能实现的生命。我是你们的精神在无有乡的住所。没有我，清晰的宇宙将回归混乱。创造力和地狱在我体内紧密相扣，只有我才能居中斡旋。没有我，人类将陷入认知的泥淖和虚妄中。借由我，你们和人类才能找到脱离混乱的唯一道路：借由活着去理解。」

说完后，他放开自己，变回了自己。他个人的自我包容了他的全部过去。这不是胜利，也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新东西，任何他选出的内在

生命都可与他共享。雷托细细体会这全新的东西，让它掌握每个细胞、每条神经，丢开意念向他呈现的一切，同时重拾完整。

片刻后，他苏醒过来。意识一闪，他知道自己的肉体在什么地方：坐在断崖一公里外的沙地上，那道断崖便是穴地北方的边界。他现在知道那个穴地的名字了，迦库鲁图……也叫丰鞑珂，但和走私者散步的神话、传说和谣言相去甚远。

一名年轻女子坐在他对面的垫子上，一颗明亮的灯球系在她左袖上，浮在她头顶。雷托的目光从灯球上移开，看到了星星。他知道这少女，她稍早曾出现在他的预象中，冲着咖啡。她是纳穆瑞的侄女，也像纳穆瑞那样随时准备抽刀杀死他。现在她膝盖上就放着一把刀。她在灰色蒸馏服上套着简朴的绿色长袍。莎巴赫，她的名字。对她，纳穆瑞自有安排。

莎巴赫从他眼中看出他已清醒，朝他说道：「天快亮了，你在这里待了一整晚。」

「加上一整个白天。」他说道，「你冲得一手好咖啡。」

他的话令她疑惑，但她置之不理。她的心无旁骛说明了她受到的训练有多严酷、收到的指令有多明确。

「现在是暗杀的时刻，」雷托说道，「但你不需要用到刀了。」他朝她膝盖上的晶刃匕看了一眼。

「这要看纳穆瑞怎么说。」她说道。

不是哈莱克。她的话印证了他的想法。

「沙胡罗是了不起的清洁工，能消除任何不想让人看到的痕迹。」雷托说道，「我就曾经这么利用过沙胡罗。」

她轻轻将手放在刀柄上。

「我们坐的位置、我们的坐姿，透露了多少事情。」他说道，「你坐在垫子上，而我坐在沙地上。」

她的手握紧刀柄。

雷托打了个哈欠，嘴巴大张使他的下巴隐隐作痛。「我看到了一幅预象，里面有你。」他说道。

她的肩膀微微放松了。

「我们对厄拉科斯的看法相当偏颇，」他说道，「我们真做的事有

一定的推动力。但我们必须取消某些工程，比例必须达到更好的平衡。」

莎巴赫疑惑地皱起眉头。

「我的预象告诉我，」他说道，「除非我们能让沙丘星重拾生命之舞，否则沙漠深处的巨蛇将不复存在。」

他用古老的弗瑞曼名字来称呼沙虫，她一开始没听懂，随后才说：「沙虫？」

「我们在黑暗的通道中。」他说道，「没有香料，帝国将四分五裂，宇航也无法运转。各个世界将慢慢忘掉彼此，变得封闭。太空将成为分界线，因为宇航的领航员失去了能力。我们将被困在沙丘顶，不知道上方和下方都有些什么。」

「你的话真奇怪，」她说道，「你怎么能在你的预象中看到我呢？」

利用弗瑞曼人的民俗！他想，随后说道：「我变成了通用的书写符号，我是活的字符，写下一切必将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不写下来，你就会经历人类不该经历的痛苦。」

「你写下的是什么字？」她问，但手仍然握着刀柄。

雷托将头转向迦库鲁图的断崖，看到了二号月亮正往岩壁后方落下。黎明即至，远处传来一只沙漠野兔临死前的惨叫。他看到莎巴赫在发抖。有翅膀在扑刺刺拍动，是猛禽，属于夜晚的生物。它们从他头顶飞过，正要往断崖上的窝。他能看到它们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有一颗全新的心在指引我。」雷托说道，「你认为我只是小孩，莎巴赫，但是—」

「他们警告过我，要我当心你。」莎巴赫说完绷紧肩膀，蓄势待发。

他听出她话中的恐惧，说道：「不要怕我，莎巴赫。你比我这具肉体多活了八年。因此，我尊敬你。但我还拥有其他生命经历过的无数岁月，比你所知的要长得多。不要把我看作孩子。我是串连许多未来的桥梁，而在其中一个未来，我看到我们两人情投意合，你和我，莎巴赫。」

「什么……不会……」她迷惑了，声音越来越低。

「慢慢想吧。」他说道，「现在，帮我回到穴地，因为我去了很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让我感到身心疲惫。我必须让纳穆瑞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他看到她在犹豫，于是说道：「我难道不是穴地的朋友吗？纳穆瑞必须知道我看到的东西。为了防止我们的宇宙衰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相信你说的……关于沙虫的话。」她说道。

「也不相信我们会相爱？」

她摇了摇头。但是他能看到这个想法正如风中飞羽在她脑中飘来晃去。她既着迷，又排斥。与权力结合当然有吸引力，只是她叔父已经向她下令。这个穆阿迪布的儿子有一天可能会统治沙丘星和浩瀚宇宙。对于这样的未来，她身边那些躲藏在洞穴中的弗瑞曼人只觉得相当反感。雷托的配偶势必是众所瞩目的对象，也会引发各种议论和臆测。当然，她会拥有大量财富，然而……

「我是穆阿迪布的儿子，能看到未来。」他说道。

她慢慢将刀插回刀鞘，轻巧地从垫子上站身，走到他身旁，扶着他站了起来。她接下来的举动让雷托了笑：她仔细叠好垫子，放在右肩上，然后悄悄比较两人的身高。雷托不禁想起自己刚才的话：情投意合？

身高是另一种会变化的东西，他想着。

她伸手抓着他的手臂，扶着他，也制住他。他踉跄了一下，她严厉地说道：「我们离穴地还很远！」意思是无谓的声响可能会引来沙虫。

雷托感到自己的身体成了干瘪的皮囊，就像昆虫蜕下的壳。他知道这具壳，它属于以香料贸易和黄金永生会为基础创建的社会。这具壳使用过度，于是干瘪了。现在，穆阿迪布的崇高目标已被圣战士军力把持，他的宗教此时有了一个新名号：「Shien-san-Shao」，这是伊克斯语，意思是激烈、疯狂，指那些自以为能用晶刃匕将宇宙带上天堂的狂人。但当伊克斯改变时，这名号也将会改变。伊克斯不过是某颗恒星的第九颗行星，并且已经不会讲自己的星名所属的语言。

「圣战是一种集体疯狂。」他喃喃自语道。

「什么？」莎巴赫一直专心带着他走出没有任何节奏的步伐，以在

空旷的沙漠中隐匿踪迹。她想着他的话，最后认定他只是累到胡言乱语。她能感觉到他的虚弱，入定榨干了他。对她来说，这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很残酷。如果他真的像纳穆瑞所说的那样该杀，就该快点动手，不要横生枝节。但是，雷托刚才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或许那就是纳穆瑞寻求的东西。这孩子的祖母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为了这东西。否则，我们的沙丘圣母怎么会同意对一个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

孩子？

她再次思索他的话。两人来到断崖底部，她停下脚步，让他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在暗淡的星光下，她低头看着他问道：「以后怎么会没有沙虫？」

「只有我能改变，」他说道，「别怕。我能改变任何事。」

「但是—」

「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说道，「我看到了那个未来，但是其中的矛盾只会让你困惑。我们的宇宙在不断变化，而人类的变化是其中最古怪的。很多作用力都会影响我们。我们的未来需要不断更新。现在，我们必须除去一个障碍。为此我们必须违背初衷，去做残忍的事……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必须做什么？」

「你杀过朋友吗？」他问道，转过身，率先朝通往穴地隐蔽入口的岩缝走去。他以此刻的疲惫所能支撑的最快速度斜斜向上，但她紧跟在他身后，抓住他的长袍，拉住了他。

「杀死朋友是什么意思？」

「他无论如何都会死，」雷托说道，「不需要我自己动手。问题是我能阻止他的死亡。如果我不阻止，不也算杀了他吗？」

「是谁……谁会死？」

「因为还有其他选择，我还不能说出来。」他说道，「我或许不得不把我妹妹交给怪物。」

他再次转身背对着她，当她又一次拉住他的长袍时，他拒绝回答她的问题。时机成熟前，最好不要让她知道，他想。

一般人认为，天择就是由环境筛选出能繁衍后代的生物。然而，涉及到人类时，这种观点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有性生殖有利于实验和创新，而这引发很多问题，包括一个古老的问题：环境究竟是变异发生后的选汏媒介，还是在决定要汏选出何种变异前，就已发挥了先择的作用？沙丘星并未真的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雷托和女修或许会在接下来的五百个世代尝试回答。

—哈克·阿拉达《沙丘浩劫》



远处，大盾壁光秃秃的褐岩若隐若现，在珈尼玛眼中仿佛是威胁她未来的幽灵。她站在堡垒空中花园的边上，落日余晖照着她的后背。阳光从空中的沙尘云中射出，转成了深橘色，像沙虫嘴边的颜色一样浓烈。她叹了口气，想着：厄莉娅……厄莉娅……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吗？

近日她内在生命的叫嚣日益激烈。或许在弗瑞曼社会中女性有特殊的行为反应，或许那真是性别差异，无论如何，女人更容易受内在浪潮影响。祖母在和她交谈时就警告过这一点，杰西卡根据她日积月累的贝尼·杰瑟里特教训，观察到珈尼玛的内在智慧将带来危险。

「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我们称为妖煞。」杰西卡女士说道，「妖煞背后有一部漫长的苦难史。问题似乎是内在生命会分化成良性与恶性。良性的会保持乖顺，对人有益。但恶性生命会联手形成一支强大的精神，想接管活人的肉体和意识。这过程相当漫长，但迹象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放弃厄莉娅？」珈尼玛问道。

「我逃离，是因为我害怕我所创造的东西，」杰西卡低声说道，「我放弃了。我错在……或许我放弃得太早了。」

「什么意思？」

「我还无法解释，但是……或许……不！我不会给你虚假的希望。加弗拉，精神错乱的妖煞，这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神话中，名称有很多个，主要称为『附身』。你迷失在恶意中，被邪恶控制。」

「雷托……害怕香料。」珈尼玛说道，发现自己已经能平静地谈起他。两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很明智。」杰西卡是这么说的，但也只说到这里。

但珈尼玛已经冒着内在记忆扩张的风险，窥看到一道怪异、模糊的纱幕，对贝尼·杰瑟里特的恐惧也无望地日益加深。厄莉娅的遭遇得到了解释，却丝毫无法减轻她的恐惧。但贝尼·杰瑟里特积累的经验指出一条可能的生路。探索内心时，珈尼玛首先寄望于默赫拉忒，这和善的伙伴关系或许能保护她。

她站在落日余晖照耀下的堡垒空中花园，回想着那次体验，立即感应到她母亲的记忆。契妮正站在珈尼玛与远处断崖之间，以亡灵之姿出现。

「一踏入这里，你将尝到攒楛树9之果—来自地狱的食物。」契妮说道，「关上这扇门，我的女儿，唯有如此，你才能安全。」

内在叫嚣在那幅幻象四周升起，珈尼玛逃离了，让自己的意识遁入女修会的信经中。与其说是出于信任，不如说是出于绝望。她吟诵着信经，发出喃喃的声音。

「宗教是儿童在仿效成人。宗教是昔日信仰的胞囊。昔日信仰是神话，是猜测的结果，是对信任的隐密假设。人们在追逐个人权力时发表的宣言，都混杂了几分启蒙。秘而不宣的终极诫命为「汝等不可怀疑」！但是，我们怀疑。我们视打破诫命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自订的职责是解放想像，运用想像来发挥人类最深厚的创造力。」

渐渐，珈尼玛的思绪重拾平静，尽管身体仍在颤抖。她知道自己获得的安宁是多么脆弱，那道模糊的幕还留在心中。

「Leb Kamai。」她低语，「敌人之心，你必不成我心。」

随后她回想起记忆中法拉肯的面目，那张阴郁的年轻脸孔，还有他的浓眉和紧抿的嘴唇。

仇恨令我强大，她想，有了仇恨，我就可以抗拒厄莉娅的命运。

但她仍在不住颤抖。在这种状态下，她只能思考一个问题：法拉肯

和他的叔叔，已逝的沙德姆四世，有多相似？

「原来你在这里！」

伊勒琅沿着栏杆从珈尼玛右侧大步走来，走法像个男人。珈尼玛转过头去，想：她是沙德姆的女儿。

「你为什么非要自己偷溜出去？」伊勒琅在珈尼玛面前停下，一脸怒意俯视着珈尼玛。

珈尼玛忍住了，没有开口说她并不是独自一人──侍卫看着她上了天台。伊勒琅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两人暴露在这里，可能会被远方武器侦察发现。

「你没有穿蒸馏服。」珈尼玛说道，「你知道，从前如果有人在户外被抓到没有穿蒸馏服，会被立即处死。浪费水资源会让部落陷入危险。」

「水！水！」伊勒琅斥喝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暴露在危险中。回屋里去。你在给大家惹麻烦。」

「这里有什么危险？」珈尼玛问道，「斯第尔格已经除去叛徒，而且现在到处都有厄莉娅的侍卫。」

伊勒琅仰望深色天空。在蓝灰色的夜幕中，星辰开始变亮了。她回头凝视珈尼玛：「我不跟你吵，我被派来通知你，法拉肯已经接受了，但不知为什么，他想要延迟订婚仪式。」

「延迟多久？」

「我们还不知道，还在谈中。但邓肯被放回来了。」

「我祖母呢？」

「她选择待在萨鲁斯星。」

「有谁能怪她吗？」珈尼玛问道。

「全都是因为那场跟厄莉娅的愚蠢争吵！」

「不要骗我，伊勒琅！那不是愚蠢的争吵。我听到传言了。」

「女修会担心──」

「是真的。」珈尼玛说道，「好了，话你已经传到了。你打算用这个机会再劝阻我一次吗？」

「我放弃了。」

「你应该知道你骗不过我的。」珈尼玛说道。

「好吧！我会一直劝下去。这做法太疯狂了。」伊勒琅不知道自己在珈尼玛面前为何变得这么烦躁。贝尼·杰瑟里特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冷静。她说：「我担心你面临极大的危险。你知道的，珈尼，珈尼……你是保罗的女儿。你怎么能—」

「正因为我是他女儿。」珈尼玛说道，「我们厄崔迪人的血脉能追溯到阿伽门农，我们知道自己的血管里流着什么样的血。请绝对不要忘记这一点，我无子的母后。我们厄崔迪人有杀戮的历史，我们会继续杀下去。」

伊勒琅心烦意乱地问：「谁是阿伽门农？」

「这足以证明你们那自负的贝尼·杰瑟里特教育是多么浅薄。」珈尼玛说道，「我总是忘记你们能看到的历史有多短。但我的回忆能追溯到……」她打住了，最好别去惊扰体内好不容易入睡的生命。

「不管你记得什么，」伊勒琅说道，「你一定知道你选择的道路是多么危险，你会—」

「我要杀了他！」珈尼玛说道，「他欠我一条命。」

「我会尽可能阻止你。」

「我们已经料到了。你不会有机会。厄莉娅会把你派到南方的新城镇，直到整件事情结束。」

伊勒琅沮丧地摇了摇头：「珈尼，我发誓我将不顾一切保护你。如果有必要，我将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以为我会在哪个偏僻城市虚掷时间，眼看着你……」

「还有最终的办法，」珈尼玛轻声说道，「我们还有亡者蒸馏器。你总不能从亡者蒸馏器里干涉我们吧。」

伊勒琅的脸色变得惨白，一只手捂住了嘴，一时忘了她所有的训练。她对珈尼玛的关心在这时候显露无遗。她抛弃所有伪装，几乎只剩下本能的恐惧。她的情绪崩溃了，嘴唇颤抖着说道：「珈尼，我不担心自己。为了你，我可以投身到沙虫口中。是的，我就是你口中无子的母后，但你是我视如己出的孩子。我求你……」泪光在她的眼角闪动。

珈尼玛也觉得喉咙发紧，她强压下冲动：「我们之间还有一个不同。你从来就不是弗瑞曼人，而我是纯粹的弗瑞曼人，我们有天壤之别。厄莉娅知道这一点，不管她有多少不是，她知道这一点。」

「厄莉娅知道什么，旁人是无法猜测的。」伊勒琅苦涩地说，「假如我不知道她是厄崔迪人，我会发誓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摧毁这个家族。」

你怎么知道她仍旧是厄崔迪人？珈尼玛想，不知道伊勒琅为何在这方面如此盲目。她是贝尼·杰瑟里特，还有谁比女修会更了解妖煞的历史？但她竟然想都没想过，更别说相信了。厄莉娅一定在这可怜的女人身上施了某种巫术。

珈尼玛说道：「我欠你水债。为此，我会守护你一生。但你侄子的罪刑已定，请你不要再多说了。」

伊勒琅的嘴唇仍然在颤抖，眼睛瞪大。「我真的爱你父亲，」她喃喃道，「在他死之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或许他还没死，」珈尼玛说道，「那个传道人——」

「珈尼！有时我真的不了解你。保罗会攻击自己的家族吗？」

珈尼玛耸了耸肩，抬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他可能会觉得很好玩，攻击——」

「你怎么能随口说这种——」

「为了远离黑暗的深渊，」珈尼玛说道，「我不会嘲笑你。以神为证。但我正是我父亲的女儿，我身上有厄崔迪家所有人的血。你不认为我是妖煞，但我却不知道我还能是什么。我是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我知道我体内有什么。」

「那古老愚昧的迷信——」

「别这么说！」珈尼玛伸出一只手，封住伊勒琅的嘴，「我是每一个参与那该死的生育计划的贝尼·杰瑟里特，包括我的祖母。我还是许多东西。」她用右手的指甲在左手掌划出一道血痕，「这是一具年轻的身体，但内在的经验……哦，众神，伊勒琅！我的经验！」她再次伸出手，伊勒琅走到她身边。「我知道我父亲探索过的所有未来。我拥有许多人的终身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所有弱点。如果你想帮助我，伊勒琅，你首先必须知道我是谁。」

伊勒琅本能地弯下腰，将珈尼玛搂入怀，搂得紧紧的，脸贴着脸。

不要让我不得不杀了这个女人，珈尼玛想，不要发生这种事。

当这个想法掠过她的脑海时，整个沙漠都消失在夜色中。

9

在《古兰经》中，攒楛树的果实是地狱中给罪人吃的食物。——编注

45

一只小鸟在呼唤你，
从深红色的喙里。
在泰布穴地鸣叫，仅仅一次，
接着你就去了死原。

——雷托二世的悼词



雷托醒来，听到一阵女人头发上的水环发出的叮当声。他朝囚室敞开的门望去，只见莎巴赫坐在那里。在香料带来的恍惚意识中，她的轮廓和他在预象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比她小上两岁的弗瑞曼女子大多结婚了，没结婚的也至少有了婚约。因此，她的家族留下她，肯定是为了什么事……或什么人。她是健康适婚的女人……显然如此。在预象中，他的双眼看到了她来自地球的祖先。她一头黑发，肤色浅淡，深陷的眼窝使她蓝中带蓝的眼睛映出一抹绿影，鼻子小巧，嘴唇宽阔，下巴尖瘦。对他来说，她是活生生的信号，表明迦库鲁图知道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至少也起疑了。他们想利用他复兴法老帝制，是吗？那么，强迫他和妹妹结婚的计划呢？莎巴赫显然无法阻止这件事。

掳获他的人知道这个计划，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无从看到他所看到的预象。他们没有跟他一起前往另一个时空。他的预象显示莎巴赫是他的，而且仅仅属于他。

莎巴赫头发上的水环再次发出叮当声，搅动了他的预象。他知道他人在何方，知道什么事。这一切，没有什么能抹去。他正骑着一条巨大沙虫，乘客头发上的水环叮当作响，为旅途上的歌唱打着节拍。不，不对……他人在迦库鲁图的小囚室内，正展开最危险的旅程：时而脱离感官所感知的真实世界，时而重返这个世界。

她在那里做什么？头发上的水环还不时发出叮当声？哦，是的，她

在调配香料，他们以为可以这样困住他：往食物中添加香料萃取物，让他一半身处现实世界，一半神游物外，直到他死去，或他祖母的计划成功。每次当他觉得已经赢了，他们总是会再来一次。杰西卡女士是对的，当然了——那老巫婆！她做的是什么事啊！他内在一切生命的所有记忆并没有用处，除非他能整理好资料，并随意取用。那些生命是杂乱的原物料，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压倒他。香料是迦库鲁图孤注一掷的豪赌。

哥尼在等候某种迹象，但是我拒绝显露出来。他还有多少耐心？

他盯着门外的莎巴赫。她将兜帽甩在脑后，露出鬓角的部落刺青。雷托一开始没能认出那刺青，随后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是的，迦库鲁图仍然存在。

对于祖母，雷托不知道是该恨，还是该感谢。她想让他拥有清醒的本能。但本能只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群体记忆，能告诉人们如何应对危机。体内其他生命的直接记忆能传授他更多东西。现在，他已经整理好他们的记忆，而且看到了对哥尼直言相告的危险。但他不可能不告诉纳穆瑞。纳穆瑞是另一个问题。

莎巴赫走进囚室，手里拿着一只小碗。他欣赏着门外的灯光在她发丝边缘投下的虹圈。她轻轻抬起他的头，喂他吃碗里的东西。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虚弱。他没有拒吃，但思绪又开始游荡，想起与哥尼和纳穆瑞的那次会面。他们相信他！纳穆瑞比哥尼更相信，但即便是哥尼也无法否认他感知已开始向他回报这颗行星的命运。

莎巴赫用长袍的衣角擦了擦他的嘴。

哦，莎巴赫，他想着，回想起那些使他悲痛难忍的预象。许多夜晚，我在露天的水潭旁做梦，听着风从我上方吹过。许多夜晚，我的肉身躺在蛇窝旁，梦到炎炎夏日中的莎巴赫。我看到她在红热的塑钢片上烘焙香料面包，然后储存起来。我看到水渠中清澈的水，波光粼粼，而我的心中却有沙暴在肆虐。她啜饮咖啡，吃着东西。她的牙齿在阴影中闪闪发亮。我看到她把我的水环编入她发中。她胸部散发的琥珀香气飘入我最深的意识中。她的身影压迫、折磨着我。

内在记忆的压力爆发了。他试图抵抗，但还是爆发了。他感觉到肢体交缠的身体、欢好的声音，所有感官的节奏，嘴唇、呼吸、潮湿的呼

吸、舌头。他预象中的某处有褐黑色、螺旋的形体。他能感受到那些形体在他脑中旋转的节奏。有声音在他头颅中恳求：「别……别……别……别……」他感到下身在鼓胀，嘴巴大张，进入了一种狂喜。接着是一声喟叹，一阵久久不去的甘美，虚脱。

哦，让这一切实现吧，那会是何等美好！

「莎巴赫，」他喃喃自语道，「哦，我的莎巴赫。」

莎巴赫喂食完毕，看着雷托深陷在入定后，带着碗离开了。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对纳穆瑞说：「他又叫我的名字了。」

「回去和他待在一起，」纳穆瑞说道，「我必须找哈莱克讨论一下。」

莎巴赫把碗放在门口，转身回到囚室。她坐在折叠床旁，看着阴影中雷托那张脸。

他睁开双眼，伸出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脸颊。他开始和她说话，告诉她那场有她出现的预象。

他说话时，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他的样子是多么温柔……多么温柔啊——她倒在床上，枕着他的手。她睡着了，没有意识到他将手抽开。雷托坐了起来，感觉身体极度虚弱。香料和预象吸干了他的精力。他搜寻每个细胞内残余的力量，爬下床，没有惊扰莎巴赫。他必须离开，但他知道自己走不了多远。他慢慢穿上蒸馏服，套上长袍，沿着走道溜到外面。那里有几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他们知道他，但他的事不归他们管。纳穆瑞和哈莱克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再说莎巴赫就在附近。

他找到一条他需要的小径，鼓起勇气，走了下去。

在他身后，莎巴赫正在熟睡，直到哈莱克回来摇醒她。

她坐了起来，抹了抹眼睛，看到空荡荡的折叠床，还看到自己的伯父站在哈莱克身后，两人满脸愤怒。

她一脸疑惑，纳穆瑞回答道：「是的，他溜了。」

「你怎么能让他逃走？」哈莱克愤怒地喝道，「怎么可能？」

「有人看见他朝低处的出口走去。」纳穆瑞说道，声音出奇地平静。

莎巴赫在两人面前害怕地蜷缩成一团，渐渐想起刚才的事。

「他怎么逃走的？」哈莱克问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现在是晚上，再说他很虚弱。」纳穆瑞说道，「他走不远的。」

哈莱克转身看着他：「你想要这个男孩死掉！」

「那并不会让我难过。」

哈莱克再次面对莎巴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碰了碰我的脸颊。他一直在说他的预象……说我们在一起。」她低头看着空空的床，「他让我睡着了。他对我施了某种巫术。」

哈莱克瞥了纳穆瑞一眼：「他会不会藏在这里？」

「如果藏在穴地里，我会找到他的。但他朝出口去了，他在外面。」

「巫术。」莎巴赫低声道。

「不是巫术，」纳穆瑞说道，「是催眠。我也曾经差点着了他的道，还记得吗？他还说我是他的朋友。」

「他非常虚弱。」哈莱克说道。

「那只是他的身体，」纳穆瑞说道，「但是他走不远。我弄坏了他蒸馏服的足踝泵。就算我们找不到他，他也会渴死。」

哈莱克几乎要转身给纳穆瑞一拳，但他强忍着没有动。杰西卡警告过他，纳穆瑞可能会杀了那个男孩。神啊！他们走上了什么样的路，厄崔迪人对付厄崔迪人！他说道：「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在入定中梦游？」

「有什么差别？」纳穆瑞问道，「如果他逃走了，就必须死。」

「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搜寻。」哈莱克说道，「他有没有带弗瑞曼求生包？」

「密封门后总是放着几个，」纳穆瑞说道，「他如果不拿一个，就太傻了。我向来不认为他是傻子。」

「那么，给我们的朋友传个消息吧。」哈莱克说道，「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今晚传不了，」纳穆瑞说道，「沙暴马上要来了。部落已经追踪了三天，今天午夜沙暴将通过这里。通讯已经中断。这里的卫星信号两小时前就消失了。」

哈莱克发出深深的叹息。如果那男孩碰到沙暴，必死无疑。沙暴会把他的肉从骨头上啃下来，再将他的骨头挤碎。计划中的假死会变成真

死。他用拳头击打另一只手的掌心。沙暴会把他们困在穴地，他们甚至无法搜寻。沙暴的静电也切断了穴地与外界的通讯。

「密波器。」他说，想着可以把讯息编入蝙蝠的声音里，让它飞出去示警。

纳穆瑞摇了摇头：「蝙蝠不在沙暴中飞行。拜托，老兄，它们比我们更敏感。它们会躲在断崖下，直到沙暴过去。最好等卫星重新连上，到时候，我们就能出发去找他的遗体了。」

「如果他带上弗瑞曼求生包，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就不会死。」莎巴赫说道。

哈莱克默默咒骂，转了个身，离开那两人。

和平需要解决方案，但我们从来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我们只是在不断朝那个方向努力。以定义而言，固定的方案是死的方案。和平的问题在于它通常会惩罚错误，而不是奖励才智。

——《家父语录》，穆阿迪布记事，由哈克·阿拉达重现



「她在训练他？她在训练法拉肯？」

厄莉娅盯着邓肯·艾达荷，刻意露出愤怒和怀疑的眼神。就在不久前，宇航的巨型运输舰飞入厄拉科斯的轨道。一小时后，接驳舰载着邓肯降落在厄拉科斯上，未提前通知，一切公开而从简。几分钟后，扑翼机带他到堡垒的顶上。接到他即将到达的报告后，厄莉娅上去迎接他，冷漠又正式，身后站着一排侍卫。之后，两人回到她在堡垒北翼的房间。他刚递上他的报告，真实、准确，用晶算师的方式强调每个细节。

「她已经失去理智。」厄莉娅说道。

他把她的评论当成对晶算师的提问：「所有迹象表明她心智仍相当健全、清醒，应该说她的理智指数为——」

「住嘴！」厄莉娅喝道，「她有什么盘算？」

艾达荷知道，只有进行冷静的晶算师运算，他才能控制自己现在的情绪。他说道：「据我的运算，她在考虑她孙女的婚约。」他小心控制自己不流露任何表情，以掩盖内心不断升腾的悲痛。厄莉娅不在这里。厄莉娅已经死了。有时，他会在自己的意识中保留一个原来的厄莉娅，他创造了这个厄莉娅来安慰自己。但是，晶算师无法长期活在自我欺骗中。这个戴着人类面具的家伙已经被附身，被魔鬼的心灵控制住。他有一对金属眼，眼珠里还有无数复眼，可以在视野中随意再现许多个原来的厄莉娅。但只要他将这些影像合而为一，厄莉娅就消失了。她的肉体只是一具外壳，用于横施暴虐。

「珈尼玛在哪里？」他问道。

她挥挥手回答：「我让她和伊勒琅一起待在斯第尔格那里。」

中立区，他想，最近又有一轮和反叛部落的谈判，她正在失去支持，而她还不知道……还是她已经知道？有别的原因吗？斯第尔格投向她了吗？

「婚约。」厄莉娅若有所思地说道，「柯瑞诺氏族的情况如何？」

「萨鲁斯挤满了远亲，都在忙着向法拉肯献殷勤，希望在他重掌大权后得到好处。」

「她竟然以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训练他……」

「对于珈尼玛的丈夫来说，这种训练不是正合适？」

厄莉娅想起珈尼玛的复仇心，暗自笑了笑。就让法拉肯接受训练吧。杰西卡训练的是一具尸体。一切都会解决的。

「我必须好好想想这件。」她说道，「你怎么不说话，邓肯？」

「我在等你问话。」

「我明白了。我当时真的非常愤怒，你竟然把她交给法拉肯！」

「你命令过我，绑架看起来要像真的。」

「我被迫当众宣布你们两人被俘了。」她说道。

「我是执行你的命令。」

「有些时候你实在太一板一眼了，邓肯。你差点吓到我了。」

「杰西卡女士不会有事。」他说道，「为了珈尼玛，我们应当感谢她—」

「相当感谢。」她同意，但内心暗想：不能再相信他了。他对厄崔迪氏族那该死的忠诚！我必须找理由把他支开……除掉他。当然，那是意外。

她碰了碰他的脸颊。

艾达荷强迫自己回应她的亲昵，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邓肯，邓肯，这真令人伤心，」她说道，「我不能把你留在我身边。发生了太多事，而我能信任的人又这么少。」

他松开她的手，等待着。

「我不得不把珈尼玛送到泰布穴地，」她说道，「这里的局势很不稳定。崎岖地区的劫匪破坏了卡加盆地的水渠，把所有水都放到沙漠

里。厄拉奇恩的供水严重不足，盆地内的沙鳟还在吸收残余的水分。我们正在想办法对付，但进展不顺利。」

他注意到堡垒内几乎看不到厄莉娅的女侍卫。他想：沙漠深处的游击队会不断刺探她的防卫。她不知道吗？

「泰布仍然是中立区，」她说道，「谈判就在那里进行。贾维德带着祭司团代表驻扎在那里，但我希望你能去泰布监视他们，特别是伊勒琅。」

「她是柯瑞诺人。」他同意道。

但他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要舍弃自己了。这个披着厄莉娅外表的生物真容易看透。

她挥了挥手：「走吧，邓肯，趁我还没心软把你留在身边。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我也想你。」他说道，并让语气带上他所有的哀伤。

她盯着他，被他的悲痛吓到，随后说道：「为了我，邓肯，走吧。」接着她暗想：太糟了，邓肯。她再次开口道：「姿亚会带你前往泰布。我们这里需要扑翼机，不能交给你。」

她那个听话的女侍卫，他想，我得提防那个人。

「我明白。」他说道，再次执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他盯着眼前这具曾经是厄莉娅的挚爱躯壳，不敢看她的脸。当他转身离开时，她脸上那一双不知属于谁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背。

他爬上堡垒上的平台，开始琢磨刚才来不及思考的问题。与厄莉娅会面时，他一直竭力维持晶算师的状态，不断读取资料及信号。他等在扑翼机旁，眼睛冷冷望向南方，目光随着想像力越过大盾壁，看到泰布穴地。为什么是姿亚带我去泰布？驾驶扑翼机返回是无足轻重的任务。是什么耽搁了她？她是在听候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艾达荷瞥了戒备中的侍卫一眼，爬上扑翼机驾驶员的座位，向外探出身子说道：「告诉厄莉娅，我会叫斯第尔格的人尽快把扑翼机送回来。」

没等侍卫反应，他就关上舱门，启动了扑翼机。侍卫站在那里，一脸迟疑。谁能质疑厄莉娅的丈夫呢？在她决定好怎么做之前，他已经升空了。

现在，孤身一人待在扑翼机内，他发出几下呜咽，宣泄自己的悲痛。两人永远分开了，他的忒莱素眼睛流出了泪水。

但是，现在不是耽溺于悲伤的时候，他认清了这一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评估目前的状况。他也需要留意扑翼机。飞行带给他些许宽慰，他控制住了自己。

珈尼玛又待在斯第尔格身边了。还有伊勒琅。

为什么她要姿亚陪他前往泰布？他把这个问题纳入晶算师思考，答案令他心下一凉。我本来会死于意外。

47

这个供奉统治者头颅的岩石神龛内没有祈祷者。神龛成了悲哀的墓地，只有风能听到此地的声音。夜行动物的叫声和两个月亮运行的轨迹都述说着他的时代已结束。不再有祈祷者前来，他们已忘了这个纪念日。这条山间小径是多么荒凉啊。

——佚名，厄崔迪公爵神龛内镌刻的字句



在雷托看来，避开预象，去做他还没预见的事，这看似简单，实则危机重重。他深知其中的陷阱，那些宿命未来的线一开始只是随意交缠，直到紧紧缠上你。但他理清这些线了。他正在逃离迦库鲁图。首先必须剪断与莎巴赫相连的线。

长日将尽，他在守护着迦库鲁图的岩壁东侧匍匐前进。弗瑞曼求生包里有能量锭和食物。他要等体力恢复。在他西面是阿兹拉卡湖，一片白垩平原，在沙虫出现前，那里曾经是露天水域。东方地平线外是贝尼·什克，一片分散的新居民区，不断蚕食着大平漠。南方是塔奈兹鲁夫特，恐怖之地：三千八百公里长的荒漠，只有零星几片以绿草固定的沙丘，以及灌溉用的捕风器。生态改造的工程正在改变厄拉科斯的地貌。工作队会飞去那维护植物，但谁也无法待太久。

我要去南方，他告诉自己，哥尼猜得到我的行动，时候还未到，先不要做别人完全意料不到的事。

天就要黑了，然后他就能离开这个暂时的藏身处。他盯着南方的天际，沙丘上空有呼啸声沿着地平线传来，起伏不定的沙尘像雾般熊熊翻涌——是沙暴。沙暴的中心在大平原上空升腾，像探头探脑的沙虫。他盯着沙暴中心观察了足足一分钟，注意到沙暴既不往右移，也不往左动。一句古老的弗瑞曼谚语在他的脑中闪现：如果沙暴的中心不移动，表示沙暴正朝你而来。

沙暴改变了情势。

他回头凝视左方泰布穴地的方向，感受沙漠傍晚灰褐天空下虚幻的宁静。片刻后，他盯着四周围着风化小圆石的白垩平原，那里一片荒凉、空旷，白到灼亮的地面映出着沙尘云，不似人间。在任何预象中，他都没有看到自己逃出母亲级沙暴的阴沉妖魔之口，也没有看到自己被沙子活埋。他只有一个在风中翻滚的预象……而那可能就要发生了。

沙暴就在那里，笼罩了好几个纬度，恣意鞭笞着天地，要求万物臣服。可以冒这个险。弗瑞曼人有些朋友间口耳相传的故事，说人可以找一条筋疲力尽的沙虫，用创造者矛钩插入最宽的那几节体环，让它不能动弹，然后缩在沙虫背风那一侧的隐蔽部位，躲过沙暴吹袭。大胆和莽撞只有一线之隔，他跃跃欲试。那场沙暴最快也要午夜才能抵达这里，还有时间。在这里能截断多少线？全部，包括最后一条？

哥尼会猜到我往南走，但他没有料到我会走进沙暴。

他朝南方远眺，想找出路线。他看到一道深陷的裂谷，蜿蜒切入迦库鲁图的岩壁中。他看到沙尘在裂谷内盘旋，如同沙地鬼魅，再气势汹汹地涌入平原，仿佛滚滚流水。他背起弗瑞曼求生包，忍受嘴里的干渴，沿着通往裂谷的路线走去。尽管天还未完全暗下，他可能会暴露行踪，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和时间赛跑。

他到达裂谷入口时，中央沙漠的黑夜迅速降临了。月光照亮通往塔奈兹鲁夫特的路。内在生命的所有恐惧涌上，他的心跳正在加速。他觉得自己正在陷入huanui-naa，弗瑞曼人以此来称呼最大的沙暴，意思是「大地的亡者蒸馏器」。但是，无论会发生什么事，他都无从预知。他每踏出一步，就更加远离香料引发的内在现实，让他的创造本质得以伸展。现在他每踏出一百步，就必须暂时停下一步，跟新掌握的内在真实进行无言的沟通。

无论如何，父亲，我来找你了。

他四周的岩石上有鸟，不见踪影，但轻微的鸟鸣让他知道有鸟。他倾听鸟鸣的回音，在黑漆漆的路上前进——这是弗瑞曼人的智慧。经过岩缝时，他常留意到有凶恶的绿眼，野兽通常会缩在岩缝中，以躲避即将到来的沙暴。

他走出裂谷，来到沙漠。沙子仿佛有了生命，在他脚下呼吸、移

动，告诉他地底的活动及潜伏的喷发。他回头眺望月光笼罩下的迦库鲁图孤山。整座山壁都是变质岩，大多是受压形成。他插好召唤沙虫的沙锤。当沙锤开始敲击沙地时，他选好位置，静静听着，观察着。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摸索藏在罩袍衣褶内的厄崔迪氏族印戒。哥尼发现了这枚印戒，但没有拿走。看到保罗的印戒时，他在想什么？

父亲，我快来了。

沙虫从南方爬来，扭转着躯体，避开岩壁。它并不像他期待的那么大，但没有时间挑剔了。他估算沙虫的路径，插入矛钩，在它急冲向沙锤激起滚滚沙尘时迅速攀上有鳞片的体侧。在矛钩的镇压下，沙虫俐落地转了个弯。急掠的风拍动他的长袍。他锁定南方那片灰蒙濛的星空，驾驭着沙虫，向前驰去。

直直冲向沙暴。

一号月亮升起时，雷托目测沙暴的高度，计算沙暴抵达的时间━肯定在天亮之前。沙暴正在扩散，蓄势待发。生态改造的工程浩大，行星仿佛是在盛怒下展开反击。改造的范围越广，行星的怒火也越烈。

入夜了，他不断驱策沙虫往南前进。他能感到脚下沙虫正在燃烧体内储存的能量，且一有机会就想逃向西方，可能是受无形的领地意识驱动，也可能是本能地感应到沙暴将至。沙虫通常会钻入地底躲避沙暴，但它却因为身上插着矛钩而无法下潜。

临近午夜，沙虫露出疲惫的迹象。他沿着它的背嵴退后几步，用连枷抽打，允许它放慢速度，但仍坚持往南前进。

天刚亮，沙暴来了。首先晨曦照亮一座座沙丘，像串起一颗颗珠子。接着，扑面的沙尘使他不得不复上面罩。沙尘越来越浓，沙漠变成一幅没有轮廓的沙丘画作。随后，沙粒开始划过他的脸颊，刺痛他的眼睑。他感受到舌头上粗糙的沙粒。时候到了，该做决定了。他应该冒险试试古老传说中的方法，用矛钩定住已筋疲力尽的沙虫吗？只在一瞬间，他便抛开了这个想法。他走向沙虫的尾部，松开矛钩。几乎无力再动的沙虫开始潜入地底，但体内运作过度的热态转换系统仍在身后搅动气旋。弗瑞曼儿童从幼年听到的故事就知道沙虫尾部有多危险。沙虫就是氧气工厂，为了适应摩擦力，化学系统会散发大量气体，在行进间熊熊燃烧。

沙子开始扑打他的脚。雷托松开矛钩，向旁边跃出一大步，避开沙虫尾部的火焰。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钻入沙虫刚刚挖松的沙地。

雷托左手抓住静电压塑器，开始向沙地深处挖去。他知道沙虫太累了，顾不上回头将他吞进白橘色的巨口中。他左手挖地，右手从弗瑞曼求生包中取出蒸馏营帐，并做好充气准备。不到一分钟，他就在一座沙丘的背风面挖出坚实的沙坑，放入帐篷。他为帐篷充好气，爬了进去。在封上括约门口之前，他伸手摸到了压塑器，将功能倒转，沙子开始沿着帐篷滑下。在他封好帐篷门之前，只有几粒沙子滑了进来。

现在，他必须加快动作。他没有够长的沙地通气管可以供应新鲜空气。这是巨型沙暴，几乎没有人能生还。沙暴会在这地方倒下成吨的沙子。只有轻柔如泡泡的蒸馏营帐和其硬挺的外壳能保护他。

雷托帐篷内躺下，双手合在胸前，让自己进入休眠。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肺一小时内只活动一次。他把自己交给未知。沙暴会过去，只要他这个脆弱的小窝没有被掀翻，他有可能醒来……或者进入塞拉姆和平之宫，永远长眠。无论如何，他知道他必须剪断所有线，一根接一根，只留下黄金之路。他必须走上黄金之路，否则无法接下他父亲传给他的哈里发[10]。他不愿继续活在宗教捏造的谎言中，那个可怕的哈里发，那些对他父亲创造大能的吟诵。如果祭司再呼喊那种诸如「他的晶刃匕将终结魔鬼」之类的废话，他将不会继续保持沉默。

带着这样的信念，雷托的意识滑入无尽的精神合一之网。

10

哈里发一词源于caliphate，为伊斯兰政教合一的王朝中的最高领袖，也是穆斯林心中的完美帝国。—编注

任何行星系统都明显有某种高阶的影响力。将地球的生命引入新发现的行星时，就可以证实这些影响力。在所有案例中，生活在相似环境的不同生命会发展出极其相似的适应型态。这里所说的形态，远不仅于生命的外形，而是代表一种能够生存下来的组织，以及这类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这种互相依存的秩序的追求，以及人类在这种秩序中的生态区位，都代表一种深刻的必要性。然而，这种追求也可以被扭曲成对全体一致的执着。事实证明，这对整个系统都非常致命。

—哈克·阿拉达《沙丘浩劫》



「我儿子并不是真正看到未来。他看到的是创造的过程，以及创造与现实的关系。」杰西卡说道，语气轻快，但并没有草草跳过这话题的意思。她知道，躲在暗处的观察者一看穿她的意图，就会设法阻止她。

法拉肯坐在地板上，午后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射入，照亮地板的一角。杰西卡站在法拉肯对面的墙边，刚好能看到花园中那棵树的树梢。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法拉肯：更瘦，也更强大。几个月的训练使他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看着她时，双眼炯炯有神。

「他看到现存力量会创造出什么形势，除非有人能转移那些力量。」杰西卡说道，「他反对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追随他的人。他只是拒绝安逸，因为那是一种道德上的怯懦。」

法拉肯已经学会静静倾听，先分析、探究、琢磨自己的疑问，直到他认为问题够一针见血才提出来。她刚才一直在说贝尼·杰瑟里特对分子记忆的看法，然后自然而然地岔开话题，改谈论女修会对穆阿迪布的分析。然而，法拉肯察觉到她的言行中有暗影在涌动，那是一种无意识的投射，显示她言不由衷。

「在我们做的一切分析中，这是最关键的。」她说道，「我们假设所有人类及其生命形态代表一种自然群落，所有生命的命运取决于个体的命运。因此，当谈到最终的自我省察，也就是『无悔』时，我们不再扮演神，而是回归教育。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挑选人才，尽可能让他们自由。」

直到此时，他才看出她想要做什么，而且知道她的作为会如何冲击那些暗中监视的人。他控制自己，没有不安地向门口张望。只有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察觉他在那瞬间的不稳定，但杰西卡看到后只是笑了笑。毕竟，微笑可以代表一切。

「这就算你的毕业典礼吧，」她说道，「我为你高兴，法拉肯。站起来，好吗？」

他听令起身，挡住他身后窗户外的树梢。

杰西卡的双臂紧贴身侧，说道：「我受命向你转述这段话：『我站在圣人面前。有一天，你也将这么做。我在你面前祈祷这一切终将发生。未来仍属未知，也应如此，因为未来是我们描绘心中所愿的画布。人类面前总会有张美丽的空白画布。我们只能掌握当下这一刻，不断献身给在你我共创并共享的神圣临在。』」

杰西卡一说完，泰卡尼克便从她左侧的门口走了进来，一副碰巧路过的样子，脸上的怒容却暴露了他的内心。「阁下。」他说道，但太迟了，杰西卡的话和此前的一切准备已开始发挥作用。法拉肯不再是柯瑞诺人。他成为了贝尼·杰瑟里特。

你们这些钜贸联会的理事似乎不明白，在商业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忠诚。你上一次听说某个职员将生命献给公司是什么时候？你们的这点无知或许出自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你们认为可以命令人们思考及合作。这是历史上一切组织失败的根源，从宗教到参谋部。参谋部有一长串毁了自己国家的纪录。至于宗教，我推荐你们读读汤玛斯·阿奎那的著作。而你们，钜贸联会，竟然相信那样的无稽之谈！人必须凭自己内在最深的动力来做事。是人民，而不是商业组织或是管理阶层，推动了伟大文明。每个文明都取决于人民的素质。如果你们以过度组织化、过度法制化的手段约束人民，压制他们对伟大的渴望——他们便无法工作，他们的文明也终将崩溃。

——写给钜贸联会的信，咸认出自传道人之手



雷托从入定中醒来。过程很平缓，不是从一个状态猛然换到另一个状态，而是一步步渐渐清醒。

他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他已经恢复精力，也闻到帐篷内缺氧的空气中弥漫着馊味。如果他不移动，他知道自己将留在永恒的时光之网，永远不会过去的现在，世间一切共存的时刻。这样的前景诱惑着他。所谓的「时」与「空」，不过是他的心智强加给宇宙的分类。他现在只能先摆脱预象的诱惑。大胆的决定可以改变眼前的未来。

但这个时刻需要哪一类大胆的决定？

入定状态诱惑着他。雷托感到自己从「形象界」中归来，回到现实宇宙，却发现两者并无二致。他想就此不动，留在这种灵启的魔力中，但他必须下定决心才能逃出生天。他对生命的爱不停沿着神经发送求生讯息。

他猛地伸出右手，朝他丢下静电压塑器的方向摸去，抓到后翻了个

身，俯卧着解开帐篷的括约门。沙子沿着他的手臂滑落。在黑暗中，他一边呼吸污浊的空气，一边飞快工作，向上挖开一条很陡的地道。在破除黑暗、吸到新鲜空气之前，他向上挖了六倍身高的距离。最后，他从月光下一条蜿蜒的沙丘中爬出，发现自己上方还有小半座沙丘。

二号月亮悬在天空，很快便越过他，消失在沙丘后侧。星辰在他上方亮起，如同小径两侧明亮的石头。雷托搜寻着流浪者星座，找到后让自己的目光沿着星座伸出的手臂望去，看到了灿烂的南极星。

这就是你那该死的宇宙！他想。从近处看，那里沙尘滚滚，就像四周的沙子。那是一个变化的世界，独一无二中的独一无二。从远处看，只能看到某些规律，而正是这些规律诱惑着人们信仰绝对。

但在绝对中，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这让他想起某段熟悉的弗瑞曼歌谣中的训诫：在塔奈兹鲁夫特失去方向，便是失去生命。规律能提供指引，但也会设下陷阱。人们必须牢记，规律也会变化。

他深深吸了口气，开始行动，沿着挖出的地道滑回去，叠好帐篷，整理好弗瑞曼求生包。

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抹酒红。他背上求生包，爬上沙丘顶，站在破晓前的凛冽空气中，直到旭日温暖了他的右脸颊。他在眼眶涂上颜料，以减轻阳光反射，但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向沙漠求和，而不是开战。因此，他将颜料放回求生包。他想从集水管中喝口水，却只喝到几滴，倒是吸了一大口空气。

他坐在沙地上，开始检查蒸馏服，一路检查到足踝泵。那已经被针刀巧妙地切开。他脱下蒸馏服开始修复，但是损害已然造成，他体内的水分至少已经流失了一半。如果不是有蒸馏营帐挡住……他思索这件事，真是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料到。没有预象的未来有多危险，由此可见一斑。

雷托蹲在沙丘顶，忍受着此地的孤寂。他在沙漠上极目四望，搜寻沙地上的排气口。沙丘星上任何不规则的形状都可能是香料或沙虫的活动痕迹。但沙暴过后，沙漠上的一切都归于一致。于是他从求生包中取出沙锤，插在沙地上启动，以呼唤躲在地底深处的沙胡罗。随后他躲在一边，静静等候。

等了很久才出现一条沙虫，声音比身影更快抵达这里。他转身面对

东方，那里传来地震的闷响，空气也随之振荡。他等待着从沙地中冒出的橘黄巨口。沙虫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挟带的大量沙尘遮挡了它的侧腹。蜿蜒的灰色高墙飞快地越过雷托，他趁机插入矛钩，轻身一跃，从侧面爬了上去，边爬边控制沙虫转了道大弯，向南而去。

在矛钩的刺激下，沙虫加快了速度。风拍打着雷托的长袍，他觉得自己被风驱赶着，如同沙虫被矛钩驱赶，强大的气流推着他的腰。他提醒自己星球就跟生命一样，都有自己的周期。

这条沙虫属于弗瑞曼人口中的「雷吼」，会频频将头钻到地底，尾部则不停向前推动。这个动作产生了闷雷般的声音，而且会使部分躯体离开沙地，形成上下起伏的驼峰。这是一条速度很快的沙虫，尾部散发的热风吹过他的身体。风中弥漫着氧化反应的酸味。

随着沙虫不断向南方前进，雷托让自己的思绪自由飘荡。他想将这趟旅行当成自己的生命庆典，不要再去考虑走上黄金之路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如弗瑞曼长者，他知道自己必须举行各种新的庆典，才不至于裂成记忆碎片，才能抵挡灵魂中那些贪婪的捕猎者。

永远如新，他想，我必须在我的预象中不断找出新的线。

中午过后不久，他注意到在他前方偏右的地方有道隆起。渐渐地，隆起变成了小山丘。

现在，纳穆瑞……现在，莎巴赫，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同伙会怎么接受我，他想。这是他面前最脆弱的一条线，它的危险更多来自它的诱惑，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威胁。

山丘的景象一直在变。有一阵子，看上去仿佛是在朝他走来，而不是他在向着山丘前进。

沙虫累了，总想朝左爬。雷托沿着它庞大的体侧向下滑，矛钩插在新的位置上，让沙虫直直前进。一阵轻柔浓郁的美蓝极味袭上他的鼻端，显示这里有丰饶的矿脉。一人一虫经过一片紫色沙地，香料才刚喷发过，地面裂成了鳞状。他稳稳驾驭着沙虫越过矿脉。带有肉桂辛辣气味的微风在后方追了一阵子，直到雷托操纵沙虫转了道弯，直直朝孤山前进。

突然间，一道色彩闪现在南方远处的大平漠上，那是人造物在无垠大地上反射的虹光。他拿出双筒望远镜，调整好焦距，看到了一架香料

侦察机伸展的机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下方有一部大型采收机，看上去像巨大的蝶蛹。雷托放下望远镜，采收机缩成了一道小点。沙漠无所不在的广袤尺度令他目眩神迷。他知道那些香料猎人也会看到他—沙漠与天空之间的小黑点，在弗瑞曼人眼中，那代表人类。他们显然已经看到他，而且警觉起来。他们在等待。在沙漠中，弗瑞曼人总是疑心重重，直到他们认出来者，或是确定对方没有敌意。即使在帝国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半开化的状态。

那就是能拯救我们的人，雷托想，那些无法无天的人。

远处的香料侦察机向右倾了一下，随后又向左倾了倾。这是在传送信号给地面。雷托可以想像驾驶员正在扫瞄他身后的沙漠，确认他是否不过是只身上路的沙虫驭者。

雷托命令沙虫向左转，直到方向完全掉转。他从沙虫的侧腹滑下，向外跃一大步。不再受矛钩控制的沙虫烦躁地在地面吸了几口气，然后把前三分之一的部位扎进沙地，躺在那里恢复体力。显然它被骑得太久了。

他转身离开沙虫。侦察机围着采收机缓缓飞行，不断用机翼发出信号。他们肯定是受走私者资助的叛徒，对电子通讯极不信任。他们的目标显然是那一带的香料—采收机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

侦察机又转了一圈，随后沉下机头，停止转圈，直接朝他飞来。他认出这是他父亲引进厄拉科斯的一种轻型扑翼机。扑翼机在他上空同样转了一圈，再沿着他站立的沙丘飞行，这才侧过机身，迎着微风降落，停在他十公尺外远，激起一阵飞扬的沙尘。靠他这侧的舱门开了，一名穿着厚重弗瑞曼长袍的人走了出来，右胸处有一道长矛标记。

弗瑞曼人缓缓地向他走来，留下充分的时间互相打量。那人个子很高，一双湛蓝的香料眼。蒸馏服面罩遮住了他的下半脸，他还用兜帽盖住额头。长袍摆动的样子显示下方的手拿着毒镖枪。

那个人停在雷托两步外，俯视着他，眼神里充满疑惑。

「神赐给我们好运。」雷托说道。

那个人四下张望，审视空旷的大地，随后盯着雷托。「你在这里干什么，孩子？」他问道，蒸馏服面罩使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闷，「你想成为沙虫洞的塞子吗？」

雷托再次用传统的弗瑞曼客套话回复：「沙漠是我家。」

「你从哪里来？」那个人问道。

「我从迦库鲁图朝南走。」

那人一阵大笑：「好吧，巴泰！你是我在塔奈兹鲁夫特见过最奇怪的东西。」

「我不是你的小甜瓜。」雷托回应他所说的「巴泰」。这个名称有一种可怕的含意：沙漠边缘的小甜瓜能为任何发现的人提供水分。

「我们不会喝了你，巴泰，」那个人说道，「我叫穆里茨。我是这个台夫的阿理伐。」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采收机。

雷托注意到这人称自己为裁决者，称其他人为台夫，意思是一群人或一家公司。他们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肯定是接受资助的叛徒了。这里有他需要的线。

雷托保持沉默，穆里茨开口问道：「你叫什么？」

「就叫我巴泰吧。」

穆里茨又一阵轻笑：「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干么？」

「我在寻找沙虫的足迹。」雷托说道，用这种宗教语句表明自己正在寻求顿悟。

「年纪这么轻？」穆里茨问道，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你看到我们了。」

「我看到什么了？」雷托问道，「我提到了迦库鲁图，而你什么也没回答。」

「想玩猜谜？」穆里茨说道，「好吧，那边是什么？」他朝遥远的沙丘扬了扬头。

雷托说出他在预象中看到的画面：「只是舒洛克。」

穆里茨挺直了身子，雷托感觉自己的脉搏正在加速。

接下来是一阵久久的沉默。雷托看出那人在揣测他的回答。舒洛克！在穴地晚餐之后的故事时间内，舒洛克商队的传奇总是被反复提起。听故事的人总认定舒洛克是一则神话，一个发生妙事的地方，一个为了说故事而发明的地方。雷托记起众多故事中的一则：人们在沙漠边缘发现一个流浪儿，把他带回穴地。一开始，流浪儿拒绝回答救命恩人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慢慢地，他开始说着谁也不懂的语言。时间流逝，

他仍然不回答任何问题，同时拒绝穿衣，拒绝任何形式的合作。每当他独自一人，他会用手作出奇怪的动作。穴地内的所有专家都被叫来研究这个流浪儿，但都没有结果。之后，一位很老的女人经过他门口，看到他的手势，笑道：「他在模仿他父亲将香料纤维搓成绳子的动作。」她解释道：「舒洛克的人仍会这么做。他只是想减轻寂寞。」故事的寓意是：舒洛克的古老做法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穆里茨一言不发，雷托接着说道：「我是来自舒洛克的流浪儿，我只知道用手比画。」

那个人很快点点头，雷托于是知道他听过这个故事。穆里茨以低沉、充满威胁的声音缓缓地回应道：「你是人吗？」

「和你一样的人。」雷托说道。

「以孩子来说，你说的话太过奇怪。我提醒你，我是这里的裁决者，有能力回应taqwa[1]。」

是啊，雷托想，裁决者说出taqwa是个凶兆。taqwa指魔鬼引发的恐惧，老一代弗瑞曼人对此依然深信不疑。阿理伐知道如何杀死魔鬼，因为他们「具有伟大的智慧，铁面无私却不冷血，知道慈悲事实上是更大的残酷」。

但是雷托必须坚持抓住这条线。他说道：「我可以接受mashhad。」

「我可以当灵魂测试的裁决者，」穆里茨说道，「你接受吗？」

「Bi-lal kaifa[12]。」雷托说道，毫无保留。

穆里茨一脸狡黠，说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同意。最好现在就杀了你，但你是个孩子，而我有个儿子刚死了。来吧，我们去舒洛克，我会召集一场裁决会，决定你的命运。」

雷托发现这人的装腔作势暴露了他想置自己于死地。他说道：「我知道舒洛克是hl as-sunna wal-jamas。」

「孩子懂什么真实世界？」穆里茨反问道，示意雷托走在前面，向扑翼机走去。

雷托照做了，但他仔细倾听跟在后方的弗瑞曼人脚步声。「要保密，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答案。」雷托说道，「这样人们便不会再追问。你这个被迦库鲁图流放的人很聪明。谁会相信神

话中的舒洛克是真的存在？对于走私者或任何想偷渡到沙丘星的人来说，这地方多么方便。」

穆里茨的脚步停了下来。雷托转过身，背靠着扑翼机，机翼在他的左侧。

穆里茨离他半步远，拔出毒镖枪，指着雷托。「你不是孩子。」穆里茨说道，「你是受诅咒的侏儒，被派来刺探我们！你的话对孩子来说未免太过聪明，而且你说得太多，说得太快。」

「还不够多，」雷托说道，「我是雷托，穆阿迪布的儿子。如果你杀了我，你和你的人会沉入沙中。如果你放过我，我会指引你们走向伟大。」

「别和我玩游戏，侏儒，」穆里茨冷笑道，「雷托人还在你口中的迦库鲁图……」但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枪口也稍稍垂下。

雷托预料到他会迟疑一下。他让全身所有肌肉都露出要往左躲的迹象，然而身体只往左移了一点，引得对方的枪口狠狠撞上机翼边缘。毒镖枪从他手中飞了出去，没等他作出反应，雷托已经抢到他身旁，拔出自己的晶刃匕，顶在他后背。

「刀尖淬了毒。」雷托说道，「告诉你在扑翼机里的朋友，待在里面，不要有任何动作。否则我会杀了你。」

穆里茨朝受伤的手哈气，对扑翼机里的人摇了摇头，说道：「我的同伴贝哈莱斯已经听到你说的话，他会像石头那样一动也不动。」

雷托知道，在他们想出怎么或他们的朋友前来营救之前，自己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他飞快说道：「你需要我，穆里茨。没有我，沙虫和香料将从沙丘星上消失。」他能感觉到这个弗瑞曼人全身一僵。

「你是怎么知道舒洛克的？」穆里茨说道，「我知道他们在迦库鲁图什么都没告诉你。」

「那么你承认我是雷托·厄崔迪了？」

「还能是谁？但你是怎么知道——」

「因为你们在这里，」雷托说道，「所以舒洛克就在这里。剩下的就非常简单了。你们是迦库鲁图被摧毁后的流亡者。我看到你用机翼发信号，说明你们不想用那些会被监听到的电子通讯。你们采集香料，说

明你们在进行贸易。你们只能跟走私贩交易。你们既是走私者，也是弗瑞曼人。那么，你们必定是舒洛克的人。」

「为什么你要引诱我亲手杀你？」

「因为我们回到舒洛克之后，你一定会杀了我。」

穆里茨的身体变得非常僵硬。

「小心，穆里茨，」雷托警告道，「我知道你们的底细。在故事中，你们会抢走旅行者的水，这对你们来说是例行公事了。你们还能怎么让意外撞上的人保持沉默？还能怎么保守秘密？你用花言巧语来引诱我，但我为什么要把水浪费在这沙地上？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被你迷惑了——那么，塔奈兹鲁夫特会干掉我。」

穆里茨用右手做了个「沙虫之角」的手势，以抵挡雷托话中的理赫匿。雷托知道老一辈弗瑞曼人不相信晶算师或任何形式的逻辑理论，于是笑了笑。「如果纳穆瑞在迦库鲁图跟你提过我们，」穆里茨说道，「我会取了他的水——」

「如果你再这么愚蠢下去，除了沙子，你什么也得不到。」雷托说道，「当沙丘星的一切都变成绿草，树木和露天水域，你怎么办？」

「那不可能发生！」

「那正发生在你眼前。」雷托听到穆里茨的牙齿在愤怒和绝望中咯吱作响。他终于问道：「你要怎么阻止？」

「我知道生态改造的全盘计划，」雷托说道，「我知道其中的每个优势和漏洞。没有我，沙胡罗将永远消失。」

穆里茨的语气再度带上一丝狡诈，他问道：「好吧，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争论？我们僵持不下。你手里拿着刀，你可以杀了我，但是贝哈莱斯会开枪打死你。」

「在他射杀我之前，我有足够的时间捡回你的毒镖枪。」雷托说道，「那以后，你们的扑翼机就归我了。是的，我会开扑翼机。」

穆里茨沉下脸：「如果你不是你自称的那个人呢？」

「难道我父亲会认不出我？」

「啊哈，」穆里茨说道，「原来你是利用他才知道这里的一切？但是……」他收回后半句话，摇摇头，「我自己的儿子在当他的引路人。他说你们两个从来没……怎么可能……」

「看来你不相信穆阿迪布能预见未来。」雷托说道。

「我们当然相信！但他自己说过……」穆里茨再次欲言又止。

「你以为他不知道你们的怀疑吗？」雷托说道，「为了和你见面，我选择了这个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穆里茨。我知道你的一切，因为我……见过你……还有你儿子。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很安全，知道你如何嘲笑穆阿迪布，也知道你用来拯救你这片小小沙漠的阴谋。但是，没有我，你这片小小沙漠也躲不过厄运，穆里茨。你会永远失去它。沙丘星上的生态改造已经过头了。我父亲快要失去他的预象了，你只能依靠我。」

「那个盲人……」穆里茨打住了，咽了口唾沫。

「他很快就会从厄拉奇恩回来。」雷托说，「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他究竟瞎到什么程度。你背离弗瑞曼传统多远了，穆里茨？」

「什么？」

「他是你的wadquiyas。你的人发现他独自在沙漠中流浪，于是把他带回舒洛克。他是你最宝贵的发现！比香料矿脉还要珍贵。他和你生活在一起。他是你的『wadquiyas』。他的水与你部落的水混在一起。他是你们灵魂之河的一部分。」雷托用刀紧紧地顶着穆里茨的长袍，「小心，穆里茨。」他举起左手，解下穆里茨的面罩丢掉。

穆里茨知道雷托在想什么，他说道：「如果你杀了我们两个，你能去哪里？」

「回迦库鲁图。」

雷托将自己的大拇指伸进穆里茨的嘴里：「咬一下，喝我的血。否则就选择死亡吧。」

穆里茨犹豫了一下，随后恶狠狠地咬破雷托的手指。

雷托看着那人的喉咙，看着他吞咽，然后撤回刀子，并把刀还给了他。

「Wadquiyas。」雷托说道，「除非我背叛部落，否则你不能拿走我的水。」

穆里茨点了点头。

「你的毒镖枪在那里。」雷托以下巴示意。

「你现在信任我了？」穆里茨问道。

「不然怎么和流犯住在一起？」

雷托再次在穆里茨的眼睛里捕捉到一丝狡黠，但看得出来，这次他是在衡量利益得失。他突然一转，说明他已经下定决心。他捡回自己的毒镖枪，回到扑翼机的舷梯旁。「来吧，」他说道，「我们在沙虫的巢穴逗留太久了。」

11

taqwa源于阿拉伯语，原指对神的敬畏。—编注

12

bi-lal kaifa源于阿拉伯语，原指「不问怎么做」，是接近真主的最好方式。—编注

预象中的未来不可能总是遵守过去的法则。生命的线依照许多未知的法则相互纠结。预象中的未来坚持自身的法则，既不遵从禅逊尼的秩序，也不符合科学规则。它需要当下这一刻发挥的作用，并永远提出警告：你不能把每线织入过去的织品中。

—哈克·阿拉达《真道：穆阿迪布语录》



穆里茨熟练地将扑翼机飞到舒洛克上空。雷托坐在他身旁，身后是荷枪实弹的贝哈莱斯。从现在起，他只能相信这两个人，还有那条出现在他预象中、他紧抓不放的线。如果这些都失败，那就靠真主保佑了。有时候，人们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力量。

舒洛克的孤山在沙漠中很醒目。它的存在意味着无数贿赂和死亡，以及许多位高权重的朋友。雷托能看到在舒洛克中心有一处峭壁包围下的盆地，四周有多座深不可测的裂谷。谷底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榆钱和灌木，中央还长着一圈蒲葵，显示出这地方水量丰沛。建筑物看上去像散落在沙地上的绿色纽扣，那里住着遭流亡者放逐的人，一群走投无路的人。

穆里茨在盆地上降落，离其中一条裂谷的入口不远。扑翼机正前方是一座孤零零的棚屋，屋顶由沙藤和贝伽陀叶子编成，衬有一层散热的香料纤维。这是第一代简陋蒸馏帐棚的复制品，诉说着某些舒洛克居民的穷途潦倒。雷托知道这种建筑会泄漏水汽，而且有夜虫肆虐。这就是他父亲的生活环境。还有可怜的莎巴赫，她将在这里接受惩罚。

在穆里茨的指示下，雷托爬出扑翼机，跳到沙地上，大步朝棚屋走去。他看到很多人在裂谷深处的蒲葵林工作，衣衫褴褛的穷苦模样表明了这个地方所存在的压迫，这些人甚至不敢朝他或扑翼机看上一眼。雷托看到工人身后有水渠的岩堤，感觉到空气中明显的潮湿：这里有露天

水域。经过棚屋时，雷托往里面看了看，不出所料，陈设相当简陋。他走到水畔，低头看了看，只见暗色的水流中有掠食鱼游动时产生的旋涡。工人只是继续清扫岩堤上的沙尘，避免和他四目相交。

雷托身后的穆里茨说道：「你站的地方是掠食鱼和沙虫的分界。每座裂谷中都有沙虫。我们刚刚挖开这条水渠，打算除去掠食鱼，好把沙鳟吸引过来。」

雷托说道：「你们把沙鳟和沙虫卖到外星球。」

「这是穆阿迪布的建议！」

「我知道。但你的沙鳟和沙虫在离开沙丘后无法活很久。」

「是的，」穆里茨说道，「但总有一天……」

「一千年后也不行。」雷托说完，转身看着满脸怒意的穆里茨。各种问题像水渠中的水一样在穆里茨心头奔流。这个穆阿迪布的儿子真的能预见未来吗？有些人仍相信穆阿迪布可以，但是……这类事情该怎么判断？

穆里茨转了个身，带着雷托回到棚屋。他掀开简陋的密封门，示意雷托入内。屋内另一侧的墙边点着一盏香料灯，灯光下蹲着一道小小的身影。油灯散发出浓郁的肉桂味。

「他们送来一个新俘虏，让她照料穆阿迪布的穴地。」穆里茨讥讽地说，「如果她表现良好，或许能保住她的水。」他的眼睛盯着雷托，「有人认为这样取水很邪恶。那些穿花边衬衣的弗瑞曼人在他们的新城镇堆满垃圾！垃圾山！以前的沙丘星什么时候见过垃圾山！当我们抓到这类人，就像眼前这一个——」他指了指灯光下的身影，「他们常常怕到近乎失常。他们堕落了，被同胞排斥，真正的弗瑞曼人不会接纳他们。你懂吗，雷托巴泰？」

「我听懂了。」

蹲在那地方的身影没有移动。

「你说要指引我们，」穆里茨说道，「弗瑞曼人只能由流过血的人来指引。你能指引我们去什么地方？」

「克拉布里兹克。」雷托说道，眼睛始终凝视蹲着的身影。

穆里茨死盯着他，全蓝眼睛上的眉毛紧皱。克拉布里兹克？那不仅仅是战争或革命，那是终极的战斗。这个词汇出自最古老的弗瑞曼传

说：宇宙末日之战。克拉布里兹克？

高个子弗瑞曼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小子就像城里那些纨绔一样让人都猜不透！穆里茨转身看着蹲在灯光下的身影。「女人！Liban wahid ！」他命令道，给我们上香料饮料！

她迟疑了一下。「照他说的做，莎巴赫。」雷托说道。

她倏地站了起来，猛地转身，紧盯着他，目光无法将从他脸上移开。

「你认识这个人？」穆里茨问道。

「她是纳穆瑞的侄女。她在迦库鲁图犯了错，所以他们把她交给了你。」

「纳穆瑞？但是……」

她飞快从他们身边跑开。门外响起她飞奔的脚步声。

「她跑不远的，」穆里茨说着，用手摸了摸鼻子，「纳穆瑞的亲戚？嗯，有趣。她做错了什么？」

「她让我逃走了。」说完，雷托转过身去追莎巴赫。他看到她站在水渠边，便走到她身旁，低头看着水流。旁边的蒲葵中有鸟，雷托听到鸟鸣和拍翅声，还听到工人扫走沙子时发出的唰唰声。但他仍然像莎巴赫那样，低头看着水流。他眼角的馀光看到了蒲葵中蓝色的长尾小鹦鹉，其中一只飞过水渠，身影倒映鱼儿游动带出的银色旋涡上，仿佛和掠食鱼在同一个天空中游动。

莎巴赫清了清嗓子。

「你恨我。」雷托说道。

「你让我蒙羞。你让我在我的族人面前蒙羞。他们召集了裁决会，把我送到这里来，让我在这里失去自己的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在两人身后不远处，穆里茨笑出了声：「看到了吗，雷托巴泰，我们的灵魂之河有这么多人供应水。」

「但我的水流淌在你的血管中。」雷托转身说道，「她不是你的供水者。她是我预象中的天数，我跟随她。我穿过沙漠来到舒洛克，寻找我的未来。」

「你和……」他指了指莎巴赫，随后仰头大笑。

「未来不会如你们两人所以为的那样。」雷托说道，「记住这句

话，穆里茨，我找到了我的沙虫足迹。」他感到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

「他把水给了死者。」莎巴赫轻声道。

连穆里茨都惊讶地瞪着他。弗瑞曼人几乎不哭泣，眼泪代表灵魂最深处的礼物。穆里茨窘迫地戴上面罩，又把兜帽往下拉，盖住眉毛。

雷托望着穆里茨身后，说道：「在舒洛克，他们仍然在沙漠边祈求露水。走吧，穆里茨，为克拉布里兹克祈祷吧。我向你保证，那必将到来。」

弗瑞曼人说话非常简洁，表达极为准确，并且深陷在「纯粹」的假象中。此种语言的缺省是长出专制宗教的沃土。更有甚者，弗瑞曼人热衷于说教，他们以谚语来面对所有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他们说：「我们知道世上没有知识大全，那是神的禁品。但人们只要学到了什么，都可以保存下来。」透过这么直截了当的宇宙观，他们对迹象、预兆及自己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信念。这就是克拉布里兹克—宇宙末日的战争这套传说的起源。

—《贝尼·杰瑟里特秘密报告》800881页



「他们让他待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纳穆瑞说道，朝正方形石室内另一端的哥尼·哈莱克笑了笑，「你可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你的朋友。」

「那个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哈莱克问道。他不喜欢纳穆瑞的语气，也觉得杰西卡的命令让他绑手绑脚。那个该死的女巫！除了提醒他，雷托一旦无法掌控体内可怕的记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其他的说明都跟没说一样。

「在安全的地方，」纳穆瑞说道，「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你怎么知道？」

「我收到了消息。莎巴赫和他在一起。」

「莎巴赫！她刚刚让他……」

「这次不会了。」

「你会杀了他吗？」

「这已经不再由我决定了。」

哈莱克苦笑了一下。密波器。那些该死的蝙蝠能飞多远？他经常能看到它们掠过沙漠表面，叫声中隐藏着信息。但是，它们在这地狱行星

上究竟能飞多远？

「我必须亲眼见到他。」哈莱克说道。

「不行。」

哈莱克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为了等待搜寻结果，他已经熬了两天两夜。现在是第三个早晨了，他觉得自己快要演不下去，就要露出真面目了。他从来就不喜欢发号施令，下命令的人总是在等待结果，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在执行有趣、危险的任务。

「为什么不行？」他问道。安排这个安全穴地的走私者留下太多疑问，他不希望纳穆瑞也这样应付他。

「有人认为，看到我们这个穴地时，你就已经知道得太多了。」纳穆瑞说道。

哈莱克听出他话中的威胁，于是身体更加放松──训练有素的战士才能这么若无其事。他的手放在刀旁，但没有握住刀柄。他很希望能再有一面屏蔽场，但屏蔽场会引来沙虫，在沙暴的静电中也撑不了多久，所以早就被弃用了。

「我们的协议不包括保密。」哈莱克说道。

「如果我杀了他，那包括在我们的协议内吗？」

哈莱克再次感到有某种未知势力在暗暗运作，而杰西卡事先并未警告他。她那个计划真该死！或许真不应该相信贝尼·杰瑟里特。他立即觉得自己太不忠诚了。她对他解释过其中的困难，而他加入时就预料到这次就如同所有计划一样，需要在半途调整。她并不是随便哪个贝尼·杰瑟里特。她除了是他的朋友，他的支柱，还是厄崔迪氏族的杰西卡。没有她，他知道自己注定漂泊在比现在这个行星还要危险的地方。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纳穆瑞说道。

「只有当他露出自己……被附身，变成了妖煞以后，」哈莱克说道，「你才能杀他。」

纳穆瑞郑重地抬起手：「你的女士知道我们能验出他是不是妖煞。她很明智，知道应该让我来裁决。」

哈莱克挫败地抿紧嘴唇。

「你也听到圣母是怎么对我说的。」纳穆瑞说道，「我们弗瑞曼人知道怎么听懂这些女人的意思，你们这些外人不懂。弗瑞曼女人经常送

她们的儿子去死。」

哈莱克咬牙道：「你是说，你已经杀了他？」

「他还活着，他在安全的地方。他会继续服用香料。」

「如果他活下来，我要送他回到他祖母那里。」哈莱克说道。

纳穆瑞只是耸了耸肩。

哈莱克知道，这就是他能得到的全部回答。该死！他不能带着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回到杰西卡那里！他摇了摇头。

「你是无法改变那些事的，为什么还要咬着不放？」纳穆瑞问道，「你已经得到足够的报酬。」

哈莱克恨恨盯着那个人。弗瑞曼人！他们相信所有外来者都财迷心窍。但是，纳穆瑞的话中还不只有弗瑞曼人的偏见。这里还有其他势力在影响局势，这一点对于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眼睛来说真是太明显了。整个事件散发出计中计的气味。

哈莱克换回无礼的老样子，说道：「杰西卡女士会很愤怒。她会派军队——」

「你只不过是个传话的！」纳穆瑞骂道，「根本进不了默赫拉忒，我会很乐意替那些比你高贵的人没收你的水！」

哈莱克将一只手放在刀上，同时准备好用左衣袖来发动小小的突袭。「我没看到谁的水被泼在这里，」他说道，「或许你的骄傲让你瞎了眼睛。」

「你能活着，是因为我想让你在死之前看明白，你的杰西卡女士不会派军队对付任何人。你不该这么安宁地走向沙暴，外星人渣。我是高贵的民族，而你——」

「而我只是厄崔迪氏族的仆人。」哈莱克温和地说道，「我们是把你们酸臭的脖子从哈克南的绞索中解放出来的人渣。」

纳穆瑞不屑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你的女士早已成了萨鲁斯·塞康达斯上的囚徒。你以为来自她的命令，实际上来自她女儿！」

哈莱克竭力保持语气平稳：「没关系。厄莉娅会——」

纳穆瑞拔出他的晶刃匕。「你了解天堂之源？我是她的仆人，你这个杂种。奉她的命，我来取走你的水！」说完，他直直冲过屋子，向他一刀砍来。

哈莱克没有被对手看似笨拙的动作骗过。他抬手挥动左袖，特意加长加厚的一截假袖射出，缠住纳穆瑞的刀，同时用身上的衣袖蒙住纳穆瑞的头，右手持刀，穿过左袖的下方，朝纳穆瑞的脸直刺而去。他感到刀尖刺入皮肤，随后，纳穆瑞的身体撞到他身上。隔着纳穆瑞的长袍，他感觉到了那人衣服里穿着盔甲。弗瑞曼人发出惨叫，往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血从嘴里涌出，眼睛死死盯着哈莱克，渐渐暗淡下去。

哈莱克嘘了一口气。愚蠢的纳穆瑞，怎么会认为别人看不出他长袍底下穿着盔甲？他捡回假袍袖，刀子拭净，收回鞘中。「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厄崔迪仆人是怎么训练的吗，傻瓜？」

他深深吸了口气，开始思索起来：现在，我又是谁的棋子？纳穆瑞透露了某些真相。杰西卡成了柯瑞诺氏族的人质，厄莉娅正在进行邪恶的计划。杰西卡警告过他会有许多不测，要把厄莉娅当成敌人，但她没料到自己会成为人质。然而，他仍有命令要执行，首先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幸运的是，穿上长袍的弗瑞曼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他把纳穆瑞的尸体滚进墙角，盖上几张坐垫，拖过一张地垫盖住血迹。完成之后，他和所有准备进入沙漠的人一样，调整了蒸馏服的鼻管和集水管，戴上面罩，拉下兜帽，开始了漫长的旅途。

无事一身轻，他想，脚下轻快，一派溜跶的模样。他有一种奇妙的解脱感，仿佛他正在远离危险，而不是步步逼近危险。

我一直都不喜欢她对那个男孩的计划，他想，如果我能再一次见到她，我要告诉她。万一纳穆瑞的话是真的，他就只能进行那个最危险的计划了。一旦厄莉娅抓到他，绝不会让他活得太久。所幸他还有斯第尔格——一个弗瑞曼好人，而且保留了良好的弗瑞曼民间信仰。

杰西卡曾经对他解释过：「斯第尔格的本性上只蒙着薄薄一层的文明，除去这层东西的方法是……」

穆阿迪布的精神超越语言，也超越以他的名义形成的法则条文。穆阿迪布永远都必须是一股内在怒火，用以对抗自大的权力、谎言和狂热的宗教分子。这股内在愤怒必须自己发声，因为穆阿迪布教导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只有在公正、友爱的社会中，人类才能长久存续。

—弗瑞曼敢死队契约



雷托背靠棚屋的一堵墙坐了下来，注视着莎巴赫—出现在预象中的线正在慢慢解开。她已经准备好咖啡，放在他身旁。现在她正蹲在他面前，为他准备晚餐：充满香料味道的稀粥。她用勺子快速搅拌，在碗口留下靛青色的痕迹。她搅拌得十分认真，那张瘦脸几乎垂到粥面。她身后有张简陋的膜，这膜能让棚屋变成蒸馏营帐。膜上那片材质较轻的补丁形成一道灰色的光晕，闪耀的火光和灯光正将她的影子映在那光晕中。

那盏灯引起雷托的兴趣。那是盏油灯，而不是灯球。舒洛克人用起香料油毫不手软。他们保存了最古老的弗瑞曼传统，同时又使用扑翼机和最先进的采收机，将传统与现代混搅一气。

莎巴赫灭了火，将粥递给他。

雷托没碰那个碗。

「如果你不吃，我会被惩罚。」她说道。

他盯着她，想着：如果我杀了她，就会粉碎一个预象。如果我告诉她穆里茨的计划，就会粉碎另一个预象。如果我在这里等待父亲，这一条预象中的线将会变成粗壮的绳索。

他在脑中理清这些线。其中一些很甜蜜，在他心头萦绕不去。某个有莎巴赫的未来诱惑着他，威胁要将其他未来排挤出去，让他沿着这条

路走向悲痛的终点。

「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她问道。

他没有回答。

她把碗朝他推了推。

雷托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干渴的嗓子。杀死莎巴赫的冲动在他体内翻涌，身体为此而不停颤抖。要粉碎预象是多么容易啊！释放自己的野性吧。

「这是穆里茨的命令。」她指着碗说。

是的，穆里茨的命令。迷信压倒一切。穆里茨想要一场预象。他像古代的野人，命令巫医丢下一把牛骨，让他根据骨头散落的位置占卜未来。穆里茨已经取走他的蒸馏服，作为「简单的防范措施」。穆里茨嘲笑纳穆瑞和莎巴赫，只有傻瓜才会让囚犯逃走。

穆里茨有个很重大的问题：灵魂之河。俘虏的水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穆里茨想找出某个迹象，让他有借口杀死雷托。

有其父必有其子，雷托想。

「香料只能给你带来预象。」莎巴赫说道，雷托长久的沉默让她很不自在，「我在部落狂欢中也有过许多预象，可惜全都没什么意义。」

没错！他想。他让身体进入封闭的静止状态，皮肤变得又冷又湿。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接管了他的意识，一道精准的照射光越过他散开，让莎巴赫和她那些被驱逐的伙伴浴沐在预象的光明中。古老的贝尼·杰瑟里特教诲说得很清楚：

「语言反映生活方式的特异化。每种特异化都能借由其文字、假设及句法结构来认出。留意断句。特异化代表生命结束之处。生命的活动在这些地方被拦下、冻结了。」正如所有服用香料的人，莎巴赫也可以创造自己的预象。但她却轻忽自己那些被香料激发的预象。那些预象让她不安，因此必须丢开，刻意遗忘。她的族人崇拜沙胡罗，因为沙虫是他们许多预象的主角。他们祈求沙漠边缘的露水，因为水限制了他们的生命。尽管如此，他们却纵情享用香料资源，还把沙鳟诱进开放的水渠。莎巴赫用香料激发他的预象，但对这些预象却无动于衷。然而，她的话却令他恍然大悟：她依赖绝对，寻求限制的边界。她无法处理那些涉及自己肉身的可怕决定。她执着于偏颇的宇宙观，尽管那可能蒙蔽了

她，让她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但是其他的可能性却令她胆战心惊。

反之，雷托却能任意游走。他是一道膜，包入无数时空。而且，因为他能看见这些时空，因此能够作出可怕的决定。

就如我父亲过去所做的。

「你必须吃！」莎巴赫暴躁地说道。

现在，雷托看到了预象的整套模式，知道自己必须跟随哪条线。我的皮肤不是我自己的。他站起来，裹紧长袍。没有蒸馏服的保护，长袍直接抵着皮肤，带来一种奇异的触感。他光着脚站在地板的香料织物上，感受着嵌在织物中的沙粒。

「你在做什么？」她问道。

「这里面空气太差，我要到外面去。」

「你逃不了的，」她说，「每条裂谷都有沙虫。如果你走到水渠对岸，沙虫们能从你散发的水汽感觉到你。这些被关起来的沙虫十分警觉，一点也不像沙漠中的沙虫。而且——」她幸灾乐祸地说，「你没有蒸馏服。」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他问，想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激起她的真实反应。

「因为你还没有用餐。」

「你会因此受罚。」

「是的！」

「但我体内已经充满香料，」他说道，「每时每刻都有预象。」他用裸露的脚指了指碗，「倒在沙地上吧，谁会知道？」

「他们在看着。」她轻声说道。

他摇了摇头，把她逐出自己的预象中，立即感到一种全新的自由。没必要杀掉这可怜的棋子。她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舞步，却相信自己也可以分到一些权力。雷托走到门边，打开密封门。

「要是穆里茨来了，」她说道，「他会非常生气……」

「穆里茨是买空卖空的商人。」雷托说道，「我的姑母已经把他吸干了。」

她站了起来：「我和你一起出去。」

他想：她还记得我是如何从她身边逃走的。现在她觉得自己的看管

太不严密了。她有自己的预象，但她不听从预象的指引。其实她只需要想想：在狭窄的裂谷里，他要如何骗过被关起来的沙虫？没有蒸馏服和弗瑞曼求生包，他要如何在塔奈兹鲁夫特生存？

「我必须一个人待着，向我的预象求教。」他说道，「你得留在这里。」

「你要去哪里？」

「水渠那里。」

「晚上那里有成群的沙鳟。」

「沙鳟不会吃了我。」

「有时沙虫就待在对岸，」她说道，「如果你越过水渠……」她没有说完的话里带着强烈恐吓。

「没有矛钩，我要怎么驾驭沙虫？」他问道，好奇她能否捞回一点她自己的预象。

「你回来之后会吃吗？」她问道，再次走到碗边，拿起勺子搅拌稀粥。

「凡事皆有定时。」他说道。他知道她不可能觉察他巧妙地运用了魅音，由此悄悄影响了她的决定。

「穆里茨会过来看你是否产生了预象。」她警告道。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穆里茨。」他说道，注意到她的动作变得十分迟缓。弗瑞曼人的生活型态自然而然地切合他刚才下给她的指示—弗瑞曼人在太阳升起时朝气蓬勃，入夜后则陷入昏沉的忧郁。她已经昏昏欲睡了。

雷托独自一人走进夜晚。

星辰满天，他能依稀分辨四周孤山的形影。他直直走向水渠边的蒲葵。

雷托在水渠岸边蹲坐良久，听着远方裂谷传来的烦躁沙沙声。应该是条小沙虫，体型无疑是它被选中的原因。小沙虫比较容易运送。他想像着捕获沙虫的情景：猎人用水雾让它变得迟钝，然后就像准备部落狂欢那样，用传统的弗瑞曼方法抓住。但它不会被淹死，而会被送上宇航的巨型运输舰，运到那些野心勃勃的买家手中。然而，外星沙漠可能过于潮湿了。很少有外星世界的人能意识到，是沙鳟在厄拉科斯上维持着

必要的干燥。曾是这样！因为即使是在塔奈兹鲁夫特，空气中的水分也比任何沙虫所经历的要多上好几倍——除了那些在穴地蓄水池中淹死的沙虫。

他听到莎巴赫在他身后的棚屋内辗转反侧，遭到压制的预象刺激着她，让她不得安宁。他不知道抛开预象和她共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两个人共同迎接并分享每一刻。这个想法比任何香料所引发的预象都更吸引他。未知的未来带着独一无二的清新气息。

「穴地的一个吻相当于城市中的两个。」

古老的弗瑞曼格言说得很清楚。传统的穴地是野性与羞涩的混合体。迦库鲁图／舒洛克的人至今仍然保留一丝羞涩的痕迹，但也只是痕迹。传统已经消失了，一念及此，雷托不禁悲从中来。

雷托慢慢回过神来，然后才发现事情已经开始了。他听到自己身边尽是小生物发出的沙沙声。

沙鳟。

很快他就要从一个预象转入另一个了。他感受着沙鳟的活动，仿佛在感受自己体内的活动。弗瑞曼人和这些奇异生物共同生活了无数世代。他们知道，如果你愿意用一滴水来做诱饵，你就能将它们诱到身旁。濒临渴死的弗瑞曼人常会冒险赌上仅剩的最后几滴水，知道或许可以诱骗沙鳟分泌绿色糖浆，从而获取一些能量。但捕抓沙鳟是小孩子的游戏，既是为了取得水，也是为了玩乐。

但一想到此刻的玩乐代表什么，雷托就不禁打了个寒颤。

雷托感到有条沙鳟触碰到了他的光脚。它迟疑了一下，随后继续前行。水渠中大量的水在呼唤它。

在一瞬间，他活生生感受到自己的决定有多可怕。沙鳟手套。这是小孩子的游戏：把沙鳟抓在手里，沿着自己的皮肤抹开，它会形成活手套。沙鳟能感受到皮肤下毛细血管中的血液，但与血液中的水相混的某种物质会令相当它难受。或早或晚，手套会跌落到沙地上，随后被捡起放入香料纤维篮子中。香料抚慰着它，直到它被倒入穴地的亡者蒸馏器中。

他能听到沙鳟掉入水渠的声音，还有掠食鱼捕食它们时激起的水花。水软化了沙鳟，让它们变得柔韧。孩子很早就知道，一口唾沫就能

骗来糖浆。雷托倾听着水声。水声代表沙鳟正向露天水域迁徙，但有掠食鱼在，它们无法吸收水渠中的水。

它们仍在前进，仍在发出哗啦声。

雷托用右手在沙地里摸索，直到手指碰到一条沙鳟坚韧的皮肤。正如他所期望，这是条大沙鳟。这家伙并没有想要逃走，而是急切地爬上他的手。他用另一只手感觉着它的外形—大致呈菱形。它没有头，没有肢体，没有眼睛，却能敏锐地发现水源。它的身体和其他伙伴相连，用突出的纤毛相互扣连，变成一大块能锁住水分的生物体，把水这种「毒物」和沙胡罗隔绝开来，并在最后变成沙胡罗这种巨型生物。

沙鳟在他手中蠕动、延展。它移动时，他感到他所选择的预象也在随之延展。就是这条线，不是其他的。他感到沙鳟变得越来越薄，在他的手上摊开。没有哪只沙鳟接触过这样的手，每个细胞都含有过度饱和的香料。也没有哪个人曾在香料如此饱和的状态下存活，而且还能思考。雷托精心调节体内的酶平衡，运用他从入定得到的启发。来自他体内无数的生命已与他融为一体，所提供的知识为他指明了前进道路，他只需再做些精细的微调，避免一次释放过多的酶，因一瞬间的疏忽而遭灭顶之灾。与此同时，他将自己与沙鳟融合在一起，沙鳟的活力成了他的活力。他的预象是他的向导，他只需跟随预象就行。

雷托感觉到沙鳟变得更薄，覆盖了他手上更多的部位，并朝他的手臂前进。他找到另一条沙鳟，放在第一条上面。这种接触使两只沙鳟狂乱地蠕动了一阵子，纤毛相扣，形成一整张膜，覆盖到他的手肘。沙鳟曾经是儿童游戏中的活手套，但这一次，它们成为雷托皮肤的共生体，变得更薄、更敏感。他戴着活手套，弯腰抚摸沙子，感受到每颗沙粒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覆盖在皮肤上的沙鳟不再只是沙鳟，变得坚韧而强壮，而且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更加强壮，同时也使他强壮起来……他那只摸索的手又碰到一条沙鳟，它迅速爬上他的手，与刚才那两条结合。这团坚韧的柔软物体逐渐蔓延到他的手臂，然后是肩膀。

他全神贯注到骇人的程度，成功将新皮肤融入他的肉身，杜绝了排斥反应。他没有用任何一丝意识去思考这么做的后果。唯一重要的是他在入定中获得的预象，只想着这种苦难带来的黄金之路。

雷托脱下长袍，裸身躺在沙地上，戴着手套的手臂横在沙鳟行进的

路线上。他记得珈尼玛曾经和他抓住一条沙鳟，两人在沙地上反复摩擦它，直到它收缩成一条幼期沙虫——一条僵直的管状物，内含绿色糖浆。在管子的一头轻咬，趁伤口愈合之前吸吮几口，就能吸到几滴糖浆。

沙鳟爬满他的全身。他能感到自己的脉搏在这张有生命的膜下跳动。一条沙鳟想覆盖他的脸，他粗暴地搓揉，直到它缩成薄薄的一卷，比幼期沙虫长得多，而且保持着弹性。雷托咬住末端，尝到一股甜甜的细流，细流维持的时间比任何弗瑞曼人碰过的久得多。他感到糖浆带给自己的力量。一阵奇异的兴奋感弥漫他体内。膜再次想要复上他的脸，他迅速地反复搓揉，直到膜在他脸上形成一道僵硬的环，从他的下巴延伸到额头，露出耳朵。

现在，预象必须接受检验了。

他站起来，转身向棚屋跑去。移动时，他发现自己的脚动得太快，难以平衡，一头栽倒在沙地上，随后翻了个身，又跳起来。这一跳，就跳了两公尺高。当他落地想重新奔跑时，脚又开始动得过于迅速。

停下！他命令自己。他强迫自己进入普拉那 - 并度的放松状态，将神志贯注到内在的意识之池。他在这对当下每一刻的关注中感受时间。让自己的预象温暖自己。现在，膜作用正跟预象的预测一模一样。

我的皮肤不是我自己的。

但他的肌肉还得接受训练，才能配合加快的动作。他不断起步走，不断倒在地上，然后又不断翻身跃起。几回之后，他坐在地上。平静下来以后，他下巴上的隆起想变成一张膜，盖住他的嘴巴。他用手压下后咬住，吮吸了几口糖浆。在手掌的压力下，膜又退了回去。

那张膜与他的身体结合得够久了。雷托趴在地上，开始向前爬行，在沙地上摩擦那张膜。他能敏锐地感觉到每颗沙粒，但没有任何东西在摩擦他自己的皮肤。没过多久，他已经在沙地上前进了五十公尺。他感觉到摩擦产生的热量。

那张膜不再尝试盖住他的鼻子和嘴巴，但现在他面临进入黄金之路前的第二个重要步骤。他刚才已经越过水渠，进入关着沙虫的裂谷。沙虫被他的行动吸引了。他听到沙虫正发出沙沙声，逐渐向他靠近。

雷托跃起身来，想站着等待沙虫，但结果仍和刚才一样：动作太大太快，他一下子往前窜出了二十几公尺。他竭力控制自己，坐在地上挺

直上身。此时，沙地开始在他面前胀大、鼓起，在星光下变成一道巨大骇人的圆弧。接着，在离他只有两个身长的地方，沙地爆裂开来，微弱的光线下，水晶般的牙齿一闪而过。他看到沙洞内张开的巨嘴，沙洞深处还有昏暗的火光在移动。浓郁的香料味弥漫四周。但是，沙虫没有向他冲来，而是停在眼前。此时，一号月亮正从山丘升起。光线从沙虫的牙齿反射出来，勾勒出怪物体内深处化学火焰的梦幻光芒。

弗瑞曼人对沙虫的本能恐惧如此之深，雷托发现自己就要被逃走的欲望击溃了。但他的预象却令他保持不动，让他沉迷于眼前这似乎无限延长的时刻。还没有人能站得离沙虫牙齿这么近还成功逃生。雷托轻轻移动右脚，却绊倒在一道隆起的沙嵴上，放大的动作使他冲向沙虫的巨嘴。他连忙膝盖着地，停住身体。

沙虫仍然没有移动。

沙虫只感觉到沙鳟。它不会攻击自身这支物种的前身。在自己的领地或露天香料矿上，沙虫可能会攻击同类，只有水能阻挡它们，还有沙鳟——胞囊内盛满水的沙鳟与水无异。

雷托试着将手伸向那张可怕的巨嘴。沙虫往后退了几公尺。

恐惧消除之后，雷托转身背对沙虫，开始训练他的肌肉，以适应刚刚获得的新能力。他小心朝水渠走去。沙虫仍在他身后一动也不动。越过水渠后，他开心地跳了起来，一跃就是十几公尺远。落地后，他四肢大开躺在地上，翻滚着、大笑着。

小棚屋门的密封门开了，亮光洒在沙地上。莎巴赫站在油灯黄紫色的灯光下，愣愣地盯着他。

雷托边笑边跑过水渠，在沙虫面前停下来，转过身，伸开双臂看着她。

「看啊！」他呼喊道，「沙虫听从我的命令！」

她目瞪口呆。他转身围着沙虫转了一圈，然后跑向裂谷深处。逐渐适应新皮肤后，他发现自己只要稍微动一下肌肉就能快速奔跑，几乎毫不费力。随后，他开始发力，在沙地上飞奔，感到风擦过脸上裸露的皮肤，一阵阵发烫。到了裂谷尽头，他没有停下，而是向前一跃，跳了十五公尺高。他攀在断崖上，乱扒乱蹬，像虫子般爬上俯视塔奈兹鲁夫特的山顶。

沙漠在他眼前展开，在月光下如同巨大的银色波涛。

雷托的狂喜渐渐平复。

他踱着步，感受异常轻盈的身体。刚才的运动使他的身体表面产生了一层光滑的汗水膜。蒸馏服会吸收这层膜，过滤出盐分。而此刻，等到他放松下来，这层汗水已经消失，被覆盖在他身体表面的膜吸收了，而且吸收的速度远比蒸馏服快得多。雷托若有所思地拉开嘴唇下的那道隆起，放入嘴中，吮吸着甜蜜的液体。

他的嘴巴并没有被覆盖。凭着弗瑞曼人的本能，他感到自己体内的水分随着每次呼吸散入空气。这是浪费。雷托拉出一段膜盖住嘴巴。当那段膜试图钻入他鼻孔时，他拉了下来。他不断重复，直到那片膜封住他的嘴巴但又不会继续往上封住他的鼻孔。随后，他立即采用沙漠中的呼吸法：鼻孔吸气，嘴巴呼气。他嘴上的那片膜鼓成一个小球，但不再有水汽从嘴巴流失，而鼻孔又得以保持畅通。

一架扑翼机飞在他和月亮之间，倾斜着机翼转了个弯，降落在离他大约一百公尺远的孤山上。雷托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眺望他来时的裂谷。下面水渠的对岸，许多灯光正晃来晃去，乱成一团。他听到微弱的喊声，听出声音中的激动。两个人从飞机上下来，朝他走来，手中的武器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灵魂测试，雷托想着，不禁有些难过。现在是通向黄金之路最关键的一步。他已经穿上有生命的、由沙鳟膜形成的蒸馏服，这是厄拉科斯上的无价之宝……我不再是人类。今晚的传奇将传开来，被加油添醋，直到当事人都认不出来。但传说终将成为事实。

他朝山崖俯瞰，估计自己离沙地大约有二百公尺远。月光照亮了山崖上的凸起和裂缝，但找不到下山的路。雷托站在那里，深吸一口气，回头看看朝他跑来的人，随后走到断崖边，纵身一跃。下落约三十公尺后，他弯曲的双腿碰到一道岩架。变强的肌肉吸收了冲击力，将他弹向旁边的另一道岩架。他双手一伸，抓住一块岩石，稳住身体，接着继续下降二十公尺左右，然后抓住另一块岩石，又再次下降。他不断跳跃，不断抓住岩架，然后下跃完成了最后的四十公尺，双膝弯曲着地，然后侧身一滚，扎进沙丘光滑的表面，沙子和尘土洒落他一身。他站起来，跃上沙丘顶部。嘶哑的叫喊声从他身后的山顶传来，他没有理睬，而是

集中注意力，从一座沙丘顶跳到另一座。

适应增强的肌肉之后，他觉得在沙漠上长途奔跃成了一种超乎想像的享受。这是沙漠上的芭蕾，是对塔奈兹鲁夫特的挑衅，是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事。

他估算那两名扑翼机飞行员从震惊中回神并重新开始追踪需要多长时间。觉得时间差不多到的时候，一头扎入某座沙丘的背光面，钻了进去。获得新力量之后，沙子对他而言就像比重稍大的液体，但当他钻得太快时，体温就升高到危险的程度。他从沙丘的另一侧探出头来，发现膜已经封住自己的鼻孔。他拉了下来，感到新皮肤正忙着吸收他的汗水。

雷托把一段膜塞入口中，吸吮着甘露的同时抬头观察天空。他估计自己离舒洛克有十五公里远。一架扑翼机划过天空，仿佛一只大鸟。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又一只大鸟。他听到机翼拍动的声音，还有低音发动机发出的轻微声响。

他吸吮着有生命的管子，等待着。一号月亮落下了，接着是二号月亮。

黎明前一小时，雷托爬了出来，走到沙丘顶部，观察着天空。没有猎人。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不归路。他前方的时空有重重陷阱，踏错一步，他和人类就会得到永世难忘的教训。

雷托朝东北方前进五十公里，随后钻入沙地以躲避烈日，只在沙地表面用沙鳟管开了个小孔。他和膜都在学着如何和彼此相处。他克制自己不去想那张膜还会对他的肉体造成什么影响。

明天我要袭击戛拉·鲁能，他想，我要摧毁他们的水渠，把水放到沙漠中。然后我要去闻达克、古豁口和哈格。一个月内，生态改造计划会被延后整整一个世代。这会给我足够的时间拟定新的时程表。

自然，沙漠中的反叛部落会成为代罪羔羊。有些人可能还会想起迦库鲁图盗水者的往事，厄莉娅会被这些事缠住，至于珈尼玛……雷托默念着那个能唤醒她记忆的词汇。以后再来处理这件事吧……如果两人能在纷杂的线团中活下来。

黄金之路在沙漠中引诱着他，几乎像是有形的实体。他想像黄金之路的情景：动物游荡在大地上，它们的存在取决于人类。无数个世代以

来，它们的发展被阻断了，现在需要重新走上演化的正轨。

随后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告诉自己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像男人一样面对面了，预象中的未来只有一个能在最后化为现实。」

气候设下生存的极限。缓慢的气候变迁可能在一个世代内无法察觉。最极端的天气设下了气候模式。孤独的、终将一死的人类能观察到气候区，感受到一年中天气的波动，有时还可能会注意到其他东西，例如「这是我所知道最冷的一年」。这些都很明显。但人类对跨越多年的温和变化却缺乏警戒。但要生存在任何行星上，都必须有这份警戒。他们必须学习观察气候。

—哈克·阿拉达《厄拉科斯的变迁》



厄莉娅盘腿坐在床上，想用背诵制惊祷文使自己平静下来，但她头颅中回荡的嘲笑声阻挠了每一次尝试。那个声音控制了她的耳朵和意识。

「真是愚蠢！你有什么好怕的？」

她想逃走，但小腿上的肌肉抽搐着。她逃不掉。

黎明即将到来。她穿着纯天然的丝绸睡衣，睡衣下的身体已开始肿胀。过去三个月的报告躺在她眼前的红色床单上。她能听到空调发出的嗡嗡声，还有微风吹起魃迦藤卷轴上标签的声音。

两个小时以前，她的副官慌慌张张地叫醒了她，向她报告最新的破坏行动。厄莉娅要来了卷轴，想从中找出规律。

她不再背诵祷文。

这些破坏行动肯定是叛徒干的。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抗穆阿迪布的宗教。

「那又有什么关系？」她体内嘲讽的声音说道。

厄莉娅用力甩了甩头。纳穆瑞让她失望了。居然相信这么一个人，她真是傻瓜。她的副官不断提醒她惩罚斯第尔格，他在秘密造反。还有，哈莱克怎么样了？和他那些走私盗卖的朋友待在一起？可能吧。

她拿起卷轴。还有穆里茨！这个人疯了。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否则她只能相信世上真有神迹。没有人，更别说是个孩子（即使是像雷托那样特别的孩子），能从舒洛克的孤山上跳下，还能从这座沙丘顶一步跳到另一座沙丘上，从沙漠中逃出生天。

厄莉娅手中的魃迦藤冷冰冰的。

那么，雷托去哪里了？珈尼玛坚信他已经死了。真言师证实了她的说法：雷托被拉扎虎咬死了。那么，纳穆瑞和穆里茨报告的那个孩子又是谁？

她浑身颤抖。

四十条水渠被摧毁了，水流入了沙漠。四十条水渠，分别属于忠诚的弗瑞曼人、叛徒，还有那些愚昧的迷信者，全部！她的报告中充满神奇的故事。沙鳟跳入水渠，让自己碎裂，然后每个碎片又长成新沙鳟。沙虫故意淹死自己。二号月亮滴下鲜血，落在厄拉科斯上，引发了巨大沙暴。沙暴爆发的频率急剧上升！

她想起被发配到泰布的艾达荷，斯第尔格遵从她的命令严密看管他。斯第尔格和伊勒琅整天都在谈论种种无法无天背后隐藏着什么。这些傻瓜！可是就连她的密探都受到这些暴行的影响。

为什么珈尼玛要坚持拉扎虎的故事？

厄莉娅叹了口气。这么多报告中，只有一个让她安心。法拉肯派出一队家族侍卫，来「帮助你处理麻烦，并筹备正式订婚仪式」。厄莉娅和头颅里的声音一起笑了。至少这个计划仍原封不动。至于其他报告，她一定会找出合理的解释，消除那些怪力乱神的一派胡言。

同时，她将利用法拉肯的人去关闭舒洛克，逮捕那些异议分子，尤其是耐巴中的异议分子。她盘算着着该怎么处置斯第尔格，但体内的声音提醒她应该慎重。

「时机未到。」

「我母亲和女修会仍有自己的盘算，」厄莉娅轻声道，「她为什么要训练法拉肯？」

「或许他引起了她的兴趣。」老男爵说道。

「他那样冷冰冰的人？不会的。」

「你不想叫法拉肯把她送回来吗？」

「我知道这么做的风险！」

「好。话说，姿亚最近带来的那个年轻助手，我想他的名字可能叫作阿格威斯—是的，布林·阿格威斯。如果你今晚能邀他来这里……」

「不！」

「厄莉娅……」

「天就要亮了，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老蠢货！今早有个军事委员会的会议，祭司将……」

「不要相信他们，亲爱的厄莉娅。」

「当然不会！」

「很好。现在，这位布林·阿格威斯……」

「我说了，不！」

老男爵在她体内沉默下来，但她开始头疼。疼痛首先从她的左脸颊冒出，一直窜入她大脑内。他以前也对她用过这个把戏。但现在她下定决心要拒绝他。

「你再玩下去，我会服用镇静剂。」她说道。

他听出她是认真的。头疼开始减弱。

「很好，」他说道，「改天吧。」

「改天。」她同意道。

你用力量分裂沙粒，你长着沙漠恶龙的头颅。是的，我把你视为来自沙丘的野兽。你虽然长着羊羔的角，但是你谈吐有如恶龙。

——《新编奥兰治合一圣书》第二章第四节



未来已定，不会再有变化了。线变成了绳索，雷托仿佛从一出生就对这绳索如此熟悉。他远眺落日余晖下的塔奈兹鲁夫特。从这里往北一百七十公里是古豁口，一道穿过大盾壁的裂口，蜿蜒曲折。第一批弗瑞曼人就是从那里开始向沙漠迁徙。

雷托的内心不再有任何疑惑。他知道自己为何独自站在沙漠中，感觉自己是整片大地的主人，大地必须听从他的号令。他感受到连接自己和全体人类的弦，以及对经验世界的深刻需求。那是合乎逻辑的世界，在永恒变化中有规律可循的世界。

我了解这个世界。

那条载着他前来的沙虫在昨晚爬到他脚底，然后窜出沙地，停在他眼前，像头温驯的野兽。他跳到沙虫身上，用被膜强化的手拉开它第一节身体的鳞甲，让它不敢钻回地底。向北奔驰整晚之后，沙虫已经筋疲力尽，体内的化学「工厂」已经达到运作的极限。它大口呼出氧气，形成一道涡流，包围着雷托。沙虫的气息不时令雷托晕眩，出现各种奇特的感知。他开始关注内在的祖先，重拾他在地球上的部分过去，用历史对照现在的变化。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远远不是「正常」的人类。他吃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香料，在香料的刺激下，覆盖他体表的膜不再是沙鳟，就像他不再属于人类。沙鳟的纤毛刺入他体内，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生物，将在未来无数世代中展开自己的蜕变。

你看到了这些，父亲，但你拒绝了，他想，你无法面对这种恐惧。

雷托知道人们如何看待父亲，也知道原因。

穆阿迪布死于预象。

但是保罗·厄崔迪在活着时就已越过现实宇宙，进入预象所显示的未来，逃离他儿子大胆探索的这件事。

于是现在只有传道人。

雷托大步走在沙漠上，目视北方。沙虫将从那个方向来，背上骑着两个人：一个弗瑞曼少年和一个盲人。

一群灰白蝙蝠从雷托的上空飞过，朝东南方向而去，在逐渐暗下来的天空中，看起来就像随意洒在空中的斑点。经验丰富的弗瑞曼双眼能根据蝙蝠的飞行轨迹判断庇护处的位置。不过，传道人会避开那个庇护处。他的目标是舒洛克，当地人会驱赶野生蝙蝠，以免引来陌生人。

沙虫出现了，一开始只是北方天空和沙漠之间一道窜动的黑线。即将平息的沙暴从高空撒下沙尘雨，遮蔽了他的视野。几分钟后雨水落尽，沙虫变得更为清晰，离他也更近了。

在雷托脚下，沙丘底部阴冷的地方开始冒出水汽。他嗅闻着鼻端细微的潮味，调整蒙在嘴上的沙鳟膜。他再也不用四处寻找水源。遗传自母亲的基因让他拥有强壮的弗瑞曼肠胃，几乎能吸收摄取的全部水分。而他身上那件有生命的蒸馏服也能捕获接触到的任何水分。即使他坐在这里，与沙地相接的膜也伸出伪足，采集可以储存的点滴能量。

雷托研究着不断向他靠近的沙虫。他知道，那名年轻领路人此刻应该已经发现自己——沙丘顶部的一个黑点。距离这么远，沙虫驭者无法辨别黑点是什么，但弗瑞曼人早已知道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任何未知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即便没有预象，他也能预测年轻领路人的反应。

不出所料，沙虫前进的路线稍稍转移，直接朝雷托而来。弗瑞曼人时常将巨大的沙虫当成武器。在厄拉奇恩，沙虫帮助厄崔迪人击败了沙德姆四世。然而，这条沙虫却没能完成驾驭者的命令。它停在雷托面前十公尺外，不管领路人如何驱策，就是不肯继续前进，哪怕只是移动一粒沙子的距离。

雷托站起来，感到纤毛立刻缩回后背的膜中。他拉开嘴上的膜，大声喊「Achlan, wasachlan」！欢迎，双倍的欢迎！

盲人站在向导身后，一只手搭在年轻人肩上，高高仰起头，鼻子对

准雷托脑袋，仿佛要嗅出对方是谁。落日在他的额头染上一层金黄。

「是谁？」盲人摇摇着向导的肩膀问道，「我们为什么停下来？」声音从蒸馏服面罩中传出，显得有些闷。

年轻人一脸畏惧地低头看着雷托，说道：「只是一个沙漠里的人。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我想叫沙虫撞倒他，但沙虫不肯往前走。」

「为什么不早说呢？」盲人问道。

「我以为他只是沙漠里的一个人！」年轻人抗议道，「谁知却是个魔鬼。」

「你讲起话来就像真正的迦库鲁图之子。」雷托说道，「还有你，阁下，你是传道人？」

「对，我是。」传道人的声音中带着恐惧，他终于和他的过去碰面了。

「这里没有庭园，」雷托说道，「但我仍然欢迎你与我在此共度这个夜晚。」

「你是谁？」传道人问道，「你为什么可以停下我们的沙虫？」传道人的语气中有股不祥的认命。现在，他回忆起另一个预象……知道自己可能走到尽头了。

「他是魔鬼！」年轻领路人不情愿地说，「我们必须逃离，否则我们的灵魂—」

「安静！」传道人喝道。

「我是雷托·厄崔迪。」雷托说道，「你们的沙虫是因为我的命令而停下。」

传道人静静站在那里。

「来吧，父亲，」雷托说道，「下来和我共度这个夜晚吧。我有糖浆给你吸吮。我看到你带来了弗瑞曼求生包和水瓶。我们将在沙地上分享我们的物资。」

「雷托还是个孩子，」传道人反驳道，「他们说他已经死于柯瑞诺的阴谋。但你的声音中没有孩子的语气。」

「你了解我，阁下，」雷托说道，「我年龄虽小，但我拥有古老的经验，我的声音也来自这些经验。」

「你在沙漠深处做什么？」传道人问道。

「Bu ji。」雷托道。什么也不做。这是禅逊尼流浪者的回答，他们随遇而安，不与自然对抗，而是寻求与环境和谐相处。

传道人晃了晃领路人的肩膀：「他是个孩子吗？真的是孩子？」

「是的。」年轻人说道。他一直害怕地盯着雷托。

传道人的身体颤抖着，终于发出一声长叹。「不！」他说道。

「那是化身为儿童的魔鬼。」领路人说道。

「你们将在这里过夜。」雷托说道。

「按他说的做吧。」传道人放开领路人的肩膀，走到沙虫身体的边缘，沿着其中一节滑了下来，着地后向外跳了一步，在他和沙虫之间留出足够的距离。随后，他转身说道：「放了沙虫，让它回到地底。它累了，不会来打搅我们的。」

「沙虫不肯动！」年轻人不满地回应道。

「它会走的。」雷托说道，「但如果你想骑在它身上逃走，我会让它吃了你。」他向外走了几步，离开沙虫的感应范围，指着他们来时的方向。「朝那个方向。」

年轻人用刺棒敲打沙虫在他身后的那节身体，晃动着拔出矛钩。沙虫开始缓缓在沙地上移动，随矛钩的指挥转了半圈。

传道人循着雷托的声音爬上沙丘的斜坡，站在雷托两步外，全程神态自若。雷托明白，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预象在此分道扬镳。

雷托说道：「取下你的面罩，父亲。」

传道人照办了，把兜帽甩在脑后，取下面罩。

雷托在脑中想像自己的面容，同时打量着眼前这张脸。他看到脸孔的相似处。轮廓难以言喻地一致，基因传承的路径没有鲜明边界，也没有误差。这些轮廓从那些闹哄哄的日子、从水滴落的日子、从卡拉丹上的神奇海洋传到雷托脸上。但是，在这个夜幕即将笼罩沙丘的时刻，两人却站在厄拉科斯的这个地方，迎向决裂。

「父亲。」雷托说着，眼睛向左瞟，看着年轻领路人从他释放沙虫的地方走来。

「Mu zein」，传道人说着，挥舞右手做了个下劈的手势。这不好！

「Wubakh ul kuhar」，雷托轻声道。我们也只做到这样。他又用契科布萨语补充了一句：「我在此，我归于此！我们不能忘记这句话，父亲。」

传道人的肩膀垂下。他用双手捂住塌陷的眼窝。

「我曾经把我眼中所见传给你，并取走你的记忆。」雷托说道，「我知道你的决定，我去过你的藏身地。」

「我知道，」传道人放下双手，「你会留下吗？」

「你以那个人的名字为我命名。」雷托说道，「既来之，即安之——这是他说过的话！」

传道人深深叹了口气：「你做到什么地步了，你对自己做的这些事？」

「我的皮肤不再属于我，父亲。」

传道人全身一震：「我总算明白你是怎么在这里找到我。」

「是的，」雷托说道，「我需要和我的父亲共度一晚。」

「我不是你父亲。我只是可悲的复制品，一件遗物。」他转身倾听领路人向这边走来的脚步声，「我不再为我的未来进入预象。」

他说话时，夜幕完全降临了。星辰在他们上空闪烁。雷托也回头看着走来的领路人。「Wubakh ul kuhar」，雷托冲着年轻人喊道。你好啊！

年轻人回答「Wubakh ul kuhar」。

传道人用沙哑的嗓音低声说道：「那个年轻的阿桑·塔里格是危险人物。」

「所有流亡者都是危险的，」雷托低声道，「但他不会威胁到我。」

「那是你的预象，我没有看到。」传道人说道。

「或许你根本没有选择，」雷托说道，「你是fil-haquiqa，现实。你是Abu Dhur，时间不朽之路的父亲。」

「我不过是陷阱中的诱饵罢了。」传道人说道，语气带着一丝苦涩。

「厄莉娅吞下了那个诱饵，」雷托说道，「但我没有，我不喜欢诱饵的味道。」

「你不能这么做！」传道人嘶哑地说道。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的皮肤不属于我。」

「或许你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雷托将头转向一侧。他能听到阿桑·塔里格正沿着沙丘斜坡爬来，声音已到达前方。「你好，舒洛克的阿桑·塔里格。」雷托说道。

年轻人在雷托下方的斜坡上停步，身影在星光下隐约可见。他缩着脖子，低下头，一副迟疑的模样。

「是的，」雷托说道，「我就是那个从舒洛克逃出来的人。」

「当我听说时……」传道人欲言又止，「你不能这么做！」

「我正在这么做。即使你的眼睛再瞎上一次也改变不了。」

「你以为我怕死吗？」传道人问道，「难道你没看到他们配了什么样的领路人给我？」

「我看到了，」雷托再次看着塔里格，「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阿桑？我就是那个从舒洛克逃出来的人。」

「你是魔鬼。」年轻人用发颤的声音说道。

「是你的魔鬼，」雷托说道，「但你也是我的魔鬼。」雷托感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正在加剧。两人周围仿佛正在上演一齣皮影戏，将两人潜意识中的想法演示出来。此外，雷托还感受到内在父亲的记忆，那是一种反向预知，从这一刻熟悉的现实中筛选出预象。

塔里格察觉到眼前正上演一场预象的交锋，连忙沿着斜坡向下滑几步。

「你无法控制未来。」传道人低声道。他说话时显得非常费劲，仿佛在举起千斤重物。

雷托感觉到两人间的矛盾，那是他终生都要对抗的宇宙元素。他或他的父亲将被迫尽快行动，借此下定决心，选出一个预象。他父亲是对的：如果你想控制宇宙，你只是在向宇宙献出武器，而宇宙也终将用这些武器打败你。若要选择并操纵某个预象，你就要站在一条细线上保持平衡—在一根高悬的钢丝上扮演神，两侧都是孤绝的宇宙。参赛者无法以死亡摆脱这场诡局，每个人都看到了预象和规则。从前的一切幻觉都消逝了。某个参赛者一移动，另一个可能就会作出相反的动作。对于他

们而言，唯一有意义的，是让自己挣脱预象的现实。没有安全的地方，只有瞬息万变的关系，在他们画定的范围内标出界限。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放手一搏的勇气，但雷托多了两个优势：他已有义无反顾的觉悟，并接受自己的悲惨下场，而他父亲则仍希望有回旋的余地，并且还未下定决心。

「你绝不能这么做！你绝不能这么做！」传道人吼道。

他看到了我的优势，雷托想。

雷托压下焦虑，保持镇定，以应付这种等级的对决。他用闲聊的语气说道：「我对真相没什么热切的信仰，除了我自己创造的东西，我别无信仰。」随后，他感觉到父亲和他之间有什么东西在动，某种颗粒状的东西触及了雷托对自己的热切信仰。带着这种信仰，他知道自己已经立起黄金之路的路标。总有一天，这个路标将指引后人成为真正的人类，而送出这份奇异礼物的生物在那一天却已不再是人类了。但路标会始终在那里。雷托觉得自己的内在四处都有这些路标，并准备好进行这场终极冒险。

他轻轻嗅了嗅空气，搜寻他和父亲都知道必将到来的信号。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他父亲会警告那个等在下方、惴惴不安的年轻领路人吗？

雷托闻到臭氧的气味，表明附近有屏蔽场。为了遵从指令，年轻的塔里格正准备杀了这两个危险的厄崔迪人，但并不知道此举会带来什么惨剧。

「不要。」传道人低声说道。

雷托闻到了臭氧，但周围的空气中并没有滋滋声。塔里格用的是沙漠屏蔽场，专为厄拉科斯设计。霍兹曼效应会召唤沙虫，并使沙虫暴怒。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这样的沙虫—无论是水还是沙鳟……任何东西都不行。是的，年轻人刚才在沙丘的斜坡上埋下了这种装置，现在他正想偷偷逃离这个极度危险的地方。

雷托从沙丘顶跃起，耳边传来父亲的劝阻。增强的肌肉释放出可怕的力量，推动他的身体如火箭般向前射去。他的一只手抓住塔里格蒸馏服的领子，另一只手抱在那可怜家伙的腰间。一声轻微的喀嚓声，他拧断塔里格的脖子。随后他再次纵身一跃，扑向埋有沙漠屏蔽场的地方。

他的手指摸到了，伸手一抓，奋力朝南掷去。

沙漠屏蔽场的埋藏处响起剧烈的沙沙声。声音逐渐变小，最后完全消失。沙漠又恢复宁静。

雷托仰望站在沙丘顶的父亲，他仍一脸强硬，但被击败了。那上面站着的是穆阿迪布，眼睛失明，一脸愤怒，知道自己正在远离雷托的预象，因而濒临绝望。保罗回想着禅逊尼的精准预言：在准确预测未来时，穆阿迪布将发展及成长的元素引入预知中，并从中看出人类生命的意义，却因此为自己带来不确定性。他在追寻有序的、一丝不错的预测时，放大了无序的、扭曲的预知。

雷托跃回沙丘顶，说道：「从现在起，我是你的领路人。」

「不行！」

「你想回舒洛克吗？看到你独自回去，没有塔里格的陪伴，他们依然会欢迎你吗？再说，你知道舒洛克搬到哪里去了吗？你的眼睛能看到它吗？」

保罗与儿子对峙，没有眼珠的眼窝盯着雷托：「你真的了解你在这里创造的世界吗？」

雷托听出他特别加重的语调。两人都知道的这个预象在此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未来的某一刻必须要有一场开创性的行动。在这之前，整个宇宙都有线性的时间观，具有循序渐进的特性。但是，从这一刻起，他们可能会登上一辆前进的车子，只能任由车子一路狂奔。

但雷托掌控了许多条线，在被预象照亮的多线性、多循环时间观中保持平衡。他是盲人宇宙中的明眼人。他的父亲已不再握有缰绳。在雷托看来，是儿子改变了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遥远未来提供了思维，那思维可以用来反思现在，并移动他的手。

仅能移动他的手。

保罗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再也无法看清雷托是如何操纵缰绳，只能看到雷托为此付出的代价——他不再是人类。他想：这是我祈求的变化。为什么我会害怕？因为那是黄金之路！

「在此，我为演化订下目标，因此，也让我们的生命具有意义。」雷托说道。

「你希望活上数千年，展开如今你已经知道的改变吗？」

雷托知道父亲并不是在说他外形上的变化。两人都知道他的外形将发生什么变化：他将不断适应，不属于他的皮肤也将不断适应。两方的演化推力将相互融合，最终出现的将是单一的变异体。当变态一完成，如果那能够完成，一种尺度骇人的智慧生物将出现在宇宙中，令宇宙跪地崇拜。

不……保罗指的是内在变化，是将深刻影响崇拜者的想法和决定。

「那些认为你已死的人，」雷托说道，「你知道，他们在传扬你所谓的遗言。」

「当然。」

「为生命效力。我将做所有生命都必须做的事。」雷托道，「你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某个认为你再也不会回来拆穿骗局的祭司却假冒你的名义大肆宣扬。」

「我不会叫他骗子，」保罗深吸一口气，「这是很好的遗言。」

「你要留在这里，还是回到舒洛克盆地的棚屋？」雷托问道。

「此时是你的世界了。」保罗说道。

他话中的失落刺痛了雷托。保罗早在抵达泰布穴地的头几年就做了决定，要努力带领他预象中的最后几条线。为此，他甘愿成为迦库鲁图残党的复仇工具。他们污染了保罗，但是保罗宁愿如此，也不愿意走向雷托选择的世界。

雷托悲痛异常，好几分钟都无法开口。当他终于控制情绪后，他开口道：「这么说，你对厄莉娅设下圈套，诱骗她，迷惑她，让她变得迟钝，作出错误的决定。现在她知道你是谁了。」

「她知道……是的，她知道。」

保罗苍老的声音隐含不以为然，神态仍很倨傲。他说道：「如果我可以，我会从你这里夺走预象。」

「数千年的和平，」雷托说道，「这就是我将给予他们的。」

「休眠！停滞！」

「当然。另外，我还会允许一些暴力。人类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教训。」

「我唾弃你的教训！」保罗说道，「这种选择，你以为我以前没有看到吗？」

「你看过。」雷托承认道。

「你预见的未来比我的更好吗？」

「不，可能反而更糟。」雷托说道。

「那么，除了拒绝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保罗问道。

「或许你该杀了我。」

「我没有那么天真。我知道你的行动。我知道动荡，还有不少水渠被摧毁了。」

「既然阿桑·塔里格再也回不了舒洛克，你必须和我一起回去。」

「我不回去。」

他的声音听上去多么苍老啊，雷托想，这令他内心隐隐作痛。他说道：「我把厄崔迪氏族的鹰戒藏在我的罩袍中。你想要我还给你吗？」

「如果我死了，该有多好。」保罗轻声道，「那天晚上，我走入沙漠时一心求死，但我知道我无法离开这个世界。我必须回来，然后——」

「修复传奇。」雷托说道，「我知道。迦库鲁图的爪牙在那一晚等着你，而你知道他们会这么做。他们需要你的预象！你知道。」

「我拒绝了。我从未给他们任何预象。」

「但是他们污染了你。他们喂你吃香料萃取物。你产生过预象。」

「有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多么虚弱。

「你要拿走你的鹰戒吗？」雷托问道。

保罗颓然坐到沙地上，看上去就像星光下的一块石头。「不！」

所以他知道那条路是死路了，雷托想。真相正在浮现，但还不够。预象的交锋已经从精细的抉择升级成粗暴地丢弃其他可能性。保罗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但仍希望雷托紧抓不放的预象可以失效。

保罗开口说道：「是的，我被迦库鲁图污染了。但是你污染了自己。」

「说得对。」雷托承认道。

「你是优秀的弗瑞曼人吗？」

「是的。」

「你会允许盲人最终走入沙漠吗？你会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平静吗？」他跺了跺身边的沙地。

「不，我不允许。」雷托说道，「但如果你坚持，你有自刎的权

利。」

「然后你将拥有我的身体！」

「对。」

「不！」

所以，他知道那条路，雷托想。由穆阿迪布之子来供奉穆阿迪布本人的尸体，这样可以使雷托的预象更加牢不可破。

「你从未告诉他们，是吗，父亲？」雷托问道。

「我从未告诉他们。」

「但我说了，」雷托说道，「我告诉穆里茨了。克拉布里兹克，终极斗争。」

保罗的肩膀一沉。「你不能这么做，」他低声道，「你不能。」

「我现在是沙漠中的生物了，」雷托说道，「你能对大沙暴说不吗？」

「你认为我是懦夫，不敢接受那个未来。」保罗以沙哑的声音颤抖着说道，「哦，我太了解你了，儿子。占卜和预知永远是种凌迟，但我从来没有迷失在可能的未来中，因为那太可怕了！」

「跟那个未来相比，你的圣战简直就是卡拉丹上的野餐。」雷托同意道，「我现在带你去见哥尼·哈莱克。」

「哥尼！他透过我母亲向女修会效力。」

雷托立即明白父亲预象的极限。「不，父亲。哥尼不再为任何人效力。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我这就带你去。该是创造新传奇的时候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你。但我想摸摸你，你终究是我儿子。」

雷托伸出右手，迎向那几根四处摸索的手指。他感到父亲手指上的力量，于是开始施力，抗御保罗手臂传来的阵阵动作。「即使是淬了毒的刀，也无法伤害我。」雷托说道，「我体内的化学结构已经全然不同了。」

眼泪从盲眼中涌出，保罗放弃了，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旁：「如果我选择了你的未来，我会变成魔鬼。而你，你又会变成什么？」

「刚开始，他们会称我为魔鬼的使者。」雷托说道，「然后他们会开始思索，最终他们将理解。你的预象伸得不够远，父亲。你的手既行

善，也行恶。」

「恶通常只在事后暴露！」

「很多罪大恶极之事确实如此。」雷托说道，「你只看到我预象中的一部分，是因为你的力量不够强大吗？」

「你也知道，我不能在那个预象中久留。如果我事先就知道某件事是邪恶的，我绝不会去做。我不是迦库鲁图。」

「有人说你从来不是真正的弗瑞曼人。」雷托说道，「我们弗瑞曼人知道该如何任命阿理伐。我们的裁决者能在恶与恶之间作出抉择。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弗瑞曼人，是吗？成为你一手创造的未来的奴隶？」保罗向雷托迈了一步，朝雷托伸出手，抚摸他长出外壳的手臂，沿着手臂一直往上，摸了摸他暴露在外的耳朵和脸颊，最后还摸了他的嘴，「啊，它还没有成为你的皮肤。」他说道，「这层皮肤会把你带去哪里？」他垂下手。

「去一个人类无时无刻都在创造自己未来的地方。」

「这种话，妖煞也有可能说。」

「我不是妖煞，尽管我过去可能是。」雷托说道，「我看到厄莉娅身上发生的事。一个魔鬼住在她体内，父亲。珈尼和我认识那个魔鬼，他就是老男爵，你的外公。」

保罗将脸深深埋在双手间，肩膀颤抖了一会儿，随后他放下双手，露出抿紧的嘴唇。「这是压住我们家族的诅咒。我曾不断祈祷，但愿你能把那只戒指扔进沙漠，我祈祷你能拒绝承认我的存在，回过头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你能办到的。」

「代价是什么？」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保罗开口说道：「终点会调整后方的路径。只有那么一次，我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只有一次。我接受救世主降临的说法。我这么做是为了契妮，但这却让我成了不合格的领袖。」

雷托发觉自己无法回应父亲。他的内在生命记得那场决定。

「我再也不能像自欺欺人了，」保罗说道，「我清楚这一点。我只问你一件事：真的有必要进行那场终极斗争吗？」

「要么如此，要么人类灭亡。」

保罗听出雷托话中的真诚。他意识到儿子预象的宽广和深邃，低声说道：「我没有看过这种选择。」

「我相信女修会已经猜到，」雷托说道，「否则无法解释祖母的行为。」

凛冽的夜风刮过两人身旁。风拍打着保罗长袍的下摆。他在发抖。雷托看在眼里，说道：「你有个求生包，父亲。我来支好帐篷，让我们能舒服地度过今晚。」

然而保罗却只能暗自摇头，他知道，从今晚开始，自己再也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了。英雄穆阿迪布必须被摧毁，他自己这么说过。只有传道人才能继续活下去。

弗瑞曼人最早开发出贯穿意识/潜意识的符号系统，并以这套符号系统感受沙丘星系统的变动和关系。他们最早以准数学的语言来表达气候，其书面符号体现（并内化）了外部关系。语言本身就是它所描述的系统的一部分。书写的形式反映了它所描述的事物外形。这样的发展过程隐含了对行星上维生系统的深入理解。弗瑞曼人接受自己是采集、吃草的动物，人们可以凭这个事实看出语言和系统如何相互影响。

—哈克·阿拉达《列特-凯恩斯的故事》



「Kaveh wahid」，斯第尔格说道。把咖啡送来。他举起一只手，朝站在简朴石室门边的仆人示意。他通宵未睡。弗瑞曼耐巴通常在这个房间享用清苦的早餐。现在已经到了早餐时间，但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夜晚之后，他并不觉得饿。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邓肯·艾达荷坐在门边的矮榻上，压下哈欠。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和斯第尔格已经谈了整整一晚。

「请原谅，斯第尔格，」他说道，「我让你整晚都没睡。」

「熬个通宵，代表你多了一天的生命。」斯第尔格一边接过门外递进来的咖啡托盘，一边说道。他推了推艾达荷面前的矮几，把托盘放上去，随后面对客人坐下。

两人都穿着黄色丧服。艾达荷这一身是借来的，泰布穴地的人厌恶他身上厄崔迪氏族制服的绿色。

斯第尔格从圆滚滚的铜瓶中倒出深色咖啡，先啜几口，然后举杯向艾达荷示意。这是古老的弗瑞曼传统：咖啡没毒，我已经喝了几口。

咖啡是赫若的手艺，按斯第尔格喜欢的口味煮成：先将咖啡豆烘成玫瑰色，不等冷却便在石臼中研磨成细粉，马上煮开，最后再加一小撮

香料。

艾达荷吸了一口浓郁的香料味，小心但大声抿了一口。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说服斯第尔格。他的晶算师能力从清晨就开始迟钝地启动，所有运算最终都必须面对哥尼·哈莱克传来的资料。

厄莉娅已经知道雷托的动向！她知道了。

一定是贾维德得到的消息。

「你必须还我自由。」艾达荷开口说道，再次挑起同一个话题。

斯第尔格坚持立场道：「我签下了中立协议，必须下艰难的判断。珈尼在这里很安全。你和伊勒琅也是。但你不能向外传送消息。是的，你可以从外界接收消息，但不能传送。我已经作出保证。」

「这不是通常的待客之道，更不能这样对待一个曾与你出生入死的朋友。」艾达荷说道，知道自己已经用过这个理由。

斯第尔格端着杯子，小心翼翼放在托盘上。开口说话时，目光一直盯着杯子。「其他人会觉得内疚的事，不会影响我们弗瑞曼人。」说完，他抬起头，看着艾达荷。

必须说服他让我带着珈尼离开这地方，艾达荷想。他开口说道：「我并不想激起你的愧疚。」

「我知道，」斯第尔格说道，「是我自己提起这个问题。我想让你牢记弗瑞曼人的态度，因为这才是我们要处理的事：弗瑞曼人。就连厄莉娅都以弗瑞曼人的方式思考。」

「祭司呢？」

「他们是另一个问题，」斯第尔格说道，「他们想要人民吞下罪行，终身都无法吐出。他们想用这种手段来了解人民够不够虔诚。」他语气很平静，但艾达荷从中听出了苦涩。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苦涩没能使斯第尔格动摇。

「这是非常古老的独裁把戏，」艾达荷说道，「厄莉娅很清楚。温顺的国民必须感到愧疚。愧疚始于失败感，而精明的独裁者为大众提供了大量失败的机会。」

「我注意到了，」斯第尔格淡淡地说，「但是请原谅，我得再次提醒你，你口中的独裁者是你的妻子，也是穆阿迪布的妹妹。」

「她被附身了，我跟你说过！」

「很多人都这么说。总有一天她会接受测试。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更重要的事。」

艾达荷悲伤地摇了摇头：「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有证据可以证实。与迦库鲁图的通讯总是要透过厄莉娅的神殿。针对双胞胎的阴谋也是在那里策画的，出售沙虫的收入同样流向那里。所有线索都指向厄莉娅的人马，指向摄政。」

斯第尔格摇摇头，深深吸了口气：「这里是中立区。我发过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艾达荷抗议道。

「我同意。」斯第尔格点了点头，「有许多方法可以判断厄莉娅的所作所为，我对她的怀疑无时无刻不在增加。这就像我们一夫多妻的老习俗，一下就能发现谁是不育的男性。」他注视着艾达荷，「你说他背着你找其他男人—『以性为武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这么说的。这样一来，你就有了完美的合法途径解决这件事。贾维德带着厄莉娅的讯息来到泰布。你只要—」

「在你这个中立区？」

「不，在穴地外的沙漠中……」

「如果我趁机逃走呢？」

「你不会有机会。」

「斯第尔格，我向你发誓，厄莉娅被附身了。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

「这很难证实。」斯第尔格说道。昨晚他已经用这个理由搪塞很多次了。

艾达荷想起杰西卡的话，他说：「但是你有办法证实。」

「办法，是的。」斯第尔格说道，然而他再次摇了摇头，「很痛苦，而且无可挽回。所以我才会提醒你我们的罪恶感。我们弗瑞曼人有办法摆脱任何可能毁灭自己的罪恶感，除了附身测试。为此，审判法庭，也就是全体人民，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你以前做过，不是吗？」

「我相信圣母已经全部告诉你。」斯第尔格说道，「你很清楚，我们以前确实做过。」

艾达荷感觉到斯第尔格语气中的不快：「我不是在设什么圈套，只

是——」

「这是个漫长的夜晚，还有那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斯第尔格说道，「现在天已经亮了。」

「我必须传个讯息给杰西卡女士。」艾达荷说道。

「也就是说你要传讯息到萨鲁斯。」斯第尔格说道，「我不会轻易许诺，但说了就会绝对遵守。泰布是中立区。我要让你保持沉默。我用全家人的生命发过誓。」

「厄莉娅必须接受你的测试！」

「可能吧。但我们首先得寻找她是否情有可原。也许只是官员的疏失？甚至可能只是倒楣。也可能只是人性本恶，而不是被附身。」

「你想确认我并不只是个蒙受冤屈的丈夫，想要借刀杀人。」艾达荷说道。

「这是别人的想法，我没这么想过。」斯第尔格说道，他笑了笑，让他的话不那么刺人，「我们弗瑞曼人有自己的一套传统。当我们害怕晶算师或圣母时，我们会向宗教典籍求助，里面有说，唯一无法打消的恐惧，是对自身罪咎的恐惧。」

「我们必须通知杰西卡女士，」艾达荷说道，「哥尼说——」

「那消息可能并不是来自哥尼·哈莱克。」

「还能是谁？我们厄崔迪人有验证消息的方法。斯第尔格，你难道就不能——」

「迦库鲁图已经灭亡了，」斯第尔格说道，「在好几代人以前就被摧毁了。」他碰了碰艾达荷的衣袖，「无论如何，我不能动用战士。现在局势正乱，水渠正面临威胁……你理解吗？」他坐了下来，「话说回来，厄莉娅什么时候——」

「厄莉娅已经不存在了。」艾达荷说道。

「那是你说的。」斯第尔格又抿了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原处，「到此为止吧，艾达荷，我的朋友。要拔掉手上的刺，用不着扯断整条手臂。」

「那就让我们谈谈珈尼玛。」

「没有必要。她有我的支持、我的效忠，在这里没人能伤害她。」

他不会这么天真吧，艾达荷想着。

斯第尔格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已经结束。

艾达荷也站起来。他发觉自己的膝盖很僵硬，小腿也麻了。就在艾达荷起身时，一名副手走进屋子，站在一旁。贾维德跟在他身后进了屋。艾达荷转过身。斯第尔格站在四步外。艾达荷没有丝毫犹豫，拔出刀来，飞快刺入毫不设防的贾维德。那人挺直身体后退了几步，胸口从刀身脱出。接着，他转了个身，脸朝下摔倒，蹬了几下腿之后气绝身亡。

「流言就到这里为止。」艾达荷说道。

副手站在拔出的刀子旁，但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艾达荷将自己的刀子收回刀鞘内，黄色长袍一角留下斑斑血迹。

「你污辱了我！」斯第尔格叫道，「这是中立—」

「闭嘴！」艾达荷盯着震惊中的耐巴，「你戴着颈枷，斯第尔格！」

这是最能羞辱弗瑞曼人的三句话之一。斯第尔格的脸色变得苍白。

「你是奴仆，」艾达荷说道，「为了得到水而出卖弗瑞曼人。」

这是第二严重的侮辱，正是这句话毁了过去的迦库鲁图。

斯第尔格咬着牙，手搭在刀柄上。副手从门口的尸体旁走开，退到一旁。

艾达荷转身背对耐巴，绕过贾维德的尸体走出门口。他没有转身，口中飚出第三句侮辱：「你没有永生，斯第尔格，你的后代没人流着你的血！」

「你要去哪，晶算师？」斯第尔格朝艾达荷离去的背影问道，声音跟极地的风一样冷洌。

「去寻找迦库鲁图。」艾达荷仍然头也不回地说道。

斯第尔格拔出了刀：「或许我能帮你。」

艾达荷已经走到外侧通道。他没有停下脚步，直接说道：「如果你要用你的刀帮我，水盗，请刺向我的后背。戴着魔鬼颈枷的人只配这样杀人。」

斯第尔格两大步走出屋子，跨过贾维德的尸体，赶上外侧通道的艾达荷。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拉住艾达荷。斯第尔格咬牙切齿，手拿着刀，面对艾达荷。他愤怒到极点，甚至没有察觉艾达荷脸上奇异的笑容。

「拔出你的刀，晶算师人渣！」斯第尔格咆哮道。

艾达荷笑了，出手狠狠扇了斯第尔格两巴掌—左手一下，接着右手，火辣辣地打在斯第尔格脸上。

斯第尔格大吼着将刀刺入艾达荷的腹部，刀锋一路向上，挑破横膈膜，刺入心脏。

艾达荷软绵绵地垂在刀锋上，勉强抬起头，朝斯第尔格笑了笑。斯第尔格的狂怒刹那间化为震惊。

「为厄崔迪氏族死了两次，」艾达荷喘息着说道，「第二次的理由并不比第一次好。」他蹒跚几步，随后脸朝下倒在岩板上。鲜血从他的伤口涌出。

斯第尔格低头看去，目光越过仍在滴血的尖刀，停在艾达荷的尸体上。他颤抖着，深深吸了一口气。贾维德死在他身后，而厄莉娅—天堂之源的配偶，死在自己手上。他可以辩称耐巴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样或许可以维持他所承诺的中立。但死去的是邓肯·艾达荷。无论他能找到什么借口，无论现场的情况是多么「情有可原」，都无法抹消他的行为。即使厄莉娅私下可能巴不得艾达荷死去，仍不得不当众宣誓复仇，毕竟她也是弗瑞曼人。要统治弗瑞曼人，她只能当弗瑞曼人，即使是再不纯粹的弗瑞曼人。

直到这时，斯第尔格才意识到，目前这种情势正是艾达荷想以「第二次死亡」交换的结局。

斯第尔格抬起头，看到一脸惊吓的赫若—他的第二个妻子。她躲在渐渐涌现的人潮中，凝望着他。无论朝哪个方向看，斯第尔格看到的都是相同的表情：震惊，还有对未来的忧虑。

斯第尔格慢慢挺直身体，在衣袖上擦了擦刀身，然后收起。他面对眼前的一张张脸，以轻松的语气说道：「想跟我走的人立刻收拾行囊。派几个人先去召唤沙虫。」

「你要去哪里，斯第尔格？」赫若问道。

「去沙漠。」

「我和你一起去。」她说道。

「你当然要跟我一起去。我所有妻子都得跟着我。还有珈尼玛。去叫她，赫若，马上。」

「好的，斯第尔格……马上，」她犹豫了一下，「伊勒琅呢？」

「如果她愿意。」

「好的，夫婿。」她仍然在犹豫，「你要把珈尼当作人质吗？」

「人质？」这个想法扎扎实实吓到了他，「女人……」他用大脚趾轻轻碰了碰艾达荷的尸体，「如果这个晶算师是对的，我是珈尼唯一的希望了。」他记起了雷托的警告：「要小心厄莉娅。你必须带着珈尼逃走。」

在弗瑞曼人之后，所有行星生态学家都将生命视为能量的展现，并开始寻求最重要的关系。在人类一点一滴地发展出共识的过程中，弗瑞曼人的智慧被转化成新的公理。弗瑞曼这支民族所拥有的东西，任何民族也都能拥有。他们只需要理解能量的关系，他们只需要观察能量吸纳事物的模式，以及如何用那些模式壮大自己。

—哈克·阿拉达《厄拉奇恩的悲剧》



这里是杜埃克的穴地，位于虚妄岩的豁口。哈莱克站在穴地前方岩石孤山的阴影下，岩山遮蔽了穴地高处的入口。他在等待，等着里面的人决定是否收留他。他眺望北方的沙漠，然后又抬头看了看早晨灰蓝色的天空。当这里的走私者得知这名异星人竟然俘获了一条沙虫，并骑着它来到此地时，个个惊讶异常。对他们的反应，哈莱克也同样感到惊讶。毕竟，身手敏捷的人只要观察够多次，就可以轻易学会驾驭沙虫。

哈莱克再次盯着沙漠。银白的沙漠上点缀着发亮的岩石，还有一片片灰绿色的田园，水源正在那里发挥神奇的作用。他猛然一惊—眼前的一切是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能量，以及生命，变化的模式只要突然有变，一切都将面临危险。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那来自下方沙漠上闹哄哄的行动。装着死沙鳟的容器被拖进穴地，它们将被分解，水分也将被回收。那里有成千上万条沙鳟，它们前扑后继爬向涌出的水流。正是这水流让哈莱克一时千头万绪。

哈莱克低下头，目光越过穴地的田园，看着环绕穴地的水渠。渠里已经不再有珍贵的流水。他看到水渠岩堤上的缺口，水就是沿着这道残破的岩堤流入沙漠。是什么造成这些缺口？有些缺口沿着水渠最脆弱的部位蔓延二十几公尺，流出的水在细沙上形成一个个水坑，里面挤忙了

沙鳟。穴地的孩子正忙着猎杀、捕捉那些沙鳟。

修补小组正在抢修水渠坍塌的岩堤。其他人拿着小壶给最需灌溉的植物浇水。连向捕风器下方巨大蓄水池的水源已经关闭，以防水继续流入残破的水渠。太阳能泵也关掉了。灌溉用的水来自渠底残留的积水，还有一部分则艰难地取自穴地的蓄水池。

天气渐渐暖和。哈莱克身后水汽密封门上的金属门框响了一声。他的目光仿佛被那声音推开，他发现自己正盯着水渠最远的弯道，那是漏水最严重的地方。抱着庭园梦的穴地规划者在那里种了一棵柳树，现在那棵树已难逃一死，除非水渠内的流水很快恢复。哈莱克看着那棵傻傻垂着枝条的柳树，风沙正侵蚀树身。对他来说，那棵树正象征他和厄拉科斯的新处境。

我们都是外来者。

他们在穴地内研议太久了，迟迟无法决定。他们极其需要优秀的战士，走私者总是需要优秀的战士，但哈莱克本人却对他们不抱任何幻想。如今的走私者早已不是多年前他从公爵被占领的封地上逃出时收留他的那伙人。他们是一群新品种，对他们来说，利益高于一切。

哈莱克再次盯着那棵呆傻的柳树。他突然意识到，突变的局势也许能狠狠打击这些走私者和他们的朋友，还可能摧毁斯第尔格脆弱的中立区，并让原本效忠厄莉娅的部落改变立场。他们已经全部变成殖民地人民。哈莱克曾见证这样的事情在故乡发生，能体会这种痛苦、难堪。他看得一清二楚，这让他想起城市弗瑞曼人的习性，想起郊区的生活型态，以及乡间穴地难以错认的生活方式，那甚至传到了走私者的巢穴。乡间地带就是中心城市的殖民地。这里的人已学会戴上加垫的牛轭，把他们领向这种奴役生活的，不是迷信，便是贪婪。即使是这里，特别是这里，人们的心态是被异族统治的心态，而非自由人的心态。这些人善于掩饰、防备心重、躲躲闪闪。任何权威都禁不起民怨—任何权威，包括摄政王朝、斯第尔格，还有他们自己的议会……

我不能相信他们，哈莱克想。他能做的就只有利用他们，并煽动他们对其他人的猜忌。这的确令人难过，但自由人之间的公平交易已经不复存在。古老之道已沦为仪式上的词汇，他们的起源已经湮没。

厄莉娅做得相当出色：严惩反对者，嘉奖支持者，随意调动帝国的

军队，掩盖帝国权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还有那些密探！她手下不知道有多少密探！

哈莱克几乎可以看见社会变动与反社会变动的致命节奏，厄莉娅希望借此让反抗势力阵脚大乱。

如果弗瑞曼人继续沉睡，她就赢了，他想。

他身后的密封门又响了一声。接着，门开了。一个名叫麦利迪斯的仆人走了出来。这男人个头矮，身形有如葫芦，下端缩成两条纺锤形的腿，身上的蒸馏服使他更难以入目。

「你可以留下来。」麦利迪斯说道。

哈莱克在他的语气中听到了算计，心中明白，这里只是暂时的避难所。

只要能偷到他们的一架扑翼机就行，他想。

「请向议会表达我的谢意。」他说道。他想到了埃斯马·杜埃克，这个穴地就是以他命名的。由于被人出卖，埃斯马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但如果他还活着，在第一眼看到这个麦利迪斯时就会毫不留情杀死他。

任何一条道路，只要限制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可能变成致命陷阱。人类的发展并不是在穿越迷宫，而是展望那充满独特机会的宽广地平线。迷宫中受限的视角只适用于将头埋入沙地的生物。有性繁殖产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物种的生存保障。

——《宇航公会手册》



「为什么我不觉得悲痛？」厄莉娅对着小接见室的天花板问道。只需十步，她就能从屋子的这一侧走到另一侧，换个方向的长度也不过只有十五步。墙上有道窄长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厄拉奇恩市内各种建筑的屋顶，还有远处的大盾壁。

快到正午了，太阳烘烤着城市所在的盆地。

厄莉娅垂下目光，看着布林·阿格威斯，神殿侍卫队指挥官姿亚的助手。阿格威斯带来贾维德和艾达荷已死的消息。一帮弄臣、助手和侍卫跟着他一起拥了进来，更多人挤在外面的走廊。这一切都显示他们已经知道阿格威斯带来的消息。

在厄拉科斯，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

阿格威斯是个矮小的男人，长着一张弗瑞曼人少见的圆脸，看上去像婴儿。他是新生代中的一员，肌肤丰润。在厄莉娅眼中，他仿佛分裂成两个形象：其中一人有着严肃的脸、深沉的靛青色眼睛，还有发愁的嘴；另一个则既肉感又脆弱，令人心痒的脆弱。她尤其喜欢他那双厚厚的嘴唇。

尽管还没到正午，厄莉娅仍觉得她四周的寂静诉说着落日的凄凉。

艾达荷本应在日落时死去，她告诉自己。

「布林，你是怎么得到坏消息的？」她问道，注意到他的表情立刻警觉起来。

阿格威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哑着嗓子，回话的声音只比耳语大一点：「我和贾维德一起去的，您还记得吗？当……斯第尔格派我到您这里来时，他让我转告您说，我带来他最后一次的服从。」

「最后一次的服从，」她重复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厄莉娅夫人。」他说道。

「再跟我讲一次你看到了什么。」她命令道，诧异自己的皮肤怎么会变得这么冷。

「我看到……」他紧张地摇摇头，盯着厄莉娅面前的地板，「我看到王夫死在中央通道的地上，贾维德死在附近的一条支路。女人已经在准备他们的后事。」

「斯第尔格把你叫到现场？」

「是的，夫人。斯第尔格叫我了。他派莫迪博来，他的传话人。莫迪博只是告诉我斯第尔格要见我。」

「然后你就在那里看到我丈夫的尸体？」

他飞快地与她对视一眼，点了点头，随后又将目光转回她面前的地板上：「是的，夫人。贾维德死在那附近。斯第尔格告诉我……告诉我，是王夫杀了贾维德。」

「那我的丈夫，你说是斯第尔格—」

「他亲口跟我说的，夫人。斯第尔格说是他干的。他说王夫激怒了他。」

「激怒，」厄莉娅重复道，「他是怎么激怒他的？」

「他没有说，也没人说。我问了，但没人说。」

「他当场命令你回来向我报告？」

「是的，夫人。」

「你什么都不能做吗？」

阿格威斯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这才说道：「斯第尔格下了命令，夫人。那是他的穴地。」

「我明白了。你总是服从斯第尔格。」

「是的，夫人，直到他解除我的誓约。」

「你是说，在他派你来为我服务之前？」

「我现在只服从您，夫人。」

「是吗？告诉我，布林，如果我命令你去杀了斯第尔格，你的老耐巴，你会服从吗？」

他坚定地迎向她的目光：「只要您命令，夫人。」

「我就是要下这样命令。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去了沙漠。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夫人。」

「他带走多少人？」

「大概有穴地的一半战力。」

「他带走了珈尼玛和伊勒琅！」

「是的，夫人。那些留下的人是因为有女人、孩子和财物的拖累。斯第尔格让每个人自己选—和他一起走，或者解除他们的誓约。很多人都选择了解除誓约。他们将选出一位新耐巴。」

「我来选出他们的新耐巴！那就是你，布林·阿格威斯，在你把斯第尔格的首级交给我的那一天。」

阿格威斯也可以用决斗来取得继承权，那是弗瑞曼人的传统。他说：「我服从您的命令，夫人。关于军队，我能带多少—」

「去和娑亚商量。我不能给你很多扑翼机，扑翼机有其他用途。但你会拥有足够的战士。斯第尔格已经名誉扫地。大多数人将乐于向你效力。」

「我这就去办，夫人。」

「等等！」她打量他，思索她能派谁去监视这个脆弱的婴孩。必须先严密监视，直到他证明自己。娑亚知道该派谁去。

「我还不能退下吗，夫人？」

「是的。我必须私下和你详谈怎么对付斯第尔格。」她用一只手捂住脸，「在我完成复仇之前，我不会哀悼。给我几分钟，让我冷静一下。」她放下那只手，「我的仆人会带你去。」她向一名仆人做了个手势，并向她的新女官莎路丝耳语道：「给他洗个澡，喷上香水。他闻上去有股沙虫味。」

「好的，夫人。」

厄莉娅转过身，装出悲痛的样子，跑回她的私宅。在卧室内，她狠狠摔上房门，跺着脚咒骂着。

该死的邓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她明白艾达荷是有意挑衅。他杀了贾维德，还激怒斯第尔格。据说他知道贾维德的事。这一切肯定都要当成邓肯·艾达荷在向她送出讯息，是他最后的报复。

她再次跺了跺脚，在卧室内疯狂走来走去。

他该死！他该死！他该死！

斯第尔格投奔了叛徒，珈尼玛跟着他。还有伊勒琅。

所有人都该死！

她的脚踢到了一个障碍物，是一块金属。她痛得叫出声，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脚被一个金属带扣撞伤。她一把抓起那个带扣，在认出的瞬间楞住了。那是一个老旧带扣，银和白金的质地，产自卡拉丹，由雷托·厄崔迪一世赏赐给他的剑客邓肯·艾达荷。她以前经常看到艾达荷戴在身上，现在，他把带扣丢在这里。

厄莉娅的手指痉挛似的紧紧握住带扣。艾达荷是什么时候把带扣丢在这里的，是什么时候……

泪水顽强地战胜了弗瑞曼人的心理阻力，从她双眼涌出。她的嘴往下一垂，痛苦地扭曲着。她感到那场古老战役又在脑中开打，一路蔓延到手指和趾尖，自己也分裂成两个人，其中一人震惊地看着她扭曲的脸，另一人则屈服于胸部扩散开来的巨大悲痛。泪珠开始不受控制地从她眼中滑落。她内部那个震惊的人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谁在哭？是谁在哭？到底是谁在哭？」

但什么也无法阻止泪水。她因胸部传出的疼痛而倒在床上。

仍有个声音以异常震惊的语调在质问：「谁在哭？是谁在……」

雷托二世以这些行为脱离了演化支。他以决绝的行动完成这件事。他说：「想要独立，首先必须脱离。」双胞胎都认为记忆不只是评估的过程，更是判断自己离人类本源有多远的方式。但最终作出这大胆之举的人是雷托。他知道，真正的创造，是独立于创造者的。他拒绝重复演化序列，他说：「那样也会让我越来越远离人类。」他看出其中的暗示：生命不可能存在真正封闭的系统。

——哈克·阿拉达《神圣的蜕变》



遭到破坏的水渠边，聚在潮湿沙地上的昆虫引来了众鸟，有鹦鹉、鹊、松鸦等。这里是盖在裸露玄武岩上的最后一座新城镇，此时已成荒废穴地，但植栽还在。珈尼玛利用早晨的时间观察植栽外侧的区域。她注意到那地方有动静，定睛细看，发现了一只横纹蜥蜴。更早她还看到一只啄木鸟在新城镇的土墙上筑巢。

她把这里想像成穴地，但眼前不过是一堵堵泥砖砌成的矮墙，四周种有防沙植物。该地位于塔奈兹鲁夫特，撒哈亚山嵴以南约六百公里。由于没有人维护，已经开始慢慢没入沙中。墙壁受沙暴侵蚀，植物正在死去，植栽区的土地在太阳曝晒下也开始龟裂。

然而水渠后方的沙地仍然潮湿，表示大型捕风器仍在运作。

逃离泰布穴地后的几个月内，这批逃亡者已经见到几个像这样被沙漠魔鬼破坏后无人居住的地方。珈尼玛不相信世上有沙漠魔鬼，尽管水渠遭到破坏的证据非常确凿。

一行人偶尔会碰到造反的香料猎人，他们带来北方拓荒区的消息。有几架（有人说是六架）扑翼机正在搜索斯第尔格，但厄拉科斯很大，而沙漠对于逃亡者又相对有利，因此仍搜寻无果。据说另有部队接下了歼灭斯第尔格一行人的行动，但那支由阿格威斯率领的部队似乎还有其

他任务，不时会返回厄拉奇恩。

反叛者说，他们和厄莉娅的军队已很少开战。沙漠魔鬼神出鬼没的破坏使保卫家园成为厄莉娅和耐巴的首要任务。甚至连走私者都遭到攻击，但据说他们也在沙漠窜动，想以斯第尔格的人头换取赏金。

斯第尔格凭着他那管对潮气异常敏锐的弗瑞曼鼻子，带领队伍在昨日天黑之前进入新城镇。他向众人保证自己将很快带领大家继续南行至大草原，但不愿订定具体日期。现在，斯第尔格项上人头的赏金能买下一颗行星，他却比谁都快活、轻松。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地方。」他指着仍在运作的捕风器说道，「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水。」

他们现在是一支小队伍，共有六十人。长者、病人和孩子已经陆续南下抵达大草原，住进可靠的弗瑞曼家族中，只留下最强悍的人。他们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很多朋友。

珈尼玛不知斯第尔格为何不愿谈论这颗行星正在发生的事。难道他没看到？水渠被摧毁，弗瑞曼人退回南方和北方的沙漠边缘，那里曾经是他们定居的边界。这些变动都只能是帝国命运的前兆，两者就像镜里镜外。

珈尼玛伸出一只手抓住蒸馏服的领子，重新拉紧。尽管忧心忡忡，她还是觉得异常自在。内在生命不再折磨她，虽然偶尔仍会感觉到他们的记忆侵入她的意识，她也因而得知沙漠在生态改造之前的模样。像是，那时候更干燥。无人维护的捕风器之所以还能运作，是因为现在的空气湿度比较高。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许多一度逃离这片沙漠的生物都大胆回来了。队伍中很多人都注意到猫头鹰数量激增。珈尼玛还看到蚁鸟。这些鸟不断沿着水渠两侧湿地上一行行的昆虫俯冲、飘舞。獾很罕见，更格卢鼠倒是多不胜数。

迷信的恐惧笼罩弗瑞曼人，在这方面，斯第尔格并不比别人好。在水渠于十一个月内连遭五次浩劫之后，这座新城镇终于被沙漠收回。他们维修了四次沙漠魔鬼造成的破坏，但到了第五次，已经没有多余的水可以失去。

很多古老穴地和新城镇都经历了类似的浩劫。九片拓荒区空了八片，许多老穴地从来没有挤入过这么多人。沙漠进入新纪元，弗瑞曼人

却在回归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所有事物中都看到了凶兆。除了在塔奈兹鲁夫特，沙虫不正变得日益稀少吗？这是沙胡罗的审判！到处都有死去的沙虫，却怎么也看不出死因。沙虫死后很快就会化作沙漠中的尘土，少数撞见沙虫残躯的弗瑞曼人总是心惊胆战。

斯第尔格一行人在上个月就看到了这么一具残躯，心中的不适过了整整四天才缓和。尸体散发酸臭的毒气，躺在巨型的香料喷发上，大部分香料都已经腐败。

珈尼玛将目光从水渠边收回，转身看着新城镇。正前方是一堵残墙，那曾经守护着一座小花园。她怀着强烈好奇搜索，在一具石盒中发现许多扁平、未发酵的香料面包。

斯第尔格毁了那些面包。他说：「弗瑞曼人绝不会留下还能吃的食物。」

珈尼玛怀疑他错了，但不愿跟他争论。弗瑞曼人在改变。过去，他们能自在穿越大平漠。驱动他们的是自然需求：水、香料和贸易。动物的活动就是他们的闹钟。但现在，动物的习性变得古怪，而大多数弗瑞曼人都缩在北方大盾壁下拥挤的穴地内。塔奈兹鲁夫特已经很少见到香料猎人，只有斯第尔格的队伍仍以古老的方式行进。

她信任斯第尔格，也理解他对厄莉娅的恐惧。伊勒琅则沉浸在古怪的贝尼·杰瑟里特冥想中。在遥远的萨鲁斯，法拉肯仍然活着。这笔帐总有一天要算。

珈尼玛抬头仰望清晨银灰色的天空，脑中思绪万千。到哪里才能找到人帮她？当她想诉说她对周遭变化的观察时，应该找谁？杰西卡女士仍然待在萨鲁斯—如果报告可信的话。厄莉娅高高在上，日益自大，离现实越来越远。哥尼·哈莱克也不知身在何方，尽管有报告说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还有传道人，他也躲起来了，那些异端的演讲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

还有斯第尔格。

她的目光越过残墙，看着正在帮忙修复蓄水池的斯第尔格。斯第尔格对自己现在的角色很满意，他又成了过去那个斯第尔格，代表沙漠的意志。他头颅的价格每个月都在上涨。

一切都毫无道理可言。一切。

沙漠魔鬼到底是谁？那家伙摧毁了水渠，仿佛水渠是应该推倒在沙地上的异教神像。会是一条凶残的沙虫吗？或是第三种反叛势力，由许多人组成的团体？没人相信那是沙虫。水会杀死任何胆敢接近水渠的沙虫。许多弗瑞曼人相信沙漠魔鬼其实是一群革命者，决心推翻厄莉娅的统治，让古老的生活方式回归厄拉科斯。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是好事。那贪婪的宗徒传承除了暴露这种制度的平庸，并没有什么作为，早就该除去了。应该回归穆阿迪布拥护的真正宗教。

珈尼玛发出长叹。哦，雷托，她想，我几乎要为你高兴，你不用活着看到现在这一切。我要追随你，但我的刀还没有染上鲜血。厄莉娅和法拉肯。法拉肯和厄莉娅。老男爵是她体内的魔鬼—绝对不能容忍。

赫若踏着稳重的步伐向她走来，在她身前停住脚步，问道：「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么？」

「这是个奇怪的地方，赫若，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斯第尔格等着和一个人会面。」

「哦？他没和我说过。」

「他为什么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赫若拍了拍珈尼玛长袍下突起的水袋，「你是可以怀孕的成熟女人吗？」

「我已经怀孕过许多次，数都数不清。」珈尼玛说道，「别跟我玩成人孩子那一套！」

赫若被珈尼玛恶狠狠的语气吓得退了一步。

「你们是一群傻瓜，」珈尼玛说道，用手画了道圈，将新城镇、斯第尔格及他的手下统统圈了进去，「我真不应该跟着你们。」

「如果你不跟着，你早就死了。」

「也许吧。但你们看不清眼前发生的一切！斯第尔格到底在等什么人？」

「布林·阿格威斯。」

珈尼玛盯着她。

「红裂谷穴地的朋友会把他秘密带到这里。」赫若解释道。

「厄莉娅的小玩具？」

「他们会给他蒙上眼睛。」

「斯第尔格相信他吗？」

「要求会面的是布林。他答应了我们所有的条件。」

「为什么不告诉我？」

「斯第尔格知道你会反对。」

「反对……这太疯狂了。」

赫若昂起头：「不要忘了布林是……」

「是家族的一员！」珈尼玛打断道，「他是斯第尔格表兄的孙子。我知道。我要杀死的法拉肯也是我的近亲。你认为这就足以阻止我拔刀吗？」

「我们收到了密波器带来的讯息。没人跟着他。」

珈尼玛低声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赫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你看到什么预兆了？」赫若问道，「我们看到的那条死沙虫！会不会——」

「把这些话塞进子宫，去别的地方生出来吧！」珈尼玛骂道，「我不喜欢这次会面，也讨厌这个地方。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会跟斯第尔格说你——」

「我自己告诉他！」珈尼玛大步越过赫若。赫若在她身后比了个沙虫角的手势阻挡魔鬼。

但对于珈尼玛的担忧，斯第尔格只是一笑置之，并命令她去寻找沙鳟，仿佛她只是个孩子。她跑进新城镇某间弃屋，在墙角蹲下，努力平息怒火。愤怒很快就过去了，她感到内在生命的烦躁。她想起来了，某人说过：「如果我们能瘫痪他们，事情就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下去。」

多么奇怪的想法啊。

但她想不起来这是谁说的了。

穆阿迪布被人剥夺了继承权，他为所有遭遇相同命运的人发声。他高声反对极度的不公正，要求帝国将信仰和天赋人权返还给人民。

——哈克·阿拉达，穆阿迪布分析



哥尼·哈莱克坐在舒洛克的一座孤山上，身边的香料纤维坐垫上放着巴利斯琴。他下方的盆地到处是正在栽种植物的工人。流犯原本在斜坡的一条小径铺上香料引诱沙虫，如今那斜坡已被一条新水渠阻断。植栽沿着斜坡向下蔓延，以保护水渠。

午餐时间将至，哈莱克已在孤山坐了将近一小时。他需要独处，好好思考。下面的众人正在辛勤劳作，这里的一切劳动都与香料有关。据雷托估计，香料产量很快就会下滑，然后停在哈克南时期产量高峰的十分之一左右。帝国内各地库存香料的价值每次盘点时都会翻倍。据说有人以三百二十一公升香料从梅图利氏族手中换到半颗诺文布朗斯行星。

流犯工作很卖力，像有魔鬼在驱使他们。或许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每次进餐之前，他们都要面朝塔奈兹鲁夫特，向沙胡罗的象征祈祷。在他们眼中，雷托正是那个象征。透过他们的眼睛，哈莱克看到了一个未来，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未来必将实现。但哈莱克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喜欢这样的未来。

当雷托驾驶哈莱克偷来的扑翼机，载着哈莱克和传道人来到此处时，他立即规画好蓝图。单凭两只手，他就摧毁了舒洛克的水渠，将五十公尺长的岩石抛来掷去。流犯想阻止他，而他不过挥了挥手，第一个跑到他身边的人就被斩去头颅。他把那人的躯体扔回他的同伴中间，朝他们的武器放声大笑。他以魔鬼的声音向他们吼道：「火烧不到我！你们的刀伤不了我！我披着沙胡罗的皮肤！」

流犯认出他，想起他逃跑时如何「从断崖直接跳到沙漠上」。他们在他面前屈服了。随后他发布命令：「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你们要保护他们、尊敬他们。你们要重新修筑水渠，并种植绿洲花园。某一天，我将把我的家安置在这里。你们要准备好。你们不能再出售香料，但要把采集来的任何一小撮香料都贮存起来。」

他继续发布命令。流犯听到了每一个字，以惊恐的目光看着他，又敬又畏。

沙胡罗终于从沙子底下钻出来了！

当雷托在小型反叛穴地革尔·鲁登找到和哈登·阿法利待在一起的哈莱克时，哈莱克并没有意识到雷托的变异。雷托和他的盲人同伴一起沿着古老的香料之路从沙漠深处走来。两人骑在沙虫上，穿过如今已很少能见到沙虫的区域。他说他们不得不数次改变路线，因为沙子中的水分已多得足以杀死沙虫。他们是在午后不久到达的，随即被侍卫带进一间岩石搭建的公共休息室。

当时的场景仍在哈莱克心头挥之不去。

「这位就是传道人啊。」他说道。

哈莱克围着盲人转了几圈，仔细打量。他想起这位传道人的故事。由于身处穴地内部，传道人没有戴上蒸馏服面罩，哈莱克能直接看到对方的五官，并拿来跟记忆中的形象对照。这人很像雷托的老公爵祖父。这是巧合吗？

「你知道那个故事吗？」哈莱克扭头问身旁的雷托，「大家都说他是你的父亲，从沙漠深处回来了。」

「我听说过。」

哈莱克转身端详雷托。雷托穿着老旧的蒸馏服，脸庞和耳朵边缘都已卷起。黑色长袍掩盖了他的身体，沙地靴藏起他的脚。哈莱克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雷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是怎么再次逃脱的？

「你为什么把他带来这里？」哈莱克问道，「在迦库鲁图，他们说传道人为他们工作。」

「不再是这样了。我带他来，是因为厄莉娅想要他死。」

「那么，你认为这里是他的避难所吗？」

「你是他的避难所。」

谈话过程中，传道人一直站在旁边，倾听两人交谈，但看不出他对哪个话题更感兴趣。

「他对我很尽心，哥尼。」雷托说道，「对于为我们效力的人，厄崔迪氏族不会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

「厄崔迪氏族？」

「我代表厄崔迪氏族。」

「在我完成你祖母交代的测试之前，你就逃离了迦库鲁图。」哈莱克冷冰冰地说，「你怎么能代表——」

「你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这个人。」雷托斩钉截铁说道，毫无畏惧地迎着哈莱克的目光。

哈莱克从杰西卡那里学到很多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察方式。在雷托的表情中，他只看到沉着的自信。然而杰西卡的命令仍然有效。「你的祖母命令我完成对你的教导，并确保你不会被附身。」

「我没有被附身。」雷托淡淡说道。

「那你为什么要逃走？」

「纳穆瑞接到指示，无论如何都要杀死我。命令来自厄莉娅。」

「怎么，你是真言师吗？」

「是的。」另一句平淡但自信的陈述。

「珈尼玛也是吗？」

「不是。」

传道人打破了沉默，将空洞的眼眶对着哈莱克，但手指着雷托：「你认为你能测试他吗？」

「你对问题和问题的后果一无所知，请不要干涉。」哈莱克头也不回地下令道。

「哦，我很清楚后果。」传道人说道，「我曾经被一个老太婆测试过，她自以为知道在做什么，然而结果却证明不然。」

哈莱克转头看着他：「你也是真言师吗？」

「任何人都能成为真言师，你也可以。」传道人说道，「只要忠于自己的感受，你的内心必须承认明显的真相。」

「你为什么要干涉？」哈莱克问道，边将手伸向晶刃匕。这个传道人到底是谁？

「我必须向这些事件负责。」传道人说道，「我母亲可以将自己的血脉放上祭坛，但我有不同的动机。而且，我还看出了你的问题。」

「哦？」哈莱克终于感兴趣了。

「杰西卡女士命令你去分辨狼和狗。根据她的定义，狼是拥有力量也会滥用力量的人。不过，狼和狗之间有重叠期，在那段时间，你无法分辨两者。」

「说得还算有道理。」哈莱克说道，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穴地人涌进了公共休息室，倾听他们谈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这颗行星。你不明白吗？好好想想。地表下是岩石、泥土、沉积物和沙子。这就是行星的记忆，刻画出行星的历史。人类也一样。狗拥有狼的记忆。每个世界都围绕着存在的核心运转。从这个核心向外，才是一层层岩石、泥土等等记忆，直到地表。」

「很有趣，」哈莱克说道，「这对我执行命令又有什么帮助呢？」

「回顾你自己的一层层历史吧。」

哈莱克摇了摇头。传道人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率。他在厄崔迪家庭成员中常能发现类似特质，而且他还隐约察觉这人正在使用魅音。哈莱克感到自己的心脏开始狂跳。有可能吗？

「杰西卡需要一场最终测试，用这种压力来一层层揭开她孙子的构造。」传道人说道，「但他的构造就在那里，你只需睁大眼睛去看。」

哈莱克不禁转头盯着雷托，仿佛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驱使他。

传道人继续说着，好像在教导顽劣的学童：「这个年轻人让你捉摸不透，因为他不是单一的个体，他是个集体。就像任何受压迫的集体一样，任何成员都有可能取得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并不总是良性的，因此我们才有了妖煞的故事。你以前伤害过这个集体，但是，哥尼·哈莱克，你没有看到这个集体正在蜕变吗？这个年轻人已经取得内部合作，这种合作威力无穷，所向披靡。即使没有眼睛，我也看到了。我曾经反对他，但现在我追随他。他是医治者。」

「你究竟是谁？」哈莱克问道。

「我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人。不要看我，看这个你受命要教导和测试的人。危机造就了他，而他就在这里。」

「你是谁？」哈莱克坚持问道。

「我告诉你，只需看着这个厄崔迪年轻人！他是我们这个物种生存所需要的终极反馈，他将过去的结果重新注入整个系统。任何人都无法像他一样了解过去。这样一个人，你却想毁掉他！」

「我受命去测试他，并没有—」

「但你这么做了！」

「他是妖煞吗？」

传道人的脸上浮现古怪的笑容：「你还死守着贝尼·杰瑟里特的无稽之谈。你看她们如何创造育种的神话！」

「你是保罗·厄崔迪吗？」哈莱克问道。

「保罗·厄崔迪已经死了。他试图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象征，同时放弃了一切道德上的自我标榜。他成了圣人，但封圣的神并不存在，每句话都成了亵渎。你怎么能认为—」

「你的声音很像他。」

「你要测试我吗？小心点，哥尼·哈莱克。」

哈莱克咽了口唾沫，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放回冷眼旁观的雷托。「被测试的人是谁？」传道人问道，「有没有可能杰西卡女士是在测试你，哥尼·哈莱克？」

这个想法让哈莱克极其不安，他不明白自己对传道人的话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据说厄崔迪氏族的追随者都有服从独裁统治的天性。杰西卡曾说明这件事，却越说越玄。哈莱克感到自己的内心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若不是接受过杰西卡的教导，他自己也无法察觉这种变化。他不想改变！

「你们之间，谁在扮演最终裁决的神？目的又是什么？」传道人问道，「回答这个问题，但不要单纯凭理智来回答这个问题。」

慢慢地，哈莱克刻意将注意力转移到盲人身上。杰西卡一直教导他要学会平衡，掌握「汝可与汝不可」。她说，这是一种修练，但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没有规则、没有争论。那是敏锐的内在真实，令人着迷。这个盲人的声音、语气和态度点燃了一团猛烈的火苗，使他内心出现一种炫目的平静。

「回答我的问题。」传道人说道。

哈莱克感到他的话让自己更专注在此时、此刻，以及他话中的要求

上。他在世界的位置只由他的心思决定。他不再有疑虑，这就是保罗·厄崔迪。他没有死，他回来了。还有这个不是孩子的孩子，雷托。哈莱克再次看了雷托一眼，真正看见了他。他看到他眼睛四周的压力、他姿态中的协调感，还有那张妙语如珠此刻却紧闭的嘴。雷托的身影异常鲜明，仿佛有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因不抗拒而达到了内在和谐。

「告诉我，保罗，」哈莱克说道，「你母亲知道吗？」

传道人发出喟叹：「对女修会来说，只要接受现实，就能达到和谐。」

「告诉我，保罗，」哈莱克说道，「你母亲知道吗？」

传道人再次叹息：「对女修会来说，我已经死了。不要尝试让我复活。」

哈莱克追问道：「但为什么她—」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她过着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掌控许多人的生命。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扮演神。」

「但你还活着。」哈莱克喃喃道。他豁然开朗，转头看着这个人。保罗应该比自己年轻，但风霜使这人看起来比自己的年龄要大上一倍。

「那是什么呢？」保罗问道，「活着？」

哈莱克环顾四周的弗瑞曼人。他们脸上有怀疑也有敬畏。

「我的母亲从不需要经历我的考验。」这是保罗的声音！「成为神，你终究躲不过厌烦、堕落。自由意志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即使是神，可能也会希望用睡眠逃避一切，并只活在无意识投射的梦境中。」

「但你的确还活着！」哈莱克的声音稍稍大了些。

保罗没有理会老友话中的激动。他问道：「你真的要让这个年轻人在你的附身测试中和他的妹妹决斗？愚不可及！这对兄妹只会说：『不！杀了我！让对方活下去！』这样的测试能有什么结果？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哥尼？」

「测试不是这样的。」哈莱克抗议道，他不喜欢周围的弗瑞曼人渐渐靠过来。他们只顾着注视保罗，完全忽视了雷托。

但雷托突然间插话了：「看看结构，父亲。」

「是的……是的……」保罗抬起头，仿佛在嗅着空气，「这么说，

是法拉肯了！」

「我们太容易追随我们的思考，而不是感觉。」雷托说道。

哈莱克没能理解雷托的想法。他刚想开口提问，雷托就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打断了他。「不要问，哥尼。你可能会因此再次怀疑我被附身。不！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哥尼。如果硬要强求，你可能会毁了自己。」

但哈莱克觉得自己被重重迷雾围住。杰西卡警告过他：「出生前就有记忆的人很擅长迷惑人心。他们的把戏你永远想像不到。」哈莱克缓缓摇了摇头。还有保罗！保罗还活着，而且和自己可疑的儿子联手！

围着他们的弗瑞曼人再也克制不住。他们插进三人之间，将哈莱克和雷托挤到后面。空气中充满嘶哑的嗓音。「你是穆阿迪布吗？你真的是穆阿迪布？这是真的吗？告诉我们！」

「你们必须把我当作传道人。」保罗推开他们说道，「我不可能是保罗·厄崔迪或是穆阿迪布，再也不是了。我也不是契妮的配偶或皇帝。」

哈莱克开始忧虑，这些挫败的提问若得不到合理的回答，局面可能会失控。他正想行动，雷托已经抢先了。也正是在这时，哈莱克才第一次看到雷托身上发生的可怕变化。一阵雄兽的怒吼响起：「让开！」随后雷托向前挤去，将成年弗瑞曼人推开，有些人被推倒在地。他用手臂驱赶他们，用手直接抓住他们拔出的刀，把刀扭成一堆废铁。

一分钟内，那些还站着的弗瑞曼人惊恐地紧贴着墙壁。雷托站在父亲身旁。「沙胡罗说话时，你们只需服从。」雷托说道。

几名弗瑞曼人想要反驳。雷托从通道的岩壁上掰下一块石头，用手碾碎，过程中始终面带微笑。

「我能在你们面前拆了这个穴地。」他说道。

「沙漠魔鬼。」有人低声说道。

「还有你们的水渠，」雷托点点头，「我会撕裂。我们没有来过这里，你们听明白了吗？」

所有人都不断摇头，以示屈服。

「你们没有人见过我们。」雷托说道，「要是走漏任何消息，我会立刻回来把你们赶入沙漠，一滴水也不准带。」

哈莱克看到很多手举了起来，作出格挡的手势，那是沙虫的标志。

「我们现在就离开，我的父亲和我，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雷托说道，「给我们准备扑翼机。」

随后，雷托带着两人来到舒洛克。途中他向他们解释必须尽快行动，因为「法拉肯很快就要来厄拉科斯了。就像我父亲说的，届时你就能看到真正的测试了，哥尼」。

哈莱克坐在舒洛克山丘上，俯瞰山下的景象，再次自问。他每天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什么测试？他是什么意思？」

但雷托已经离开舒洛克，而保罗不愿回答。

教会和国家、科学和信仰、个体和集体、进步和传统——所有这些，都能在穆阿迪布的教导中达成和谐。他教导我们，除了人类的执念，不存在无法妥协的对立。任何人都可以掀开时间之幕。你可以在过去或你的想像之中发现未来。如此，你便能赢回你的内在意识。你会明白宇宙是一致的整体，你与宇宙是无法分割的。

——厄拉奇恩的传道人，哈克·阿拉达引述



珈尼玛坐得远远的看着布林·阿格威斯，香料灯照射不到她。她不喜欢他的圆脸和激动的眉毛，还有他说话时双脚动个不停的样子，仿佛他的话中暗含旋律，而他的脚在随之起舞。

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和斯第尔格谈判，珈尼玛告诉自己。她从那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她又往后挪了一段距离，离议会的圈子更远了。

每个穴地都有这样的屋子，但在这个荒废的新城镇内，会议厅却令珈尼玛感觉很拥挤，因为屋顶实在太低了。室内面积倒是很大，斯第尔格这边有六十人，加上阿格威斯的九个人，也只占据会议厅的一侧。香料灯光照在几根低矮的主柱上。空气因刺鼻的油烟而充满了肉桂味。

会议在祈祷和晚餐结束后的黄昏时分开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但珈尼玛仍然没能看穿阿格威斯的动向。他吐字清晰，但是动作和眼神却不然。

阿格威斯正在说话，回答斯第尔格手下一名副手的问题。那个副手是赫若的侄女，名叫拉佳。她是皮肤黝黑、表情严厉的年轻女人，嘴角永远下垂，以致总是一脸怀疑的表情。珈尼玛觉得当下的情境确实很需要这样的表情。

「我完全相信厄莉娅会饶恕你们，」阿格威斯说道，「否则，我就

不会到这里来。」

拉佳还想再次开口，斯第尔格打断了她：「我们倒并不在意她是否值得信任，我反而有点担心她是否信任你。」斯第尔格的语气有隐隐的怒意。阿格威斯提议要他恢复原职，这让他难以安心。

「她信不信任我并不重要。」阿格威斯说道，「老实说，我不认为她信任我。为了找你们，我花了太多时间。但我总觉得她并不真的想抓到你。她——」

「我杀了她的丈夫，」斯第尔格说道，「我承认那是他自找的。即使我不杀了他，他也很有可能自杀。但是厄莉娅的态度看起来——」

阿格威斯跳了起来，脸上带着明显的怒气：「她原谅你了！我还得说多少遍！她让祭司演了一场问神的戏——」

「你提出一个新问题。」是伊勒琅，她身体前倾，越过了拉佳，金色的头发遮住了拉佳的黑发，「她说服了你。但事实上，她可能另有计划。」

「祭司团已经——」

「到处都有流言，」伊勒琅道，「说你不只是个军事幕僚，还是她的——」

「够了！」阿格威斯愤怒至极。他的手在晶刃匕附近晃动，几乎控制不住抽刀杀人的冲动，连面孔都开始扭曲。「信不信由你，但我无法再和那女人继续下去了！她弄脏了我！她玷污了她触摸到的每样东西！我被利用了。我一身脏泥——但我从来不会拿刀对付我的族人。到此为止！」

看到这一幕，珈尼玛想：他总算流露真情了。

斯第尔格出乎意料地大笑起来。「哈，我的侄子，」他说道，「原谅我，但羞恼会让人泄漏本性。」

「你同意了？」

「我没这样说，」他举起一只手，阻止阿格威斯的另一次怒骂，「这不是为了我，布林，是为了大家。」他伸手指向四周的人，「他们是我的责任。我们需要时间考虑厄莉娅提出的补偿。」

「补偿？从来没有补偿这回事。只有饶恕，但没有……」

「那么她提出哪些保证？」

「泰布穴地和你的耐巴地位，保持完全的自治和中立。她现在理解了—」

「我不会加入她的人马，也不会提供战士给她。」斯第尔格警告说，「了解吗？」

珈尼玛听出斯第尔格开始动摇了。她想：不，斯第尔格！不！

「不需要那些，」阿格威斯说道，「厄莉娅只希望你把珈尼玛还给她，让她履行婚约—」

「原来如此！」斯第尔格皱起眉头，「珈尼玛是我获得赦免的代价。她以为我—」

「她认为你是明理的人。」阿格威斯道。

珈尼玛高兴地想：他不会答应的。别浪费力气了。他不会答应的。

就在这时，她听到左后方传来一阵沙沙声。她想躲闪，但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她。她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一块浸过迷药的粗布就蒙住了她的脸。在失去意识之前，她感受到自己被扛着朝会议厅内最暗的那扇门前进。她想：我早该猜到的！我应该防备的！抓住她的那双手是成年人的手，强壮有力。她无法挣脱。

珈尼玛最后意识到的是冷洌的空气、星辰的微光和一张蒙住的脸。这张脸望着她。接着响起一个声音：「她没有受伤吧？」

她没能听见回答。星空在她的视野中飞速旋转，最后，随着一道闪光，星空消失了。

61

穆阿迪布给我们一门特殊知识，那就是洞悉未来。他让我们知道伴随这种洞悉而来的是什么，以及预知未来的能力将如何影响那些似乎已经「准备就绪」的事件（即被预见到的、在相关系统中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如前所述，这种洞悉成了怪诞的陷阱，困住预知者本人。他很可能成为牺牲品，为自己知道的事情献祭——人类普遍有这样的弱点。危险在于，他很可能会沉溺于自己所预知的真相中，忽视了一点：他们的预象会产生两极化的作用。他们很容易忘记，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宇宙中，所有东西都需要其对立面才能存在。

——哈克·阿拉达《预象》



风卷起的沙尘如同大雾般浮在地平线上，遮挡了上升的旭日。沙丘阴影下的沙子仍然很凉。雷托站在大草原外缘眺望远处的沙漠。他闻到尘土味，还有荆棘散发的芳香，听到人和动物在清晨活动。这里的弗瑞曼人没有修建水渠。他们只有寥寥几株亲手种下的植物，几个女人在浇水，水来自她们随身携带的皮袋。他们的捕风器不怎么坚固，沙暴一来就故障，但又很容易修复。艰苦、苛刻的香料贸易，再加上冒险，共同构成这里的生活方式。这些弗瑞曼人仍然坚信天堂就是能听到潺潺水声的地方，但也正是这些人仍然珍惜雷托也认同的古老自由理念。

自由是一种孤独的状态，他想。

雷托调整白色长袍的系带，长袍覆盖了他那件有生命的蒸馏服。他能感觉到沙鳟的膜是如何改变自己，也必须强迫自己克服深沉的失落感。他已经不完全是人类了。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奇怪的东西。沙鳟的纤毛已经刺入所有器官，他的器官不断变化、适应，沙鳟也在变化、适应。雷托知道这一切，但他仍然感到残留的人性在撕扯他的心，感到生

命因被连根拔而饱受煎熬。但是，他知道沉溺于这种感觉的后果，他很清楚。

让未来自然发生吧，他想着，创造的唯一法则，就是创造本身。

他的目光不愿离开沙漠和沙丘，不愿离开那巨大的空无。沙漠边缘躺着零星几座岩石，那令人联想到风、沙尘、稀有而孤零零的植物和动物，想起沙丘如何融入沙丘、沙漠如何融入沙漠。

身后传来晨祷的笛声。在这位新生的沙胡罗听来，歌咏水汽的祷告仿佛是稍微变调的情歌。有了这种体认之后，音乐中似乎带上了永恒的孤寂。

我可以就这么走入沙漠，他想。

如果这样做，一切都将改变。他可以任选一个方向走下去，无论哪个方向都一样。他已经学会手无长物的生活，将弗瑞曼人的秘诀提升到可怕的程度：他携带的任何东西都是必需品，也只带着必需品。他身上就只有长袍、藏在衣褶的厄崔迪氏族鹰戒，还有原本不属于他的皮肤。

从这里一走了之，太容易了。

空中的动静引起他的注意—翅膀的形状表明了那是一只秃鹰。这景象令他心头一痛。像弗瑞曼人一样，秃鹰选择在此生活，是因为这里是它们的出生地。它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沙漠造就了它们。

然而，在穆阿迪布和厄莉娅的统治下，新的弗瑞曼人种诞生了。正是因为他们，他才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就此走入沙漠。雷托想起艾达荷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这些弗瑞曼人，他们活得很有尊严。我从来没碰过贪婪的弗瑞曼人。」

现在却出现了很多贪婪的弗瑞曼人。

一阵悲伤袭上。他决心要踏上那条路，去改变这一切，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而且，随着他逐渐接近旋涡，那条路也越来越难掌控。

克拉布里兹克，终极斗争，就在眼前……但那是迷失的代价，甚至更糟。

雷托身后传来说话声，然后是清脆的童音：「他在这里。」

雷托转过身去。

传道人从大草原走了出来。一个孩子在前头领着他。

为什么我仍然把他当成传道人？雷托问自己。

答案清晰印在雷托脑中：因为不再有穆阿迪布，不再有保罗·厄崔迪。沙漠造就了他现在这个样子——沙漠，还有迦库鲁图的爪牙喂给他的大量香料，再加上他们不时的引诱。传道人比他要老得多，香料并没有延缓他的衰老，反而加剧了衰老。

「他们说你想见我。」小领路人停下后，传道人开口说道。

雷托看着大草原的孩子，他几乎和自己一样高，一脸既畏惧又好奇的神情。小号蒸馏服面罩上方露出炯炯发亮的少年眼睛。

雷托挥了挥手：「退下。」

有那么片刻，孩子耸着肩，一副不乐意的模样。但很快，弗瑞曼人尊重隐私的本性占了上风，他离开了他们。

「你知道法拉肯已经到了厄拉科斯吗？」雷托问道。

「哥尼昨晚载着我飞到这里时，已经告诉我了。」

传道人想：他的话多么冷淡，就像过去的我。

「我面对困难的抉择。」雷托说道。

「我以为你早就作出决定。」

「我们都知道那个陷阱，父亲。」

传道人清了清嗓子。紧绷的气氛告诉他危机已近在眼前。雷托不再依靠纯粹的预象了，他开始掌握预象。

「你需要我帮忙？」传道人问道。

「是的，我要回厄拉奇恩，我希望以你领路人的身份回去。」

「为什么？」

「你能再去厄拉奇恩传一次道吗？」

「也许。我还有些话没说完。」

「你无法再回沙漠了，父亲。」

「如果我答应跟你去的话？」

「对。」

「我会遵从你的任何决定。」

「你考虑过吗？法拉肯来了，你母亲肯定和他在一起。」

「毫无疑问。」

传道人再次清了清嗓子。这泄漏了他内心的紧张，穆阿迪布绝不会

允许自己有这种表现。这具躯体离过去的自律太远了，他的神智常会泄漏迦库鲁图造就的疯狂。传道人认为回厄拉奇恩或许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你无需和我一起回去，」雷托说道，「但我的妹妹在那里，我必须回去。你可以和哥尼一起走。」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会去厄拉奇恩吗？」

「是的，我必须见法拉肯。」

「我和你一起去。」传道人叹了口气。

雷托从传道人的举止中感受到几丝古老预象的狂热。他想：他还在玩那套预知的把戏吗？不。他不会再走那条路了。他知道与过去纠缠会掉入什么陷阱。传道人的每句话都证实了他已经将预象全托付给儿子，因为他知道，儿子已预知宇宙的万事万物。

「我们几分钟后离开，」雷托说道，「你想告诉哥尼吗？」

「哥尼不和我们一起去？」

「我想让哥尼活下来。」

紧张就紧张吧，传道人不压抑了。周围的空气中、他脚下的土地里，紧张无处不在，但主要集中在那个不是孩子的孩子身上。过去的预象哽在他的喉咙里，随时可能发出呐喊。

这该死的神圣！

他躲不掉恐惧。他知道他们在厄拉奇恩将面对什么。他们将再次和那种可怕、致命、永不给他们安宁的力量对决。

孩子拒绝戴上父亲的枷锁，这象征了人类最独一无二的能力。「我无需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我无需遵从父亲的命令，甚至无需相信他所相信的。身而为人，我有能力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成为什么、不成为什么。」

——哈克·阿拉达《雷托·厄崔迪二世》



朝圣的女人在神殿广场上随着鼓声笛声起舞。她们的头上没有头巾，脖子上也没有项圈，衣衫轻薄透明，转圈时，长长的黑发时而笔直地甩动，时而披散在脸上。

厄莉娅在神殿高处看着底下的场景，又是入迷，又是厌恶。早晨已经过了一半，不久后，香料咖啡的香气将从遮阳棚下的商铺中传出，弥漫整座广场。很快，她将出去迎接法拉肯，送上正式的礼物，并监督他和珈尼玛的第一次会面。

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珈尼将杀了他，然后，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只有一个人准备好收拾残局。线绳拉动，木偶开始跳舞。一如她的期望，斯第尔格已经杀死阿格威斯。阿格威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人带到新城镇，绑架了斯第尔格等人。她送给阿格威斯的新靴中藏着信号发射器。斯第尔格和伊勒琅此时被关押在神殿的地牢里。或许应该马上处死，但两人可能还有利用价值，再等等也无妨。

她注意到下方的城市弗瑞曼人正在观赏朝圣者跳舞，眼神热烈而坚定。离开沙漠之后，城镇里的弗瑞曼人仍维持基本的性别平等，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差异已悄悄入侵。这一点也在计划中。分裂及软弱。从这些欣赏异星舞蹈的弗瑞曼人身上，厄莉娅能感受到这种细微的变化。

让他们看吧。让他们的脑中塞满七情六欲。

上半截窗户开着，厄莉娅能感到外面温度在急剧上升。在这个季

节，温度将在日出后升高，并在午后达到高峰。广场石板上的温度要比这里高出许多，舞者会很不舒服，但她们仍旧在旋转、下腰、甩开双臂，发丝仍旧随着舞姿飘散。她们将舞蹈献给厄莉娅，天堂之源。一名副官和她提过这件事，而且对这些异星人的奇特行为相当不屑。副官解释那些女人来自伊克斯星，那里还残留了一些违禁的科学和科技。

厄莉娅哼了一声。这些女人和沙漠中的弗瑞曼人一样无知、迷信且落后……那个不屑的副官说得没错。但是，那副官和这些伊克斯人都不知道，在某种已经消亡的语言中，伊克斯这个词只是一个数字。

厄莉娅轻轻笑了笑，想：让她们跳吧。舞蹈能消耗能量，而这些能量原本可能被用于破坏。再说音乐也很动听，在葫芦鼓和拍手声之间，一阵阵似有若无的乐声不住飘荡。

突然间，广场远端传来的嘈杂声淹没了音乐。舞者踏错舞步，短暂的迟疑之后又重新舞动，但已经无法做到整齐划一，连注意力都飘到广场另一端的入口。那里有一群人拥到石板上，像流水通过打开的水渠。

厄莉娅盯着那股人流。

她听到了喊叫声，有个词盖过了其他声音：「传道人！传道人！」

随后，她看到了他，随着第一道波浪大步走来，一只手搭在年轻领路人的肩上。

朝圣的舞者不再转圈，退回到厄莉娅下方的台阶附近，和观众挤在一起。厄莉娅感觉到了人群的敬畏。她自己也心慌意乱。

他竟敢！

她半转过身，想召唤侍卫，转念一想又放弃了。人群挤满了广场。如果阻扰他们聆听盲人的预言，场面可能会很难看。

厄莉娅握紧拳头。

传道人！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做？有一半的人认为他是「沙漠狂人」，因此害怕他；另一半人则在市集或商铺窃窃私语，说他就是穆阿迪布，不然祭司团怎会允许他传布乖戾的异端邪说？

厄莉娅在人群中看到了难民，那些从废弃穴地逃出来的残存者，身上的长袍破烂不堪。

「夫人？」

声音从厄莉娅身后传来。她转过身，看到姿亚站在通向外厅的拱

廊。全副武器的皇室侍卫紧跟在她身后。

「什么事，姿亚？」

「夫人，法拉肯在外面请求会面。」

「在这里？我的宅邸内？」

「是的，夫人。」

「他一个人吗？」

「还有两名护卫和杰西卡女士。」

厄莉娅一只手放在喉咙上，想起上次与母亲的对峙。时空不同了，新的情势决定了两人的关系。

「他太急躁了，」厄莉娅说道，「他有什么理由吗？」

「他听说了那个……」姿亚指了指居高临下的窗户。「他说，他听说你有最好的视野。」

厄莉娅皱起眉头：「你相信他的话吗，姿亚？」

「不，夫人。我认为他听说了一些流言。他想看看您的反应。」

「是我母亲教唆的！」

「显然是，夫人。」

「姿亚，我亲爱的，我要求你执行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命令。过来。」

姿亚走到离她只有一步远的地方：「夫人？」

「让法拉肯、他的护卫，还有我母亲进来。然后把珈尼玛带来这里。她全身上下都要打扮成弗瑞曼新娘——全身上下。」

「带着刀吗，夫人？」

「带着刀。」

「夫人，那……」

「珈尼玛不会对我构成威胁。」

「夫人，有充分的理由显示她和斯第尔格一起逃走比较是为了保护他而不是——」

「姿亚！」

「夫人？」

「珈尼玛已经为斯第尔格请命，而斯第尔格还活着。」

「但她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尽管执行我的命令，让珈尼玛准备好。同时，派祭司团的五名神殿侍祭到广场上，让他们伺机搭话，把传道人请来我这里，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他们不能用武力。邀请时务必要恭敬，绝不能使用武力。还有，姿亚——」

「夫人？」她绷着脸确认。

「必须同时将传道人和珈尼玛带来。我打出手势时，两人要一起进来。明白了吗？」

「我知道这个计划，夫人，但是——」

「去办就是了！一起带进来。」随后厄莉娅一扬头，示意女侍卫离去。姿亚转身走了。厄莉娅说道：「顺便让法拉肯他们进来，但是要找十个最可靠的人带他们过来。」

姿亚转过头来，边走出屋子边说：「遵命，夫人。」

厄莉娅转身望向窗外。只要再过几分钟，计划就会结出血淋淋的果实。保罗将当场目睹他女儿发出致命的一击，终结他的自命不凡。厄莉娅听到姿亚的侍卫队走了进来。很快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将结束。她洋洋自意，俯视传道人站在第一级台阶上，年轻领路人随侍在侧。厄莉娅看到身穿黄色长袍的神殿祭司等在左边，随着人群推挤慢慢后退。然而他们在对付人群方面很有经验，仍设法接近目标。传道人的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人群屏气凝神等待他讲道。让他们听吧！很快，他的话将被解读成别的意思，而且不会再有传道人来纠正了。

她听到法拉肯一行人走了进来。杰西卡的声音传来：「厄莉娅？」

厄莉娅没有转身，直接说道：「欢迎，法拉肯王子，还有你，母亲。过来欣赏好戏吧。」她向身后瞥了一眼，见身材魁梧的萨多卡泰卡尼克正怒视着拦路的侍卫。「太失礼了，」厄莉娅说道，「让他们过来。」两名侍卫显然接到了姿亚的指令，走上前站在她和其他人中间。其他侍卫退到一旁。厄莉娅退到窗户右侧，示意道：「这里是视野最好的位置。」

杰西卡穿着传统黑色长袍，两眼盯着厄莉娅，陪着法拉肯走到窗前，站在他和厄莉娅的侍卫之间。

「你真是太客气了，厄莉娅夫人，」法拉肯说道，「我听到太多关于这位传道人的传言。」

「那底下就是他本人。」厄莉娅说道。法拉肯穿着灰色萨多卡军服，军服上没有任何装饰，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吸引了厄莉娅。或许这位柯瑞诺王子不只是游手好闲的纨绔。

传道人的声音被窗户下的监听器放大之后，传遍整个屋子。厄莉娅感到自己的骨头都随之震动，她开始入迷地倾听他讲道。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禅沙漠，」传道人喊道，「身处哀嚎的荒地。神命令我把那个地方清理干净。因为我们在沙漠上被激怒，在沙漠上悲痛。我们在旷野中受到诱惑，放弃了我们的道路。」

禅沙漠，厄莉娅想，第一批禅逊尼流浪者接受试炼的地方，而弗瑞曼人正是这些流浪者的后裔。他在说什么？他难道是在暗示，那些效忠于皇室的穴地被摧毁有他的一份？

「凶暴的野兽躺在你们的土地上，」传道人说道，话声在广场上回荡，「阴沉的生物占据了你们的住屋。你们这些逃离家园的人无法回到沙漠上生活。是的，你们这些背弃正道的人，如果再执迷不悔，将死在污秽的巢中。但如果你们留意我的警告，神将指引你们穿越深渊，进入神的山岭。是的，沙胡罗会指引你们。」

人群发出低吟。传道人停了下来，空洞的眼窝跟着声音从这头扫到那头。接着他举起双手，张得很开，叫喊道：「哦，神，我的肉体渴望回到干涸的土地！」

一名老妇人站在传道人面前，从她破烂的长袍就能看出她是难民。她朝着他举起双手，祈求道：「帮帮我们，穆阿迪布，帮帮我们！」

厄莉娅的胸腔因恐惧而紧缩。她问自己那个老妇人是否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瞥了母亲一眼，但杰西卡女士并没有移动，而是在法拉肯、厄莉娅的侍卫和窗户外的景象之间来回打量。法拉肯则仿佛在那里生了根，牢牢地被吸住了。

厄莉娅又朝窗外看去，想寻找那几名神殿祭司。他们没有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她怀疑他们已经绕到神殿的大门下，想从那里找条路直接走下台阶。

传道人用右手指着老妇人的头喊道：「能帮助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你们都是反叛者，你们带来了干燥的风，挟带着沙尘和热浪。你们背负着沙漠的重担，以及来自沙漠，来自那可怕地方的旋风。我从荒野

中走来。水从破裂的水渠流过沙漠。河流在大地纵横交错。沙丘中心竟然有水从天空落下！哦，我的朋友，神给我下了命令，在沙漠中为我们的主建造一条大道吧。」

他伸出一根僵硬的手指，颤抖着指了指脚下的台阶：「新城镇永远不再能居住，那并不是我们的损失！我们曾吃着来自天堂的面包，然而陌生人的喧闹将我们赶离家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荒芜，让我们的土地不再适合居住、不再有生机。」

人群开始骚动，难民和城市弗瑞曼人怒视着身边的异星朝圣者。

他可能会发动血腥暴乱！厄莉娅想，好吧，随他去。我的祭司可以趁乱接近他。

她看到了那五名身穿黄色长袍的祭司结成紧密的小队伍，沿着传道人身后的台阶慢慢往下走。

「我们洒在沙漠上的水变成了鲜血，」传道人挥舞着手臂说道，「流淌在我们土地上的鲜血！看哪，我们的沙漠可以安乐又繁荣。这样的沙漠引来了陌生人，陌生人藏在我们中间，带来了暴力！他们的部队在集结，最后的克拉布里兹克就要来临了！他们夺取沙漠的丰饶物产，挖走藏在地底的珍宝。看哪，他们仍然在继续邪恶的工作。书上是这么写的：『我站在沙漠上，看到沙地中跃起一头野兽，野兽的头上刻着神的名字！』」

人群发出愤怒的低语，纷纷举起拳头，挥舞着。

「他在做什么？」法拉肯小声问道。

「我也想知道。」厄莉娅说道。她一只手抚着胸口，感受着此刻的紧张和刺激。如果他再继续说下去，人群就要对朝圣者动手了！

然而传道人却侧转身体，空洞的眼窝对准神殿，伸出手，指着高处厄莉娅宅邸的窗户。「亵渎仍然存在，」他叫喊道，「亵渎！亵渎者就是厄莉娅！」

广场上的人目瞪口呆。

厄莉娅全身一僵。她知道人群看不到她，但仍然觉得自己正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那么无助。她脑中那个想安慰她的声音与她的心跳在相互较量。她只能定定看着底下那场精彩的演出。传道人的手仍继续指着窗户。

然而，祭司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话。他们打破了沉默，发出愤怒的呼喊，向台阶下冲去，撞开一条路。人群也开始反抗，如同波浪般冲上台阶，将站在第一排的观众撞得七零八落。波浪卷住了传道人，冲散他和年轻领路人。随后，人群中伸出一只套着黄色衣袖的手臂，手臂末端的手挥舞着一把晶刃匕。她看到那把刀刺了下去，扎进传道人的胸膛。

神殿大门关闭的巨响让厄莉娅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侍卫这么做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群冲入神殿。但人们已经后退了，在台阶上围着一具坍缩的物体。可怕的死寂笼罩着广场。厄莉娅看到很多尸体，但只有那一具单独躺在那里。

人群发出痛苦的叫喊：「穆阿迪布！他们杀了穆阿迪布！」

「神啊，」厄莉娅颤抖着，「神啊。」

「现在祈求已经晚了，不是吗？」杰西卡说道。

厄莉娅转过身，注意到法拉肯被她吓到——他看到她脸上的狂怒。「他们杀死了保罗！」厄莉娅尖叫道，「那是你儿子！当那些人证实了这一点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杰西卡静静站在那里，久久不动。厄莉娅告诉她的事，她早已知道。法拉肯伸出手拍了拍她，打破了此刻的安静。「女士。」他说，声音饱含同情，杰西卡心想，她或许会被那样的同情淹死。她看看厄莉娅脸上冰冷的怒容，再看看法拉肯脸上的哀伤和怜悯，不禁想：或许我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

厄莉娅的话没有可疑之处。杰西卡记得传道人声音中的每个语调，从中听出自己的心血。她花了多年时间栽培那个人。他注定要成为皇帝，现在却躺在神殿台阶前那张血淋淋的垫子上。

加弗拉让我变得盲目，杰西卡想。

厄莉娅向一个副官示意：「把珈尼玛带来。」

杰西卡强迫自己理解那几个词的意思。珈尼玛？现在？为什么？

副官转身向外屋的大门走去，正想下令打开门闩，但话还没有出口，整扇门就鼓了起来。铰链崩裂了，门闩也弹到一旁。厚钢板制成、能抵挡可怕能量的大门就倒在屋内。侍卫手忙脚乱躲开倒下的大门，纷纷拔出武器。

杰西卡和法拉肯的护卫紧紧围着柯瑞诺王子。

然而门框下只站着两个小孩：珈尼玛站在左方，身穿着黑色婚礼长袍；雷托站在右侧，沾满沙尘的白色长袍下方是灰色紧身蒸馏服。

厄莉娅站在倒下的大门旁，看着这两个孩子，不由自主抖了起来。

「家族成员都在这里欢迎我们。」雷托说道，「祖母。」他朝杰西卡点了点头，然后将注意力转到柯瑞诺王子身上，「这位一定是法拉肯王子。欢迎来到厄拉科斯，王子。」

珈尼玛的眼神空荡荡的。她的右手抓住腰间的仪式用晶刃匕，努力想从雷托手中挣脱。雷托摇了摇她的手臂，她整个身体随之一晃。

「看着我，各位家人，」雷托说道，「我是厄崔迪氏族的雄狮。还有这位—」他又摇了摇她的手臂，她的身体再次晃了几下，「这位是厄崔迪氏族的母狮。我们来引导你们走上Secher Nbiw，黄金之路。」

珈尼玛听到了那个暗语，「Secher　Nbiw」。被封存的记忆立刻重新流回她的意识，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流淌着，体内母亲的意识在记忆之流周围巡守，她是记忆大门的守卫。此刻，珈尼玛知道自己已经征服体内的喧嚷呼喊。她拥有了一扇大门，需要时，她可以透过门观察过去。几个月的自我催眠为她打造了一个安全的堡垒，她可以在里面管理自己的肉身。当她意识到自己站在何处以及和谁站在一起之后，立刻转向雷托，想向他说明自己身上的变化。

雷托放开她的手臂。

「我们的计划奏效了吗？」珈尼玛低声问道。

「够有效了。」雷托说道。

厄莉娅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冲着站在她左边的侍卫喊道：「抓住他们！」

雷托弯下腰，单手抓起地上的门，扔向侍卫。两名侍卫被钉在墙上，剩下的都惊恐地向后退去。这扇门有半吨重，而这孩子却能随手抛掷。

厄莉娅这才意识到门外的走廊肯定还躺着更多侍卫，雷托进来时已经消灭了他们，而且，这孩子还毁了她那扇牢不可破的门。

看到那两具被钉在墙上的尸体，目睹雷托拥有的力量之后，杰西卡也有相同的猜测。但珈尼玛刚才的话触发了她的贝尼·杰瑟里特内心，迫使她维持镇定。

「什么计划？」杰西卡问道。

「黄金之路，为了帝国所作的计划，我们的帝国。」雷托说道，他朝法拉肯点了点头，「别把我想得太坏，表兄。我也在为你效力。厄莉娅想让珈尼玛杀了你，我则宁愿你多少能幸福地过自己的生活。」

厄莉娅朝走廊里畏畏缩缩的侍卫尖叫道：「我命令你们，抓住他们！」

但侍卫不愿进入屋子。

「在这里等我，妹妹，」雷托说道，「我还有讨厌的任务要完成。」他穿过屋子，朝厄莉娅走去。

她在他面前往后退，缩到角落里，蹲下身体，拔出了刀。刀柄上绿色的珠宝反射着窗户透入的阳光。

雷托继续前进。他赤手空拳，但手已经张开，做好了准备。

厄莉娅的刀猛地刺来。雷托跳了起来，几乎撞上天花板。他左腿踢出，踢中她的头。她四脚朝天跌倒在地，额头留下了一道血痕。晶刃匕从她的手中飞落，顺着地板滑到屋子另一头。厄莉娅慌忙朝刀子爬去，却发现雷托站在她前方。

厄莉娅犹豫了一下，回忆起她所受过的一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从地板上爬了起来，保持着放松的平衡姿态。

雷托继续向她走去。

厄莉娅向左佯攻，右肩一旋，踢出右腿，脚尖直戳过去。如果攻击到位，这一脚可以把人的内脏都踢出来。

雷托用手臂承受这一踢，然后一把抓住她的脚，把她整个人拎了起来，挥动手臂抡转。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她的长袍不断抽打着她的身体，啪啪声传遍整间屋子。

其他人都低下头，躲到一边。

厄莉娅不断尖叫，但雷托继续挥动她。叫声渐渐停下。

雷托放慢速度，轻轻把她放在地板上。她躺在那里，喘着粗气。

雷托朝她弯下腰。「我本来可以把你甩到墙上，」他说道，「或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你应该自己选择。」

厄莉娅的眼睛疯狂地左右扫视。

「我已经征服了内在生命，」雷托说道，「看看珈尼吧，她也一」

珈尼玛打断道：「厄莉娅，我可以教你——」

「不！」厄莉娅发出凄厉的喊叫，胸膛不住起伏，声音开始滔滔不绝从她口中涌出，支离破碎，有的在咒骂，有的在恳求。「看到了吧！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还有「你为什么这么做！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是「让他们住嘴！」

杰西卡蒙住双眼。她感到法拉肯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安慰着她。

厄莉娅仍在咆哮：「我要杀了你！」她飚出骇人听闻的咒骂，「我要喝光你的血！」各种语言从她的嘴里冒出，乱七八糟，令人惊骇。

走廊里挤成一团的侍卫摆出沙虫手势，用拳头堵住耳朵。她被附身了！

雷托摇摇头，走到窗户旁，飞快捶了三下，击碎牢不可破的超玻璃。

厄莉娅的脸上现出一丝狡猾的神色。从那张扭曲的嘴中，杰西卡听到了类似自己的声音，拙劣地模仿贝尼·杰瑟里特的魅音。「你们所有人！站在那里别动！」

杰西卡放下双手，发现上面沾满泪水。

厄莉娅翻了个身，吃力地站了起来。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她问道。这是她以前的声音，是小厄莉娅那甜美轻快的声音，「为什么你们都那样看着我？」她把恳求的目光对准杰西卡，「母亲，阻止他们。」

杰西卡只能摇摇头，极端的恐惧让她全身虚软。贝尼·杰瑟里特那些古老的警告全变成了现实。她看着并肩站在厄莉娅身旁的雷托和珈尼玛。对可怜的双胞胎来说，这些警告又意味着什么？

「祖母，」雷托的语气带着恳求，「我们非得进行附身测试吗？」

「你有什么资格谈测试？」厄莉娅的声音变成男人，那个暴躁、专横、好色的男人。

雷托和珈尼玛都听出了这个声音。老哈克南男爵。同样的声音也在珈尼玛的海中响起，但她体内的大门关闭了，她能感受到母亲在为她守卫门口。

杰西卡仍无法开口。

「那么由我来决定吧。」雷托说道，「选择在你，厄莉娅。附身测

试，或者……」他朝破碎的窗户扬了扬头。

「你凭什么叫我选择？」厄莉娅问道。仍然是老男爵的声音。

「魔鬼！」珈尼玛尖叫道，「让她自己决定！」

「母亲，」厄莉娅用小女孩的声音恳求道，「母亲，他们在干什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帮帮我。」

「你帮助自己吧。」雷托命令道。随即，在那瞬间，他在她眼中看到他姑母破碎的影像，她透过那双眼睛无助地看着自己。影像很快消失。她的身体动了起来，像根棍子一样僵硬而又艰难地走着。她摇摇晃晃，不断摔倒，不断转身回来，而后又不断转身继续前进。离窗户越来越近了。

老男爵的声音从她的嘴唇中发疯般涌出。「停下！停下，我说！我命令你！停下！感受这个吧！」厄莉娅伸手抱住头，跌跌撞撞来到窗前。她把腿靠在窗台上，那个声音仍在咆哮。「别这么做！停下，我能帮你！我有个计划。听我说。停下，我说。等等！」厄莉娅把手从头上拿开，抓住破损的窗扉，猛一用力，把自己拉离窗台，消失在窗外。摔落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尖叫。

他们在屋内听到人群大喊大叫，随后传来沉闷的撞击声。

雷托看着杰西卡：「我们告诉过你，要怜悯她。」

杰西卡转身将脸埋入法拉肯的上衣。

有这么一个假设：攻击某个系统中具有意识的部分，系统可以运作得更顺畅。这泄漏了危险的无知。那些自称科学家或科技专家的人常会走上这种无知的路。

——哈克·阿拉达《巴特勒圣战》



「他在晚上奔跑，表兄，」珈尼玛说道，「你见过他奔跑吗？」

「没有。」法拉肯说道。

他和珈尼玛待在堡垒的小会客厅，雷托要两人在那里等他。泰卡尼克站在一侧，因为身边的杰西卡女士而浑身不自在。杰西卡现在显得非常孤僻，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早餐结束还不到一个小时，但很多事情都已经动了起来：传召宇航，还有发讯息给钜贸联会和兰兹拉德会。

法拉肯发现自己很难理解这些厄崔迪人。关于这一点，杰西卡女士已经警告过他，但他还是大惑不解。他们仍然在讨论婚礼，尽管政治联姻的理由已经不存在。雷托将登上皇位，这一点没什么疑问。当然，他那身奇怪的活皮肤需要蜕掉……但是，到时候……

「他奔跑是为了让自己疲惫，」珈尼玛说道，「他是克拉布里兹克的化身。没有风能快得过他。当他用尽力气，他会回来，枕着我的腿休息。『让我们内在的母亲找个方法让我死去。』他这样求我。」

法拉肯盯着她。广场骚乱过后的一星期内，堡垒内有种奇异的节奏，日子过得神神秘秘。从泰卡尼克（目前正为厄崔迪氏族提供军事建言）那里，他还得知大盾壁后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我听不懂。」法拉肯说道，「找个方法让他死去？」

「他叫我让你预备好。」珈尼玛说道。这位柯瑞诺王子古怪的天真不止一次令她震惊。这是杰西卡的功劳吗？抑或是他的天性？

「预备什么？」

「他不再是人类了。」珈尼玛说道，「昨天你问我，他什么时候才会除去那身活皮肤。不会的。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也是那皮肤的一部分。雷托估计他能在那张膜毁掉他之前活上四千年。」

法拉肯试图咽口唾沫润润嗓子。

「你明白他为什么要奔跑了吗？」珈尼玛问道。

「但如果他能活这么久，又是那么——」

「因为他体内有太多人类记忆。想想那些生命吧，表兄。不，你无法想像，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有。我能想像他的痛苦。他的奉献比世上任何人还要多。我们的父亲走入沙漠，想逃避那些记忆，厄莉娅因为害怕而成了妖煞。在这方面，我们的祖母只是迷糊的婴儿，然而她却必须穷尽贝尼·杰瑟里特的把戏来保护自己。但是雷托！他就是他自己，他是独一无二的。」

法拉肯被她的话吓到了。统治四千年的皇帝？

「杰西卡知道，」珈尼玛看着她的祖母说道，「他昨晚告诉她了。他把自己称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长期计划师。」

「那个计划……是什么？」

「黄金之路。他之后会跟你解释。」

「他也给我指派了角色吗，在这个……计划里？」

「担任我的配偶。」珈尼玛说道，「他接管了女修会的育种计划。我相信我祖母已经跟你说过，贝尼·杰瑟里特一直梦想培育出能力超凡的男性圣母……」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是——」

「不是只是，」她抓住他的手臂，亲密地捏了捏，「他将指派很多重要任务给我们，但不会是在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

「你的年龄还太小。」法拉肯说道，挣脱她的手。

「不要再犯这种错了。」她以冰冷的语气说道。

杰西卡和泰卡尼克一起走上前来。

「泰卡告诉我战争已经扩展到外星球，」杰西卡说道，「巴力克星的中央神殿已经被包围了。」

法拉肯体会着她那种平静的语气。他昨晚已经与泰卡尼克一起分析了那份战报。帝国内部的叛乱野火正熊熊燃起。当然，火能扑灭，但是

等待着雷托的可能是个残破的帝国。

「斯第尔格来了，」珈尼玛说道，「他们一直在等他。」她再次抓住法拉肯的手臂。弗瑞曼老耐巴从远处那扇门外走了进来，两名过去时代的敢死队员随侍在侧。他们都穿着正式的丧服：黑色长袍，镶着白色滚边，头上绑着黄色头巾。他们沉稳地向这边走来，但斯第尔格一直盯着杰西卡，然后停在她面前，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仍然担心邓肯·艾达荷之死。」杰西卡说道。她不喜欢她的老朋友表现出的戒慎。

「圣母。」他说道。

所以要这样了！杰西卡想着，照弗瑞曼人的规矩公事公办，带着难以抹灭的血迹。

她说道：「在我们看来，你只是做了邓肯指派给你的任务。有人将生命献给厄崔迪氏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斯第尔格？你也曾不止一次准备献出你的生命。为什么？是因为你知道厄崔迪氏族将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吗？」

「我很高兴你没有找借口报复我，」他说道，「但是我有些事必须和你孙子谈一谈。这些事可能会把我们和你们永远分开。」

「你是说泰布不会效忠他？」珈尼玛问道。

「我的意思是我保留我的决定，」他冷冷盯着珈尼玛，「我不喜欢我的弗瑞曼人现在这个样子。」他咆哮道，「我们要回归古老之道，如果有必要，就和你们决裂。」

「只能暂时如此。」珈尼玛说道，「沙漠正在死去，斯第尔格。没有了沙虫，没有了沙漠，你能怎么办？」

「我不相信！」

「百年之内，」珈尼玛说道，「世上的沙虫将剩下不到五十条，而且还是病虫，生活在精心维护的保护区，产出的香料只供应给宇航，至于价格……」她摇了摇头，「我看到雷托定下的数字。他走遍了这颗行星。他知道情况。」

「这是又一个让弗瑞曼人成为你们附庸的把戏吗？」

「你什么时候当过我们的附庸了？」珈尼玛问道。

斯第尔格吼了一声。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这对双胞胎总有办法

让人觉得错全在他。

「昨晚他和我说了黄金之路，」斯第尔格脱口而出，「我不喜欢！」

「这就怪了，」珈尼玛瞥了祖母一眼，「大半个帝国都会很欢迎。」

「黄金之路会毁了我们所有人。」斯第尔格喃喃道。

「但是所有人都向往黄金年代，」珈尼玛说道，「难道不是吗，祖母？」

「所有人。」杰西卡赞同道。

「他们盼望强大的帝国，雷托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珈尼玛说道，「他们盼望和平、丰厚的收成、繁荣的贸易、平等的地位，只是不要黄金统治。」

「对于弗瑞曼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灭亡！」斯第尔格抗议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难道我们不再需要士兵和勇敢的战士来解决偶尔的不满吗？斯第尔格，你和泰卡那些勇敢的人将受命去完成这些任务。」斯第尔格看着萨多卡指挥官，两人之间碰撞出一阵奇特的理解火花。

「还有，雷托将控制香料。」杰西卡提醒他们。

「他将完全控制香料。」珈尼玛说道。

凭借杰西卡传授给他的新觉知，法拉肯听出珈尼玛和她的祖母在演出一场事先排练好的戏。

「和平将持续下去，」珈尼玛说道，「战争的记忆将会消失。雷托将率领人类在美好的花园中至少前进四千年。」

泰卡尼克困惑地看着法拉肯，清了清嗓子。

「什么事，泰卡？」法拉肯问道。

「我想私下跟你谈谈，王子。」

法拉肯笑了，他知道泰卡尼克那个军人的脑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也知道现场至少还有两个人也猜出了他的问题。「我不会出售萨多卡。」法拉肯说道。

「没有必要。」珈尼玛说道。

「你听从这个孩子的话？」泰卡尼克问道，他怒了。那个老耐巴清

楚这个阴谋将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但其他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珈尼玛冷笑一声：「告诉他，法拉肯。」

法拉肯叹了口气。他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忘记这个不是孩子的孩子有多特殊。他可以想像若要和她共度一生，每次亲昵时他都会有所保留。这样的未来不尽然令人愉快，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躲不掉了。完全控制日益减少的香料供应！没有香料，任何东西都无法在宇宙中移动。

「以后再说吧，泰卡。」法拉肯说道。

「但是—」

「我说了，以后！」他第一次对泰卡尼克用了魅音，看到那个人奇怪地眨了眨眼睛，然后陷入沉默。

杰西卡的嘴角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在同一句话中既提到和平，也提到死亡。」斯第尔格喃喃道，「黄金之路！」

珈尼玛说道：「他将率领人们度过死亡崇拜，进入生机勃发的自由空气！他谈到死亡，因为那是必须的，斯第尔格。对死亡的焦虑能让生者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当他的帝国倒塌……是的，他的帝国会倒塌。你以为现在就是克拉布里兹克，但是克拉布里兹克尚未到来。当它到来时，人类将更新自己的记忆，重新体会活着的感受。只要有人还活着，这个记忆就不会消失。我们将再次经历严酷的考验，斯第尔格。我们将通过这次考验。我们总是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总是。」

听到她的话后，法拉肯终于理解刚才她所说的雷托在奔跑是什么意思。他将不再是人类。

斯第尔格还是没有被说服。「没有沙虫了。」他怒吼道。

「哦，沙虫会回来的。」珈尼玛向他保证，「所有沙虫将在两百年内死去。但在这之后，它们还会回来。」

「怎么回—」斯第尔格咽下后半句话。

法拉肯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觉醒。他在珈尼玛开口之前就知道了她要说什么。

「宇航能勉强撑过那些供应不足的年份，靠他们和我们的库存。」珈尼玛说道，「但在克拉布里兹克之后，将会有大量香料。在我兄长走入沙漠之后，沙虫将回归厄拉科斯。」

和许多宗教一样，穆阿迪布的黄金永生会也退化成流于表面的巫术。神秘的宗教征兆被简化为深层心理历程的象征，而那些历程当然有如狂风暴雨。他们需要活着的神，然而他们却没能拥有，而穆阿迪布之子修正了这个情势。

—据称是吕洞宾的话



雷托坐在狮子皇座上，接受各部落宣誓效忠。珈尼玛站在他身旁低一阶的地方。大厅里的仪式已经进行了数小时。弗瑞曼部落代表团和耐巴一个个在雷托面前走过。每支代表团都带来了礼物献给这位神。这位复仇之神不但法力骇人，也答应赐予他们和平。

上星期，他降服了这些人，在所有部落的阿理伐面前露了几手。这些裁决者目睹他走过火坑，又毫发未损地走了出来。他们在近处仔细观察，雷托的皮肤上没有任何疤痕。他命令他们拔刀向他进攻，牢不可破的皮肤盖住他的脸，进攻全以失败告终。朝他泼洒浓酸也只是让他的皮肤腾起一阵薄雾。他还吞下他们的毒药，嘲笑他们。

最后他召来一条沙虫，当着他们的面站在沙虫口中。然后他来到厄拉奇恩的登陆区。在那里，他举起降落架，推倒宇航的一艘护卫舰。

满怀敬畏的阿理伐向各自的部落回报这一切。现在，所有部落都派出代表团宣誓归顺。

大厅的拱顶上有消音设计，能够吸收各种尖锐的声音。但沙沙的脚步声仍顺着飘扬的尘土味和燧石味悄悄渗入在场众人的感官。

杰西卡拒绝出席，她从皇座后方高处的窥视孔观察大厅，望着法拉肯，意识到她和法拉肯都在这场计谋的较量中落了下风。雷托和珈尼玛当然早就识破女修会！这对双胞胎能和内在的无数贝尼·杰瑟里特求教，而且，两人内在的贝尼·杰瑟里特比世上活着的任何女修会姊妹还要强

大。

她尤其悲痛的是，正因为女修会一手制造的神话，厄莉娅才会落入恐惧的陷阱。恐惧创造了恐惧！无数世代的恐惧在她身上刻下妖煞的命运，她看不到希望，最终屈服了。她的命运使杰西卡更加无法面对雷托和珈尼玛的成功。跳出陷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珈尼玛战胜了内在生命，并坚持厄莉娅值得怜悯，而这两件事是她最无法面对的。压力下的催眠抑制以及向仁慈的长辈恳求，二者结合救了珈尼玛。同样的办法也许能拯救厄莉娅。但绝望的她没有作任何尝试，一切都太晚了。厄莉娅的水被倒在沙漠上。

杰西卡叹了口气，回神望向高居皇座的雷托。一只巨大的骨坛盛着穆阿迪布的水，被放在他的右侧的尊位上。他曾告诉杰西卡，他内在的父亲虽有几丝佩服，但仍嘲笑这种安排。

那个骨坛和雷托的话更加坚定她的决心。她知道只要自己还活着，就无法接受保罗透过雷托之口说话。她为厄崔迪氏族能够幸存感到高兴，但只要一想到事情原本还有其他可能，便心如刀割。

法拉肯盘着双腿坐在穆阿迪布骨坛旁边。那是皇家书记官的位置，他刚接下这项荣誉。

法拉肯感到自己很能接受现实，但泰卡尼克依然很愤怒，不时说今后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泰卡尼克和斯第尔格组成互不信任的联盟，雷托似乎让这件事逗乐了。

在效忠仪式的那数小时内，法拉肯的心理从敬畏转向厌倦，又从厌倦再次转向敬畏。人流看不到尽头。这些无敌战士对厄崔迪氏族重申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站在他面前，又温驯又敬畏，阿理伐的报告完全震慑了这些人。

仪式终于接近尾声。雷托面前站着最后一位耐巴——斯第尔格，被赐予「压轴的荣誉」。其他耐巴带来的是最名贵的礼物，堆放在皇座前。斯第尔格则不同，他只带来一条香料纤维编成的发带，上面用金线和绿线绣出厄崔迪之鹰。

珈尼玛认出了发带，扭头看了雷托一眼。

斯第尔格把发带放在皇座下的第二级台阶上，深深弯下腰。「我献给您一条发带，在我带着您的妹妹走进沙漠并保护她时，她就戴着这条

带子。」他说道。

雷托挤出微笑。

「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斯第尔格，」雷托说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作为回礼吗？」他伸手指了指那堆名贵的礼物。

「不用，陛下。」

「我接受你的礼物。」雷托身子向前探，抓住珈尼玛长袍的衣襟，撕下一条布，「作为回礼，我把珈尼玛的这一小段长袍送给你，她在沙漠中当着你的面被人绑架，逼得我出手相救，那时她就是穿着这件长袍。」

斯第尔格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礼物：「您在嘲弄我吗，陛下？」

「嘲弄你？以我的名义，斯第尔格，我永远不会嘲弄你。我赐给你的是无价之宝。我命令你好好收藏，时刻提醒自己：所有人都会犯错，而所有领导者都是人。」

斯第尔格露出一丝笑容：「您可以成为优秀的耐巴。」

「我是耐巴！我是耐巴的耐巴！不要忘了这一点！」

「是，陛下。」斯第尔格咽了口唾沫，想起他的阿理伐给他的报告。他想：我曾经想要杀了他，现在太晚了。他的目光落到骨坛上，典雅的黄金坛身，绿色坛盖。「这是我们部落的水。」

「也是我的，」雷托说道，「我命令你朗读刻在坛身上的文字。大声读，让每个人都能听到。」

斯第尔格疑惑地朝珈尼玛看了一眼，但她的回应只是抬起下巴。这个冰冷的回应使他心下一寒。这对厄崔迪小魔鬼是铁了心要他面对自己的冲动和错误吗？

「读吧。」雷托指着瓶子说道。

斯第尔格缓缓走上台阶，在瓶子前弯身，高声朗读：「这里的水是最终的精华，是创造力涌出的源泉。虽然静止不动，却代表一切活动。」

「这是什么意思，陛下？」斯第尔格低声问道。这些词语触碰到他心中一个自己也不理解的地方，令他敬畏。

「穆阿迪布的身躯是干枯的壳，就跟虫蜕一样。」雷托说道，「当他掌控内在世界时，他轻忽外部世界，招来了灾祸；当他掌控外部世界

时，他排斥内在世界，这就把他的后代交给了魔鬼。黄金永生会将从沙丘上消失，然而穆阿迪布的种子将流传下去，他的水仍将推动宇宙。」

斯第尔格俯首。神秘事物总让他心神混乱。

「开始和结束是一体的。」雷托说道，「你活在空气中，但你看不到空气。一个时期已经结束。结束的过程中，这个时期的对立面开始形成。由此，我们将经历克拉布里兹克。所有东西都将回归，只是换上不同面貌。你思考时，你的头脑感受到你的思考，而你的后代将用腹部感受思考。回泰布穴地去，斯第尔格。哥尼·哈莱克将在那里和你会合，他将作为我的幕僚参与你们的议会。」

「你不信任我吗，陛下？」斯第尔格的声音十分低沉。

「我完全信任你，否则我不会派哥尼到你那里去。他将负责招募新兵，我们很快就会用上他们。我接受你的效忠。下去吧，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深深鞠了一躬，退下台阶，转身离开大厅。根据弗瑞曼习俗，「最后进来，最先出去」，其他耐巴跟在他身后。皇座附近仍能听到他们离开时的几句追问。

「你在上面说什么，斯第尔格？那些刻在穆阿迪布骨坛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雷托对法拉肯说道：「你都记下了吗，书记官？」

「是的，陛下。」

「我祖母告诉我，你精通贝尼·杰瑟里特的记忆术。很好，我不想看到你在我身边总是忙着在纸上写东西。」

「谨遵所命，陛下。」

「过来站在我面前。」雷托说道。

法拉肯听命行事，他由衷感谢杰西卡对他的训练。当你意识到雷托不再是人类、无法像人类一样思考这个事实之后，你会更加畏惧他那条黄金之路。

雷托抬头看着法拉肯。侍卫都站在听不到的地方，只有内廷驻守的参事还留在大厅，而他们都谦卑地聚在第一级台阶下方很远的位置。珈尼玛凑了过来，一只手搭在皇座的靠背上。

「你还没有同意交出你的萨多卡，」雷托说道，「但你迟早会答应。」

「我欠你很多，但这个不算。」法拉肯说道。

「你认为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我的弗瑞曼人？」

「就像那对新朋友—斯第尔格和泰卡尼克一样。」

「你在拒绝我吗？」

「我在等你出价。」

「那么我现在就出价，我知道你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但愿我祖母出色地完成了她那部分工作，让你做好了准备，足以理解我的话。」

「你要我理解什么？」

「任何文明总有无处不在的神秘性。」雷托说道，「这种神秘性阻碍改变，于是当宇宙变节时，人们总是措手不及。在充当变化的障碍物上，所有神秘性都会这样阻碍改变，无论这神秘性是来自宗教、英雄领袖、救世主、科学及科技、自然本身，统统如此。我们活在一个由这样的神秘性塑造的帝国之中，现在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分辨何者是神秘性，何者是他们的宇宙。你明白了吗，神秘性就像魔鬼附身，总想控制你的意识，成为别人眼中的一切。」

「我在你的话中听到你祖母的智慧。」法拉肯说道。

「很好，表兄。她问我到底是不是妖煞，我给了她否定的回答。这是我的第一个无奈。你明白吗，珈尼玛逃过了劫难，而我并没有。我被迫用过量香料来平衡内在生命。我必须寻求内在那些被唤醒的生命与我积极合作。这么做让我躲开了最邪恶的生命，但也不得不选出力量最强大的帮手壮大我的精神意识，而那就是我父亲。但事实上，我不是我的父亲，但我也不是雷托二世。」

「继续说明。」

「你的直率令人赞赏，」雷托说，「我可以说是一个共同体，以一个古代的伟大强人为首。这个人创建了历时三千年的王朝。他的名字叫哈伦。在他的后代因先天缺陷和迷信而逐渐衰落之前，他的子民都活在一种有节奏的崇高生活中。他的人民随着季节变化无意识地迁移，生下的后代总是短命、迷信，从不质疑神化的君权。但整体来说，他们还是强大的民族，并习惯了人类物种的这种生存方式。」

「这种事，我不太喜欢。」法拉肯说道。

「我也不喜欢，真的。」雷托说，「但这就是我要创造的宇宙。」

「为什么？」

「这就是我在沙丘星上得到的教训。我们过去都把死亡当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幽灵，与生者共存。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会改造生命。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会逐渐衰弱。但当时代走向相反的方向时，他们就会崛起，变得伟大而美丽。」

「那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法拉肯抗议道。

「你不信任我，表兄。」

「你祖母也不信任你。」

「而且她有充足的理由，」雷托说道，「但她被迫同意我的做法。贝尼·杰瑟里特终究是实用主义者。你知道，我同意她们的宇宙观。你身上烙有那个宇宙的标记。你还保有统治者的习惯，将周围的一切分门别类，看何者有潜在的价值，何者可能造成威胁。」

「我同意成为你的书记官。」

「这项任命让你窃喜，而且能让你发挥真正的才能。你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有以古鉴今的天赋，已经好几次猜中我的行动。」

「你的话总是含沙射影，我不喜欢。」法拉肯说道。

「好。你从原来的万丈雄心降到现在这个位置。我的祖母没有警告你要提防无限的雄心吗？那就像夜晚的照明灯一样吸引我们，使我们盲目。」

「贝尼·杰瑟里特的警句！」法拉肯语带抗议。

「但再精准不过。」雷托说道，「贝尼·杰瑟里特认为她们可以预测演化的进程。但在那个进程中，她们忽视了自身的变化。她们假定在推动育种计划时，自己能保持静止。我不像她们那么盲目。好好看着我，法拉肯，我已经不是人类了。」

「你的妹妹告诉我了。」法拉肯犹豫了一下，「妖煞？」

「根据女修会的定义，也许是吧。哈伦残酷又专制，而我吸收了那份特质。好好记住我的话：我具有农夫的冷酷，而人类的宇宙是我的农田。弗瑞曼人曾把驯化的鹰当作宠物，但我要把驯化的法拉肯留在身边。」

法拉肯的脸色沉了下来：「小心我的爪子，表弟。我知道我的萨多卡会比你的弗瑞曼人先倒下，但我们能造成重创，别忘了旁边还有等着

朝伤患下手的豺狼。」

「我会好好利用你，我向你保证，」雷托身子往前一伸，「我不是说过我已经不是人类了吗？相信我，表兄。我不会有孩子，因为我没有生殖能力。这是我的第二个无奈。」

法拉肯静静等待着，他终于看到雷托话题的方向。

「我将违背所有弗瑞曼戒律，」雷托说道，「他们会接受的，他们别无选择。我用婚约的借口把你留在这里，但这并不是你和珈尼玛的婚姻。我的妹妹将要嫁给我！」

「但是你——」

「我说的是婚姻。珈尼玛必须延续厄崔迪的血脉，还要考量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现在那已经是我的育种计划了。」

「我拒绝。」法拉肯说道。

「你拒绝成为厄崔迪皇朝之父？」

「什么皇朝？你将坐在皇座上好几千年。」

「而且会把你的后代塑造成我的样子。这将是历史上最彻底、最激烈的训练课程。我们会形成微型的生态系统。你明白吗，无论动物选择在哪个系统中生存，那个系统都必须以环环相扣、相互依存、在共同的设计中一起运作的模式为基础。这样一个系统将产生史上最有智慧的统治者。」

「你用最华丽的词藻描绘了一件最无耻的——」

「谁将在克拉布里兹克中幸存？」雷托问道，「我向你保证，克拉布里兹克肯定会到来。」

「你是狂人！你将摧毁这个帝国。」

「我当然要这么做……再说，我也不是人。但我会为所有人创造新意识。我告诉你，在沙丘星的沙漠下方有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藏着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宝藏。我没有撒谎。当最后一条沙虫死去，沙漠上的香料被采光之后，地底的宝藏将爆发出来，散落整个宇宙。当香料垄断的力量逐渐消退，埋藏的物资露面，人类的领域将遍布新的力量，届时人类将再次学会依靠自己的本能生存。」

珈尼玛从皇座靠背抬起手臂，伸向法拉肯，抓住他的手。

「就像我的母亲不是妻子一样，你也不会是丈夫。」雷托说道，

「但你们之间或许会有爱。这就足够了。」

「每一天、每一刻都会带来改变。」珈尼玛说道，「人是经由认识当下来学习。」

法拉肯感觉到珈尼玛的小手不断传来的温度。他听出雷托话中的萧索和意兴风发。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使用魅音。雷托是在对他的内在感受说话，而不是他的大脑。

「这就是你对萨多卡出的价？」他问道。

「我出的价更高，表兄。我把整个帝国传给你的后代。我给你和平。」

「你的和平最终会有什么结果？」

「和平的对立面。」雷托略带嘲讽地说道。

法拉肯摇了摇头：「你出的价太高了。我是不是必须留下当你的书记官，并成为皇室后裔的地下父亲？」

「你必须。」

「你会强迫我接受你所谓的和平？」

「我会。」

「我将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反对你。」

「这就是我期望你发挥的作用，表兄。这就是我选择你的原因。我会正式宣布我的决定。我将赐予你一个新名字。从此刻起，你将被称作『打破习惯的人』，以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哈克·阿拉达。来吧，表兄，别再犹豫了。我的母亲把你训练得不错。把萨多卡给我。」

「给他吧，」珈尼玛回应道，「无论如何，他终究会得到。」

法拉肯听出她声音中隐藏的担忧。是爱吗？雷托要求的不是理智，而是直觉之跃。「拿去吧。」法拉肯说道。

「很好。」雷托说道。他从皇座上起身，动作显得很怪异，仿佛在小心控制自己那可怕的力量。他向下走到珈尼玛所在的那级台阶，轻轻转动她，让她的脸背对自己，随后他自己也转了身，与珈尼玛背对背。「记下这段话，哈克·阿拉达表兄。我们永远都会这样。我们结婚时，也会这样站立。背对背，互相依靠，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他转过身，略带讥讽地看着法拉肯，低声说道，「记住，表兄，当你和我的珈尼玛面对面，当你轻声诉说爱意和柔情，当我

的和平、我的满足令你懈怠时，你的后背是暴露的。」

他转身大步走下台阶，与那些参事会合。他们像卫星一样紧随在他身后，离开了大厅。

珈尼玛又一次抓住法拉肯的手。雷托已经离开，但她的目光仍旧停留在大厅的远端。「我们之中要有一个人承受痛苦，」她说道，「而他一直比我强大。」

跋

布莱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法兰克·赫伯特有一颗充满创造力的脑袋。在他的第一本小说《海龙》（*The Dragon in the Sea*）（一九五六年）中，他想出货柜运输这个概念，后来日本人将此创意应用在商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沙丘》只是他第二本小说，于一九六五年出版。这部作品复杂且具革命意义，在英勇的保罗·厄崔迪精采的故事底下，隐含生态学、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等丰富的层次。

到了一九六八年，法兰克·赫伯特又出版了五本小说：《目的地：真空》（*Destination: Void*）、《海森堡之眼》（*The Eyes of Heisenberg*）、《绿脑》（*The Green Brain*）、《天堂制造者》（*The Heaven Makers*）、《圣塔罗加屏障》（*The Santaroga Barrier*）。在这段期间，《沙丘》的人气一直在攀升，尤其受到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欢迎，他们对这壮阔的冒险故事中交织的复噪声息十分佩服。这本小说成为许多堂课的指定读物。《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褒扬它是环保指南。

我身为他的长子，却连我父亲创造了什么都不清楚。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卡梅尔附近搭便车，一对年轻的嬉皮情侣用他们的福斯金龟车载我一程。小车噗噗前进，我坐在后座，三人闲聊起来。我告诉他们我爸是《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记者，也出过两本书。

「噢？」年轻男人问，「他写过什么？」

「呃，《沙丘》。」我说。

「《沙丘》！」他兴奋到把车停在路边。「你爸是法兰克·赫伯特？」

我迟疑地回答：「是啊。」

「《沙丘》！我爱死那本书了！我一个读大学的朋友介绍我看的。哇！我真不敢相信！」

我呆掉了。正如我在我为法兰克·赫伯特写的传记《沙丘的梦想家》（*Dreamer of Dune*）里所说，我那大胡子父亲和我在那几年相处得并不融洽。我是个叛逆的青少年，大吼大叫地吵架对我们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关系似乎已经没救了，。不过爸爸显然写了些了不起的东西。即使如此，不论是写作或记者工作都没为他赚到多少钱。我们家的经济能力是在平均之下的，有些亲戚还把我父亲视为老鼠屎。他们说他特立独行。他们真是不了解他啊。我也真是不了解他。我甚至还没读过那本小说。

法兰克·赫伯特的第一本《沙丘》续作：《沙丘：救世主》于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他在这本书里翻转了他所谓的「英雄迷思」，呈现出保罗·厄崔迪的黑暗面。有些读者不能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大英雄？在之后几年的时间里，爸爸一直借着访谈解释原因，而他的确有理有据。他认为充满魅力的领导者可能很有其危险，因为他们可能带着追随者走下悬崖边缘。

不过他看待宇宙的另类观点仍让许多读者深深着迷，他们迫不及待想知道他会把这系列带往什么方向。他渐渐培养出核心读者群。一九七○年代初期，《沙丘》的人气正冲向高峰时，法兰克·赫伯特开始参与环保运动。他，到全国的大学校园里演讲。读者引颈期盼更多续集，但爸爸慢条斯理地写第三本书，他希望这系列的下一本书能尽可能注重写作技巧。为了配合第一次地球日，爸爸编辑了《新世界或无世界》（*New World or No World*）并撰写条目，这本书谈的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接下来他又写了两本小说《灵魂守望者》（*Soul Catcher*）和《造神者》（*The Godmakers*），接着是第三本《赫尔史卓的蜂巢》（*Hellstrom's Hive*），这是一本电影小说。他的《门槛：蓝天使经验》（*Threshold: The Blue Angels Experience*）也是跟搭配电影搭配出版的作品。

到了一九七六年，法兰克·赫伯特完成了众人期盼已久的续集，定名为《沙丘之子》。该年稍早，这本小说在《模拟》（*Analog*）杂志上分四次连载，造成一波轰动，书报摊被清扫一空。喜欢这个故事的兴奋读者的来信如雪片般飞来。

爸爸在普特南之子出版社（*G. P. Putnam's Sons*）精明的编辑大卫·哈特威（*David Hartwell*），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努力说服管理阶层，说他们印量太少，说等不久后《沙丘之子》的精装版上市，买书的人不会只

有科幻迷，它会成为全国畅销书。它会像《沙丘》一样打破类型界线，他说。

《沙丘》本身并没有登上很多种排行榜，因为它的人气是渐渐累积起来的。不过它出版以来的销量非常亮眼，《沙丘：救世主》卖得也还不错。但是《沙丘：救世主》并不受评论家并不青睐《沙丘：救世主》，舆论认为它的销量是被《沙丘》顺便带起来的。《沙丘之子》收到的评语会比《沙丘：救世主》还要更令人失望吗？

过去从未有精装版的科幻小说跃为畅销书，所以普特南之子出版社高层非常谨慎。突然间，《模拟》杂志的销售成果让为大卫·哈特威的主张有了根据提供了必需的弹药。普特南之子出版社把首刷印量加码到七万五千本，超过史上任何一本科幻小说精装书的印量。出版日订在该年稍晚，在杂志上连载结束后。

一九七六年《沙丘之子》精装版上市，立刻就成为畅销书。大卫·哈特威的预测和我父亲的预感都应验了，它成为截至当时为止科幻小说史上最畅销的精装本……短短几个月内卖出超过十万本。隔年这本小说的平装本问世时，柏克利出版社（*Berkley Books*）一开始印了七十五万本。这根本不够，连一半的需求都没能满足，所以又加印。平装本上市后六个月，爸爸说平装本的销量已逼近两百万本。

「它一上市就狂大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爸爸喜欢「狂大卖」这个词，接下来几年我常听到他如此形容他的许多本畅销书。

爸爸在五十五岁时进行了第一次的巡回签书会，规模非常盛大——三十天内要去二十一个城市，包括和同为科幻作家的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和莱斯特·德尔·雷伊（*Lester del Rey*）一起在纽约市参加《今日秀》（*The Today Show*）的节目录制。邮购书商文学公会（*Literary Guild*）特地出了「沙丘三部曲精装书盒版」。

法兰克·赫伯特在科幻小说销量爆炸性成长的过程中打头阵，为该类型的其他作家点亮一条明路。「沙丘」系列大获成功后，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亚瑟·克拉布克（*Arthur C. Clarke*）、海莱因（*Robert A. Heinlein*）、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以及其他科幻作家，都推出了全国性的精装本畅销书。

《沙丘之子》是一本刺激、想像力丰富的小说。法兰克·赫伯特在这

本书里使出了浑身解数。

布莱恩·赫伯特

华盛顿州西雅图

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译／闻若婷）

fiction 12
沙丘：沙丘之子
CHILDREN OF DUNE

作　　者　法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译　　者　老光、闻若婷
校　　对　魏秋绸
责任编辑　赖淑玲
编辑协力　赖书亚、杨琇茹
内页排版　黄暐鹏
行销企画　陈诗韵
总 编 辑　赖淑玲

社　　长　郭重兴
发行人暨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　　话　(02) 2218-1417
传　　真　(02) 8667-1065
划拨帐号　19504465　户名·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　苏文生律师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价　520元
ISBN　978-986-5562-12-0
ISBN　978-986-5562-26-7 (EPUB)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有著作权·侵犯必究
本书仅代表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团之立场与意见

Children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76.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